

第一卷

新
世
說

德行言語
政事文學

新世說例言

一是書條目。俱遵世說新語原編。惟原編祇分三卷。每卷析爲上下。茲依編輯之便。析爲八卷。

一是書就事論事。如此事可入德行。則入德行。可入文學。則入文學。并非以一事概其生平。慎勿疑論列之不當。

一世說新語。稱謂最多。或以官爵。或以地望。或以名字。是書於名賢或字或號。祇載其最著者。雖至數見。俱各從同。以便省覽。

一是書於先賢。悉稱某公。時賢。悉稱某君。奸佞。墨吏。則直稱其名。雖無筆削之權。微寓予奪之意。

一古人著作。如班之於馬。多全襲其辭。以後不可勝數。緣事跡未可憑虛而構。非故襲舊文也。衛正叔之言曰。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某著此

書惟恐不出於人。可謂先獲我心矣。

一是書持論極爲平允。近人所著清稗彙鈔。稱洪楊爲盜寇。列孫黃於會匪。固失之偏。而滿清稗史。清宮秘史之類。則又種族之見太深。詆毀之辭過當。茲編一概廓清之。

一編輯是書時。所資之參攷書。不下百數十種。紀載之事。雖不能一一標明其來歷。要皆具有本末之言。其言之繁冗而蕪雜者。悉剪裁而修飾之。以歸於簡雅。

一清代名儒分程朱陸王兩派。經學分漢學宋學兩派。古文分桐城派。非桐城派。詩分漢魏唐宋各派。分茅設蔭。入主出奴。是書則並蓄兼收。藉以覘一朝之風會。絕不有門戶之見存焉。

一每人於紀事之下。注載姓名里居官爵事略。再見即不贅書。有官者注

某某爵里見前。無官者注已見前。

一政事門間列前賢之武功。然祇以對外戰爭爲限。至國內戰爭。全不敢紀。以弭同胞殘殺之嫌。

一。是書本小說家言。無論何人。稍有暇晷。不妨各手一編。以供酒後茶餘之談助。而德行方正雅量箴規等篇。修身倫理教員可爲參攷書。文學品藻賞譽等篇。國文教員可爲參攷書。其全部又可爲歷史教員之參攷書。至政事爲官僚之圭臬。言語爲議員之南鍼。賢媛爲閨閣之良師。捷悟爲軍人之鴻寶。又其餘事也。

一王丹麓所著今世說。詳載清初之事。辭意雋永。妙並臨川。是書采錄數十則。意在宏暢宗風。非敢掠美。

一昔人因文網嚴密。深自韜晦。往往談鬼說狐。自託於寓言詭諫之列。或

則歌功頌德。自附於奴顏婢膝之儔。茲編於怪誕離奇幽冥果報之說。及帝后達官無謂之諛詞。概不採錄。

一當代名流。高僧闍秀。寄來事略及詩文。有爲時略後者。不及錄入是編。儼俟收輯稍多。再編續新世說一書。以餉閱者。

一孝標之注世說。旁徵博引。幾至二百餘種。京寓書籍無多。於名人履歷。多注未詳者。尙期海內大雅君子。有以教之。

新世說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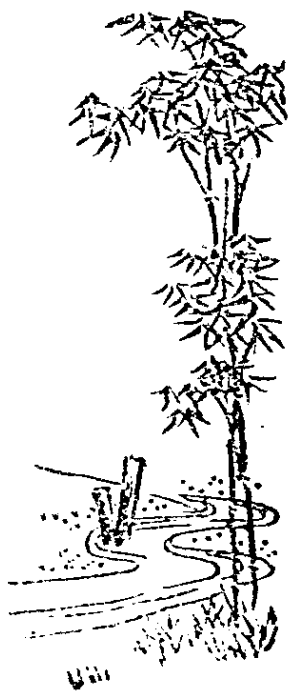
湘潭易宗夔撰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一書。託始漢魏。終止東晉。摭撫逸事。宏獎風流。雋旨名言。溢於楮墨。孝標作注。能收錄諸家小史。分釋意義。高似孫緯略。極推其典贍。紀曉嵐則謂其糾正義慶之紕繆。甚爲精核。所引諸書。紀載特詳。裴松之三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不是過也。故淹雅碩彥。翬屐少年。皆喜讀而樂道之。後之作者。劉肅倣之爲唐世說。何良俊廣之爲語林。李紹文繼之爲皇明世說。清初王丹麓則著今世說。李黼嗣又著續世說。其書咸有可觀。然以視臨川王之書。則有間。良以二劉去晉未遠。竹林餘韻。王謝遺風。不啻身親酬酢。掇其語言。而挹其丰采也。予生也晚。幼從先君子耕莘府君。暨先舅氏李少疏府君游。涉獵於藝林。卽酷嗜臨川王之書。以彼片語隻辭。別具爐錘。足甘吻頰。非凡響所能及耳。

長遊東瀛。歸爲議士。益廣交海內賢豪。習聞掌故。輒筆之於冊。以備遺忘。因思前清入主中原。亦越二百六十有八年矣。其政俗之嬗變。朝野之得失。軼事遺聞。更僕難數。顧鐘虛雖移。簡冊猶秘。私家著述。充棟汗牛。大都雜湊剽襲。不堪省覽。欲求一獨闢蹊徑。斟酌羣言者。戛戛乎難之。迨鼎革以後。當代執政。革命偉人。黨派紛拏。互相攻訐。民國記載。亦尠完書。國會散後。留滯燕京。端居多暇。爰不揆櫛味。倣臨川王世說新語體例。編輯一書。名曰新世說。內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三十六門。上起前清初葉。下迄現今。本春秋三世之義。成野史一家之言。品必取其最高。語必取其最雋。行必取其最奇。重實事而屏虛譚。有臧貶而無恩怨。使閱者眉飛色舞。雅趣橫生。或疑名賢生平。多嘉言懿行。詎藉此一言一事以傳。不知就此一言一事之微。政如頰上添毫。晴中點墨。但鈎稽已往之陳跡。即可見近

日名流逸韻之由來。更可爲他日論世知人之一助。至後之人得覩是書。或覆醬瓿。或亦如今人於臨川王之書。皆喜讀而樂道之。則惟付諸茫茫不可知之數而已。民國七年九月作於宣南寓廬

新世說
自序



新世說目錄

卷一

德行

言語

卷二

政事

文學

卷三

方正

雅量

識鑒

賞譽

品藻

卷四

規箴

捷悟

夙慧

豪爽

容止

自新

卷五

企羨

傷逝

棲逸

賢媛

術解

卷六

巧藝

寵禮

任誕

簡傲

卷七

排調

輕詆

假譎

儉嗇

卷八

忿狷

尤悔

惑溺

黜免

汰侈

讒險

紕漏

仇隙

新世說
目錄



新世說卷一

易宗夔撰述

德行第一

孫鍾元少居京師。與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相砥以學行。居父母憂。率昆弟苦塊倚廬。六年如一日。學使者李蕃疏以純孝表其門。家故貧。嘗與鹿忠節論學。自晨至日昃。靡得豆麪作糜。怡然無不足之色。

孫名奇逢直隸容城人年十七舉於鄉既乃潛心濼洛諸儒之學鼎革後前後十一徵不起天下士識與不識皆稱曰徵君晚歲渡河慕蘇門百泉之勝遂移家築於夏峯聚徒講學公卿持使節過衛源輒屏驕從以一見先生為快

李中孚純孝博學。晚歲名益高。中朝必欲致之。公臥稱疾篤。縣官舁其牀至省。大吏親勸於牀前。公絕粒六日。至欲自刎。迺得予假治疾。歸而歎曰。生我名者殺我身。是皆洗心未密。不能自晦之所致爾。自是荆扉反鎖。不與人接。顧亭林至則歛之。

李名顯陝西藍屋人年十六粗解文義父從軍死母夫人日言忠孝節義事以督之稍長以昌明聖學為己任縱覽經史百家至二氏之書晚年篤守程朱於是關中士爭向先生問學自署為二曲士室病夫云

黃太冲自言受學劉念臺時頗喜相尚以氣節迭經患難漸造於深純乃追恨為過時之學晚年固辭徵聘徐元文學士延公子百家纂修明史公報以書且諧之曰昔聞首陽二老託孤於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吾遣子從公可以置我矣

黃名宗義一稱梨洲浙江餘姚人明御史忠端公尊素長子忠端以劾魏閣死詔獄公年十九入都訟父冤得雪名滿天下益肆力於學經史百家無所不窺晚歲乃以漉洛之統綜會諸家橫渠之醇教康節之象數東萊之文獻良齋止齋之經術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自來儒林所未有也

王薑齋於鼎革之後席棘飴荼發讜論攻僉邪既知事不可為退而著書竄伏巖壑四十年一歲數徙故國之戚生死不亡康熙十八年吳三桂僭

號衡州。僚屬以勸進表相誣。公曰。亡國遺臣。所缺一死耳。今焉用此不祥之人。遂逃之山中。作祓禊賦以示意。

王名夫之字而農。湖廣衡陽人。少負異才。讀書十行。下後經國。變築土室於衡陽之石船山。著書數百卷。學者稱爲船山先生。

陸稼書居父喪。屏除酒肉。不入內寢。爲學以居敬窮理爲主。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于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將掃見聞空善惡。其不至師心自用。墮於佛老者幾希。

陸名隴。其浙江平湖人。篤守程朱之學。其教人必授以朱子小學及程氏讀書分年日程俾學者循序以致功。

陸桴亭少時篤志聖賢。錢忠介公牧太倉。一見奇之。曰。此子必以魁儒名世。甲申後。嘗上書南都不見聽。尋參人義軍。爲當道所指目。歸而鑿土十畝。築亭其中。閉關謝客。臥以讀書。風波既定。徒步至四明。哭錢忠介之墓。後應諸生之請。講學於東林。

陸名世儀江南太倉洲人教人先小學後大學以立志居敬為本以聖經八條目為程主敦守禮法講明實用然後漸進于天人之微旁及百家之言其先後次序悉遵朱子遺法也

施愚山官湖西參議。日與諸生講學。偶值會期。兩人具牒請質。公曰。此講習地。聽訟有官署。令就末座。講兄弟宜相愛。且曰。某也。終鮮兄弟。見友恭者。固欣然慕。即見閱牆者。亦心動。以謂彼尚有同氣。或可轉乖為和也。言下涕泣。兩人忽相持痛哭。出袖中牒燔之。蓋兄弟訟產。十年不決者。曰吾儕小人。今遇大賢而不洗心者。尙得為人乎。遂讓所爭產為祀田。

施名閏章江南宣城人弱冠工制舉業兼治詩古文辭從沈徵君壽民游金壇周儀部鑣異其文延之讀書其家旋成進士官至湖西道參議政績甚多後應召試授侍講纂修明史朝士大夫求碑版詩歌者趾錯於戶四方名士負笈問業無虛日

李明性以純孝稱。其父春秋高。日輒五六食。公率婦子。鷄鳴起。盥漱問安。每食雙手捧持之。自奉糠粃不繼。嘗侍疾數月。衣不解帶。居喪屏酒肉。不

入中門。晨興上塚號泣。閱六年如一日。學者私謚爲孝愨先生。

李故明諸生直隸蠡縣人保定故多儒者孫徵君奇逢講學蘇門刁孝廉包聚生徒里閭孝愨獨篤行邵講與同邑王法乾五公山人王餘佑相期爲有用之學其子剛主有重名於世

顏習齋之父成遼東沒。習齋貧無立錐地。百計負其骸歸葬。世以孝子曰之。

顏名元直隸博野人其學主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暇則習六藝講世務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爲孔子之學自別於程朱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蓋目擊明季諸儒空談心性之失而力矯其弊者

范憲斗輔清世祖。統一華夏。殆如漢之蕭張。唐之房杜。宋之趙普。明之劉基。道德尤爲純厚。嘗言天下治安。惟在得賢。庶官中一嘗不掩者。悉奏請。擢後皆稱職。於直臣善類。保全甚力。性廉慎。好施與。器量宏深。汪汪如萬頃之陂。

范名文程奉天瀋陽人本宋文正仲淹後少穎敏沈毅讀書通大義杖策謁清太祖於撫順偉其貌詢其家世謂諸貝勒曰此名臣後也厚遇之當王師入關時首定大計勸進兵詔赦檄諭皆出其手終世祖朝位元輔經營草昧勳勞最著予謚文肅

魏貞庵生平篤孝友。交友質直無城府。久要不忘。為喜獎掖後進。懸車十六年。課督農桑。恩逮田夫野老。人不知為舊相。紬繹經史百家之書。拳拳服膺於窮理盡性。深省有所得。不輕以語人。

魏名裔介直隸柏鄉人。生而穎悟沈默。寡言笑。究心於明體達用之學。著書甚多。雖至顯宦。日夕讀書不輟。

魏環溪清節高風。為清初直臣之冠。彈劾必匪人。薦剡必君子。嘗言大臣之誼。以人事君。故於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爭之尤力。

魏名象樞山西蔚州人。其講學篤實純正。與孫夏峯李二曲及湯陸諸公遺書往復。文章樸直。如其為人。其以薦起也。度俸糈不足。自給不欲出。有李恒岳者。妻兄弟也。謂曰。子在京師。日費幾何。曰。得一金已足。恒岳曰。子果出而有濟於世。吾能任之。公遂行。終公在官。無內顧憂者。恒岳力也。

顧用方是文端公之孫。篤於風義。督東河時。前任完顏偉病劇。欲出署調治。公止之曰。我與若比肩事主。誼同昆弟。若眷雖先行。有弟在。兄何患爲。躬爲料簡湯藥。完顏氣息裁屬。猶戀戀呼公。公應聲至。身後事一以任之。後有巡漕御史伊靈阿病垂死。歎曰。有顧公在。死何憂。公亦典衣物治喪。如送完顏。

顧名琮。顧儼之子。八代之孫。習兵農書算。不屑章句之學。聖祖開算學館。公與焉。議叙得吏部員外郎。後官東河總督。剛正孤介。百折不回。有顧鐵牛之稱。

宋右之河目海口。風度端疑。學殖尤淵博。訥於言。然每議國家大事。侃侃獨攄所見。屢邀特允。清軍之平滇黔蜀粵也。俘獲婦女無數。皆繫旂下。驅之北行。公抗疏言。婦女何辜。宜聽收贖。一時得贖者約數千人。如離釜鑊。民咸德之。

宋名德宜江南長洲人以翰林院編修起家官至文華殿大學士予謚文恪

張敦復忠實無畦畛。外和內剛。一私不染。同官及後進。皆傾心相向。退食惟手一編。蒔花鼓琴。雜賓不敢至其門。其對族鄙鄉鄰。下逮臧獲。胥得其和。雖奸僉小人。無所寄怨惡。用此知與不知。皆推為鉅德長者。

張名英江南桐城人少清貧癸丑分校禮闈家人猶經旬乏食姚夫人搜得麪數斗遂舉家食麪湯其居官隨地自盡不務表襮不列密事不許人過失荐舉不使人知故所居無赫赫名官至大學士

李晋卿篤信程朱。上窺羲文之秘。嘗謂蔑訓詁者無師。滯章句者無得。故學以能擇為先。論大學宜還古本。而以知本為格物第一義。易兼綜象數。禮兼探大戴記。論子雲仲淹。書有格言。節取焉可也。康節象山。所造高明。慎師焉可也。知言者以為然。

李名光地福建安溪人以康熙九年成進士授編修尋乞假歸十三年耿精忠反公以蠟丸疏陳破賊機宜受主知官至文淵閣大學士門下

士楊名時李紱陳鵬年趙申喬冉觀祖蔡世遠竝以德重於時他若張昺張瑗惠士奇秦道然王蘭生何焯莊亨陽之徒類有清節通經能文章故清初諸鉅公稱善育才者必以公爲首

韓慕廬以文字受知於徐健菴。徐與某要人相構。罷歸田里。領書局洞庭山。踰年。江督傅臘塔承意興大獄。將盡鈎其黨。居門下者皆陰自貳。甚或訟言攻之。冀自湔滌。韓公時在籍。獨昕夕造門。助其排纂一統志事。且爲別白於在事者。識者服公之高義。

韓名葵江南長洲人康熙十一年中順天鄉試明年會試殿試皆第一先是鄉試時徐尙書乾學得公文於遺卷中擊節歎賞尋取巍科其文橫被六合世以此於昌黎而公未嘗以此自喜

徐蝶園剛介負氣。不爲威怵。中年後精研理學。言貌溫溫若恐傷人者。老彌篤學。與方望溪共事蒙養齋。頻頻就望溪考問經義。江浦劉无垢泰州陳次園交誼之。謂徐公中朝耆德。子抗顏爲師。誨之如弟子可乎。望溪曰。

吾以忠心。答徐公實心耳。君輩視徐公。遂出孔道輔下乎。

徐名元。夢滿洲。正白旗人。姓舒穆祿氏。舒與徐滿音略同。而字義亦近。故天下稱蝶園。徐公起家進士官至內閣大學士。立朝侃侃。中持黑白。無所依附。與人敬以和貴。賤老少如一。長翰林數年。物望所歸。鮮不荐達。及薨。予謚文定。

張敬庵。天性樸誠。篤信程朱。歷官二十餘年。輕騶簡從。不携眷屬。日用菜蔬米麥。尺布寸絲。以至磨牛碾石。皆自家中運載之。官治閩多德政。巡撫蘇州。先檄所屬禁陳設。無錫令送惠山泉。受之後。聞其以民舟運輸。仍却不受。治民以養為先。以教為本。偶遇災稔。請蠲請賑。廣設常平義社。倉所至好。修建書院學舍。閩人肖公像。祀於鼇峯。吳人建春風亭祀公。與于清端。湯文正兩祠并峙。

張名伯行。河南南岩邑人。舉康熙二十四年進士。歸築精舍南郊。縱觀諸子百家。及讀小學。近思錄。乃恍然曰。人聖門庭在是矣。後任濟寧道。隨行。止四人。撫閩十二人。撫吳十三人。聖祖以公為天下清官。第一官。至禮部。尙書。予謚清恪。

楊賓實以事獲罪。留滇七年。清苦絕塵。日或斷炊。士民爭餽蔬粟。講學未少倦。泊奉詔還朝。五日一至太學。升講堂。示諸生以盡天合人之道。

楊名名時江蘇江陰人也。少有志聖學。爲文章原本經訓。其太學訓諸生之辭。謂學所以希天也。天之德誠而已矣。敬其功也。其要在闡然爲己。以默契無聲無臭之天。載不易世不成名。邈世不見。是而無悶。此天德之藏於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論語首篇皆發此義。而中庸尤極言之。有聖學斯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於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爲大論。從政以不貪爲美。盡人合天下之道。莫不由此。高宗時官至禮部尙書及薨。予謚文定。

應潛齋閱覽博物。淡泊寧靜。既遭喪亂。自以故國諸生。絕志進取。益盡力著書。同里姜御史圖南視鹺歸。偶遇諸途。時方酷暑。公著木棉衣。蕉萃躑躅。御史歸。投以越葛二端。曰。雅知先生不受人一絲半粟。然是芟芟者。非自盜泉來也。公謝曰。笥中尙有絺綌。昨偶感寒。冀其汗耳。竟還之。

應名。搗謙。浙江仁和人。少即以斯道爲己任。偕同志虞峻。民張伏。生蔣與恒。爲捐社。取有所不爲也。最後交沈朗思。尤稱莫逆。平生嚴取與之。

節所居僅足蔽風雨
簞瓢屢空恬如也

朱梅麓溫然長者王阮亭最服其遣婢一事稱為盛德

朱名之錫浙江義烏人官至兵部尚書河道總督王士禛池北偶談載其遣婢帖云前送回張氏女子原無大過惟娃子氣太重好言教導不甚知省誠恐聲色相加流入婢子一類所以量給衣飾還其父母初時原是待年五六日後便有遣歸之意故自後竝無半語諧謔猶然處子也而此女臨去時哭泣甚悲既恐人笑又恐人不相信僕甚憐之足下可將此女原無大過完璧歸趙一段緣由向其父母及中媒昌言明白以便此女將來易於擇壻云

張硯齋性極孝友子姓戚黨列仕籍者數十人皆約以禮法退食泊然無所營時手一編安坐室中闕若無人康熙丙戌分校禮部試同事者以微詞相探因作闈中對月詩有云簾前月色明如晝莫作人間暮夜看同事慙而退其不惡而嚴多類此

張名廷玉江南桐城人文端公英仲子也康熙三十九年進士授檢討直南書房受知聖祖游加優擢公以名相子回翔卿貳文學

經濟已歸然負台輔之望在政府時無一字與督撫外吏接凡餽遺稍貴重者輒峻卻之

福龍翰嚴氣正性懷不可犯。迨習與之處。開心吐懷。廓然無城府。自言通籍數十年。所自信者骨性鯁直。不脂韋。至老猶存故我耳。直內廷時。與蔡文勤雷翠庭善。尤服膺高安朱公。曰此吾心之師也。後進有言論相左者。始或變色。事後荐剡。旋及之。既罷相。語翠庭曰。此位詎易稱。我浮沈其間。君心不我嗤耶。

公名福敏。姓富。察氏。滿州。鑲白。旗人。以進士起家。高宗冲齡就傅時。久侍講帷。敷陳啓沃。晚好讀周易。觀彖辭曰。安溪若在。縱不納我。拜當亦稽首門外耳。

朱可亭自爲諸生。至居政府。食不二膳。無故不殺生。性介而和。門生某餽以葷。公稱量既畢。仍還之。曰吾體未羸。無藉於葷。稱量之則已受爾儀矣。奚必及物耶。自浙撫內召。瀕行。劾免二令。謂二人素貪劣。吾去後必大肆。

後人劾之。罪將不測。今以不謹去。正所以全之也。

公名軾。江西高安人。起家進士。官至大學士。與方望溪同直內閣。雖入政事堂。衆既退。坐必下。之行必後。之望溪固辭。公曰。衆爭爲市道交。即此可示之。以禮矣。

方望溪生平言動。必準禮法。事親至孝。父嘗曰。吾體未痛。二子已覺之。吾心未動。二子已知之。赴詔獄時。母老疾多悸。乃詭言奉召入者。不得頃刻留。逾年事解。迎養京邸。母夫人尙不知也。所著喪禮。或問祛掃。人心昏蔽。士夫感而服行者多。居家客至。必令子弟奉茶侍左右。或宴會則行酒獻肴。示長幼之節。

方名苞。江南桐城人。家貧甚。日嘗不再食。兄舟爲講。諸經注疏。相與博究。群書更相勛。以孝弟初宗。人方孝標。故翰林失職。游滇中。著滇游紀。聞語多指斥朝廷。同邑編修戴名世著南山集。多採其言。姓而不名。人以爲公也。集序復列公名。遂牽連被逮。下刑部獄。李文貞力救之。遂蒙恩宥。以白衣入直南書房。後官禮部右侍郎。著書甚多。

李穆堂生平學道。宗旨在先立乎其大者。陸子之教也。嘗因奏對。謂朱子道學間之功居多。陸氏尊德性之見爲卓。帝韙其言。有中州巨公。自附程朱。語公曰。陸氏之學誠高明。然返之吾心多未安。公曰。君督倉場時。邀寵進羨餘。不知於心安否。其人失色去。

李名紱。江西臨川人。生有異稟。少時讀書。日可二十本。過目不忘。回翔九列。無所附麗。卒困於田文鏡。幾死獄中。押赴市曹。刑部郎楊某故問經史疑義。公應答如流。嘗言內省不疚。生死不足動其心。何況禍福。

錢綸光有潛德。嘗曝麥於庭。老蒼頭竊取以去。稚子見之。以竊取告。公曰。渠視我家物如己物。偶取飼雞。鶩耳。何云竊也。戒勿洩。蒼頭聞之。感泣自陳。公以好言慰之。

錢贈公是香樹之父。浙江嘉興人。以子貴。贈官。

沈子大長身廣額。白鬚偉然。初署臺灣府。到官日。生番越獄。前守劉某曰。

獄匙未交。責在我。公曰。印已受。是我責也。爭以失察告。大府喜其讓。遂兩免之。晚歲杜門。日誦先儒書。病中手鈔明道先生語錄。臨終語友人曰。年來日夕檢點身心。仰不愧。俯不怍。或庶幾焉。

沈名起元江蘇太倉州人少爲諸生敦厲廉恥嚴義利之辨居親喪悉依古禮不御酒肉不內寢後官至光祿寺卿

尹元孚少孤貧。母李太夫人以節著。口授論語。既長。篤信程朱。謂治法不原於三代。皆苟道也。事母尤篤孝。授經祁州。假館迎母。侍養凡七年。不忍一日離。在官所措施。每夕詳告太夫人。意或未愜。跽而請罪。非命之起。不敢起。官中祿賜。出入壹稟於母。妻子不得取尺布錙金。日用外多散之。治所爲濟物利人之事。由是仁聲義聞。播流海內。

尹名會一直熱博野人少受母教自服官後日取漢唐以來代不數見之人以自律雖功顯名立自視恒慊然生平坦白純粹遇事必行其心安之所

雷翠庭從蔡文勤游。其學以躬行為主。以仁為歸。以敬義為堂戶。生平學宗程朱。而於象山陽明。辨之甚力。其出處張弛語默。按之無不合於道者。至小事皆可為法。

雷名鉉。福建寧化人。少有志於聖賢。見蔡文勤所著學約。遂從之遊。嘗謂孔子性相近之言。實萬世性之宗旨。孟子所謂性善。正相近之實際。相善之相近也。以萬物為一體者。堯舜之仁相近。堯舜之仁相近。故曰性善也。人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可謂不與堯舜之仁相近乎。故曰性善也。人乍見孺子。無二旨也。又曰道心。即性也。充之。正者道心。為之主。即性。宰乎氣也。人心。又為一偏者。道心。如飲食男女之性。汨於氣而失焉。存焉。非道心。為之主。而人心。肆焉。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矣。故必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也。其說深入。而顯出也。如此。

方問亭得子遲。撫浙時購一姬。將納之夕。見所携詩冊。有相知名。問之。其大父作也。公曰。吾少與其祖。以詩相知。今乃納其女孫。可乎。遂還其家。助資嫁之。

方名觀承安徽桐城人少時僑寓江寧清涼山寺僧知為非常人厚待之後以布衣召見賜中書銜官至浙江巡撫後擢直隸總督

梁階平性孝友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十七丁外艱葬祭盡禮顛沛中不廢所學兄國泰早卒與公同月日生故終身不稱觴事嫂馮甚謹官侍郎時以已官貶封焉

梁名國治浙江會稽人生負異稟年十四補弟子員冠其籍乾隆十三年以一甲一名賜進士及第授修撰官至東閣大學士性好學愛才所至名士如歸退食論文見之者如對山林高逸

朱石君端凝純粹胸中無城府撫安徽時門人汪庶子學金來請益留市月歸公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汪曰一談一笑無非天理某所見乃大進矣其感人如此

朱名珪順天大興人公父受經於高安朱文端故公自十一歲即傳高安之學尤篤孝友父杖兄跪而以身蔽受之慟母氏早逝事庶母幾如敬撫兄諸子如己子三鄰故交靡不周恤故感人至深

鄭慕斯之父光春。客遊四方。音耗久絕。鄭將往尋。而莫知所在。問母葉氏。熟記其狀貌。及離家年月以行。展轉踪跡。至滇南。相見於逆旅。號泣懇俱還。不果。父趣之歸。未幾父卒。復赴滇。負遺骸歸葬。蒲伏萬餘里。一笠一橐。露宿草行。屢瀕於危。世人目爲純孝。

鄭名文炳。福建莆田人。少有志於道。長探性命之學。作正學論。要以洛
閩爲歸。初公之往尋父也。娶婦吳氏。裁數日。及歸。婦已死。東昌太守程
鯤化嘉具孝
行以女妻之

王偉人少從武功孫酉峯遊。聞關閩正學。及見陳文恭。聞性命躬行之說。益以自信。生平於浮屠老子法。未嘗言及。亦不加排斥。有語及者。輒不對。曰。吾未曾習此。

王名杰。陝西韓城人。生而端凝。好學。乾隆辛巳。以第一人及第。公未第時。曾入陳文恭宏謀幕府。文恭名知人。稱公爲賢士。

戴金溪生平簡而寡營。凡人事居處。皆適來而適應之。自刑部尙書假歸。

武林大府讌之。天雨著屐往。終飲。羣官擁送。鼓吹啓戟門。呼公輿馬。公笑索繖自執之。揚揚出門去。

戴名敦元浙江開化人十歲以神童舉試學使彭文勤公賞異之得名最早以進士選庶吉士改刑部主事後官至刑部尚書

汪瑟菴風裁嚴峻。正色立朝。出入內廷。進止不失尺寸。造次必以禮。於要人無所親附。僚友見之。皆肅然起敬。自言生平不敢作刻薄事。遇橫逆能忍。於飲食衣服無所擇。貪冒諂諛之習。有不忍為。守太夫人教也。

汪名廷珍江蘇山陽人生十二歲而孤母程太夫人撫之成立值歲凶母子日或一食或終日不食太夫人終不肯使人知曰吾非恥貧恥言貧耳言貧則疑有求於人故不為也歲除無米使僕索舊逋城外抵暮歸無所得母子各飲茗一甌嘗鹽菜數莖而臥其艱貞若此

趙笛樓少孤。從舅氏王春埜游。教以厲行克己。後益博覽儒先格言。凡有益身心可致用者。皆潛心體驗。聞儕輩中嘉言懿行。輒惕然不自已。通籍後致力尤勤。為日記至易簣乃已。

趙名慎軫湖南武陵人嘉慶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官至雲貴總督公嘗顏其室曰省譽年位愈進功益密好善嫉惡益真且嚴昆明錢南園器之曰人英誠無愧也

湯敦甫布被脫粟性尤篤孝蒸蒸為孺子慕當辛巳假歸時公年已逾五十贈公猶命同牀臥起曰吾以為十歲兒也

湯名金劍浙江蕭山人生而端靖寡言笑家世服賈公獨奮於學授編修時徒步從朱文正珏游請業督過相為師友其為學不立門戶不爭異同而以刻意勵行為宗

朱樸菴忠介剛實毅然以古人自勗於外物無所動為童子時歲游饑公白大父請毀產贍鄉里大父喜甚從其請知其志趣遠大益以古人期許之

朱名桂楨江蘇上元人舉鄉試後即度置舉子業究心古名臣言行及宋明儒言性理諸書曰吾他日待用而始求之恐已遲矣官至兩廣總督年七十有三薨於里第

陶雲汀。虬髯山立。洪音瓌辨。絕類湘潭。陳滄洲。其清名德望。亦幾與滄洲相頡頏。

陶名澍。湖南安化人。以進士起家。官至兩江總督。遇事奮發。義形於色。而胸懷洞無城府。遇事表裏如一。用人必盡其所長。

何仙槎。家庭澹靜。動履平實。門生屬吏。及鄉邨後進。環集聽教誨。綢繆如老儒。諸子樸謹嗜學。閭內皆布衣。而壺飧款客。論文誡古。無虛日。天下士翕然歸之。

何名澍。漢湖南道州人。年十六補諸生。孤露貧苦。益力於學。夜不能具燈燭。恒然松枝。自照。嘉慶十年。以一甲第。三人及第。官至吏部尚書。居恒莊敬。刻厲無歇。坐無疾。趨獨坐。必歛容。急遽時。作字必裁。劃整齊。正坐而後書。畫鄭君及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像。懸齋壁。昕夕瞻仰。家範嚴肅。稱於時。後子謚文安。

林少穆。生而警敏。長不滿六尺。英光四射。聲若洪鐘。性尤孝友。事事以養志顯親為念。自奉甚約。而資助族戚。歲必數千金。

林名判徐福建侯官人嘉慶十六年進士旋授緝修究心經世之學雖居清秘於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綜核無遺識者知為公輔器矣尤愛士所至必擇其秀異者召入官署勗以學行家居凡族姻中子弟讀書者約期治膳集而課之名曰親社云

杜芝農位望日崇益欲然不自滿假亦不好為翹異平居敬慎所莅事不

煩擾而輒就理人望之如高山深林巨壑莫測其中之所蘊蓄也

杜名受田山東濱州人生而篤謹敏學由天授起家詞林官至協辦大學士贈公致仕後就養京邸出入告面無少間家庭殷穆於親舊間情

意尤欵篤

江岷樵與人交披肝瀝膽終始不渝同年生武岡曾如鑕暨湘鄉鄧鶴齡

陝西鄒興愚先後客死京師貧不能返葬公皆身護其柩以歸

江名忠源湖南新寧人為諸生即究心經世學不屑屑章句新寧地接廣西民獠雜處多盜公察天下將亂倡行團練法以兵法部勒子弟是為湖南團練之始

羅羅山自少篤志正學好儒先性理書而能躬行實踐賀制軍長齡唐太

常鑑皆重之。

羅名澤南湖南湘鄉人十歲能文家酷貧溺苦於學夜無燈把卷讀月下倦即露宿達旦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卒成名儒

曾滌生初入翰林。即與大學士倭良峯太常寺卿唐鏡海徽寧道何丹畦等講明程朱之學。克己省身。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曾名國藩湖南湘鄉人道光戊戌成進士歷官至大學士兩江總督公三至江南百姓聞公來扶老携幼焚香以迎公之治江南也尚儒喜引經決事後頗採黃老術以清靜化民居官有常德多謀能斷應事若流水然

王璞山幼而純孝。母夫人手生疽。公吮之。既塗藥。血湧出。公號泣籲天。乞以身代。數日痊。可。人以爲孝感云。

王名珍湖南湘鄉人二十四爲諸生從羅羅山游羅山深器之

沈幼丹生平學在不欺。凡事必求心之所安。自言在廣信時。已分萬無生理。以故當存亡利害之交。輒卓然有以自立。

沈名葆。積福建侯官人。咸豐六年署廣信府。洪楊之役。幾及於難。

何丹畦弱冠通籍。所學以宋儒為宗。柘城竇克勤。著理學正宗一書。辨析流派。公為續之。於朱陸異同。辨之甚明。又以己意增輯西山真氏大學衍義。學者稱之。

何名桂。珍雲南師宗人。道光戊戌進士。選庶吉士。年甫冠。乞假歸。娶士類榮之。

李春塢孝友性成。居父母喪。廬墓六年。屏除酒肉。篤嗜宋五子書。與新繁沈孟南同邑。黃恕軒力闡洛閩之旨。以斯道為己任。易簣後。學者私謚為貞懋先生。

李名光。翟湖南湘潭人。父中山先生。博學有潛德。公幼受庭訓。故卓然有以自立。流俗非笑之。或呼為李七聖人。不願也。詩文亦獨闢蹊徑。往往多見道語。

黎宋卿貌凝重。居恒訥訥。然沈毅持大體。能堅忍勝人。袁世凱帝制自為。

鑄金印大如斗。封君為武義親王。君麾使者於門外。

黎名元洪湖北黃陂人君習海軍清兩江總督南皮張之洞任為要塞
司令官南皮雅號知人於海內英俊多所獎借顯尤奇君曰是謹厚者
終當斷大計不僮武略之長也南皮移督武昌推君為鄂都督民國第二
混成協統領辛亥八月鄂軍倡義於武昌推君為鄂都督民國第二
會選舉君為副總統民國四年大總統袁世凱謀叛民稱帝餽君以
王爵君毅然拒之世凱賄君左右以利害怵之君曰予自入軍籍死生
置之度外焉知禍福世凱死而君就職
為大總統海內翕然稱為東方華盛頓

蔡松坡為雲南都督滇黔商民惑其德澤釀金為公鑄銅像公計取其金
賑恤兩省饑民且婉謝之曰君等鑄我像享受榮名在百年千年之後若
輩哀鴻食此涓滴之賜當可活命無算彰人之功不若拯人之命也聞者
賢之。

蔡名鐸湖南寶慶人十四補諸生肄業於長沙時務學校稍長留學日
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歸國辛亥起義君留京師袁世凱帝制自為君
以堯計脫險仍赴雲南起義兵蜀桂響應君又迭敗袁軍於瀘叙間世凱
以堯計脫險仍赴雲南起義兵蜀桂響應君又迭敗袁軍於瀘叙間世凱

憤極而死遂
以再造民國

黃克強沈默寡言。待人甚寬。袁死黎繼之時。僑居滬上。有同志患瘡。死於
逆旅。公出資為之營葬。而囊金不足。乃質衣以益之。始克成殮。咸頌其德
弗衰。

黃名與湖南善化人性質篤實初就學於兩湖書院頗倡民族主義後
遊日本與章太炎孫文胡漢民劉揆一陳天華宋教仁諸子組織同盟
會實行革命事業在鎮南及廣州起義事雖未成已獲諸人之舉為大元
九月赴鄂為總司令官無何金陵克復組織臨時政府公被舉為大元
帥南北統一公為南京留守癸丑之役公逆料袁氏之帝制自為事敗
往日本及美國遊歷袁死乃歸滬上一年而沒生平治己甚嚴喜讀
會滌生詩文嘗語人曰會某之志雖與我不
同然治己功夫極嚴吾直宜奉以為法云

宋漁父少孤而貧。事母極孝。服勤盡養。先意承順。後以革命為清吏所逼。
出走日本。思母常號泣達旦。

宋名教仁湖南桃源人十二歲喪父家貧學殖荒落然公能自刻苦好
學深思故所學能究原委在日本與孫黃組織同盟會倡導革命主義

民國成立為農林總長以主張政黨內閣辭職組織國
民黨政府益忌之民國二年被刺於滬上識者憫之

言語第二

顧亭林嘗勗其甥徐立齋相國曰。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
有濟世安民之略。而後可以考古論今。

顧名炎武江南崑山人貌極醜怪性復嚴峻鼎革後獨身北走凡所至
之地輒買媵婢置莊產不一二年即棄去終己不願而善於治財故一
生重處士持清議實他邦所少且華陰縮穀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
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有警入山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
一出關門便有人建領之勢乃定居焉著有日知錄及天下郡國利病等
書

陳定生少用文學著聞。最善金壇周禮部鑣。貴池吳秀才應箕。相與掀髯
抵掌。下上其議論。其於國家治亂。中朝士大夫賢不肖。無不根極始末。纒
纒數千言可聽。

陳名貞。慧。江蘇宜興人。父子廷明。進士。官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以言事忤。周延儒削籍。嘗從顧端文講學。東林直聲。動天下。諸名士慕其氣節。皆師事。少保公而與定。生相親愛。後又為留都防亂。揭攻訐阮大鍼。幾罹於禍。事既解。廬少保公墓。左凡十二年。不入城。尋卒。

閻百詩在都門。與汪茗文善。汪著五服考異。公糾其謬數條。汪意不懌。謂人曰。百詩有親在。奈何喋喋言喪禮。公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諱喪服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說經之家。可拾其餘唾乎。

閻名若。濠山。西太原人。康熙十七年。召試鴻博。不第。在都。與汪編修琬交。汪謂親在。不宜言喪禮。公力駁之。徐尙書乾學因問於經。亦有徵乎。公曰。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沒。子張尙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徐大沓。嗟延公為上賓。

傅壽髦是青主之子。能養志。每日樵山中。置書擔上。休擔則取書讀之。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來訪青主。壽髦夜伴客寢。則與之叙中州文獻。滔

滔作數百語。吏部或不能盡答也。

公名眉山山西陽曲人父青主以高節博學聞天下日者某吏部郎來訪問郎君安在青主曰少需之且至矣俄有負薪歸者青主呼曰孺子來前肅客吏部頗驚抵暮青主令伴客寢夜與客語客大異之詰朝謝青主曰吾甚慚於郎君

毛大可雄辯驚人。而能佐之以經義。一日與李檢討因篤飲於李文定天馥宅。論音韻之學。徵引確當。文定與檢討不覺拍掌歎服。

毛名奇齡浙江蕭山人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授檢討公入都馮文毅溥辭館相待而李文定天馥留公主其家李檢討因篤一日來論音韻文定曰吾少讀箕子麥秀歌惡其無韻故凡遇論韻者吾必曰能押是則言敢請檢討未即對公曰禾黍油油者尤也不與我好則蕭看豪尤之通也好者尤三聲也。有證乎曰有詩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請益曰易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文定曰善檢討笑曰韻有四聲未聞三聲也。公曰四聲起於齊周顛而沈約成之古無有也。人自為韻而以平上去三聲韻互相通押謂之三聲不讀虞廷廣歌有股肱起元首喜百工熙乎不讀蔓草詩有零露漙漙清揚婉適我願彤弓詩有受言藏中心貺一朝饗乎文定與檢討乃大服之

毛大可在京師時值北郊定配位爭訟紛紜公以片言解釋之且引曲禮

言。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二語爲證。于時以爲名。

三毛祖配位固宜以北郊配位之爭因其時太常卿徐元珙謂東南郊南向爲則
三配其日月星辰亦皆始東而次西設如何則以崇左也至北郊北向
則向所爲左者今在右矣乃三祖配位一如何則以崇左也至北郊北向
山林川澤亦如之則在昭穆爲顛倒而在左右爲偏戾於禮不合疏上
詔學士徐公乾學韓公葵議覆於是翰林官各持一議聚訟紛紜李文
定特以問公公曰南向郊尚左右此東南向而配先之左右也文定曰此亦有言
北郊尚右故北向而配先左右此東南向而配先左右也文定曰此亦有言
之者矣特以左右而言則一左一右偏乎分而以東西言則一東也
下有南北異向而一東一西可同偏之乎禮乎公曰有之在何經曰在曲
禮曰有是哉經之無所不備也然則仍舊貫而已矣議遂定其片言解
紛多此

汪茗文巧於詞令。在京邸與客同食葡萄。客問吳中何以敵此。公曰。橘柚
秋黃。楊梅夏紫。言之足令人津液橫流。何況身親剖摘。

汪名琬一號鈍庵江蘇長洲人讀書勵志行善強記順治十二年進士
 官戶部浮沈郎署位不副志發為著作原本經義晚築室堯峯之麓幅
 巾蕭然學者稱堯峯先生嘗語人曰學問不可無師承議論不可無根
 據出處不可無本未後詔舉博學鴻詞公卿交荐考授翰林然公仍閑
 居泊然自樂也

徐敬輿於稠座中。誤言金盡裘敝為裘盡金敝。客皆笑之。徐曰。皮之不存。
 毛將焉附。非裘盡乎。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非金敝乎。時賢以比之枕
 流漱石。

徐名敬直浙
 江仁和人

孫豹人性伉直。出語諤諤無所避。康熙十七年。舉鴻詞科。時有奔競執政
 之門者。公甚恥之。求罷不允。促入試。不終幅而出。會特詔布衣處士。有文
 學素著。老不任職事者。授京銜以寵其行。及格者八人。而公與焉。初吏部
 長官集驗於庭。獨臥不往。旋被敦促。乃逡巡入。主爵者見其鬚眉皓白。引

使前曰。君老矣。公正色曰。未也。我年四十時卽如此。且我前以老求免試。公等必以爲壯。今我不欲以老得官。公等又以我爲老。殊可怪也。

孫名枝蔚。陝西三原人。甲申之變。年二十有四。散家財。求壯士起義。不果。隻身走江都。折節讀書。遂以詩文名天下。從游者皆有聲海內。

朱竹垞嘗謂孔門弟子申黨薛邦。不當以疑似妄爲廢斥。鄭康成功在箋疏。不當以程敏政一言罷從祀。王文成道德功業文章。具三不朽。不得指爲異學。皆有功名教之言。

朱名彝。尊浙江秀水人。少有奇稟。書過眼不遺一字。年十七棄舉子業。肆力於古學。凡天下有字之書。無不批覽。以饑驅走四方。所至叢祠荒塚。金石斷缺之文。莫不搜剔。考證與史傳參互。同異其爲文章。益奇典。試江南後引疾歸。

徐竹逸喪子。客有議之者曰。徐君必有隱慝。故罰及其子。公聞之曰。昔孔仲尼有何隱慝。而伯魚遽歿乎。卜子夏有何隱慝。而西河抱痛乎。此言吾不願聞也。客聞而謝之。

徐名階鳳江南宜興人戊戌進士官司李少負異才凌厲矯
亢慨然以古作者自命與人交肫誠懇動出肺腑以相示

史鐵崖幼承家學。嫻掌故。凡內外銓選之利弊。金穀之登耗。刑名兵屯之
得失。綜貫靡遺。每遇廷議。公出一言。洞中肯綮。九列更事。無出公右者。

史名貽直江南溧陽人父夔官詹事公十八舉順天鄉試十九登康熙
三十九年進士入翰林乞假歸娶朝野榮之。後累官至大學士公好獎
植士類而不使其人知。屢舉禮部試名公卿多出其門。與後進言無不
盡語。多譬引。饒風趣。他大臣或懼言。溫室樹隱情。惜己公則肆意。逞詞
談。啁流連忌者亦不能中也。

方望溪為諸生時。即名動京師。李文貞以直撫入相。公賀之。問自本朝以
科目躋茲位者凡幾。文貞屈指得五十餘人。公曰。甫六十年而已。得五十
餘人。其不足重明矣。願公共求其可重者。時魏公廷珍在座。舌橋不能下。

方公爵里見前魏公廷珍在李文貞座間方公此言退而語人曰斯人
吾未前見無怪人多不樂聞其言也。又座師高廷尉初度公壽以文引
老泉上富鄭公書以循致高位而後進有請業者公必問所治何經所得
吾正欲諸公聞天下之正議也。後進有請業者公必問所治何經所得

何說所學誰氏之文蓋有負盛名而不能對一詞者公輒愀然不樂

尹望山清談干雲。尤長奏對。世宗嘗諭曰。汝知督撫中有當學者乎。李衛鄂爾泰。田文鏡是也。公侃侃而對曰。李衛臣學其勇。不學其粗。田文鏡臣學其勤。不學其刻。鄂爾泰大局好。宜學處多。然臣亦不學其悞也。

公名尹繼善。姓章。佳氏。滿洲鑲黃旗人。雍正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凡一督雲貴。三督川陝。四督兩江。與李衛鄂爾泰田文鏡同爲一時名督臣。

謝梅莊爲御史。未浹旬。露章而奏河南巡撫田文鏡不法狀。世宗疑其與李穆堂爲朋黨。命九卿科道集刑部訊公。公辯甚力。勵尙書杜訥命刑訊。問指使何人。公曰孔孟。問何故。則曰讀孔孟書。自當忠諫。見奸勿擊。非忠也。

謝名濟。世廣西全州人。康熙壬辰進士。授檢討。雍正四年改御史。面奏田文鏡不法。世宗不懌。曰。彼號能臣。朕方倚任。爾時惑浮言。誣奏擲還。

其疏公伏地不肯起爭益力帝震怒先是文鏡疏劾屬吏黃振國邵言
 綸汪誠等直隸總督李紱過河南面斥文鏡有心蹂踐讀書人文鏡密
 奏紱與振入國同年將結黨為被劾諸員報復既而李果面奏退復疏
 糾之帝先入文鏡言將罪李紱而公劾疏亦及振國言綸誠等事故帝
 益疑為朋黨而公於獄

孫懿齋於高宗御極時。遷左都御史。上三習一弊疏。至理名言。傳誦一時。

孫名嘉。陰山。西太原人。康熙五十二年進士。乾隆元年遷左都御史。其
 三習一弊疏。略言治亂循環如陰陽之運。坤陰極而陽生。乾陽極而陰
 娠。故時不當極盛。必有陰伏。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明。其
 積重而不可反。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明。其
 出一言。盈廷稱聖。發一令。四海歸仁。在臣下。非獻諛。而人君之
 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海逆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
 愈智。則下愈愚。上愈威。威則下愈畏。一唱百和。所聞則喜。諛而
 即是。在臣工。以為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
 觸是。謂高己。而悲人。慎則喜。柔而惡。剛勤求。久而以。為無難也。
 奇也。則高己。而悲人。慎則喜。柔而惡。剛勤求。久而以。為無難也。
 易事。質之。人所不聞。其所以為短。敵之。不見其習。於於是。乎意
 為不踰。令之。人所不聞。其所以為短。敵之。不見其習。於於是。乎意
 習既成。乃生。與一弊。習何為。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拙小人。是也。
 小人。佞佞。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小人。是也。巧巧。則與。目習。投矣。

趨事赴功。而君子合一。意孤行。小人多方。迎合。迎。合。則。又。與。心。離。其。患。何。可。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君。子。離。其。患。何。可。勝。道。而。皆。由。三。習。爲。之。蔽。焉。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蔽。不。在。乎。外。惟。在。乎。皇。上。之。一。心。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無。大。過。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是。故。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也。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惟。爲。人。之。所。不。知。故。願。聖。人。之。自。懔。之。也。反。之。已。真。知。其。不。足。驗。之。世。實。見。其。未。能。故。嘗。欲。然。不。敢。以。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耳。目。之。習。除。取。舍。之。則。定。夫。而。後。衆。正。盈。朝。太。平。可。久。矣。疏。入。高。宗。嘉。納。宣。示。焉。

乾隆時西疆甫定。戶部奏天下州縣府庫多空闕。高宗震怒。欲盡罷州縣之不職者。而以筆帖式等官代之。召劉延清入對。且曰。朕思之三日矣。卿意云何。公默不言。帝變色詰責。公徐徐答曰。聖聰思至三日。臣昏耄。誠不敢遽對。容退而熟審之。翼日入對。頓首言曰。州縣治百姓者也。當使身爲百姓者爲之。帝大咨嗟。

劉公爵里見前。當公進說時。同列皆灑浙變色。而公進趨。凝然若無事。帝竟霽顏曰。然遂罷其議。其能斷大事。片言回天。聽多類此。

紀曉嵐在翰林院。與同人聚談。高宗微行來院。時值盛暑。公方肉袒。遂匿
復壁中。久之不聞人語。公遽攘臂出曰。老頭子行歟。帝實未去。公大蹴踏。
帝問何謂。公跪對曰。萬壽無疆之謂老。首出庶物之謂頭。昊天之子之謂
子。帝乃稱善。

紀名胸直隸河間人乾隆丁卯領順天鄉試甲戌成進士選庶吉士授
編修累官至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服官五十餘載辦理四庫全書凡
十有三年體例皆其所定所著閑徵草堂筆記凡七種中多見道之言
性坦率好滑稽有陳亞之稱然驟聞其語近談諧過而思之乃名言也

乾隆某科考試差後。有宣布前列詩句姓名者。臺臣密以告。帝召紀曉嵐
問之。公頓首曰。如臣即洩漏者。問何故。曰。書生習氣。見佳作輒吟哦。或記
誦其句。出而欲訪為何人手筆。則不免於洩漏矣。帝含笑。事遂寢。

紀公爵里見前其在朝以片語解紛尚存實錄館一事當仁宗時實錄
館請甄叙或言其過優仁宗以問公公不置可否但云臣服官數十年
無敢以苞苴進者惟戚友倩臣為先人題主或銘墓雖
厚幣輒受之帝顧然曰然則朕為先帝推恩何不可之有

胡稚威嘗言古今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雖有聖賢豪傑。塊意琦行。離文章則其人皆死。

胡名天游。浙江山陰人。少有異才。於書無所不窺。雍正癸卯。任蘭枝薦舉。博學鴻詞科。以侍服不與試。再舉。經明行修。亦為隆癸卯。任蘭枝薦舉。博學鴻詞科。以侍服不與試。再舉。經明行修。亦為人所訖。鬱鬱而卒。著有石筍山房集。

姚姬傳乞終養歸里。瀕行時。翁覃溪學士來乞言。公曰。諸君皆欲讀人間未見書。某則願讀人間所常見之書耳。

姚名鼎。安徽桐城人。少家貧。體羸多病。而嗜學。乾隆二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改禮部主事。四庫書成。當議遷官。劉文正公以御史荐。記名矣。會文正薨。公遂乞養歸。當時學者多尚新奇。厭薄宋元以來儒者。詆為空疏。搥擊不遺餘力。公獨反覆辨論。嘗言儒者讀書。求有益於吾之身心也。程子以記史書為玩物喪志。若今之為漢學者。以搜殘舉碎。記人所罕見者為功。其玩物不尤甚耶。

阮芸臺督粵時。有屬吏欲求劇縣。託某先容。公曰。官可自擇乎。則吾舍節鉞而為陽朔令矣。某問故。公曰。陽朔荔浦山水奇秀。甲於寰區。吾於閱兵

時見之。至今猶寢寐不忘也。

阮名元江南儀徵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逾年大考翰詹高宗擢公第一以嘉慶二十一年總督兩廣所至提倡學術後官至體仁閣大學士予證文達

汪容甫博學能文。語言怪誕。嘗言生平有三憾。一憾造物生人。必衣食而始生。生又不百年而即死。二憾身無兩翼。不能翱翔九霄。足無四蹄。不能馳騁千里。三憾古人但有箸述流傳。不能以精靈相晤對。又有三畏。一畏雷電。二畏雞鳴。三畏婦人詬誶聲。

汪名中江蘇江都人生七歲而孤家酷貧冬夜積薪而臥就書賈借讀經史百家觸目成誦遂為通人於時彥不輕許可見負盛名者必譏彈其失或規之則曰吾所罵皆非不知古今者或且求吾罵焉不得耳原配某夫人有世離之感故有第三畏

龔璘人名振都下。朝貴倒屣交迎。而口若懸河。每及當世事。縱橫陳說。四座皆暗。與之訐難。鮮不挫者。一日觴於某貴人第。林少穆在座。璘人又談

興勃發。風起泉湧。衆唯唯而深厭苦之。酒數行。客有言部胥多奸人者。林公笑曰。君何易視奸人。乃爾。而以若輩當之。夫奸人者。言人所不敢言。爲人所不忍爲。公孫宏期年化俗。尙以爲遲。安石萬言書。自擬伊傅。秦檜稱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之類是也。蓋輦轂之下。人文所聚。彼輩乃大言不忌。自信甚堅。亦非真有過人之材。不過見當時人材脆薄。學識猥陋。故肆無忌憚。挾其術以沽名獵位。眩其學以動衆驚俗。一旦得志。殃民生而敗國是。如此輩者。心逆而險。行僞而堅。老成謀國。在所必誅者。此方可謂之奸人。君惡得以區區刀筆吏爲奸人哉。言已。滿座改容稱善。璣人乃大踖踖。

林公爵里見前。龔名自珍。浙江仁和人。一號定盒。所爲詩文皆廉悍。偉麗不立宗派。思想尤淵淵。入微生。平性不羈。善作滿洲語。嗜冶遊。晚歲學佛。遇達官貴人。輒加以白眼。會試舉春官。以字劣不得入翰。林引爲大恨。因爲干祿新書。以諷世所箸。有定盒詩文集。若干卷。

曾滌生嘗謂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

會公爵里見前四語見公日記中

胡潤芝嘗言國之需才。猶魚之需水。鳥之需林。人之需氣。草木之需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才者無求於國家。謀國者當自求之。

胡名林翼湖南益陽人道光丙申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由貴州安順府知府累官至湖北巡撫汲汲以獎拔人才為事屬吏一行之善隨登薦牘手書褒美士有志節才名潛伏不仕千里招致務盡其用嘗密薦才堪大任十餘人多蒙擢用又以與國布衣萬斛泉等砥礪廉隅不求仕進奏請獎勵

左季高論事如燭照數計。辯口若懸河。與人書牘。嘗自署老亮。以武鄉侯自比。日者與曾滌生論事相迕。曾謔之曰。季子敢鳴高。與予意見大相左。公不假思索。即應聲曰。藩臣徒誤國。問他經濟有何曾。

左名宗棠湖南湘陰人少負奇氣有大志道光壬辰舉於鄉駱秉章為湖南巡撫倚為左右手凡察吏治軍惟公言是聽後歷官至大學士兩

江總督其辦陝甘軍務尤為勤勞卓著時叛回雲集衆議棄新疆公奏五年可以肅清關內後卒如期竣事

李少荃老益倔强折衝樽俎之間時有戲侮外人之事光緒丁酉歲暮俄公使以書來求見公訂次日候謁張樵野侍郎愕問曰明日歲除師焉有暇畧以見外人公曰君輩媿屬在此團欒情話守歲迎新老夫蕭然一身枯坐無聊不如招三數外人與之嬉笑怒罵亦消遣之一法耳其晚年儻傑如此

李名鴻章安徽合肥人以詞林起家累官至大學士直隸總督甲午以前人皆謂公媚外不知公卑視外人之思想始終未嘗少變法使施阿蘭狡甚雖恭王亦甚苦之公與相見方談公事驟然詢曰汝現在年幾何矣外人最惡詢問年齡然懼公威望不能不答公掀髯笑曰是與吾第幾孫同年耳吾上年路出巴黎曾與爾祖父行劇談數日汝知之乎施竟踉蹌而去自是氣餒稍稍殺矣

陳樹屏為江夏縣知事善以片語解紛時值張香濤督鄂與譚撫軍意見相齟齬一日公宴黃鶴樓俱有茗芋意座客某談及武漢江面之廣狹譚

言五里三分。張言七里三分。互相爭執。陳於末座徐徐舉手曰。江面水漲。即廣至七里三分。水落即狹至五里三分。制軍就水漲言之。中丞就水落言之。兩者皆無訛。張譚聞之。撫掌大笑。

陳君安徽望。江人以進士出。知江夏縣事。張名之洞。直隸南皮人。以翰林院編修起家。官御史。錚錚有聲。累官至湖廣總督。所至好大興作。屢空其庫藏。晚年入軍機。乃消極不任事。卒後予謚文襄。譚名繼洵。湖南瀏陽人。其子嗣同。最有名於時。

資政院為清季憲政機關。議員分欽選民選二種。在吾國開數千年未有之創局。爾時議員神情亦自遁上。開院時有三次大演說。一為某議員彈劾慶親王。一為劉蕪生報告預算案。一為楊哲子說明新刑律。俱滔滔作數萬語。聽者神旺。記者腕疲。

資政院於清季宣統二年九月初一日開院。院長溥倫。副院長沈家本。秘書長金邦平。溥雖為宗室。貝子語。言明晰。能持大體。其時軍機首座慶親王奕劻。擅權當國。政以賄成。某民選議員提出彈劾案。演說時聲若洪鐘。四座鼓掌。劉名澤。熙。湖南善化人。度支部員。外郎。欽選議員。

預算股員長民國二年卒於家
人留學日本歸國官內閣統計局長
楊名度湖南湘潭人以舉
資政院政府特派員

陸詠沂於北京發刊帝國日報。以延吉鐵路事痛詆外交當局某。日者相晤於公宴座中。某詰之曰。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亟。陸徐答之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時流以爲雋語。

陸名鴻遼湖南長沙人清季光緒宣統間在
北京與論界有盛名民國發行甲寅日刊

雷繼興工於演說。爲資政院議員時。對於院章及議事細則。剖析毫芒。聞者稱善。

雷名奮江蘇松江人民國成立政府
屢授以官不就職唐滬上爲律師

王壬甫碩學者。性好談謔。辛亥之冬。民國成立。士夫爭剪髮辮。改用西式衣冠。適公八十初度。賀者盈門。公仍用前清冠服。客笑問之。公曰。予之冠服。固外國式。君輩衣服。詎中國式耶。若能優孟衣冠。方爲光復漢族矣。

客亦無以難之。

王名閻運湖南湘潭人年未弱冠即博極群書應禮部試入都作圓明園詞名振都下肅順柄政辭為上賓肅敗踉蹌出都遊曾左羣帥間不屑任事旋主講蜀中尊經書院湘中船山書院及江西大學堂弟子數千人學者稱為湘綺先生箸書甚多

張季直樸樸寡言。然有時出一二雋語。聞者解頤。當袁世凱潛謀稱帝。君面質之。袁力辨其誣。且謂國民如果決定國體。中國有皇帝資格者。第一是宣統帝。第二是衍聖公。若搜求明裔。內務總長朱啟鈞。直隸巡按使朱家寶。浙江將軍朱瑞。皆稱合格。何必推予。君徐徐笑曰。然則唱小生之朱素雲。亦有皇帝資格歟。袁為之不懌者累日。

張名謩江蘇通州人光緒甲午以第一人賜及第歷年從事本省實業及教育民國元年南京政府任君為實業部總長二年熊內閣任君為農商部總長見袁氏欲稱帝即辭職旋里云

滬上為人文薈萃之藪。政治家多於其地。開演說大會。為輿論之先河。民

國二年。宋漁父在國民黨支部。演說袁政府種種失政。民國五年。孫中山在張園演說五權憲法。各暢論至數小時。衆皆歎服。

宋公爵里見前。孫名文廣東香山人。爲吾國提倡革命者。第一。人光緒乙未年。即創立興中會。謀一舉奪廣東事。敗亡。命於英倫。後游日本。與黃興劉揆一汪兆銘胡漢民等組織同盟會。鼓吹革命。武漢起義。君適歸國。南京臨時參議院。十七省代表選舉君爲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及清帝退位。君亦讓職。與袁世凱論者。謂君視天下如敝屣。無異於美國之華盛頓云。其所說五權憲法。則於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之外。增入考試及諫官制也。

梁任公爲近今大政論家。其演說娓娓動聽。民國五年。在北京虎坊橋演說憲法之綱領。與黨固極服膺。即敵黨亦無以駁之。

梁名啟超。廣東新會人。庚有爲高足弟子。弱冠時。即以文字鼓吹革新事業。戊戌政變。亡命日本。專以雜誌輸入新學術。民國二年。歸國。一任司法總長。無所表見。袁世凱稱帝。君爲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海內稱善。旋往滬上。主持正論。遂以推翻袁氏國會恢復以制定憲法爲第一要義。君故出而商榷之。

民國二年正式國會成立。以四月八日開會。議員八百餘人。時有八百羅漢之稱。其中演說大家。不過數子。張蓉西。丁佛言。汪袞甫。津津以道。有輕裘緩帶之風。李碩遠。劉崧生。谷九峯。侃侃而談。有劍拔弩張之概。至吳蓮伯。褚慧僧。王幼山。王揖唐。則不以言語見長。而登臺發言。誠懇自能動人也。

張名耀。會雲南人。衆議院議員。民國五年兼爲總統府秘書長。汪名榮。賓江蘇山東人。參議院議員。民國五年出任比國公使。李名珍。江西武寧人。衆議院議員。民國五年辭職。仍爲議員。其辭呈諄諄以制定憲法爲重識者稱之。復辭農次長職。仍爲議員。其辭呈諄諄後寓北京。爲律師。谷名鍾。秀直隸定州人。福建人。衆議院議員。而長農商。襄均。浙江人。王揖唐。以字行。安徽人。

王儒堂好著西服。風度翩翩。其演說能於俄頃之間。以英語譯成華語。旋以華語譯成英語。曾於美人李佳白歡迎議員會中一見之。

院選副議長
王名正廷
昌為參議
浙江奉化人
曾留學美國
留學美國
為美國工部
爾次大學署
得總學士學位
歸國後
被入

新世說
言話



新世說卷二

易宗夔撰述

政事第三

范觀公巡撫浙江。故事督撫受事。必劾不法吏。兩司列狀請。公閱而笑曰。是欲吾舍豺狼而問狐狸也。還之。一日出片紙。臚列兩浙豪惡姓名。及墨吏之尤者。劾繫置之。法聞者悚息。

范名承謨奉天瀋陽人文肅公子由編修累遷國史院學士康熙七年巡撫浙江會杭嘉湖水災奏貸庫銀八萬兩買米平糶并請蠲緩又許最貧者得附老弱例肩鹽自給全活者多在浙四載以民安其治每出巡山農進瓜果脫粟飯公受而食之日與父老童稚接以故悉民疾苦得恤云

甯公甫於清初請立六部。設言官。開國規模。遂以確定。

甯名完我奉天遼陽人皆得進言耶又或謂南朝多設言官竟至敗壞耶言官者意以為國人皆得進言耶又或謂南朝多設言官竟至敗壞耶人罪請明辯之。我國未立六部以前。臣正不具論。下者不敢非其長官。旁入

孰敢輕議權貴。古云兼聽則聰，偏聽則蔽。一設言官，人必自斂。君身尚許諫諍，他人安有忌諱。此古帝王明目達聰之大用也。至南朝言官之弊，由伊主鑑別之不善也。明非祖制之不善也。

馮孔博奏設育嬰堂於崇文門外。厥後宛平王相國熙繼之。其式遂偏於天下。又就其旁買隙地種柳萬株，名萬柳堂。暇則與賓客觴詠其中。文彩風流，照曜一世。

馮名溥，山東益都人。順治三年丙戌進士。丁亥選庶吉士，授編修。累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年八十有三卒於家。予謚文毅。所著有佳山堂集。公愛才如命，立朝屢忤權貴。嶽嶽無所回風節，尤高。

趙君鄰官湖南兵備道。嘗秉燭治官書至丙夜。曉起百函竝發，左右不得行其私。平反冤獄，判決無留滯。加意恤民，行路為之感泣。尤嚴絕苞苴。歲時饋獻不敢至其門。

趙名廷，臣漢軍鑲黃旗人。順治二年以貢生為知縣。十年大學士洪承疇經略湖廣疏荐公。清幹有為，遂授湖南兵備道。後累官至浙江總督。

政績甚著沒於
官予證清獻

李鄴園總督兩浙。沈毅持大體。與滿州諸將軍約。有犯令者。必按法治罪。使知吾輩不縱兵以毒民。則民心固而軍法亦立。諸將軍然之。未幾滿兵有犯法者。公升堂發令箭。詣將軍營。縛兵至。斬之。百姓皆歡躍。舟次富陽。一卒與賣菜者競。立鞭之。自是滿漢兵莫敢不奉法。雖用兵數年。而人民安堵。

李名之。芳。山東武定人。順治四年進士。康熙十二年。以兵部侍郎總督浙江。後官至文華殿大學士。數歷中外。四十年。以精勤奉職。以恪誠事主。以天下善人君子得行其志。為快愉。嘗言士大夫立名節。易全名節。難每聞中朝錄一正人。輒喜。形於色。曰。天下蒼生福也。

靳紫垣為清初治河大家。著有治河書十二卷。力闢賈讓三策。其一生精力。悉瘁於河工。中河之役。尤國家百世之利。論者比於宋禮之開會通。陳瑄之鑿清江浦。

斬名輔漢軍鏖黃旗人由官學士改授編修歷官至河道總督嘗論古
 今治河成敗之效略曰經生家論河莫不侈讓三策其實不然讓上
 策欲徙冀州之民自宋時河徙已非漢之故道中策多張水門旱則開
 東方下水門以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以分河流不知黃河所經卑
 即淤高數年之後水從何放且禹貢言九澤既陂陂即今之隄也蓋水
 流甚平而地勢有高下使非約之以隄水經由卑地能今漫潰乎讓以
 繕完故隄增卑培薄為下策是與禹貢相反矣故公治河盡矯讓言
 專主築隄束水績用告成其詳具載治河書實千古河防之圭臬也

于北溟以副貢知羅城縣年四十有五矣臨行與友書曰某此行絕不以
 溫飽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羅城煙瘴地官廨在叢箐間插
 棘為門虎白晝行庭中公累土為几案旁置爨釜一盃一召吏民從容問
 疾苦皆感公至誠益樂就之爭輸田賦後以卓異遷合州羅人遮道號呼
 追送數百里

于名成龍山西永寧人其治羅城也政績最著初隣猺歲率三四至殺
 掠人畜公嚴保伍勸鄉兵將搗其巢猺懼自投不敢復犯界數遣子女
 問安每春時命兩猺舁竹壘行田野中見力耕者輒呼與語相勞苦民
 率婦子羅拜或坐樹下與飲食笑語歡如家人又獎勤扶惰民大勸始

至從僕皆死亡。羅人憐此，可持歸市。甘旨奉若父母，一如我受也。居數年，笑謝曰：「我一人何須此？」進錢如初，公仍卻之。衆泣，公亦泣。在羅城七年，家人來，羅人則大喜。又進金，昏喪之制，以卓異遷。知合州，羅人送之。年招流亡，修學校，增陴，浚隍，定昏喪之制，以卓異遷。知合州，羅人送之。一眇者，獨留不去。公竟賴其力，達合州。後累官至兩江總督。聖祖稱爲古猶可資以行也。公竟賴其力，達合州。後累官至兩江總督。聖祖稱爲古於官子諡清端。

姚熙之爲福建總督，開海界，復民業，私傾家財贖難民二萬餘人。閩人肖像祀焉。

姚名啟，聖浙江會稽人。生而倜儻，以豪聞。康熙十七年，總督福建初濱海，居民輸賦外，又私餉鄭成功，以求免劫掠。當事遂定沿海之界，而內遷其民越界者，死。民多蕩析，離居。公請開海界，復民業。聽降卒墾荒兼收魚鹽，蜃蛤利而分屯，列戍以衛之。滿兵北歸，驅子女以行。公涕泣啓康王之命，軍中敢携良民者死，而私傾家財以贖之。凡捐金二十萬兩，贖難民二萬餘人。

趙慎旃，清介剛直，不可以私干。爲政嚴厲，發奸摘伏，如神。名重天下。而楚人尤稱頌之。當吳三桂據衡州時，民苦征役。公至始大減火耗，免徭役。民

困獲蘇。雖婦人童孺無不知有趙撫院者。百數十年來。未之或衰也。

趙名申。喬江南武進人。康熙九年進士。四十年擢浙江巡撫。次年調偏沅。巡撫定額漕米斗斛。革除鹽商規例。并罷免一切無藝之征。故公之去湖南也。士民夾道焚香號哭。自長沙至岳州。數百里。送者不絕。

衛慎之官盧龍知縣。地當兩京孔道。驛使旁午。公悉自營辦。一不以擾民。

魏敏果公巡察畿內。至盧龍。已治具不食。但啜茶一甌。曰。衛令飲盧龍一

杯水。吾亦飲衛令一杯水耳。

衛名立。鼎山西陽城人。康熙中官盧龍知縣。先是縣中徵糧。勺抄以下。皆用升合量。徵草以銀代。仍買草民間。而低昂其值。公令輸戶合奇零。統歸斗斛。及額而止。納草者不用代。民甚便之。會聖祖命魏象樞。偕科爾坤。巡視畿內。諸大獄。悉以咨之。公引經律。魏大稱善。格文清。公為直隸巡撫。以事至其縣。謂之曰。令之苦無異秀才。第一靈壽。陸隴其苦耳。今自苦而百姓樂。非苦中之樂乎。疏荐盧龍治行。第一靈壽。陸隴其苦耳。之。

陳滄洲長軀虎項。美鬚髯。目光開闔如電。而胸有定力。不以榮辱毀譽生。

死動其心。慨然以澤不被於民。道不伸於己。爲恥。在官廉幹得民心。每褫職。按問。民相聚巷哭。或持醪糒。相遺於獄中。

陳名鵬。年湖南湘潭人。康熙三十年進士。以四十年。擢江寧知府。以行宮。簞席。或置。蚯蚓糞。事下獄。民人痛哭。罷市。十人。揭帛。鳴鉦。環制。府以問。公見。劾之。由門者。重閉。叫。嗥。不。退。有。司。械。繫。數。人。制。府。欲。釋。之。白。爾。偶。行。過。此。被。繫。耶。皆。曰。非。也。願。入。獄。與。太。守。同。命。諸。生。俞。養。直。等。繼。至。大。呼。請。保。清。廉。太。守。呵。禁。之。不。止。則。懼。之。曰。即。擒。治。矣。養。直。即。挺。身。就。擒。訛。傳。養。直。斃。獄。中。時。學。使。者。方。按。試。句。容。八。邑。生。童。譁。曰。讀。書。應。試。何。爲。也。皆。火。其。卷。去。且。白。使。者。請。申。救。養。直。遂。得。出。及。會。鞠。公。百。姓。夾。左。右。道。人。火。一。束。薪。燭。公。去。來。夜。明。如。晝。其。深。得。民。心。如。此。

楊靜山爲雲南麗江府麗江故苗地。新歸版籍。乃召土官爲典史。頭目充里魁。令樹榆一本。畝蓄水一溝。定婚喪制。建立鬢舍。期年歲熟。俗爲一變。

民生祠。顏曰第一太守祠。

楊名。諱。康熙時。由固安調宛平。聖祖巡畿南。固安老幼乞留。聖祖曰。別與汝固安一好官。何如一女子對曰。何不別以一好官與宛平耶。聖祖大笑。許仍令固安後。官至光祿寺少卿。

鄂毅庵署雲貴總督時。貴州紳苗負險肆逆。議撫久無成。公奏欲百年無事。非改土歸流不可。欲改土歸流。非大用兵不可。宜悉令獻土納貢。違者勦疏上。盈廷失色。世宗大悅。曰：此奇臣。天賜朕。命公進呈生年月日。與怡賢親王赴養心殿。手鑄三省總督印付公。遂實授總督。公分三路進勦。自丙午用兵。至庚戌功成。乃造橋雲貴交界處。曰庚戌橋。

公名鄂爾泰。姓西林覺羅氏。滿洲鑲藍旗人。以康熙三十八年舉人授三等侍衛。累官至雲貴總督。其三路進剿苗。一由谷隆。一由焦山。一由馬落孔。焚其寨。羊成堡。又以鎮遠土府刁潞。益土州安於藩。因詐計擒之。尋奏。苗及川。販窩黨。悉就擒。世宗嘉其安速。命優叙。條上經理。仲苗事宜。十一則。皆報可。先是四川烏蒙土司。鍾擾東川府。與滇接壤。公奏改東川隸滇。從之。命同川督岳鍾琪。辦理烏蒙事。萬鍾不成就。撫至是。檄總兵劉起元。整兵直入各寨。皆投誠。萬鍾遁。鎮雄旋被獲。鎮雄土司隴慶侯。亦赴川。繳印。獻土。會鎮沅。猓。賊。乞。改。官焚掠。勦平之。又廣西土府岑映震。淫虐。公奏。明懲。治。映。震。惶。懼。乞。改。方六千餘里。劃界。建城。設員。弁。公。知。人。善。任。賞。罰。明。肅。一。時。麾。下。文。武。如張廣泗。張允隨。哈元生。元展成。韓勛。董芳等。各以平苗立功。致身通。

顯終然不甘諸漢奸又陰嗾二千餘年後反者歲數起公慙怒次骨奏請
職討賊贖罪優詔不許竝以爲多一次變動加一次平定公益奮親督
兵慶戰所獲苗皆劄賜截脰分挂崖樹幾滿見者股栗繳上苗寨鎗礮
軍械無算大功告成開通滇黔路八百餘里公嘗巡三省窮邊六千
餘里諸頭目炳香跪伏迎道左南詔諸國遣使上表獻方物皆離中原
萬里者也

尹望山釋褐五年即任封疆年裁三十餘遇事鏡燭犀剖八面瑩澈嘗一
月間兼攝將軍提督巡撫河漕鹽政上下兩江學政等官九印彪列簿書
填委而公判決恢然無留牘猶與諸生論文課詩聞者駭服

尹公爵里見前屢官兩江總督清帝深知其才局恢宏機牙四應故凡
盤錯事他大臣能了者不命公既命公則皆危樅險萬口噤聲人方
慮公無下手處而公紆徐料量如置器平地靡不貼妥又如東風吹枯
頃刻變色凡一督雲貴三督川陝四督兩江而在江尤久前後三十餘
年民相與父馴子服每聞公來老幼奔走相賀公亦視江南如故鄉渡
黃河輒心開入內閣時吏民泣送公不覺愴然傷懷過村橋野寺必流
連小憩慰勞送者每有所興除必集監司以下囑曰我意如此諸君必
駁我我解說則再駁之使萬無可駁而後行弗以總督語有所瞻徇也

以故公所行鮮有敗事所理大獄雍正間江蘇積欠四百餘萬乾隆間
盧魯生偽奏稿及各郡叛逆邪教等案皆株連無數公部居別白不妄
戮一人先是天子南巡總督黃公廷桂以是服公之敏也及公
三次迎鑾熙熙然民不知役供張亦辦人以是服公之敏也及公

尹元孚巡撫河南慨然以振興洛學為任增訂洛學編示學者命州縣皆
分四鄉立社學簡有齒德者為之長每朔望命長吏集諸生講論德義書
其孝友睦婣任恤與其放逸奇邪為患於鄉里者而加勸懲焉逾年政教
大行。

尹名會一直隸博野人雍正癸卯成進士累官至河南巡撫乾隆四年
開歸諸郡大水公上章自劾列賑恤之宜皆報可公約法十六條兼用
北宋富文忠趙清獻救災事宜而令離鄉求食者有司隨在開廩給以
作業改歲東作資送還鄉則古法所未備也母李夫人率公規畫至廢
寢食以是災民無一出河境者又以其暇布周官溝樹畜牧比伍保
受之法以是靖民而勸農嘗報諭鄉農種榆柳棗梨二百萬株又以保
俸糈所入為揚州兩營及河南撫標三營置舉本各二千金曰凡卒伍
必使衣食得自贍乃可法繩也其他完城濬河建橋梁設津渡修學
校立書院表前賢遺迹賜高年布帛將事焉衣
之疾者藥之公皆奉母命出私財將事焉衣

方問亭明於用人。一見與語。即能知才所堪用。寄以事無不當。及公沒而爲督撫有名若周元理李湖等。凡十餘人。皆夙所拔於守令丞尉中者也。直隸爲天下總匯之區。繁劇不易治。乘輿歲有臨幸。往來供張。又值大軍征伊犁。緬甸。師屢過境。公爲總督二十餘年。儲備精密。未嘗少缺乏。而民無擾累。

方名觀。承安徽桐城人。雍正十一年。以布衣召見。賜中書銜。後自清河道。至總督。皆掌治河。公洞澈地勢。相時決機。前後數十疏。從之。輒利高宗。每稱善。謂非執成法者。所可幾也。公以政在養民。故尤盡心於農田水利。及溝洫倉儲。諸務所行。以工代賑。及周官溝樹之法。得諸望溪先生之緒論。爲多嘗值旱蝗。清帝責公督捕不力。或勸劾。一二人。絞七人。清自解。公曰。我之不職。州縣何辜焉。磁州有亂。事公。奏誅三人。絞七人。清帝疑公寬縱。廷寄切責者。數公。執不易。詔九卿軍機大臣會訊。乃知公所定之當。益以是賢公。

傅春和以乾隆十三年。暫管川陝總督。經略軍務。尋晉保和殿大學士。自奉命以至抵營。不及二年。而大小金川。遂告平定。公升帳受降。聲威震於

遐邇。

公名傅恒。姓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乾隆五年。授侍衛。累官至大。學士。其奉命征金川也。時值經略黃旂總督張廣泗。征大金川。逆會沙羅。無功。公甫至軍。即誅逆會。良爾吉。等。初。小。金。川。土。會。良。爾。吉。等。詐。降。為。賊。謀。旺。即。烝。於。嫂。阿。扣。沙。羅。奔。之。侵。沃。日。也。良。爾。吉。實。從。之。後。詐。降。為。賊。謀。張。廣。泗。惑。於。漢。奸。王。秋。良。爾。吉。來。迎。至。邦。噶。山。聲。其。罪。斬。之。阿。扣。王。秋。其。奸。使。副。將。馬。良。枉。誘。良。爾。吉。來。迎。至。邦。噶。山。聲。其。罪。斬。之。阿。扣。王。秋。甚。廣。賊。所。守。各。碉。亦。抵。卡。撒。軍。營。見。所。以。用。兵。二。年。不。能。進。取。蓋。從。前。之。誤。在。專。攻。一。碉。亦。數。年。不。能。竣。事。今。當。奇。正。兼。施。因。機。制。有。勝。或。以。奇。兵。出。其。後。腹。背。皆。兵。寢。食。無。暇。自。必。內。潰。而。賊。不。出。則。專。搗。其。穴。可。公。率。總。期。齊。進。腹。背。皆。兵。寢。食。無。暇。自。必。內。潰。而。賊。不。出。則。專。搗。其。穴。可。公。率。總。兵。哈。攀。龍。哈。尚。德。等。攻。右。山。梁。下。巴。郎。平。碉。及。色。爾。力。石。碉。連。克。之。賊。遂。膽。寒。次。年。正。月。逆。會。遣。頭。目。至。卡。撒。公。令。曰。沙。羅。奔。郎。卡。親。縲。來。營。當。待。以。不。死。二。月。沙。羅。奔。郎。除。道。營。門。外。設。壇。翼。日。率。衆。降。公。升。帳。受。之。莎。羅。奔。等。焚。香。作。樂。泥。首。請。罪。誓。遵。六。事。無。犯。鄰。封。歸。土。司。侵。地。獻。馬。爾。邦。兇。會。資。送。內。地。人。納。軍。械。供。徭。役。公。傳。旨。赦。其。罪。莎。羅。奔。等。獻。佛。像。一。尊。白。金。萬。兩。公。却。不。受。

乾隆三十四年。傅春和復膺特命。經略雲南軍務。二月起行。四月至騰越。

七月而造舟工竣。十一月而進圍老官屯。十二月而緬酋懽駁。奉蒲葉書以乞降。次年二月而班師。

緬酋時踞老官屯險不可攻。高宗敕造舟并奪賊船。順流直搗副將。阿里衰等奏邊外不能通舟。且沿江無辦工所。公至軍詢之。撫夷李景朝土司線官猛等知蠻暮近地有山曰翁古多木旁有地曰野牛壩。野人所居地涼爽無瘴野人樂受直執役甚恭。乃命滿洲綠營兵并從行。奴僕更番運料至江岸。七月工竣會猛拱犬頭目脫猛。烏脫。目脫。猛。殼。來。降。請。備。船。濟。師。公。令。賁。檄。諭。各。土。司。八。月。師。發。騰。越。渡。憂。鳩。江。據。西。岸。遂。抵。允。帽。九。月。月。脫。亦。率。頭。目。降。貢。馴。象。四。十。月。公。取。道。戶。來。降。請。為。偵。探。猛。拱。後。土。司。渾。覺。亦。率。頭。目。降。貢。馴。象。四。十。月。公。取。道。戶。來。拱。破。猛。養。寨。設。台。站。留。兵。七。百。駐。之。遂。至。南。董。干。攻。南。準。寨。獲。頭。目。三。十五師次暮獵猛養頭目札達布棄猛拔營逸哈坎大兵長驅至新街。賊遁公夾攻於東西岸射殺賊目一斬級五百餘獲一船一寨三糧。械無算公以所獲緬彝進帝賦詩紀其事十一月進圍老官屯克毛西。寨緬酋懽駁奉蒲葉書遣大頭目十四人獻方物於軍。次年二月班師。會懽駁奉蒲葉書遣大頭目十四人獻方物於軍。次年二月班師。

阿雲巖器識宏遠。遇大事必求其始終得失。計出萬全。在軍每獨坐帳中。秉燭達旦。或拍案大呼。劃然長嘯。則次日必有奇謀。尤善知人。自大帥及

偏裨。每與一二語。即知其性情才局。隨所宜任之。又能均勞苦。別等次。從不以喜怒加人。故皆得其死力。自平定大小金川。至征服緬甸。無役不與。而於征服準噶爾。經理新疆事務。尤為懋著勤勞。

公名阿桂。姓章佳氏。滿州正白旗人。生而沈靜。端正。好讀書。乾隆元年。舉副貢。以任子恩。授大理寺正。屢次從軍。官至大學士。先是。準噶爾有。四衛拉特。王師累征之。未能滅。至是。厄魯特噶爾丹策凌。死。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襲位。其庶兄喇嘛達爾札。執而篡之。而大策零。敦多。卜。之孫達瓦齊。復因阿穆爾。降高宗。以侮亡攻昧。兵有常。經先。後遣將。軍永。率其家屬。敏嘉。隘關。乞穆。爾。高宗。以。侮。亡。攻。昧。兵。有。常。經。先。後。遣。將。軍。永。孤。立。無。助。為。回。人。擒。獻。帝。召。阿。穆。爾。齊。有。隙。自。叛。其。汗。亦。來。求。款。達。瓦。齊。命。公。赴。烏。里。雅。蘇。台。與。靖。邊。副。將。軍。蒙。古。親。王。成。袞。札。布。隨。機。搜。討。成。故。地。已。而。復。召。之。中。途。叛。走。時。準。噶。爾。逸。賊。率。眾。叛。走。將。入。俄。羅。斯。帝。命。公。赴。烏。里。雅。蘇。台。與。靖。邊。副。將。軍。蒙。古。親。王。成。袞。札。布。隨。機。搜。討。成。公。奏。公。遇。事。奮。勉。旋。授。參。贊。大。臣。因。成。公。赴。巴。理。坤。命。公。代。其。任。公。領。索。倫。兵。五。千。駐。塔。爾。巴。哈。台。是。年。準。噶。爾。平。命。與。副。將。軍。富。德。追。捕。準。夷。餘。賊。回。衆。迎。拒。於。阿。爾。楚。克。提。帝。念。西。方。既。平。地。方。萬。餘。里。若。不。分。擊。之。賊。敗。潰。回。部。各。城。以。次。克。捷。帝。念。西。方。既。平。地。方。萬。餘。里。若。不。分。駐。官。軍。伏。戎。必。再。出。擾。且。恐。為。俄。羅。斯。兼。併。乃。先。駐。兵。以。軍。食。為。要。臣。皆。謂。地。遼。遠。難。駐。守。公。獨。上。言。守。邊。以。駐。兵。為。先。駐。軍。食。為。要。臣。

查伊犁海努克等處水土沃衍且有河可引灌注者開墾屯田則兵食可漸充因條上屯田方略一請增派回人屯田一請官兵駐防協同墾種一請建置城郭一請預備馬駝均如議行公酌留馬匹分設台站以通文報往來又請將現在沿邊運出糧米俱赴伊犁先供兵丁日食又以請查各省軍流人犯內有能工匠藝者悉發伊犁供用帝皆善之於是同在阿克蘇置辦農器是秋豐稔兵食倍足乃奏請於烏魯木齊等處派同知縣收放軍糧均允行詔平定西域諸功臣五十人圖像紫光不勝衣心可干城楚材繼出爲國之楨蓋以耶律文正爲比也

裘叔度歎歷六官咸稱職尤善於治水天子重公材數任之公亦竭智慮告成功其言治河不外疏築二字而公尤注重於疏故無往而不宜

裘名曰修江西新建人乾隆四年進士累官至內閣學士一任兵部右侍郎再任吏部右侍郎三任戶部左右侍郎歷禮刑工三部尙書三十年奉詔督辦永定河北運河等處工程上言治河不外疏築二字而築不如疏其理甚明直隸之弊在近水居民與水爭地如兩河淀泊本以瀦水乃水退一尺則佔土一尺既報升科即呈請築埝致堤埝直瀦波心橫決益甚請救所司於一切淀泊毋許報墾升科竝不得橫加隄言降敕嚴禁此公治水之大略情形也

陸朗夫性淡泊。不慕榮利。其初蒞長沙也。夢吟七言長句。記一聯云。能開衡嶽千重雲。但飲湘江一杯水。會總督某以閱兵來長沙。見公所食皆菽乳菜菲。訝之。公曰。地方官戒殺祈雨耳。總督素豪侈。聞言瞿然。詈其奴曰。吾此來傳舍。酒肉如山。何不以祈雨告。歸寓乃盡撤之。人美總督之知過。而益歎公之清德感人。

陸名耀。江蘇吳江人。自幼貧苦。受庭訓。六歲受孝經論語。以古賢自期。乾隆十七年舉順天鄉試。考授中書累官。至湖南巡撫。湖南鹽務有歲饋公至。峻却之時。鹽價奇昂。遂勒減其半。社倉捐穀未輸者六萬二千餘石。計貯穀已足。即停止催收。岳麓城南兩書院肄業者多。經費苦不足。請將積存息銀三千兩交商。生息為膏。火資既而卒於官。

張仲治以翰林出守萊州。恃才傲上。巡撫長白某銜之。將登白簡。某方伯頗左右之。會有劇盜桀驁狡詐。供詞屢翻異。讞莫定。巡撫謂方伯曰。張守如能定讞。當令赴任。方伯商諸廉訪。延公至臬署訊盜。僉問其幾日可結。

曰三日足矣。訊時索佳釀一甕。乾脯一枰。箕坐炕上。且酌且問其年齡居
 址。及父母兄弟家中瑣事。次日如之。三日復如之。問至日晡。命撤酒脯。呼
 刑具。正色語盜曰。前所讞一無誤。汝何屢斷屢翻也。人謂汝桀驁狡詐。實
 不謬。我與汝絮語三日。皆家常瑣事。三日所答。前後迥不相符。瑣事如此
 反覆。况正案耶。如再敢飾言強辯。我即將三日所答瑣事。以證汝之反覆。
 雖嚴刑處死。亦不爲過。盜猶欲強辯。公叱左右施嚴刑。斃命勿論。盜亟叩
 頭乞命。願吐實誓不再翻。公大喜。立命畫供。案遂結。

張名問陶四川遂寧人幼有異稟有青蓮再世之目乾隆五十五年庚戌進士尋授檢討嘉慶五年授萊州知府其訊劇盜時一僮煖酒一僮執壺侍人書吏錄供呼盜聽於前左手把杯右手翻閱案牘而問之曰汝鄰城人歟盜曰然汝年幾何矣曰三十有七矣汝居鄉乎城乎曰居城汝有父母乎曰小人不幸父母俱亡矣汝有兄弟乎曰兄弟三人小
人其長也汝有妻子乎曰小人有二子長年十八能獵獸矣幼年十三
以張素工言話必能摘奸發伏不意所問皆瑣事恐不能結深以爲慮

次日公又至。果能了結。耶公笑曰：「今日午後當可了結。請無慮。因傳諭預備刑具聽候結案。乃至客廳。仍箕坐炕上。呼盜踞於際。前問汝：「鄉人耶。盜曰：然。汝年幾何矣。曰：有父母乎。曰：有。曰：汝有兄弟乎。曰：有。曰：汝有妻乎。曰：有。曰：汝有子乎。曰：有。曰：汝有田可耕。或漁。或樵。也。公於是命僮取巨觥來。連滿飲。三巨觥撤酒。脯集。皂隸備刑具。聽用。正襟危坐。數言而案結。巨

百菊溪總督兩廣。招降海寇張保。單舸出虎門。從者十數人。保率艫舳數百。轟砲如雷。煙燄蔽天。環公船作跪迓狀。公危坐舟中。屹然不為動。麾左右呼保。駛近前。曉以利害。見者睚眦膽落。詫為天人。保遂面縛。旬日間解散二萬餘人。繳船四百餘艘。砲械無算。而粵海全告肅清。

公名百齡。字子頤。姓張氏。居遼東。先世從龍入關。隸正黃旗。漢軍公生而穎異。長奮於學。乾隆壬辰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當軸頗欲延攬公之

公挺勁自異。不有隨人。俛仰致浮。沈十餘年。嘉慶初。始敷歷重鎮。督兩廣。時海寇張保。有投誠意。然懼誅未敢。違進揚言。必制府親臨。望見顏。色乃降。夷甲頓舟。以待實藉。為嘗試地。或謂公不宜以貴重身陷。不測。公曰。粵人苦盜久矣。今乞降。若不坦懷待之。海氛何由息。

福瑤林用兵如神。平生未嘗敗挫。其征服廓爾喀一役。尤為艱險。而戰績亦從來所未有。

公名福康安。姓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一等忠勇公。傅恒子也。其由後藏征廓爾喀時。有隘道幾一里。廓夷守隘。北甚嚴。大軍屯隘南三十里。公調軍伏隘。東西而全軍分五軍攻隘。迭退迭進。戰一日。蓋數十勝負。公在中軍前。軍報沓至。不為動。及二更時。前軍大敗。退不止。賊逐前軍出隘。南忽砲聲大震。火炬照耀。如白晝。東西伏軍皆起。敵驚退。相踐我軍。盛之入隘。公急上馬。萬騎齊足。頃刻至隘口。前軍伏軍已過。隘間貝子至。勇氣百倍。大軍乘勢合攻。遂廓夷屯。追奔五十里。夷酋懼而乞降。

楊蓉裳初令甘肅。屢膺繁劇。知靈州時。嘗單騎諭散奪米饑民。請借口糧。設粥廠以安衆。平日坐堂皇。判事畢。即手一編就兒讀。人以爲書癡。而臨變敏決。乃若是。

揚名芳燦江蘇無錫人少工詩文學使彭文勤大異之字以兄女由拔貢應廷試得知縣補甘肅之伏羌回民田五為亂起石峯堡縣民馬稱驥應之未發公先別募鄉勇設防會馬映龍以賊謀告君立捕殺稱驥賊遂至公與映龍等守五日圍解

袁簡齋歷任溧水流陽江寧知縣有折獄才終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小訟立判遣無稽留者多設耳目方略集鄉保詢盜賊及諸惡少姓名出簿記相質證使不能隱則榜其姓名許三年無犯滄雪之奸民皆斂迹有甌脫地兩氓爭之無契券訟久莫能斷公見案牘如山積笑曰此左氏所云晉鄭之間有隙地玉暢頓邱是也訟久則破家吾當為若了之乃盡去舊牘別給符驗使各開墾升科

袁名枚浙江錢塘人世稱隨園先生乾隆四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以未姻清字改發江南為知縣嘗言為守令者當嚴束家奴吏役使官民無壅隔則百弊自除令江寧時有賈人販布江行觸戰船溺一兵死衆兵縛控舟子兼及客公廉知過失殺無罪累客必傾資乃令乘舟張帆作觸舟狀縱之去以埋葬錢發兵完案聞者歎賞

陳榕門開府吳中。北禪寺僧爲壇九重。置活佛於顛。肥白瑰異。號於衆曰。活佛昇天。衆施金錢無算。積薪將焚之。公微服詣壇。見佛有淚痕。乃陰敷有司收寺僧。而自語吳民曰。吾欲奉養佛。以己輿歸。食以藥。數日始能言。則吳江人爲僧所閉。絕其飲食。豢以豨脂。故肥而瘠。儼若佛像。遂論僧極刑。火其寺。

陳名宏。謀廣西臨桂人。雍正元年成進士。授檢討。乾隆二十三年。以兩江總督管江蘇巡撫事。時有石將軍吳人以鎮不祥。人禱之。或應。士女。至謂吳民曰。吾聞石之靈者。入水不沈。果爾。吾當爲立廟。盍從我試之乎。衆欣然從之。乃命武夫乘高投諸淵。弗起也。公曰。嘻。是弗靈也。己衆乃爽然。時人比之西門豹。

鄭板橋知山東濰縣。值歲連歉。斗粟值錢千。公乃大興工役。招遠近饑民。修城鑿池。以工代賑。復勸邑中富戶。開廠煮粥。盡封積粟之家。責其平糶。訟事則右窶子而左富豪。貧民賴以存活者無算。

鄭名燮福建興化人乾隆元年進士官知縣有惠政以歲飢為民請賑忤大吏罷歸書畫最有名

長牧菴性廉明。撫蘇時擒獲強暴。禁止奢侈。嘗微行市井間。訪察民隱。每就食於酒館。或語以大員。頻出為人民所識。恐無濟於事。公曰。吳俗多詐。欲其知吾私行。以警之也。

長名麟滿洲人後官至大學士

吳甄西總督雲貴。政績甚著。尤惡淫祀。雲南省城。舊有華光寺。俗稱某天子廟。某天壇。某天臺者。郡凡數十處。住持僧道。創設無稽神像。惑民漁利。公檄屬毀其廬。投其土木偶於火。淫祀遂革。

吳名文鎔江蘇儀徵人嘉慶二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以道光季年十一月擢雲貴總督抵任甄劾不職知縣四人

林少穆撫蘇日。嘗謂僚屬曰。吾恨不從牧令出身。事事由實踐。

林公爵里見前會文正督兩江且亦曰州官當從州縣作起纔立得脚住

夏芝岑官湖南糧儲道。著訓農八則。曰崇本務。曰守恒業。曰惜耕牛。曰勿爭水利。曰勿私溝渠。曰毋遏糶。曰毋好訟。曰亟正供。悉曲中地方情弊。民皆化之。

夏名獻雲。江西新建人。爲湖南糧道。時重修定王臺。及賈太傅故宅。延禮湘中名士王闓運、吳熙、徐之甲、歐陽中鵠等。日夕吟詠。其中有子敬觀以詩鳴於時。

張香濤督鄂時。嘗語黃仲弢曰。我從政有一定之宗旨。即啓沃君心。恪守臣節。力行新政。不背舊章十六字。終身持之。無敢差異也。

張公簡里。見前。黃名紹箕。浙江瑞安人。

陳子韜爲戶部侍郎。與尙書翁叔平意見不合。出爲浙江學政。公素好姚江學說。乃求得王氏裔孫於舟人中。令試補弟子員。士論翕然。

陳名學。蔡湖北安陸人。少以厚重爲胡文忠所識。稱爲偉器。同治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以光緒二十四年爲浙江學政。

林贊虞為軍機大臣時。首座慶親王奕劻。欲用直隸道員某為黑龍江巡撫。公力爭不獲。既而御史趙芷蓀劾某以細人。用賄得官。政府派員查辦不實。褫趙職。公以為言官例許風聞言事。即不實。不當以此以塞言路。復不得請。退而稱疾。

林名紹年福建閩縣人同治十三年甲戌成進士光緒三年授編修官御史時慈肅太后方營治頤和園疆吏爭報効巨款公疏言朝廷所以示天下者當以節儉為先不尚貨財之進奉所以責督撫者當以地方為重無取貢獻之殷勤至督撫宜表率屬寮愛養百姓如其藉誅求以資進獻既不得謂之忠即或罄帑藏而不顧地方亦不得謂之智請力飭停解發還得嚴旨申飭旋出守昭通歎歷封疆三十三年授度支部右侍郎軍機大臣上行走趙名啟霖湖南湘潭人官御史時以參劾黑龍江巡撫某得重名後官四川提學民國成立躬耕深山中不復出

徐次舟令南海縣。有商人携餅金二百圓。途遇狂風驟雨。天色昏黑。倉皇觸石而踣。昏不知人。醒則金失。亟訴於徐。徐斥不理。商人涕泣以求。徐乃詢其石之所在。令役昇石來。沿途聞縣官審石。隨觀者益多。徐出坐堂皇。

歷數石罪而杖之。觀者大笑。徐乃拍案呵叱曰：汝輩喧笑。法堂於律爲有罪。今願受責乎。抑受罰乎。衆曰：願罰。徐乃硃書人罰金一圓。計所得適如商人所失數。遂以畀之。

徐名廣。陸浙江烏程人。光緒初爲粵東陸豐知縣。以折獄稱。旋移南海。其審石一事。噴噴人口。君審時指石而責之曰：汝橫臥於通衢大道。有碍行人罪。一風雨昏黑。行人易失足。而汝不知避讓。罪二人。既傾跌。汝又不知照顧。致令所持餅金爲人所竊。罪三。責畢。即喝杖八十。觀者大笑。聲震堂宇。君以觀者喧笑。法堂判令罰金一圓。其現有者。即時繳堂。未有者。記其姓名。居址亦限三日內呈繳云。

陸春江爲上海令。鄉民杜某有女及笄。父以許字趙子。而不告其妻。婦固悍。婦復不謀於夫。而許字王氏子。女之舅氏不知其事。又以女許婚某姓子焉。無何三姓之子。婚各有日矣。杜爭持之久不決。相與訴於縣。陸悉召三姓之子與杜之妻女而集訊之。竝質女以所願。女泣曰：從其一則負其二矣。吾寧死也。陸故迫之曰：願乎。曰：願也。曰：死則不能復生。汝無悔。女曰：

死則死耳。何悔爲。陸令胥吏飲以芙蓉膏。須臾殭矣。杜及妻大慟。三姓之子亦慘沮無言。陸曰。誰願歛其尸者。趙氏子挺身曰。願。遂以尸歸趙氏。且以他兩姓之聘儀爲賻。而囑其厚葬焉。旣而女復甦。衆始悟所飲非芙蓉膏。乃陸所以委曲成全之也。

陸名元鼎。浙江人。後官至湖南巡撫。

沈孟南以名進士出爲湖南知縣。所至有政聲。令湘潭時。優禮邑中高賢李春塢。後爲零陵令。及武岡州牧。皆聘李講學其地。士林稱善。

沈名錫。周四川新繁人。後官至湖北道員。

江建霞官湖南學政。教士子以崇尚樸學。風習爲之一變。唐才常樊錐楊毓麟何來保諸君。皆出其門下。每按試一郡畢。輒召集高才生文讌。細詢人民疾苦。告大吏興利除弊。又捐廉俸。增校經堂名額。士論翕然。

江名標江蘇元和人光緒甲午年公以翰林院編修出為湖南學政提倡實學著有靈鷲閣叢書若干卷戊戌政變以黨錮卒於家唐名佛丞湖南瀏陽人丁酉拔貢生庚子起義漢皋遇難江西南門人蔡鐸最有名徐湖南邵陽人丁酉拔貢生留學日本歸死於江西南門人蔡鐸最有名日危自沈於英倫海峽何字鐵笛湖南武陵人庚子之役與唐同遇難於漢口

吳綬卿為延吉督辦。時值間島交涉。公以強幹明敏之才。應付之。日人雖狡。見其部署井井。亦未敢施無厭之要求。在邊三年。百廢具舉。邊人賴之。

吳名祿貞湖北雲夢人雄傑有大略自日本學陸軍歸投効東三省以才略之富得握兵權後為第六鎮統制武昌起義公於北方有所計畫滿政府命為山西巡撫以解其兵柄旋賂其部下刺公於石家莊車站識者痛之

徐研賡以民國二年為臨澧縣知事。清理積案百餘件。減輕徭役。賑恤飢民。每決死囚輒掩面涕泣。去官之日。送者塞途。檢點行裝。不僅囊空如洗。且索家中寄金償債務焉。

徐名承。基湖南湘潭人。歷任寶慶府學教授。常寧縣學訓導。民國二年爲衆議院秘書廳秘書員。國會解散。湖南民政長任福黎調任。君爲臨澧縣知事。

孫純齋以起義偉人。民國三年。隨黎黃陂來京。向當道求爲定縣知事。蒞任後。振興教育實業諸要政。欲以爲京畿各縣之模範。其時黨獄方興。山西都督忽逮捕黨人於其縣。君力爭之。始得釋。

孫名發。緒安徽人。黎黃陂起義武昌。君在幕府籌畫一切。頗有功。民國五年。特任君爲山西省長。

文學第四

魏叔子移家翠微峯。益肆力古文辭。喜讀書。尤好左氏傳及蘇洵。其爲文主識議。凌厲雄傑。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摹畫淋漓。而彭躬庵林確齋同居翠微。與公之伯兄善伯。季兄和公。皆以古文實學爲歸。風氣一振。世稱爲易堂諸子。實由公爲之領袖云。

魏名禧江西寧都人。世稱寧都三魏。伯曰際瑞，字善伯。李曰禮，字和公。而叔子尤著。公生負異稟，年十一為諸生。甲申後，棄諸生服，隱居。教授。方流賊之熾也，人謂寇遠，猝難及。公獨憂甚，移家翠微峯，距寧都四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綠坼鑿道，梯而登，因置閣為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彭士望、林益亦至，皆與公兄弟立談，定交。挈妻子來家。翠微時。

王阮亭以詩鳴海內。士大夫識與不識，皆尊為泰山北斗。當開國時，世人皆厭明季王李之膚廓。鍾譚之纖仄，公以大雅之材起而振之，獨標神韻。籠蓋百家，其聲望足以奔走天下。雖身後詆謔者不少，然論者謂清之有公，如宋有東坡，元有道園，明有青邱，屹然為一代大宗，未有能易之者。

王名士，嶺山東新城人。順治十五年成進士，少游歷下，集諸名士於明湖。賦秋柳詩，和者數百人。在京師，與汪茗文、程周量、劉公翫、梁曰緝、葉子吉、彭美門等以詩相唱和。在揚州，與林茂之、杜于皇、孫豹人方爾止等修禊，紅橋又與陳其年、邵潛夫等修禊，如皋氏之水繪園，每公暇輒召賓客，泛舟載酒，平山堂、吳梅村、云貽、宋牧仲、宋荔裳、施愚山、沈繹人、實錄也。迄官禮部，復與李湘、北陳、午亭、宋牧仲、宋荔裳、施愚山、沈繹山等酬唱，無虛日。又嘗奉使南海，西岳偏游秦晉，閩越洛蜀，楚閩所至，訪其賢豪，考其風土，遇佳山水，必登臨，融懌蒼萃，一發之於詩，故其所

詩能盡古今之奇變蔚然為一代風氣所歸云

張素存學問淵雅。風度巖然。凡二十年為太平宰相。朝夕啟沃。得大臣體。在講幄。每據經義納忠。莫由得其獻替之迹。所作古文詞。春容典雅。瀲灩乎盛世之音。

張名玉書。江南丹徒人。順治十八年登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官至文華殿大學士。文集。中拖諾山。狼居胥山。二磧。叙述武功。最為詳贍。足以昭示來茲。紀平日見。足以彰闕二賊。及三路進師。下雲南。平水西賊等事。皆得諸耳聞。日見。足以彰闕二賊。及三路進師。下雲南。平水西賊事跡。可備考核。燕許大手筆。蓋無愧色焉。

萬季野於前史體例。貫穿精熟。指陳得失。洞中肯綮。遂成明史稿五百卷。

萬名斯。同浙江鄞人。戶部郎泰。第八子。生而異敏。讀書過目不忘。嘗言少館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游四方。從家求遺書。旁及郡志。邑乘。雜家志。傳之。文莫不網羅。參互而要以實錄為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察之。則其人之本。未得八九矣。然言之發。或有其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流。或有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

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實錄裁之遂成
明史稿其後乾隆中張廷玉奉詔判定明史皆以公之史稿爲本而增
損之云

萬季野初至京師時議意其專長在史及徐尙書乾學居憂請公纂讀禮
通考自國卹及家禮十三經之箋疏廿一史之志傳漢唐宋諸儒之文集
說部無或遺者又以其餘爲喪禮辨疑四卷廟制折衷二卷乃知公故深
於經術者

徐尙書見公所徵引宏博因請編成五禮之書二百餘卷當時京師
耆彥雲集各以所長自見而公最開淡自王公以下爭相從問古儀月
再三會聽講者常數十人錄所聞共講肄莫不呼曰萬先生
而公與人往還其自署祇曰布衣萬斯同未嘗有他稱也

毛大可少負奇才說經長於辨駁多與宋儒鑿枘而雄辨足以濟之侍史
曼殊少而豔又工詩諸名士爲文張之晚歲悼亡忽忽不自得公每作詩
文必陳書滿前及仲紙疾書或反不用一字夫人陳氏性妬以曼殊故輒

詈於人前曰。公等以毛大可為博學耶。渠作七言八句。亦必獺祭乃成。公笑曰。握筆一次。展卷一回。積久自能賅博。婦言不足聽也。

毛公爵里見前少有異稟讀書過目不忘在京師時嘗儲居屋三間左右度圖史腐眷屬而中為客次先生日著書其間筆不停揮請業者環坐問隨答井井無一誤夫人在室中時或詬訾公復還詬之殆五官并用者始寧女士徐昭華讀瀨中集感歎願受業稱都講焉琉球使者過杭州以兼金購文集且求見公其名動海外若此自明以杰申明漢儒之學使儒者不敢以空言說經實公開其先路其文縱橫博辯傲睨一世與其經說相表裏自成一格不可以繩墨求然議論獨到處卒不可廢詩次於文要亦我用我法不屑隨人步趨者

蒲留仙研精訓典。究心古學。目擊清初亂離時事。思欲假借狐鬼。纂成一書。以抒狐憤而諗識者。歷二十年。遂成聊齋志異十六卷。就正於王阮亭。王欲以重金易其稿。而公不肯。因加評語以還之。竝書後一絕云。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

蒲名松齡山東淄川人康熙辛卯歲貢以文章風節著一時願以不得志於有司乃決然舍去一肆力於古文詞悲憤感慨自成一家言其書

不為四庫全書說部所收者蓋以羅刹海市一則含有譏諷滿人非刺時政之意如云女子效男兒裝乃言旂俗遂與美不見容醜乃愈貴諸事同遭擯斥也

王丹麓博學擅才藻。一時名聲滿江左。居武林北郭。為往來舟車之衝。四方士大夫過者。必先造其廬。問字納交。停輒不忍去。著書甚多。毛會侯自言一夕得霞舉堂諸刻。如饑猴探果。不能自定。

王名暉浙江仁和人自稱松溪子平生重然諾與人期或允所請不爽時刻霞舉堂其讀書處也刻有南窗文略八卷松溪漫興十卷峽流詞三卷雜著十種木菴外編二種遂生集十二卷幽光集二卷贈言兩集文津二卷又著今世說六卷尤為工妙雋旨名言溢於楮墨毛名際可一字鶴舫浙江遂安人負才俊異淹雅博聞文極精妙宦游所至著聲績與西河稚黃齊名時人有浙中三毛文中三豪之語

吳錦雯博物洽聞貫穿經史。嘗與徐世臣輩創為恢麗瓌璋之文。海內誦之。號為西陵體。陸麗京目之曰。天下經綸徐世臣。天下青雲吳錦雯。

吳名百朋浙江錢塘人舉人少奇敏讀書五行竝下為文數千言立就官蘇州司李徐名繼思浙江仁和人少擢茂才異等遭亂不仕隱於

竺乾山中嘗謂人非金石立見銷亡不若逃形全真肆志方外陸名
圻浙江錢塘人少與陳子龍吳錦雯徐世臣等為登樓社世號西陵體
莊鍾史禍作被株連及事白歎曰今
幸得不死奈何不以餘生學道耶

丁藥園早歲有白燕樓詩流傳吳下士女爭採撫以書衫袖婺州吳器之
贈詩云恨無十五雙鬟女教唱君家白燕樓其為時傾倒若此

丁名澎浙江仁和人順治十二年進士官禮部
郎中少有雋才與弟景鴻濬稱為浙中三丁

嶺南三家首推陳元孝而屈翁山梁藥亭次之陳著獨漉堂集其詩清迥
拔俗得唐賢三昧古體間入選理王阮亭趙秋谷皆至嶺南於廣州詩人
獨推重陳公洪稚存論嶺南三家有句云尙得古賢雄直氣嶺南猶似勝
江南其推挹至矣

陳名恭尹廣東順德人工詩古文兼精書法未冠歸姑蘇懷古諸詩傾
動一時名大起自號羅浮布衣隱居不仕屈名大均廣東番禺人著
有翁山詩集梁名佩蘭廣東南海人康熙二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
明年即假歸周游名山與海內諸名宿相酬唱漁洋竹垞及潘次耕皆

推重之著有
六瑩堂集

趙秋谷天才駿厲。通籍時適詔開鴻詞科。當世號稱能詩者。麇集都中。新城王阮亭。久以詩古文雄長壇坫。一時鴻儒俊才。多出門下。公獨掉臂其間。自樹一幟。古詩自漢魏六朝。至初唐諸大家。各成韻調。新城自負妙契。公著聲韻譜。以發其秘。所著談龍錄。顯與新城持論相齟齬。而新城心折其才。不以爲亢也。

趙名執信。山東益都人。康熙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遷右贊善。充明史纂修官。同時朱錫鬯、吳天章、陳元孝皆折輩。行與之交。旋以國恤觀劇罷職。既歸。益放情詩酒。所居因園依山構亭榭。清泉秀石。喬木各極天趣。

朱竹垞之文。雅潔淵懿。根柢盤深。其題跋諸作。實跨劉敞、黃伯思、樓鑰之上。詩則牢籠萬有。與王阮亭并峙。爲南北兩大宗。論者謂王才高而學足以副之。朱學博而才足以運之。皆篤論也。

朱公傅里見前著有日下舊聞四十二卷經義考三百卷曝書亭文集八十卷明詩綜百卷瀛洲道古錄五代史註各若干卷

康熙之時。以駢體文名海內者。毛大可。吳漢槎。而外。首推陳其年。檢討其文。導源庾信。才力富健。常自謂吾胸中尚有駢體文千篇。特未暇寫出耳。江都吳園次。錢塘章豈績。與公齊名。然園次才稍弱。豈績欲以新巧勝二家。又遁為別調。譬諸明代之詩。公學子山。如李陸峒之學杜。園次追步義山。如何大復之近中唐。豈績純用宋格。則公安竟陵之流亞也。

陳名維崧江蘇宜興人康熙己未召試鴻詞科以諸生授檢討纂修明史著有湖海樓詩文詞集五十卷吳名兆騫江蘇吳江人著有秋笏集吳名綺江蘇江都人著有林惠堂集章名藻功浙江錢塘人康熙癸未進士官庶吉士著有思綺堂集

顧景范沈敏有大略。為人奇貧。而廉介樸厚。不求名於時。貫穿諸史。出以己所獨見。著方輿紀要百二十卷。寧都魏叔子推為數千百年絕無僅有之書。

顧名祖禹江南無錫人所著方輿紀要一書據正史考訂地理於山川形勢險要古今用兵戰守攻取成敗得失之迹皆有折衷雖荒僻幽仄之地皆如目見而身履之其論之最精者謂天下之形勢視乎建都故邊與腹無定所有在此為要害而彼為散地在彼為散地而此為要害者又謂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審天下之勢而起事常不擇地云

何肥瞻蓄書數萬卷參互鉤稽如別黑白吳下多書估公訪購宋元舊槧及故家善本細讐正之丹黃積數十過始知近世之書脫漏訛謬讀者多

沈迷於其中而不悟邑子蔣維鈞刻其讀書記五十八卷行世

何名焯江蘇長洲人先世曾以義門旌學者稱義門先生少讀書數行齊下為文才思橫溢天性最耿介廉於財視千金猶草芥農炊未具不計也所校定兩漢書考證尤精核乾隆五年方侍郎苞奏取其書付國子監為新刊本所取正公凡有評識必洞徹其表裏通核其時勢利病無一語無根據每讀書論世輒思為用天下之具故精審絕倫若此公與方望溪論文不甚合望溪最惡錢牧齋文公頗右之謂自牧齋後更無人矣蓋少嘗學於邵僧彌僧彌出如虞山也然望溪有作必問其友曰義門見之否義門能糾吾文之短者如虞山也然望溪有作必問其友用兼金購所閱經史諸本估人多冒其跡以求售於是何氏偽書頗雜出

方望溪論文嚴於義法。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不苟作。凡所涉筆。皆有六籍之精華寓焉。嘗謂自南宋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無一雅潔者。古文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世以為知言。

方公爵里見前公少時遊太學李文貞見公文歎曰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矣時公卿爭相汲引公非先焉不往萬徵士斯同語公曰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諸家惟韓退之於道粗有明其餘資學者以愛玩而已於世非果有益也公輟古文之學壹意窮經自此始

朱竹君博聞閎覽。書無所不通。說經宗漢儒。諸史百家。皆考証其是非。同異。古文法班馬。而參以韓蘇。詩出入唐宋。不名一家。嘗對客屬文。其文才氣奇縱。所欲言無不盡。

朱名篤順天大興人文正公珪兄也年十五與文正同補諸生乾隆十九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督學安徽及福建黃景仁洪亮吉皆北

面稱弟子戴震注中兀傲不羣。好事雖黃人物在公幕中獨無間言。公嘗與客飲。連舉數十觥。酒酣論天下事。自比李元禮。范孟博。激揚清濁。別邪正。聞者悚然。生平提唱風雅。振拔單寒。後進天下士歸之。如市所居室曰椒花吟。筋亂草不除。雜花滿徑。聚書數萬卷。金石文字千種。尤愛山水。使車所至。嘗再登黃山武夷峭壁。不通樵徑。必攀蘿造其顛。題名鏤石而後返。

王懷祖從東原戴氏受聲音文字訓詁。遂通爾雅說文。皆有撰述矣。繼見邵學士晉涵爲爾雅疏。段進士玉裁爲說文注。公遂不復爲。撰廣雅疏證二十三卷。凡漢以前倉雅古訓。皆搜括而通證之。謂訓詁之旨本於聲音。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擴充於爾雅說文之外。無所不達。然聲音文字部分之嚴。則一絲不亂。

王名念孫。江蘇高郵人。文肅公子。八歲能屬文。受學於東原戴先生。所著廣雅疏證一書。蓋藉張揖之書以納諸說實多。揖所未及。知者而亦爲惠氏定字。戴氏東原所未及。古音自顧氏江氏戴氏皆有考。正金壇段氏分十七部。爲益精段氏之分支。之脂爲三部也。發前人所未發。公昔亦同見。及此因段書先出。遂輟作。然公所分乃二十一部。按之羣經楚詞。斬然不紊。更有爲願段諸家所未及者。尤精於校讐。凡經史子書

晉唐宋以來古義之晦誤寫校之妄改皆一一正之著讀書雜誌八十二卷一字之徵博及萬卷其精核如此

秦味經為禮部侍郎時考古今禮制因革以為禮自秦火後漢儒抱殘守缺僅存什一朱考亭有志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禮盡取漢晉以下諸儒之說考訂辨正以為當代之典而所撰儀禮經傳通解體例未備喪祭禮又續自勉齋黃氏信齋楊氏未為完書乃本崑山徐氏讀禮通考義例按吉凶軍賓嘉之目取夙所考定者增輯排纂作五禮通考一書上探古人制作之原下不違當代之法

秦名賢田江南金匱人乾隆元年賜進士第三人及第授編修數年遷禮部右侍郎後累官至工部及刑部尚書其官禮部時作五禮通考先經後史分門辨類以樂律附於吉禮宗廟制度之後以天文推步勾股割圓立觀象授時題統之以古今郡邑山川地名立體國經野題統之竝載入嘉禮中凡先儒聚訟之說一恪敏見而好之與同參訂此外與下不違當代之法可以坐言起行方格敏見而好之與同參訂此外與嘉定錢者為德州盧雅雨元和宋慈庭青浦玉述庵

沈歸愚晚達。以詩受高宗殊眷。下直蕭然。繩扉皂綿。如訓蒙叟。其所奏進諸詩。陳善納忠。往往能繼古河酌卷阿之作者。其於閭閻息耗。四方水旱。歸本辰居。責成牧守。補救之實。壹見於詩。反覆盡意。不苟爲虛美。公進詩集求賜序。帝欣然許之。稱公之詩。遠陶鑄夫李杜。而近伯仲乎高王。

沈名德。潛字確士。江蘇長洲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科未遇。戊午舉於鄉。年六十六矣。己未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官至禮部侍郎。高宗爲序其詩。略曰。德潛之詩。遠陶鑄乎李杜。而近伯仲乎高王矣。乃獨取義於昌黎。歸愚之云者。則所謂去華就實。君子之道也。昌黎因文見道。始有是語。而歸愚乃能深契於此。識夷守約。歛藻就澹。是則李杜高王所未言。而有合於夫子教人學詩之義也。夫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遇。德潛受非常之知。而其詩亦今世之非常者。故以非常之例。序之。異日者。江國行春。靈巖駐蹕。思欲清問。民艱暇咨。新什將訪。歸愚於愚公。溪谷間矣。高王蓋指青邱漁洋。謂公詩有過之無不及也。時日本高彝寄書千餘言。湖詩學源流。詆錢牧齋持論不公。而以公所論爲中正。贈詩四章。願附弟子列公拒之。蓋法文衡。山不以書畫與遠夷之意也。

乾嘉之世。經學昌明。殆如日月之中天。自清之初葉。樸學始萌。顏習齋願

亭林毛西河閻百詩諸公。開風氣之先。其後鉅儒踵接。元和惠氏。武進莊
 氏。高郵王氏。嘉定錢氏。盛於吳中。藝源江氏。休寧戴氏。繼起於宣歙。曲阜
 孔氏。桐城姚氏。儀徵阮氏。莫不遠紹微言。兼通大義。遂使遺經墜緒。煥然
 一新。

顏公願。公毛。公閣。公己。見前。均為清初經學大家。春秋說棟為士奇子所
 所著。曰詩說。士奇為周惕子所著。為易說禮說春秋說棟為士奇子所
 著。為易例。周易述。左傳補注。九經古義。微言周易本義。辨証古文尚書攷
 明堂大易道錄。禘說。左傳補注。九經古義。微言周易本義。辨証古文尚書攷
 中漢學。實惠氏一家。開之棟之弟子。一為江藩著周易述。爾雅小箋
 一為余蕭客著古經解。鈞沈皆於漢學一派。有功後學者也。武進派
 有莊存與所著。曰尚書校逸。尚書說毛詩考証。周頌口義。夏小正考釋。五
 與從子所著。曰尚書校逸。尚書說毛詩考証。周頌口義。夏小正考釋。五
 經小學。述說文。古籀疏證。劉逢祿為述祖弟子所著。曰尚書評廢
 解。公羊何氏釋例。公羊疏。何氏解詁。箋論語述何發墨守評箴膏旨評廢
 疾。申何龔自珍為逢祿弟子所著。曰藝源三傳書魏源亦逢祿弟子所
 著。曰書古徵詩古徵武進又有古文學派孫星衍卓然名師所著。曰周
 堂集解。尚書今古文馬鄭注。尚書今古文注疏。明堂考遠。不體石經考
 孔子集語。當時洪亮吉與孫齊名。然亮吉所著左傳詁遠。不如孫之精

深曰高郵派有王念孫所著曰讀書雜誌廣雅疏證引之為念孫子所著曰經義述聞經傳釋詞高郵自創一派專以形聲訓詁為勘古書於之為千古沈晦不可解之文詞循其例無不渙然水釋後有俞樾者私淑簡重門開文集中錢大昕不專治一經而後四部書之訛文脫散見潛研堂文集弟大昭猶子塘坊皆深經術不通其說有江永考誤證書綱目律呂新義禮釋例微春秋地理考實鄉黨圖考羣經補義戴震為永弟子所著曰戴氏遺書而震乃操入室之子所著曰經韻樓全書說文解字注永之學出於朱子而震乃操入室之子所著曰經韻樓苞所著曰望溪全集劉大櫚為苞弟子傳古文辭而不傳經城姚鼐始於方樹弟有左傳補注公羊補注穀梁注國語補注九經說桐城方氏說經諸書源出北宋再傳至郝以參合義理考據為宗經儀徵派有阮元所著曰皇清經解詩書古訓車制圖解儀禮石經校勘記曾子注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經籍纂詁後有長沙王先謙者續緝皇清經解亦能推衍宗風網羅散佚云

乾嘉之際海內詩人相望其標宗旨樹壇坫爭雄於一時者為沈歸愚袁簡齋翁覃溪三家袁公詩主性靈新奇軼蕩不守前人矩矱得名最盛而

其品不高。與之齊名者。為蔣荅生趙甌北。二家詩真率。袁雖卑視之。論者以為氣體尙在其上也。翁公病漁洋末派之流。為空調。特拈肌理二字。欲以實救虛。然言言徵實。亦非詩家正軌。故其時大宗。仍不能不推沈公。

沈公袁公爵里見前。翁名方。綱順天大興人。乾隆十七年成進士。尋授編修。官至內閣學士。精心汲古。宏覽多聞。於金石譜錄書畫詞章之學。皆能抉摘精審。所著兩漢金石記。剖析毫芒。詩宗韓杜。蘇黃多至六千餘篇。自諸經注疏。以及史傳之考訂。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澈洋溢。於其中。蓋真能以學為詩者。蔣名士銓。江西鉛山人。乾隆丁丑進士。尋授編修。詩負海內勝名。古詩勝近體。七言尤勝。蒼蒼莽莽。不主故常。高麗使臣。嘗贈墨第四笏。求其樂府。以歸。趙名翼。江蘇陽湖人。乾隆三十六年成進士。以第三人。賜及第。自少游館閣。與諸名流相酬唱。後遊武夷。徧歷浙東山水。一發之於詩。歸田後。主安定書院。日與朋遊。故舊賦詩為笑樂。

黃仲則自湖南歸。詩益奇肆。朱竹君督學安徽。延公及洪稚存入幕。三月。上已。會於采石之太白樓。授簡賦詩者十數人。公年最少。著白紵。立日影中。頃刻數百言。徧眎坐客。皆為之閣筆。

黃名景仁江蘇武進人未冠遇洪稚存逆旅中始共學為詩旋客湖南
王提刑太岳署中每獨遊名山經日不出值大風或暝坐大樹下牧
豎見者皆以為異人居安徵學署半年已不事者議不合出署質衣
買輕舟訪秀水鄭編修虎文於徽州追之一及矣長沙梁廣陶論詩
有云前人錦袍捉月去後人白裕當風來一撫遺篇一惆悵不知誰是
謫仙才非虛語也洪名亮吉江蘇陽湖人乾隆庚戌進士賜第誰人
及第後以言事指斥乘輿落職遣戍伊犁奇氣與黃仲則齊名江左又
術與同邑孫季逵齊名孫洪詩文有奇氣與黃仲則齊名江左又
稱洪黃後客死汾州千里奔其喪世有巨卿
之目性嗜山水游嵩華黃山皆躋絕壁題名

洪稚存嘗仿鍾嶸詩品評隲同時名家之詩至為允當或問君詩何如曰
僕詩如激湍峻嶺殊少回旋。

尚書胸詩如泛舟茗雪風日清華王方伯載詩如樂清言自然入理紀
元陳方伯奉茲詩如壓雪如梅愈形颯強張自喜蔣編修詩如鬼哭
酸風助哀馮文肅英廉詩如申韓著書刻深自蔣編修詩如鬼哭
俠入道猶餘殺機朱學士筠詩如激電怒雷雲霧四合露尾錢文網維
如博士解經苦無心得袁大令枚詩如通天神狐醉即露尾錢文網維
城詩如名流宛入洛少年風流自賞吳舍人秦來詩如萬仞不擇地流蔣
御和寧詩如宛入洛少年風流自賞吳舍人秦來詩如萬仞不擇地流蔣

玉	森	侍	維	詩	狂	蝸	時	殘	顧	錫	詩	病	客	時	都	張	大	如	趨	晴	體
瑜	嚴	讀	喬	如	如	誕	雜	夢	進	麒	如	馬	游	發	解	舍	樁	太	朝	雲	錢
能	方	錫	詩	中	入	篆	談	高	士	詩	海	振	春	奇	曹	人	如	常	自	滿	少
掩	上	五	如	朝	座	碑	諧	孝	敏	如	山	盪	衫	花	學	壩	如	法	矜	空	詹
瑕	舍	詩	逸	大	花	薛	阮	廉	恒	青	出	裳	湯	大	仁	如	橋	曲	風	趙	大
梁	正	如	客	官	葉	蝕	侍	文	詩	綠	雲	鳴	偶	合	虎	廣	銅	究	度	光	昕
侍	樹	匡	餐	老	四	李	郎	照	如	溪	時	不	儻	大	詩	筵	狄	係	嚴	祿	詩
講	詩	鼎	霞	於	飛	兵	元	詩	半	山	有	平	蔣	奎	如	招	冷	正	侍	文	如
同	如	說	借	世	會	備	詩	如	空	漸	可	錢	檢	通	詩	客	眼	聲	讀	哲	漢
書	另	詩	難	事	都	廷	如	碎	如	趨	采	通	討	蘅	如	間	看	長	詩	儒	如
詩	關	能	輕	秦	博	敬	金	裁	嘆	蒼	姚	副	蘅	詩	故	雜	春	太	胡	如	傳
如	池	傾	舉	方	煥	詩	莖	古	清	黃	郎	澧	詩	如	侯	屠	鮑	僕	詩	宮	經
山	台	一	署	伯	詩	如	殘	錦	響	二	中	詩	如	長	門	沽	郎	朝	如	人	酷
半	廣	座	州	瀛	如	三	露	花	泗	尹	詩	如	淺	儒	第	程	中	詩	目	道	師
鐘	饒	管	守	詩	薦	如	齊	色	樣	流	如	話	話	釐	樽	吏	之	如	琳	未	法
魚	佳	侍	紳	如	隼	官	朝	存	主	瞿	山	桑	直	宿	俎	部	鍾	甘	卿	洗	王
響	麗	御	詩	久	脫	官	朝	存	主	瞿	山	桑	直	宿	俎	部	鍾	甘	卿	洗	王
參	法	世	如	旱	韞	組	陽	方	簿	如	房	亦	老	尚	張	芳	詩	如	鼎	非	華
天	祭	銘	裁	名	山	織	凌	山	華	如	秋	亦	老	尚	張	芳	詩	如	鼎	非	華
籟	酒	詩	益	山	采	輕	教	人	詩	如	咽	曉	益	張	令	詩	崑	銘	非	王	鳴
潘	式	如	紅	尚	溢	巧	授	薰	如	露	清	治	堅	宮	鶴	如	崑	發	己	有	司
侍	善	朝	藥	流	目	林	廷	詩	危	秋	氣	術	汪	保	詩	白	發	人	深	侍	如
御	詩	正	著	空	王	上	堪	如	樓	蟲	流	李	明	百	如	傅	王	侍	讀	詩	如
庭	如	岳	沼	翠	典	舍	詩	東	斷	舞	行	主	經	齡	如	作	深	侍	讀	詩	如
筠	巧	瀆	文	錢	籍	錦	如	方	蕭	風	行	事	中	如	詩	除	省	任	文	如	日
詩	匠	南	魚	大	芭	詩	畫	正	醒	病	祭	元	如	如	如	老	任	治	詩	如	初
如	琢	簿	劉	令	孫	如	壁	諫	人	鶴	酒	元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枯禪學佛情劫未忘史林文善部長詩如雲出岫舒卷自如黎明趙郡
 詩如怒猊飲潤激電搜骨瘦工汪助教端光詩如老鶴行庭舉止如生明經
 丞懷玉詩如鮑家臨摹畫幅稍覺失真楊戶部芳燦詩如月入簾明花照
 鏡揚大令倫詩如騶馬滄海泛舟忽得奇寶孫兵部星衍詩如飛天如
 人足不履地呂司訓星垣詩如宿霧埋山斷虹飲渚星檢討問陶詩如
 觀詩如就道顧視不凡何荒吳禮部蔚光詩如家兒百草作花豔奪桃李徐
 大令書受詩如范晔客龍未除毫氣伊太守乘綬詩如鹿駕元朝士
 就範施上舍晉詩如湖海元龍未除毫氣伊太守乘綬詩如鹿駕元朝士
 時務關心方太守體詩如松風韻爽神韻悠然劉孝廉嗣緒詩如險絕
 幽時逢異境張上舍峯詩如倪迂短幅神韻悠然劉孝廉嗣緒詩如險絕
 露烹茶芳香四徹金秀才學蓮詩如蟾照海散髮依樓吳孝廉嵩梁
 詩如仙子拈花自饒風格徐刺史如神女散髮依樓吳孝廉嵩梁
 照詩如風入竹中自饒清韻姚文樾詩如洛陽少年頗通治術孫吉
 士原湘詩如玉樹浮花金莖滴露唐刺史仲冕詩如出峽樓船帆檣乍
 整張大令吉安詩如果入筵其味自別陳博士石麟詩如晴雲舒紅
 媚此幽谷項倅備詩如草乍綠尚存冬心邵士進士葆祺詩如雲香車
 寶馬照耀通衢郭文舉詩如大隄游女顧影自憐張上舍問簪詩如
 秋棠作花淒豔欲絕胡孝廉世琦詩如陟險驩自攬空鷹隼羅山詩如
 詩如仙人奴隸會入蓬萊僧慧超詩如松花作草飯不飽猶猴巨仲詩
 如荇葉製羹藉清牢醴僧小顛詩如張顛作草飯不飽猶猴巨仲詩

郭象注莊偶露才語僧寒石詩如老衲升壇不礙真率閨秀歸懋昭詩
如白藕作花不香而韻崔恭人錢孟鈿詩如沙彌升座靈警異常孫恭
人王采薇詩如斷綠零紅凄豔欲絕吳安人謝淑英詩如出
林勁草先受驚風張宜人鮑芷香詩如栽花隙地增種桑麻

王蘭泉貫通諸學。不名一家。詩宗杜韓蘇陸。侍讌賡歌皆稱旨。詞擬姜夔

張炎。古文力宗昌黎眉山。碑版之文照四裔。治經與惠氏棟同深。漢儒之

學。詩禮宗毛鄭。易學荀虞。言性道宗朱子。旁及河津餘姚諸家。不區門戶。

又積金石文字數千通。書五萬卷。所至賓朋文宴。提倡風雅。後進執經請

業。舟車錯互。戶外屨恒滿。士藉品藻以成名者。不可勝數。

王名昶江蘇青浦人少穎異博學善屬文乾隆十八年進士從阿文成
征大小金川叱馭懸厓日行數百里夜治章奏軍書於礮火矢石中無
誤無畏累官至刑部右侍郎論公者謂自來文學與武功文章與政事
判然兩途至於漢宋互異朱陸殊科治樸學者以詞賦為虛華論性天
者譏訓故為繁碎分茅設蕙莫能相通而得其略研窮於性理又北至
於經健於文富於詩詞精於考證達於政事韜略研窮於性理又北至
興桓西南出滇蜀外所過名山大川皆足開拓胸
心增長識力滄澗迥演不過名一家可謂通儒也已

紀曉嵐於書無所不通。尤深漢易。力闢圖書之謬。一生精力。備注於四庫提要及簡明目錄。不復自爲撰箸。嘗謂今人所見狹。偶有一得。輒自矜創。獲而不知。皆古人所已言。或爲其所已闢。故公胸有千秋。而不輕著一書。其所欲言者。悉於四庫提要及簡明目錄發之。而惟以覺世之心。自託於小說稗官之列。

紀公爵里見前公文集外所著爲閱微草堂筆記七種

乾隆時小說盛行。其言之雅馴者。言情之作。則莫如曹雪芹之紅樓夢。譏世之書。則莫如吳文木之儒林外史。曹以婉轉纏綿勝。思理精妙。神與物游。有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之致。吳以精刻廉悍勝。窮形盡相。惟妙惟肖。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所謂各造其極也。

曹名未詳。江南上元人。吳名敬梓。安徽全椒人。

畢秋颿性好著書。鉛槧不去手。謂經義當宗漢儒。故有傳經表之作。謂文字當宗許氏。故有經典辨正。及音同義異辨之作。謂編年之史。莫善於涑水。乃博稽羣書。考證正史。始宋迄元。為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謂史學當究流別。故有史籍考之作。謂史學必通地理。故於山海經晉書地理志。皆有校注。詩文下筆。即成。不拘一格。要皆自運性靈。不違大雅之旨。有靈巖山人詩集四十卷。文集八卷。

畢名沅江蘇鎮洋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以第一人及第引見日公儀
觀修偉進止有度天顏甚喜臚唱授修撰累官至兵部尙書湖廣總督
生平篤於故舊好汲引後進如吳中書秦來嚴侍讀長明程編修晉芳
邵學士晉涵洪編修亮吉孫觀察星衍等皆招致幕府公暇詩酒唱酬
無虛日

章實齋為史學大宗。所著文史通義一書。命名仿劉知幾史通。其揚榷古今褒貶傳記。實與史通同為千古不刊之書。而史德史釋諸篇。且為史通

所未及。

章名學誠。浙江會稽人。嘗修永清縣志。葉廷琯謂其思精體大。深得史裁。如職官。選舉。有表年經。事緯。先後不紊。又有士族表。以澄流品。而勸睦姻。與地水道。有圖開方計里形勢。瞭如又有建置圖。但詳制度。而略景物。至於列女傳。尤極匠心。爲之但有一節。可書片言。爲則無不描摹。譬欵刻畫。儀容以慰冰潔之志。若夫闕訪有傳。防猥也。即以待參稽。前志有傳。明淵源也。即以維廢墜。其體裁皆足爲後之修志家取法。各序。因志例。而推論史例。更有發前人所未發者。劉子元史通。一編獨擅千古實齋。可以繼武矣。

姚姬傳受古文學於劉海峯。海峯與方望溪生同時。居同里。日與之討論義法。望溪推爲今世之韓歐。公乃稟其師傳。覃心冥進。益以所自得。推究壺奧。開闢戶牖。世人翕然推爲正宗。幾有青勝冰寒之喻。論者謂望溪之文質。恒以理勝。海峯以才勝。學或不及。姬傳則理與文兼至。三人皆籍桐城。故世稱爲桐城派。求學之士。如蓬從風。如川赴壑。百餘年轉相傳述。徧於東南。由其道而名於文苑者。以數十計。可謂盛矣。

姚公爵里見前。劉名大樞，安徽桐城人。姚之世父，蓋塢編修。範博文強識誦法，先儒與大樞友善。諸子中尤愛姬傳，每談文必令侍側。姬傳幼時即喜親大樞，客退輒肖其衣冠談笑，為戲故範授以經學而後使受古文法於大樞。姬傳後主江寧書院，二十餘年門下著籍之士以上元梅曾亮管同婁縣姚椿寶山毛嶽生瑞金羅有高新城魯仕驥及同邑劉開為最有名者。

吳山尊好作駢儷文字。沈博絕麗。朱文正謂其合邱遲任昉為一手。嘗選袁簡齋、邵荀慈、劉圃三、孔髯軒、吳穀人、曾賓谷、孫淵如、洪雅存之駢文，稱為八大家。如袁之為文，師事胡稚威，博綜淵茂，其才氣足以聳動一時。邵則規樞魏晉風骨，高騫於綺藻豐縟之中，存簡質清剛之制。劉之清轉華妙，吳之委婉澄潔，洪之寓奇氣於淳樸，葦新意於古音，孫之風骨遒上，思至而理合。孔之力追初唐，藻采昉麗，曾之味雋聲永，別具會心。是皆遵循軌範，敷罔厥旨，堪為一代駢文之正宗。

前吳名肅安徽全椒人嘉慶四年進士官侍講學士能為六朝初唐之文
 前邵名齊燾江蘇昭文人乾隆七年進士官少即能為六朝初唐之文

同做年史漢及韓柳矣年初亦好十六為駢體文見邵主講為天授遂輟不後學而
 規倣史漢及韓柳矣年初亦好十六為駢體文見邵主講為天授遂輟不後學而
 侍郎著玉芝堂文集劉孔名星煒江蘇武曲阜人乾隆十三年進士官部
 著郎著玉芝堂文集劉孔名星煒江蘇武曲阜人乾隆十三年進士官部
 檢討年於經史小學沈覽一著述甚多駢文性恬淡好著述少受經於
 戴東原於經史小學沈覽一著述甚多駢文性恬淡好著述少受經於
 卷江邵汪中讀之歎為絕手吳名錫初白後江錢塘人乾隆四十年進
 士由編修官至祭酒浙江詩派自竹堧初白後江錢塘人乾隆四十年進
 之詩境超妙實為朱查杭厲之後勁既工駢體尤善倚聲會名煥江
 西南城人乾隆四十六年進士累官至貴州巡撫著有賞雨菰屋集江
 孫名星術江蘇陽湖與同里楊才燦洪亮吉黃景仁齊名袁簡齋曰
 天下清才多奇少淵如天下奇才也遂相與為忘年交乾隆五十二年
 年進士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早歲聚書間有善本借鈔無虛日金石
 書喜獎借後進所至士爭附之尤好聚書間有善本借鈔無虛日金石
 文字及古彝鼎書畫皆能窮源委
 文在六朝漢魏間不欲似唐宋八家
 八家之外以駢體文稱者又有阮芸臺劉芙初樂蓮裳彭甘亭查棐史楊
 蓉裳楊荔裳劉孟塗梅伯言郭頰伽吳巢松諸君其文皆閎中肆外典麗
 蕭穆足與八家竝駕齊驅

阮公爵里見前樂名劉名鈞江蘇臨川人嘉慶六年與同里董基誠董佑誠同集
 駢交名於時翁草溪弟子同以才名遨遊王侯公卿間彭名兆江
 與吳蘭雪同為查名初揆浙江仁和人楊蓉裳名燦芳裳名揆江
 江蘇鎮洋人蓉裳由拔貢應廷試得一體儷體文餘擁書縱讀益務記覽為詞
 蘇金匱人蓉裳由拔貢應廷試得一體儷體文餘擁書縱讀益務記覽為詞
 章詩出入義山昌谷間而自成一體儷體文餘擁書縱讀益務記覽為詞
 荔裳少擅風雅與其兄蓉裳齊名曾亮江南上元人桐城人為姚姬傳高
 足弟子著有駢體文二巷梅名曾亮江南上元人桐城人為姚姬傳高
 郭名慶江蘇吳江人
 吳名慈鶴江蘇長洲人

張度西生有異稟七歲詩能文得名最早年十三登采石磯賦長詩人呼
 太白後身其再入都也值西師凱旋朝廷行郊勞禮方問亭總督畿輔築
 郊勞臺公為賦饒謔大書其上復為良鄉居民賈戶作凱旋榜帖千餘紙
 一夕立就晚年養病鄉里湖廣總督畢秋颿迎至節署集名流為東坡生
 日修祀酒再巡公援筆為長詩四座嗟賞

張名九鉞湖南湘潭人乾隆二十七年舉順天鄉試二十九年於詩宏
 發江西既罷官稿游嵩洛偃羣舉生平磊落抑塞之氣一洩之於詩宏

博浩瀚縱其力之所至而一軌於正
著有陶園文集八卷詩集三十二卷

張仲治之詩。生氣湧出。沈鬱空靈。於從前諸名家外。又闢一境。其寶雞題壁十八首。指陳軍事。得老杜諸將之遺。傳誦殆徧。其婦亦能詩。有句云。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先生和之。有夜窗同夢筆生花句。佳話也。

張公爵里見前。箸有船山詩草若干卷。學者稱船山先生。

法時帆生平以詩文為性命。士有一藝之長。莫不被其獎進。主持壇坫者三十年。嘗稱舒鐵雲。王仲瞿。孫子瀟為三君。竝作三君詩以紀之。

公名法。式善蒙古正黃旗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侍讀。自登仕版。即以宏獎風流。研求文獻。為己任。其為詩。質而不矜。清而能綺。論詩用漁洋三昧之說。主王孟韋柳尤工。五言舒名。位直隸大興人。少工詩。古文丰神散朗。如魏晉間人。乾隆五十年舉人以奇博。橫恣之才。從威勳侯勒保軍幕。治文書。有龍么妹者。貴州土司龍躍妹也。勒侯征仲苗。檄調土兵。適躍病命。么妹率兵馳抵軍門。妹年十八。身長白皙。結束上。

馬舒舒入婉辭之間復為詩紀其事一時傳為佳話著有瓶水齋詩集將
 名蠱一飛良士浙江秀水人乾隆五十年舉人好游俠通兵家言善
 矢上馬如飛慷慨悲詞不可一世著有烟霞萬古樓集寶東皋評所撰
 西楚霸王廟碑曰二千年來無此手筆矣孫名源湘江蘇昭文人嘉
 慶十年進士官編修有天真閣集年十五隨父出海關登醫巫閭援
 筆賦詩已有驚人句婦席氏
 名佩蘭亦工詩著有長真閣集

嶺南自三家後風雅寥寥繼起者為張藥房馮魚山溫篔坡趙渭川而必
 以黎二樵為之冠黎公足迹不逾嶺嶠而詩名滿海內巨公來粵者咸折
 節下之其詩由山谷入杜而取鍊於大謝取勁於昌黎取幽於長吉取豔
 於玉溪取僻於閩仙取瘦於東野錘鑿鍛鍊自成一家言

黎名簡廣東順德人乾隆己酉充選貢生父憂未赴廷試性好山水屢
 入朱明洞天窮其幽勝所居曰百花村亭曰衆香閣曰藥煙生草堂詩
 書畫三絕書得晉人意畫直造元四家堂與著有五百四峯草堂詩鈔
 若干卷張名錦芳廣東順德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官編修著有逃
 虛閣詩鈔南雪軒文鈔馮名敏昌廣東欽州人乾隆戊戌進士由庶
 吉士改戶部主事著有羅浮草堂集溫名汝適廣東順德人進士由庶

十九年進士累官至兵部右侍郎著有攝雪齋詩文鈔趙名希璜廣東長寧人乾隆己亥舉人官安陽知縣著有四百三十二峯草堂詩

鄧湘臬幼時聞長老稱述鄉邦巨人長德輒欣然聽之稍長則搜討楚故不遺餘力每得殘縑斷簡如獲異珍驚喜狂拜不自己所纂沅湘耆舊集綜一千七百人詩萬五千六百八十首各為小傳以詩存人復搜刻蔡忠烈遺集王船山遺書增輯周聖楷楚寶編纂歐陽文公主齋集尤為有功於先哲。

鄧名顯鶴湖南新化人嘉慶甲子舉人屢試禮部不第遂絕意進取博究羣書足迹半天下凡海內荐紳大夫才俊士多慕與為友晚居長沙客造請詩文者日相踵悉能副其所求歸然稱楚南文獻者垂三十年云

阮芸臺為浙江巡撫立詒經精舍祀許叔重鄭康成兩先生延王述菴孫淵如主講席選高材生讀書其中課以經史疑義及小學天文地理算法許各搜討書卷條對不用扁試糊名法刻其文尤雅者日詒經精舍集不

十年。上舍生致身通顯。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殫數。東南人才稱極盛焉。

阮公爵里見前。以嘉慶五年授浙江巡撫。公所著書曰：學經室集。先後刊行海內。名宿著述如錢辛楣、三統術、衍地球圖說、謝東墅食物百詠、張泉文、虞氏易儀禮圖注、容甫述學、錢溉亭述古錄、孔粟軒儀鄭堂集、胡子禮經釋例、焦里堂雕菴樓集、鍾啟崖致古錄、劉端臨遺書、凌仲恭詩集、張解元吏部詩集、僧誦茗、蔗查集、李四香算書。凡數十家。

何子貞以書法名海內。然其生平學問。專肆力於史漢。罷官後恒為各省大吏聘。修通志。體例精嚴。撰述瞻洽。詩宗昌黎。東坡有蒼莽橫逸之氣。所著有史漢地理合證。東洲草堂詩文集。玄女室雜記。春陵倦憶錄。士林珍之。

何名紹。基湖南道州人。道光丙申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文安公長子。其書法詳巧。藝門。

朱伯韓嘗從倭良峯曾滌生游。與聞宋儒緒論。其經術考據。則與何子貞

張石洲相切劘。至於詩古文。精深雅潔。則與梅伯言。邵位西。劉椒雲。馮魯川。及其鄉人龍翰臣。王少鶴。同時各成一家。蓋道光朝魁偉振奇人也。

朱名琦廣西臨桂人官至道員

桐城之文。末流倣效。不免流於空疏。曾滌生。吳南屏。同起而振之。南屏不屑奉一先生之言。以自隘。卒其所得。與姚氏無一不合。曾氏古文。熟於陽剛陰柔之旨。極其伸縮變化。鏗訇隱轉。自成清越。嘗自言粗解古文。由姚先生啓之。然尋其聲貌。與姚氏略不相襲。所謂道不可不一。而學不必盡同歟。

吳名敏樹湖南巴陵人爲湘楚古文大家其治經也融會漢宋兼通性理典章之學不愧近世之楊彝珍東湖王定安武昌張裕桐城吳汝綸下以古文著者有武陵楊彝珍東湖王定安武昌張裕桐城吳汝綸遵義黎庶昌彝珍定安肉多於骨長於用複而短於使單裕劍善敘事而規模不狹小汝綸習於間架其銘詞陶鑄詩騷頗堪繼武庶昌讀書較多不囿於法而範圍較廣此五人者雖未能各自樹立然皆會氏

之入室弟子也

龔璘人魏默深為文。有偏霸之才。縱橫學國策。廉悍學韓非。頗足補桐城所未逮。而為道咸間文壇之飛將。

龔公爵里見前。魏名源湖南邵陽人。著有書古徵詩古徵聖武記海國圖誌等書。其著聖武記時龔璘人手書一聯以贈之。曰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綜一代典成一

家言其推挹可謂至矣。
道咸以降。駢禮文亦多斐然可觀者。如李申耆。周荇農。傅味琴。趙桐孫。王壬甫。李蕙客。諸家皆氣清體潔。而蕙客尤詞旨淵雅。體格純淨。直欲近掩洪孫。遠追徐庾。不愧為一朝之後勁。

李名兆。洛江蘇武進人。周名壽昌。湖南長沙人。傅名桐。安徽泗州人。趙名銘。浙江秀水人。王己見前。李名銘。慈浙江會稽人。

國內戰爭。原無足紀。洪楊之役。王壬甫乃著湘軍志。叙湘軍之緣起與瑣事。雖表揚功績。而言外見意。劣迹曾不少諱。於曾滌生且有微詞。羣推為

史狐之筆。湘軍將帥惡之。購其版。燬焉。

王公爵里見前所撰湘軍志十六卷羣帥後
屬王定安別撰湘軍記則皆諛頌之詞矣

石達開以文武兼資之才。起而革命。未獲成功。好事者傳誦其檄文云。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其意氣可謂橫絕一世矣。又傳其感懷詩結句云。我志未酬人已苦。東南到處有啼痕。藹然仁者之言。令窮兵黷武者見之。當爲愧死。

石爲雲南人在太平天國封翼王後
與秀清不合率孤軍至四川遇難云

李少疏幼貧嗜讀。恒負薪山中。且樵且讀。卒之貫通羣書。言行一遵先哲。以經術詞章授徒里中。從游者數百人。咸推爲儒林之模楷。

李名光榕湖南湘潭人
晚年被舉孝廉方正

汪柳門自謂於書無所不窺。而史漢尤精熟。某學使思有以難之。一日叩

之曰。龔定盦詩。有九月猶開窈窕花之句。窈窕花何物。汪不能答。某學使轉告之曰。桂也。班書具在。君殆偶爾遺忘耶。汪大窘。

汪名鳴鑾。江蘇吳縣人。官至侍郎。

易耕莘長身玉立。清瘦如鶴。熟精昭明文選。工為六朝小品賦。嘗作熏籠賦一篇。歐陽節吾稱其雅韻絕倫。幽豔在骨。

易名志。伊湖南湘潭人。少即清矯絕俗。與人交不輕然諾。詩詞尤為清雋。願連不得志於有司。年未四十。賣志以終。

張樵野起家簿尉。粗識文字。中歲始力學。駢散文詩。竟能卓然成家。書亦超逸絕俗。真奇才也。

張名蔭。桓廣東南海人。官至戶部右侍郎。光緒戊戌。政變遣戍。西行有西戍遺詩一卷。關內外途中所作。悲涼激越。令人不忍卒讀。

張治秋置身通顯。而愛國憂時。於杜陵為近。光緒戊戌。己亥間。蒿目時事。鬱鬱不自勝。嘗為感懷詩八首。悲壯淋漓。直逼秋興。

張名百熙湖南長沙人起家翰林院編修官至郵傳部尙書其感懷詩
有二首云戎氛近逼姬周日黨禍紛乘趙宋年憂極真思蹈東海時危
忍見哭伊川乾坤擾擾事未已風雨瀟瀟秋可憐萬里敢忘心報國諸
君應有力回天五十二翁霜雪姿經霜歷雪到清時教忠深負先臣訓
補過難酬聖主知數畝廬人外想聯牀風雨
夢中思故山無恙堪招隱會齋青雲餌紫芝

釋寄禪少不識字爲人牧牛一日見籬落間白桃花爲風雨摧敗不覺大
哭遂出家雲游海內偶登岳陽樓俯視湖光一碧萬頃忽得句云洞庭波
送一僧來到長沙以告郭筠仙郭始教之爲詩中歲以後宗法六朝步趨
王孟高者直逼盛唐與湖湘老輩鄧彌之王壬甫相酬唱矣

釋名敬安湖南湘潭人自號八指頭陀書法古拙間有不知之字則畫
形以象之晚年爲天童方丈立僧教育會往來京滬間以傳播佛學爲
任己

孫師鄭輯近賢詩約得二千餘家爲道咸同光四朝詩史一斑錄其中雖
瑕瑜互見然旁搜博採每人綴以小傳實爲近代風雅之陽秋

孫名雄江蘇昭文人清季官學部張文達奏派為文科大學監
督工駢體文詩輯四朝詩史一斑錄為詩史閣圖徧徵題詠

張香濤開府江漢。朝野人士即已雲從。迨入樞府。都人士以一親丰采為榮。故退食之餘。無日不有文讌詩會。即最促時間。亦必鉤心鬪角。作詩鐘一二。故當日十刹海之會賢堂。宣武門外之畿輔先哲祠。與松筠菴。皆為名流暢叙幽情之所。而寒山詩社。亦即起於是時。

張公爵里見前公以光緒三十三年入軍機處

江建霞以文學負盛名。所作詩尤驚才絕艷。上掩玉溪冬郎。次回疑雨集。不足道也。詩文多不留稿。有人傳其綺懷詩數章。弱冠時讀書鴛湖所作。吉光片羽。彌足珍貴。

江公爵里見前綺懷詩九首錄其二云鏡鵲晨開理髮雲從知碧玉遜
雙文最憐心地明恩怨孰問家聲舊贊勛弱質臨風同柳細劫花經雪
勝蘭焚夢中洒盡鴛鴦淚痛絕人間小鄂君帳底偷翻子夜歌鏡中難
畫石家螺偶開玉匣飛珠鳳誰說紅牆即絳河南內無人留覆鈕北山

有鳥怕張羅那堪譜續金荃夜慘綠年華鬢已幡情詞哀豔似非少年所作然論其晚境抑鬱無聊身世實足愴感是詩彷彿預爲之識也

徐研甫於光緒戊戌督學湖南。仿張香濤督學蜀中之輶軒語。作輶軒今語。教導士子。趨重實學。其於經學一門。頗主廖季平公羊今學。康長素六經是劉歆偽書各說。葉奐份遂作輶軒今語辨。逐一論駁之。朱師晦又作辨輶軒今語辨。一時觀者如墮五里霧中。莫辨真理之所在。

徐名仁鑄順天宛平人以翰林院編修視學湘中所賞拔者皆一時名士八月政變以牽涉新黨革職廖名平四川井研人爲王闈運高足弟子初通公羊漸貫通羣經謂春秋王制所以治中國尚書周禮所以治天下蓋與舊說迥乎異焉康名有爲廣東南海人著有偽經考諸書爲吾國譚新學主張變法之第一人葉名德輝湖南湘潭人朱名德裳湖南湘潭人

文芸閣才思敏捷。下筆千言。光緒朝有珍妃者。幼從文讀。頗通書史。屢爲帝言之。甲午大考翰詹。帝以公卷授閱卷大臣。拔置第一。擢侍讀學士。屢有大有用意。尋爲仇家劾罷。歸而著書。有晉書藝文志補注。純常子支語。

及雲起軒詞鈔各若干卷

文名廷式江西萍鄉人庚寅年進士以第二人及第楊崇伊以交通內監劾之

彭藻才詩詞富麗尤工駢體文光緒乙未入詞林時值萍鄉苦旱斗米千錢公以書致張香濤才藻橫溢情詞復極沈痛中有霽雲斷指包胥頓首之句張立發庫金十萬賑恤之鄉人至今誦其德勿衰

彭名樹華江西萍鄉人光緒乙未進士授編修

光宣之間岑雲階瞿子玖袁慰亭端午橋諸要人相繼罷免梁辟園以目疾閒居長沙作豔體詩四章分詠之名流和者數十人以王壬甫曾重伯所作爲最工一時膾炙人口

岑名春萱廣西西林人時由兩廣總督入爲郵傳部尙書免職
鴻禔湖南善化人時以大學士軍機大臣免職
袁名世凱河南項城人以外部尙書軍機大臣免職
大以臣免職
梁名煥奎湖南長沙人光緒癸巳舉人爲江南知縣以目

疾歸里所居青郊別墅頗有湖山之勝會名廣鈞湖南
湘鄉人以翰林院編修出爲廣西知府著有解菴詩存

咸同光宣之詩人。可別爲三宗。王壬甫崛起湘中。與鄧彌之力倡復古。由魏晉以上窺風騷。是一大宗。彌之白香亭詩。高秀出湘綺樓之上。湘綺自謂學二陸。至曹陶已無階可登。而彌之和陶。冲淡微遠。深嚼神味。李薤客及章太炎之五言。韻古格高。欲追湘綺。皆屬此宗。張香濤嘗謂洞庭南北有兩詩人。王壬甫五言。樊樊山近體。皆名世之作。樊山早歲爲袁簡齋趙甌北。自入張門。一概棄去。從李薤客游。頗究心於中唐晚唐。吐語新穎。則其獨擅龍陽易哭菴。固能爲元白溫李者。於是中晚唐詩流傳頗盛。大抵二人少作雋妙。晚年稍覺頹唐。此宗效者甚多。而佳者難覩。若同光體詩人。出入南北宋。鄭蘇龕。陳伯潛。陳伯嚴。沈子培。爲其宗之魁傑。其中又分二派。一派清蒼幽峭。體會淵微。思精筆鍊。蘇龕伯潛優爲之。一派生澀奧

衍語必驚人。子忌習見。伯嚴子培優爲之。范肯堂。林畏廬。陳石遺。李拔可。皆此宗之健者。至羅瘦公。黃秋岳。梁仲異。夏劍丞。則後起之秀也。

王	江	增	傳	凌	詩	詩	年	名	名	植	江	最	最	西
己	餘	祥	霖	人	歌	歌	之	孝	菴	浙	蘇	有	有	人
見	杭	湖	撫	屢	鼓	鼓	作	胥	詩	江	通	名	名	觀
前	人	北	陝	起	吹	吹	如	福	集	州	州	歎	歎	江
鄧	博	施	榮	屢	女	女	星	建	陳	人	人	陳	陳	江
名	極	南	祿	入	伶	伶	光	閩	伯	詩	詩	羅	羅	江
綸	羣	人	任	民	其	其	忽	縣	嚴	喜	喜	名	名	江
湖	書	爲	西	國	格	格	墮	人	名	用	用	悖	悖	江
南	尤	人	安	後	漸	漸	岸	著	名	辭	辭	蟲	蟲	江
武	精	足	將	一	卑	卑	千	有	三	典	典	廣	廣	江
岡	佛	智	軍	爲	易	易	尺	立	立	與	與	東	東	江
州	典	謀	皆	袁	名	名	水	江	江	伯	伯	人	人	江
人	古	優	倚	政	順	順	氣	西	義	嚴	嚴	石	石	江
著	文	文	重	府	鼎	鼎	平	義	寧	之	之	黃	黃	江
有	辭	學	之	參	湖	湖	添	人	人	好	好	名	名	江
白	亦	以	後	政	南	南	波	著	著	用	用	潛	潛	江
香	憂	庶	游	羈	龍	龍	一	有	陳	奇	奇	梁	梁	江
亭	獨	吉	陝	滯	陽	陽	層	散	伯	字	字	名	名	江
詩	造	西	西	京	人	人	等	原	潛	又	又	鴻	鴻	江
集	自	布	布	師	少	少	句	精	名	少	少	志	志	江
成	成	政	政	有	有	有	不	舍	散	異	異	均	均	江
一	一	使	使	才	才	才	可	詩	原	焉	焉	福	福	江
家	家	然	然	子	子	子	復	建	精	馬	馬	建	建	江
炳	炳	以	以	之	之	之	視	人	舍	著	著	人	人	江
麟	麟	盛	盛	目	目	目	矣	著	詩	歐	歐	人	人	江
浙	浙	氣	氣	其	其	其	辦	會	建	美	美	人	人	江
							少	有	沈	小	小	夏	夏	江
							鄭	有	名	說	說	名	名	江

近有南社者。爲東南革命諸鉅子所組合。以研究文學。提倡氣節爲宗旨。

社中聞人。如黃克強。宋漁父。仇冥鴻。甯太一。程韻蓀。汪精衛。柳亞子。陳漢園。高天梅。田紫琴。白楚香。姚鷓雛。邵次公。汪蘭皋。景太昭。居覺生。馬小進。馬君武。馮自由。張蔚西。黎澍。蘇葉競生。李印泉。顧養吾。諸君皆稱文壇健將。歲出叢刻兩巨帙。分詩文詞錄三種。已刊至二十餘集。其中多憤世嫉時慷慨悲歌之作。與少陵詩史相近。然黃宋仇甯程黎諸君子相繼殂謝。黃墟向笛。觸緒生悲。令人不忍卒讀矣。

南社創始於清光緒己酉。柳亞子爲之倡。故柳連年被選爲主任。黃宋二公已見前。仇名亮。湖南湘陰人。辛亥起義。公以山西獨立響應。之民國二年。在北京發行民報。痛詆袁世凱。爲詩文。早年袁黨誘之入京。遂遇難。在名調元。湖南醴陵人。性曠直。爲詩文。早年袁黨誘之入燕。京主帝國日報。大言高論。彈射朝政。無所避。武昌兵起。乃奔走湘鄂。間襄黎元洪。譚延闓。說以獨立。袁政府密令長宋漁父。被刺。君乃辭職。走滬。上電致譚延闓。說以獨立。袁政府密令長宋漁父。被刺。君乃辭職。銘家權。安徽人。民國四年。在北京謀刺袁世凱。不成。而被害。汪名兆。

議員 田名桐湖北人衆議院議員
 姚名錫鈞江蘇華亭人衆議院議員
 汪名文溥江蘇毗陵人衆議院議員
 北人參議院議員 馮名自由廣東人稽勳局局長
 人參議院議員 馮名自由廣東人稽勳局局長
 源人衆議院議員 馮名自由廣東人稽勳局局長
 任陝西省長 顧名澄江蘇無錫人數學有重名
 張名相文江蘇廣東
 葉名夏聲廣東

近有陳仲甫。胡適之。錢玄同。傅孟真諸君。發刊新青年。創為文學革命之議。主張以白話為文章。胡之言曰。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要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陳則力主推翻孔學。改革倫理。為根本上之解決。錢竝主張廢去漢文。另採用一種文法簡賅。發音整齊。語根精良之人為的文字。傅則欲剷除中國學術思想界之基本謬誤。謂吾國數千年來。所有學術。為陰陽學術。所有文學。為偈咒文學。若非去此誤謬。自與西洋文明。扞格不入。觀諸君之緒論。類皆以舊

文學爲死文學。須一律掃除。主張言文一致。於新文學界放一異彩。若能去激去偏。推行以漸。未始非吾國文化進步之一轉機也。

陳名獨秀。安徽懷寧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胡名適安。徽績溪人。錢以字行。浙江吳興人。皆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 傅名斯。年山東聊城人。北京大學文科三年級學生。

詩鐘爲聯句之變體。不知起於何時。最盛於同光之際。閩粵湘人。尤喜爲之。其以鐘名。亦不知果取何義。前輩流傳名句。多賦物體。如萬里江山歸赤帝。項羽一生名節誤紅娘。鴛鴦大力將軍都是膽。趙雲橫行公子本無腸。螃蟹下英雄紅勒帛。經布牆頭姓字碧籠紗。題名錄是也。同光以後。盛行建除體。逐字對嵌。周而復始。名一唱以至七唱。都人士結爲寒山詩社。月必數集。雅歌消遣。陳翼牟爲社中之健者。作詩鐘九友歌。以張之龍陽才子鐘中仙。搖筆思攬榜花元。忽然攬得喜欲顛。一生奪魁數累千。易哭玉郎清絕俗。

塵捐粥粥恥與人爭先。偶探驪珠衆稱妍。王書癭公選句如選錢。收拾奇

零一一穿。命題擇字爭新鮮。問鼎不得心茫然。嘲甲評乙舞翩躚。羅癭曾

侯苦思殊可憐。伏案狂吟如秋蟬。嘔心鏤腎百慮煎。曾伯厚誰其匹者高閬

軒。哆口瞪目繞室旋。軒然一笑得佳聯。駸駸欲度鐘王前。高閬軒亞子風神

翩鳳騫。美人秋水隔娟娟。聽唱黃河頸屢延。緝毳落第口呼冤。顧亞就中

強記推鄭虔。宵寒面壁如參禪。窄然枯坐聳兩肩。抱膝無言口吹烟。鄭叔

吾宗主事腹便便。臚唱清聲動九天。精思直透秋毫巔。踞榻仰臥赤兩顴。

以手畫肚肚欲掀。陳公備關尹好事勤且賢。主持壇坫稱中堅。都集刊行始

甲編。賡續不已俟百年。吳江楓冷萬人傳。關穎人讀陳君之歌。知諸君子跌

宕裙屐。流連琴尊。自戰無喧。清談有侶。固一時之佳話也。

陳翼牟名士廉湖南湘鄉人內務部會名福謙福建人深有所得易羅
三君已見前王名式通山西人

公隸
補人
名教
慶育
佑部
廣司
東長
人
交顯
通名
部瑗
主河
事南
人
關
名鄭
廣名
麟沅
廣湖
東南
人
交公
通府
部秘
司書
長
陳

新世說 文學



17 x 2.

102234

新世說卷三

易宗夔撰述

方正第五

侯朝宗故與陳定生吳次尾相善。陳吳二君。方共檄阮大鍼罪。作留都劄記。亂揭。阮私念因侯生以交於二君。事當已。乃屬其客來交。懼公覺之。謝弗與通。而阮家有伶一部。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公置酒高會。徵其伶。阮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他奴詞之。方度曲。四座稱善。奴走告。阮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語稍及阮。遂戟手罵。詈不絕。阮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次骨。

侯名方。域河南商邱人。幼從父官京師。習知中朝事。而於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懷寧阮大鍼。故魏閣義兒也。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檄大鍼罪。作留都劄記。實主之。大鍼愧且恚。然無可如何。故欲因公以求解於二君。

顧亭林康熙丙辰至都門。其甥東海兩學士設宴。延之上座。三爵既畢。即

欲行兩學士請曰。甥尙有薄饌未薦。舅氏幸少需。飲至夜闌。張燈送歸。何如。公怒曰。古人飲酒。卜晝不卜夜。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夜行。豈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兩學士屏息肅容。不敢更置一詞。

顧公已見前東海兩學士即徐元文徐乾學也

魏貞庵因事納諫。正直不阿。嘗侍世祖坐。世祖稱唐太宗英主。對曰。晚年無魏徵苦諫。遂窮兵高麗。至貽後悔。

魏公爵里已見前

清初各部尙書侍郎。滿漢各一人。漢尙侍多仰滿人鼻息。不敢有異議。馮孔博爲吏部侍郎。時議各省遣大臣二人廉察督撫一案。滿侍郎太必兔。與公議相左。盛氣相陵。奮拳欲擊公。公徐曰。會議也。獨不容吾發言耶。且可否自有上裁。豈爾我所敢專主。時曹屬環跪公前。使稍貶損。從滿議。公

堅持不可。疏入。帝亦卒聽公言。

馮公爵里見前康熙四年停各省巡按議遣大臣廉察督撫每省各二人吏部尙書阿思哈侍郎太必兔遂議設公廨願救印公執不可曰國則勢相軋難保屬吏不仰承左右啓隙端太必兔性暴伉聞公言大恚太必兔起立欲舉拳以毆公然終以罪誅其後

徐立齋介然謹禮法。門庭闐如。有沈生者。中表兄弟也。一日從容言某總兵得罪。出重金求免死。公能一援手乎。公變色曰。是何言。速去。無污我。遂擯沈生。

徐名元。文江蘇崑山人。順治十六年賜進士第一。累官至戶部尙書。拜文華殿大學士。旋罷領書局。

孫承恩之弟名陽者。以罪遣戍。公戊戌廷試卷。頌語有云。克寬克仁。止孝止慈。世祖稱賞之。見其籍貫。疑與孫陽一家。遣學士王熙馳至公寓面詢。學士故與公善。因語之故。且曰。畢世升沈。決於一言。回奏當云何。公曰。禍

福命耳。君既不可欺。弟亦不可賣。學士歎息。既上馬。復回顧云。得無悔乎。公曰。死無悔。學士復奏。世祖嘉其不欺。遂賜第一人及第。

孫字未詳。江蘇常熟人。順治戊戌狀元。授職修撰。

于北溟為兩江總督。捕大盜魚壳。置獄中。是夕。公秉燭坐。一男子持匕首。自屋梁下。公叱問何人。曰。魚壳也。公解冠几上。自指其頭曰。取。魚壳長跪笑曰。取公頭。不待公命也。方下梁時。如有物擊我。手不得舉。乃知公神人。某惡貫盈矣。自反接卷七首以獻。公曰。國法有市曹在。遲明獄吏報失盜。人情洵洵。而公已命中軍將魚壳斬決西市。

于公爵里見前方公莅兩江總督任時。大盜號魚壳者。拳捷倚駐防都統。為解有司。莫能擒。公來時。官吏遠迎。日。盱不至。方驚疑。而公已單車入府矣。羣吏飾厨傳饋。餼牽皆不受。按察使某年家子也。請具一餐為公壽。公笑曰。以他物壽我。不如以魚壳壽我。按察使噓意。遂以千金購置捕縛。

格宜亭清介絕塵。衣布素。日食惟菜韭。郤歲饋萬計。纖毫不以自污。直隸旗民雜處。遇事多爲權要所持。康熙初。鼈拜圈地議起。督撫朱昌祚王登聯等。均以守正被冤殺。自是人以爲戒。無敢訟言其非者。至奸民竄入旗下。尋仇傾陷尤狡黠。公則不問旗民。一律執法嚴懲不少貸。時有鐵面之稱。

公名格爾古德。姓鈕祜祿氏。滿洲廂蓋旗人。初由筆帖式爲副理事官。康熙二十年。由內閣學士授直隸巡撫。政績稱最。

孫若羣少勵品學。言動皆有則。鄉里稱小聖人。以進士謁選京師。任侍郎。克溥延之課子。坐不易牀。食不兼豆。雖盛暑亦衣冠危坐。侍郎有友。時往山左學使任。知公之二子應童子試。將爲之地。而不知二子名。屢欲問之。憚其嚴終不敢發。

孫字未詳。山東淄川人。端居緘默。遇有問難。輒指畫談議。滔滔不竭。善評騭窮通。壽夭皆以文決之。康熙癸丑。知交城縣事。遣其子歸。淄就婚。

去後見其近作歎曰吾子其不再返矣歸後竟卒治交多異政遷四川知州卒於官

張警菴銳意問學而自治嚴整終日端坐雖跬步不苟盛暑不袒裼所居鄉曰新泉男女往來分二橋道不拾遺市中交易先讓外客皆服公之教也。

張名鵬翼福建連城人事親養志無違居喪蔬食三年不外遊不知其動必以禮嘗曰考亭易簣之年乃我下惟之始蓋俛焉日孳孳不知其老且耄也

徐青牧持躬方正論學不苟同李中孚南遊來訪與深談良久李曰子學篤而行未廣公正色曰先生行高而學未醇

徐名世沐江蘇江陰人少孤奉母孝力學自立補學官弟子見太極西銘諸書發憤志道自歎囿於舉子業如井蛙焉與陸桴亭高彙旂馬一庵諸公往來論學無虛日

汪茗文為兵馬司指揮其時旗人橫甚某旗人與民爭縛民至司率黨數

十人。臥踞廳事。公厲聲曰。曲在民。當盡法。若曲在旗。敢冤民乎。卒直民而細旗人。

注。公爵里見前。順治中。曾由戶部主事降為北城兵馬司指揮。又憲豪家奴。以勢陵人者。任滿且去北城民炷香提酒送者。填溢衢巷。

姜西溟在京師時。相國明珠長子性德甚才。從公學。頗欲援之登朝。明相有幸僕曰安三。勢傾朝野。公不少假借。性德乘間言曰。家君遇先生厚。然卒不得大有所助。某以父子之親。亦不能為力者。蓋有人焉為之梗。願先生少假顏色。則事且立諧。公大怒。擲杯起。絕弗與通。

姜名宸。英浙江慈谿人。少工詩古文。辭精書法。為諸生名。澈九重。康熙丁丑年七十矣。始成進士。以第三人及第。授編修。當未第時。徐尙書乾學能進退天下士。平生故人竝退就弟子。列獨公與為兄弟。稱健菴。罷官歸。猶領一統志。公豫志事相。從南歸。於是構健菴者亦惡公。以故連塞不得志云。

施文賢為京兆尹。令行禁止。畿輔肅然。步軍統領託和諾行驕縱。輿前常

擁八鬪公遇諸途。乃拱立道旁俟其過。託驚駭。下輿問之。公厲聲曰。定制非王公不設鬪馬。吾以為諸王至。故立以俟。孰意汝也。欲劾之。託跪謝乃已。

施名世綸福建晉江人襄壯公琅次子康熙二十四年由任子授秦州知州有重臣來治河其從官強聘州民女為妾公持之急立還諸民尋坐事降調督臣傅臘塔以公清廉正直題留得旨留任擢守揚州禁冶游俗尚一變聖祖南巡召對良久願左右曰此天下第一清官也後以特旨授順天府尹再遷至漕運總督江泰淮揚稱為施青天

任葵尊官御史巡視北城有錦衣駿馬者突其前公呵叱之從者曰此某王所嬖之千金且也公大怒率隸卒逐之且匿王府公坐門前必得且乃已。王命且出公叱縛之予杖四十王入奏聖祖曰彼非陵汝行吾法也汝若庇優是虧吾法王大懼叩首而出。

任名宏嘉康熙中官巡城御史正直有聲

陸稼書令嘉定時。蘇撫慕天顏生辰慶祝。羣吏爭獻納珍物。公獨於袖中出布一匹。履二雙。曰。此非取諸民者。謹爲公壽。天顏笑却之。卒以微罪劾罷其官。

陸公爵里見前。公以庚熙乙卯知嘉定縣。嘉定賦多而俗侈。公以清介自持。上官嚴憚之。往往時令餽遺。上官動千百計。公歲時起居通書問而已。丙辰。廷議暫抽市肆錢一年。佐餉。例不及巷舍。公如例報徵。巡撫慕天顏不悅。疏言。時方多事。陸令非應。變才請調。簡缺部議。遂引才力不。及例。鑄三級調用。嘉定民大駭。罷市。日號巡撫門乞留。巡撫不自安。再具疏請復。而公又以盜案落職矣。

湯潛菴爲蘇州巡撫。權相明珠有家奴。言事多效。所至大府郊迎。過蘇。畏公不敢謁。監司以下。朝夕候其門。公聞召之來。從騎數十至轅門。顧謂左右。主人出迎。何遲也。久之。闢大門。傳呼奴入。至階下。見公南面坐。乃跪而聽命。公曰。汝主與吾同朝。聞汝來。故以酒肉犒汝。命門卒爲主人。其人慚沮。卽日去蘇。

湯公爵里見前

陳滄洲署霸昌道。奉特旨許乘傳奏事。在昌平有冠花翎者數人。稱某王遣來索修城者金。勢張甚。公偽遜辭延之入。而陰伏健卒。縛置獄中。因馳奏。適某王入對。聖祖示以公疏。曰無之。曰然則可聽陳鵬年處分。公杖斃一人。枷四人徇於城。自是畿甸肅然。

陳公爵里見前。初學士沈涵密荐公。聖祖還其奏五十六年。召公見曰。沈涵荐爾。朕疑之。今知非爾所聽。請故命。暑霸昌道。可乘傳奏事。

朱可亭知潛江縣。有惠政。時有鬪殺獄。總督喻某權巡撫。疑為故殺。斥令改讞。公持前議。再斥再覆如初。總督調公至行省詰責。公曰。令所據。乃初招。公所據。乃訟師教唆之遁辭也。總督怒。將劾之。公曰。畏劾而枉殺人。令不為也。拂衣而出。

朱公爵里見前。總督喻將劾公。適巡撫劉公殿衡至。久聞公賢。為解於總督。而荐之。旋行取授刑部主事。

鄂毅庵爲雲貴總督時。楊公名時獲罪聽勘。新撫朱綱欲入楊罪。呼三木以待。軍民洶洶欲爲變。公力持之。嘗從容語綱曰。過湯陰岳忠武廟。曾見鐵人乎。綱大慙沮。

鄂公爵里見前。公好護持善類。楊公會夜夢羣蜂攢嚙一神人。以袖揮之而散。及見公如神人貌。

方望溪夫人蔡氏卒。熊一瀟尙書欲妻以女。其子本。公同年生也。公語本曰。某家法亡妻。偕娣姒。日夙興。精五飯酒漿。奉卮匱。二親左右。貴家女能之乎。本咋舌而止。

方公爵里見前

李穆堂以劾田文鏡事。內外諸臣。方以全力羅織公。必欲置之死地。世宗知公深。特惡其崛強。欲痛有所摧折。仍湔洗而復用之。兩次決囚。命縛公與蔡尙書珽同至西市。兩手反接。刀置頸。問此時知田文鏡好否。公對曰。

臣愚雖死不知田文鏡好處。乃宣旨赦還。仍置請室。

李公爵里見前公在獄時日讀書飽啖熟眠故甘撫胡君期恒亦在繫歎為鐵漢

蔡聞之服闋至京師。適新令翰林科道在假者竝休致。而公之請假也。未久居父喪。或謂宜自列於吏部。公曰。吾聞古者受爵而讓。未聞投牒以自申也。

蔡名世遠康熙己丑進士出安溪李文貞門選庶吉士授編修既休致歸主講葢峯世宗嗣位特召入都命侍皇子講讀累官至禮部右侍郎

余田生知江津縣。時值青海用兵。年羹堯巡撫四川。加正賦。通私茶。猶不足以餉戰士。多額外急征。檄再三至。公不應。乃遣內丁持印文告諭。自朝至日晡。公不出。使者譁。公立坐堂皇。命反接。衆相視不敢動。公怒。乃共推曳。伏之地。投六籤。丞簿皆曲踣為請。須臾士民集堂下者數千人。耆老數

十升堂。以身蔽使者。乞哀曰。公何難棄一官。但我民自今無依矣。望哀赤子。寬使者法。久之。乃命釋縛羈候。越日。使者介衆索原文。公曰。還報年公。閉門待劾。原文已間道付二三執友矣。遠近驚駭。旬月聲震京師。

余名旬。福建福清人。自為諸生。即以名義為己任。好面折人。康熙丙戌成進士。以雍正時知江津縣。折辱年羹堯。使者年曰。此民所戴也。斥之。傷衆心。不去。百城玩令會行。取遂以公應入為吏部主事。

全謝山年十四補諸生。例謁鬻舍。內附設名宦鄉賢祠。明降臣張軍門杰謝太僕三賓亦濫列焉。公見二木主。大怒曰。此反覆賣主之亂賊。奈何汚宮牆也。亟掣取捶碎之。投之泮池。

全名祖望。浙江鄞縣人。生有異稟。書過目不忘。以古文謁查初白。編修許為劉原父之儔。乾隆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列下等。以知縣候選。乃歸。不復出。既貧且病。養殘不給。而好學。淵博無涯。湮於書。靡不辭。屢主叢山。端溪諸書院。成就人才甚衆。其學淵博。無涯。湮於書。靡不貫穿。卒後。弟子錄為經史。問答又哀為結。琦亭集。

魯亮儕受田文鏡命。摘中牟李令印。卽攝中牟。公入境。聞父老說令賢。至縣。見令溫文爾雅。詢知借俸迎母而庫虧。竟不取印。辭令馳去。至省見田。田盛怒。睨公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啓。曰。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乾笑。顧左右曰。天下摘印者。寧有是耶。公免冠而前曰。裕一寒士。以求官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得民心如是。見其人。知其虧帑。故又如是。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其不知。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公若以爲無可哀憐。裕再往取印。不遲。田默然。旋目公曰。奇男子也。非汝。吾幾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公曰。裕少時能日行三百里。明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支。以爲信。田許之。五日而疏還。中牟令竟無恙。以此魯名聞天下。

魯名之裕其父某為廣東提督與三藩要盟公七歲為質子於吳吳王坐朝公衣黃練衫戴貂蟬侍側年少豪甚讀書畢日與吳帳下健兒競技賂跳人故武藝尤絕人

謝香泉任台諫時以直聲著。權相和珅有寵奴。常乘珅車出入。人避之。莫敢詰。公巡城。遇諸途。命卒曳下笞之。奴曰。汝敢笞我。我乘我主車。汝敢笞我。公益怒。痛笞奴。遂燒其車。曰。此車豈復堪相國坐耶。京師咸呼為燒車御史。和恨之。假他事削其籍以歸。

謝名振定湖南湘鄉人公以文章名一時喜山水既罷官乃徧游江浙所至人士爭奉杖屐迎之飲酒賦詩名益高和伏誅復官部郎以卒

高宗幸灤陽。有隨侍太監某。滋擾民間。時熱河巡檢張映沙者。文和相國之族子也。撫以善言。太監愈咆哮。張乃呼隸縛之。立加大杖。直督方恪敏聞之大驚。上章劾奏。帝察其情。謂近臣曰。非太監恣行不法。若安敢爾。其人殊有家風。朕甚嘉之。因降特旨。令越七階擢同知。而太監遣戍矣。

張名若瀛安
徽桐城人

董蔗林相國長子淇以廕官部郎。中年夭折。相國悲咤。一日謂門下士曰。予自問生平無罪。西河之痛。天何罰之酷耶。衆或引孔子伯魚釋迦摩侯。羅爲解。相國愈不懌。洪稚存編修在座。率爾對曰。師秉國鈞。上之宜法。臬夔伊傅。次之亦當效房杜范韓。乃庸庸祇祇。徒效孔光石慶之所爲。不能造福。即有餘殃。慎毋以無罪自蒙也。相國惘然久之。

董名語浙江富陽人。乾隆二十八年館選授編修。累官至文華殿大學士。仍兼刑部尙書。國史館總裁。洪公爵里見前。

吳槐江性樸直。奏對以誠。能言人所不敢言。督直時。仁宗返自關東。駐蹕夷齊廟。公與董文恭戴文端同召見。帝曰。此行有言道路崎嶇。風景略無可觀者。今則道路甚平治。風景絕佳。人言可盡信耶。公越次對曰。皇上此行。欲面稽太祖太宗創業艱難之跡。以爲萬世子孫法。豈宜問道路風景。

耶。有頃。帝曰。公曰。卿蘇州人。朕少扈蹕過蘇州。風景誠無匹矣。公曰。陛下前所見。翦綵爲花。一望之頃耳。蘇州城外。惟虎邱稱名勝。實則一墳堆之大者。城中街皆臨河。河道仄逼。糞船至集。午後輒臭。不可耐。何足言風景。帝曰。如若言。皇考何爲六度至彼耶。公曰。臣曾侍皇帝謁太上皇帝。蒙面諭曰。朕臨御天下六十年。並無失德。唯六次南巡。勞民傷財。實爲作無益。害有益。將來如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無以對朕。言猶在耳。陛下宜謹佩。勿諛。同列皆爲擣舌。而公神色自若。

吳名熊。光緒江蘇昭文人。乾隆戊子舉順天鄉試。以中正榜授內閣中書。累官至兩湖兩廣直隸總督。

楊時齋家法極嚴。正子國楨。少倜儻。豪飲不羈。其自刑部郎出守潁州也。公方提督固原。長公子國佐亦以守備引見。竝予假省親。國楨至。轅者以公命止之。不許入。國佐入爲跪請。久乃召而庭數之。國楨免冠謝。公曰。吾

起武舉。蒙上拔擢至此。恩遇無比。常恐老不知所報。始吾期汝云何。而汝忘之也。命予杖。官吏為叩頭乞免。不許。已皆大駭服。道光初。國楨擢雲南鹽法道。未上。遷按察使。陛辭。宣宗諭曰。好為之。有如不稱。當語而父知耳。蓋當是時。帝亦知公之家法也。

揚名遇春四川崇慶州人以乾隆四十四年中武鄉試從征甘肅石峯堡調赴台灣出征廓爾喀威有功由把總擢守備後征黔苗剿教匪累官至固原提督道光五年賞公紫緡授陝甘總督圖像紫光閣

何允彪嘗假館杭州山村小巷中。四顧荒寂。忽夜聞剝啄聲。則一青衣麗姝。翩然而入。公叱之。對曰。藁砧久出。今忽得書。妾不識字。乞先生為我誦之。公擲書地下。曰。村中豈無一識字者。何必乘夜求我。我非魯男子。速去。母恩乃公婦。慚而退。

何名煊浙江蕭山人道光時官雲南巡撫拒夜奔為諸生時事

王子懷於成豐初爲御史。抗疏直言於國家大計。多所建白。旋游升戶部侍郎。遇事力持正論。朝貴爲之斂迹。時肅順柄國。頗忌憚之。遣客通殷勤。公意頗動。訂於某日偕謁。客待於外堂。車駕矣。衣冠而出。過廳事東徧有巨鏡。忽而鏡瞻顧一周。拈髭自語曰。焉有堂堂王子懷而爲權貴屈節者乎。遽謝客。客還報。肅恚甚。將謀所以中傷之。乃引疾歸。

王名茂。蔭安徽歙縣人。成豐戊午京察。時大學士瑞常管兵部。王爲左侍郎。及過堂。瑞舉一等諸員。姓名語尙侍王起。正色曰。某某特善奔走。非真能辦事者。若某某皆勤於職事。爲守兼優。應以一等與之。瑞佛然曰。如君言。乃非我所知。請君爲我定之。王曰。誠然。中堂事多不常。至署茂蔭終歲。在部察諸司勤惰。較詳敬。當爲中堂定之。徑取筆標。詞促其畫。諾付胥繕摺具奏。瑞大不平。然竟無如何也。

胡潤芝律已甚嚴。於宗族姻戚。不稍假借。在黃州時。族人某來謁。飲食之者數月。一日辭赴前敵。問其故。以營官某奉調。囑與偕行。公勃然怒。而諭營官曰。吾有族戚。力豈不能庇之。汝輩借以結納。風氣一開。伊於胡底。姑

記過一次以儆。因自給族人歸費。並通飭各臺局營員。任人一事。胥乘至公。不得徇上官及同僚情面。濫為汲引。若經訪聞。立即參劾。

胡公爵里見前

沈幼丹性剛直。朝貴無敢有請託。有之亦置不答。李次青夙稱骨肉交。公督兩江時。李荐一族子至。留署數月。公忽召詢之。若家幾人。歲需幾何。對以百金足矣。公立出千金助之歸。不與差遣。

沈公爵里見前。又有同鄉摯友。以知府需次。山西乞函於沈。致桂撫為之。先容沈笑不應。徐檢尺牘三四函示之。則桂撫關說未報者也。因曉之曰。彼若受而應之。吾何從施。面目君第去。若無所事。吾當按月資給。君遂以四百金贈其行。李名元度。湖南平江人。以諸生從曾國藩軍。積功官至雲南按察使。升布政使。著有國朝先正事略。分名臣名儒經學文苑遺逸循良孝義七門紀載詳贍。

彭雪琴貌清癯。如閒雲野鶴。出語聲微細。至不可辨。然每盛怒。則見之者不寒而慄。巡閱長江水師至皖。合肥李氏勢方盛。少荃相國猶子某素勦

法時出奪人財物妻女。官不敢問。一日奪鄉民妻去。鄉民訴諸公。公命以刺邀某至。詢之曰。鄉民告若奪其妻。有之乎。某直悍然應曰。然。公大怒。命笞之無算。府縣官皆至。悚息哀求。公不之許。俄巡撫以刺至請見。公命延接。陰囑吏曰。趣斫之。巡撫足甫登舟。而吏持頭復命矣。公乃移書合肥相國曰。令姪壞公家聲。想亦公所憾也。吾已爲公處置訖矣。合肥復書謝之。

彭名玉。麟。湖南衡陽人。從曾國藩軍。以水師名。每年巡閱長江。必戮數人所至之處。將弁士卒咸有戒心。公之衣履。樸質類村叟。偶出行。一奚奴隨之。亦村童也。一日過浙江石門灣。固大鎮。人羣集聽之。正中一管帶官。駐焉。公憇於茶寮中。每夜有說故事者。鎮人羣集聽之。正中一座爲管帶。席他人不敢僭。公即據其席。寮主勸其移他座。公婉謝之曰。俟管帶至。吾當謹避之。俄而二弁負大燈。導管帶至。坐客避席。寮主趨公起。公不聽。管帶大怒曰。何物村人。膽敢據吾座。二弁亦大聲呼叱。公徐徙他座。蟋伏無言。管帶猶餘怒。未息。坐客莫不悚懼。俄而公潛去。立召管帶如死囚。公略叱曰。一管帶官。威福至此耶。命斬之。

閩丹初署鄂藩時。鄂督官文恭。有某弁以變童保副將矣。恃寵而驕。一日

入民家。欲姦其處女。女不從。殺之而逸。其父母詣府縣訟冤。府縣莫敢問。公大怒。急謁文恭。弁已求救於文恭。公上謁而文恭辭以疾。公謂有要事。必須面陳。如不可風。即就見於臥室。闔者仍固拒之。公曰。中堂病。必有痊時。俟痊必傳見。吾即居此以待。命從者持襪被來。臥起官廳。三日夜。中丞司道多方勸解。公出誓言。謂不斬弁不還署。文恭乃自出見。即長跽以請。公岸然不爲動。中丞嚴公正色曰。丹初亦太甚矣。中堂不惜屈體至此。獨不能稍開一面網乎。公不得已。扶文恭起。與要約。立斥弁職。押歸原籍。文恭諾。乃呼弁出。令頓首謝再生恩。公忽變色。叱健兒執詣階下。褫其衣。重杖四十。立發遣。事訖始向文恭謝。文恭由是益敬憚之。

閩名敬銘。陝西人。以同治初署湖北布政使司。嚴名樹森。陝西人。與公同鄉。

劉孟容爲陝西巡撫。編修蔡壽祺言事。譏公夤緣。詔公自陳。公復奏曰。凡

夤緣者。必其平日縈情於寵利。不勝歆羨戀慕。思一得之以爲快。然後喪其本心。捐棄廉恥。爲乞憐昏夜驕人白晝之行。故凡小廉曲謹之士。麤知自愛。卽有所不屑爲。不必過人之識量而後能之也。臣雖愚陋。其於希榮慕祿降志辱身之事。往往不待禁戒而自絕於心。蓋其自治尙有精於此者。而此特其粗節。乃蔡壽祺以其不肖之心。肆情造謗。惟所欲言。直欲厚誣天下。謂無復有粗知廉恥之人之事。則何其情之悖也。

劉名蓉湖南湘鄉人少懷奇自負不肯隨時俯仰嘗與羅羅山講學有志於古會濼生聞其名造訪遂相友善會居京師時嘗寄詩與公有臥龍之譽同治二年以四品京堂授陝西巡撫

穆宗晏駕。孝欽后欲攬政權。不爲立嗣。廷臣無敢抗爭者。光緒己卯。穆宗梓宮永遠奉安。吳柳堂侍御。乞派隨扈行禮。至薊州。遂密奏穆宗立後事。自盡於所居之寺中。奏上。孝欽雖不悅。仍批其摺云。以死建言。孤忠可憫。

吳名可讀甘肅人道光庚戌進士授主事轉御史以劾成祿言太激左遷吏部主事操行清潔不附權貴

光宣之間。慶王奕劻當國。舉朝莫敢撻其鋒。臺諫中乃有正直不阿之趙江二君焉。趙芷蓀以黑龍江巡撫事。首揭其奸革職。江杏村繼之。其疏中有云。江蘇巡撫寶芬。陝西巡撫恩壽。爲其親家。山西布政使志森。爲其姪壻。浙江鹽運使衡吉。爲其邸內舊人。直隸總督陳夔龍。爲其乾女婿。安徽巡撫朱家寶之子朱綸。爲其子。載振之乾兒。悉實事也。疏上。都下喧傳。爭爲公危。果奉旨命其明白回奏。及覆奏。乃歷數諸故實。末更謂臣非不知。趙啓霖劾奕劻罷官。仗馬一鳴。三品料去。祇以樞垣重地。汲引私人。恐或貽誤大局。激於忠悃。冒死直陳。旋奉旨切責。命回原衙門行走。公既被放。即奉母返閩。繪梅陽歸隱圖以示志。

趙君爵里見前江名春霖福建莆田人當時以廣西趙炳麟與趙江稱臺諫三霖其實麟並非霖炳麟亦未作巨奸幸而得免其時廣和居酒

樓有無名氏題壁一首詠其事云公然滿漢一家人乾女乾兒色色新也當朱陳通嫁娶本來雲貴是鄉親爲聲嗶嗶呼爺日豚子依依戀母辰一種風情誰識得問君何苦問前因又和作一首云一堂兩世作乾爺喜氣重重出一家照例自然稱格格請安應亦喚爸爸岐王宅裏翻新樣江令歸來有舊衙兒自弄璋翁弄瓦寄生草對寄生花

江翌雲爲司法總長時。因濫發特赦命令。執法不行。潔身遠引。誠不愧爲獨善之士。以視薰心利祿。靦顏阿附者。真有霄壤之別。或傳其書懷有句云。急流尙幸抽身早。閱世初知獲咎多。尤見君之持躬方正。有畏惜清議。深自引咎之意。

江名庸福建人以民國六年爲司法總長其辭職後書懷七律云回天詎有魯陽戈日薄崦嵫可奈何世亂青山難獨往酒酣燕市且悲歌急流尙幸抽身早閱世初知獲咎多何事中年要陶寫縱橫書卷待摩挲非惟立身品節可嘉即詩境亦高尙無匹

雅量第六

顧亭林著音學五書時。詩本音卷二稿。再爲鼠囓。再爲鈔寫。略無愠色。有

勸其熏瓦倒壁。一盡其類者。公曰。鼠囓我稿。實勉我也。不然。皮置不動。焉能五易其稿耶。

顧公己見前

世祖初入關。兵戈四起。人皆裹糧避山谷間。徐竹逸與弟竹虛獨守敝廬。晝則力田。夜不廢讀。儼如太平之世。其避兵他處者。率多受警或被劫。公語弟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於今益信。

徐公己見前
竹虛名未詳

董蒼水渡洞庭。至鹿角山。風起浪湧。上流覆舟。蔽湖而下。僮僕震懾。無人色。公危坐自如。徐賦二詩投湖中。竟得無恙。數時輒行三百餘里。見者疑有神助。

董名俞。江南華亭人。童時喜讀古人詩。略上口。即能為聲。偶之言。庚子舉孝廉。與兄閻石進士竝。以才名顯。後坐公事。摧挫不得用於世。卜築

南村方塘小榭歌嘯自得
雖突烟常冷意豁如也

徐羽儀讀書靈鷲山夜陟北峯望月有虎怒嘯山谷震動客勸之避公笑曰虎雖猛獸焉能噬人人惟畏虎虎故噬之意氣自若

徐名一鴻江西懷玉人生而早慧容狀魁奇經明行修不枉道以逢世嘗自歎曰吾讀書獨不得明道為憂耳何慕富貴富貴能福人亦能禍人應舉渡鄱陽湖風變舟覆遇救得免同舟半皆溺死公覓其尸衣冠殮埋又為文以祭之方去

丁藥園居法曹詩名滿京師吏人嘗竊其牘以易鵝炙竈下養思染指不獲訟於庭公自出其所食鵝炙以賜之

丁公爵里見前

諸駿男嘗同姜匯思過金山颶風大作舟直觸郭璞墓石時匯思在別舟意諸必惶怖使人視之則諸方吟嘯自若作過金山詩

諸名九鼎浙江錢塘人才巨而學贍貫穿經史百家之言為人英偉倜儻有不可一世之概姜名圖南浙江仁和人官御史

世祖定鼎時。優容名士。不肯以文字罪人。聖祖時為皇太子。嘗以藥餌饋尤西堂。尤作啓謝之。中有贈之芍藥。投我木瓜。及月宮桂杵。竊是嫦娥。台洞桃花。採從仙女等句。聖祖以為大不敬。言於世祖。請加罪焉。世祖笑曰。文人之文。興到筆隨。豈能有所顧忌。且尤某乃勝國遺逸。殺之不祥。聖祖默然。

尤名侗。字展成。一字悔菴。江南長洲人。以鄉貢除永平推官。康熙戊午召試博學鴻儒。聖祖親擢五十人。悉入翰林。纂修明史。授公檢討。年最長。入院以齒序四十九人。皆坐其下。留史局三年。分撰志傳三百篇。予告家居。以詩文。繚素請者。戶外屢恒滿。著有西堂雜俎。良齋雜記。鶴栖堂文集。百餘卷。行世。

計甫草自海陵歸里。渡揚子江。會大風雨雪。舟不得發。同行者皆垂首歎惋。公坐舵樓下。手王阮亭詩讀之。至論鄭少谷絕句。哭失聲。既乃大喜。拭涕起。坐雪中。觀江濤澎湃。吟嘯自得。

計名東江南吳江人丁酉孝廉忍辱好奇勃有飛揚之氣負經世才常自比王猛馬周

湯潛庵爲江蘇巡撫。其赴任時。布衣牛車。從一老蒼頭。中途遇一年少官。衣冠華麗。騎從紛紜。或先之。或後之。有時觸其輿蓋。從者輒怒聲呵叱。公不與校。避之路隅。無何抵逆旅。公已入上屋。年少官後至。從者叱店主令相讓。店主以已有客對。從者曰。不問誰何。必移以讓。某縣太爺至。詎容他人佔此。店主婉商於公。公卽移入旁舍焉。

湯公爵里見前或傳郭琇爲兩湖總督時亦有此事郭則移入旁舍後令蒼頭傳年少官來見令呈部憑撥筆批其手本云該令沿途騷擾不可勝民社之任可聽候參處

李湘北貳吏部時。韓慕廬學士同預廷議。遇事有不平者。輒對公聲色俱厲。公微笑曰。君何至是。凡事平其氣可耳。僕初亦爾。後漸熟漸平也。韓深佩其言。

李名天馥。安徽合肥人。順治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尋授檢討。以康熙二十二年爲吏部左侍郎。以揚清激濁爲己任。後官至吏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賜諡文定。

陳滄洲守江寧。爲總督阿山所齮。將入獄。神色迥然。自憶未了事曰。杜茶村未葬。某僧求書未與。布衣王安節。缺爲面別。從容料量。承鑲而行。

陳公爵里見前杜名于皇湖北黃岡人明末遺逸

韓慕廬以禮部侍郎引疾歸里。嘗棹小舟出游。會長洲縣令出。隸卒爭進。遂覆公舟。比登岸。衣裘盡濡。戰栗移時。公戒從者勿言。令亦竟不知爲公也。

韓公爵里見前

柴虎臣家居。夜有偷兒入其室。覺其爲鄰人也。默不言。拮據及衣被。公曰。獨不能留此爲吾禦寒耶。偷兒驚而止。遂勸其改行。檢枕畔百錢。及案上

銅器一二具予之。其人嗚咽去。

柴名紹炳浙江仁和人。在西泠十子中。文名尤著。持躬尤端謹。著有省軒集。

徐青來以戶部尚書致仕家居。時徒步里巷。兒童見之。羣相指曰。徐潮來矣。公問羣兒曰。汝等何以識吾為徐潮也。兒曰。聞人以此呼公。故知之。公曰。潮我名也。未可呼。我字青來。自後。汝等可呼我為青來耳。

徐名潮。浙江錢塘人。先世業漁。公生之日。江湖大上一舟。為風漂沒。封翁急拯之。得免。傲舟者為閩省孝廉。入都應試者也。翁延至家。致雞黍之敬。次日洗兒請孝廉命名。以江湖之異名之曰潮。其後孝廉累不第。而公早達。分校會試。時孝廉竟出其門。

雷翠庭立朝謬。貞介絕塵。其雅量亦不可及。家居時。客至。三呼從人。淪茗無應者。公怡然。或問之。公曰。若輩在吾家廩給甚薄。自懈於趨承耳。

雷公爵里見前。公平居雍雍。以和不見。喜怒至臨大節。則嶄然不可奪。在朝遇重臣。無加禮。退接故交。殷殷如布衣時。

鄂毅庵嘗閱兵。雒容會日暮。大雨從者失道。供給不繼。公略無愠容。獨坐

草室中讀書達旦。

郭公爵里見前

阿雲巖從征金川時。曾被大將軍岳容齋參劾獲咎。其後阿公總督雲貴。岳適任雲南提督。心常惴惴。阿公偶詠詩示之云。鳴鏑一聲山響答。長空飛鳥漫相疑。岳始釋然。

阿公爵里見前。岳名鍾琪。甘肅蘭州人。生而駢脅。目光炯炯。四射。魁奇。沈雄寡言。笑由需求。次同知。改授松潘鎮游擊。以征青海功。累官至征陝總督。加太子少傅。後征準噶爾。拜公為寧遠大將軍。久無功。鄂爾泰劾公。忽縱賊張廣泗。劾公調度乖方。遂落職。乾隆十三年。征金川。曾莎羅奔有功。高宗大悅。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復三等公。爵云。

梁階平為湖南巡撫時。嘗出巡。州縣辦供張家丁索賄不遂。故阻陳膳。欲激之使怒。公乃枵腹終日。絕無怒容。亦不知為奴所紿也。

梁公爵里見前。以乾隆三十六年巡撫湖南。公以經術飭吏治。清風惠政。士民感之。晚乘樞要。外雖渾穆。而胸中涇渭秩然。

董益甫以拔貢入都朝考。徒步負襤被。至邗上。求附載於北行舟。朝夕坐
舵樓。朗誦不輟。榜人私語艙中。爲某貴公子赴京應試者。幸勿相擾。公誦
如故。公子方與賓從飲酒度曲。厭而呵問之。公具述名姓。竝言將應試。遽
嗤之曰。爾寒乞如是。亦欲應試耶。狎客等從而和之。公不能堪。負氣奔岸。
徒步至京師。旋鄉會試。聯捷。授職編修。越數年。京察。由監司洊擢四川布
政使。某公子亦以貳尹需次蜀中。憶及前事。頗不自安。謀引退。公聞之。召
入見。好言慰之曰。昔淮陰侯不仇胯下之辱。古今人何遽不相及耶。

董名教。會江南上元人。乾隆五十二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任
川藩時。俗尙華侈。公力矯其弊。務爲儉約。累官至閩督。予諡文恪。

徐華亭督學浙江。某生員文中有顏苦孔之卓句。公批其眉曰。杜撰。置之
三等。洎發落日。某生面陳曰。顏苦孔之卓。出揚子太玄經。非生員杜撰也。
公即起立曰。使者以僥倖太早。少讀古書。卽改爲一等末名。以誌予過。

徐名
未詳

湯敦甫在京師。乘車過宣武門大街。有賣菜翁弛擔坐。御者誤觸之。菜傾于地。翁捽其御者。詈且毆。索償菜值。公啟簾問曰。值幾何。我償汝。翁言錢一貫。公揣囊中已空。命同來家中取錢。翁不肯曰。償則此地償耳。公爲之窘。適南城兵馬司指揮至。起居已。曰。此小人。由某攜回。重懲可也。翁始惶恐。叩首乞哀。公謂指揮曰。無庸。假貫錢足矣。指揮如數與之。翁叩謝去。公仍停轡。與指揮言良久。意翁行已遠。乃別指揮。叱馭去。

湯公爵
里見前

林少穆遣戍伊犁時。王定九相國以其詳悉水利。特請留辦河工。未幾即合龍。一日王宴客。公與焉。忽傳旨到。使者謂於合龍日開讀。明日啓讀。則曰。林則徐於合龍後。仍往伊犁。王與賓客左右。皆驚駭不已。公神色自若。

即日怡然就道。

林公爵里見前王名鼎林公議戍時河決開封王以首輔出視工疏留公督辦工成仍就戍既至伊犁將軍某固夙器公者問之曰君欲遠乎欲近乎公曰願遠乃批發極遠之地云

曾滌生未達時讀書岳麓書院與某生同居某性褊躁其書案距窗可數尺公因置案窗前以取光某怒曰吾案頭之光全爲汝遮矣公曰然則令我置之何處某指牀側曰可置此公如其言中夜讀書某又怒曰平日不讀書此時乃擾人清睡公爲之低聲默誦後治軍從容談笑有雅歌投壺氣概日必圍碁一局前敵交綏或遇小挫亦無太息咨嗟之狀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曾公爵里見前

李少荃久居顯要禮絕百僚然有面折其過者則亦深自引咎某令進謁

行半跪禮。公拈髭如未見者。既坐定。問何事來見。令曰。聞中堂近患目疾。特來省視。公嗤其謬妄。令曰。下官頃向中堂行禮。中堂未見。恐目疾已深。中堂反不自覺耳。公爲之舉手謝過。

李公爵里見前公之簽押房手書一聯云受盡天下百官氣養就胸中一段春

劉毅齋嘗撫新疆。每食必與幕友偕。欲辦一事。往往自挾文牘。就友商權。一日言某事將出奏。有袁珪齡者。佐公墓久。乃駁之曰。此中丞職所應爲。何必入告。公曰。借此見某之多所與辦耳。袁曰。吾嚮以中丞爲貪。觀此益信。凡貪者不必愛錢也。卽愛名。亦謂之貪。他友竊議其戇。公竟受之。不以爲悔。

劉名錦。崇湖南湘鄉人。忠壯公。松山之猶子也。少即從忠壯治軍。以同治十年授新疆巡撫。

張香濤晚年。躁釋矜平。有猶子捷南宮。受賀之日。賓從續紛。席將半。各贈

硃卷一册。座客多貢諛詞。黃仲弢且讀且唾。未終幅。裂而碎之。擲於地。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公逡巡避席而入。他日語人曰。黃君所評。誠不謬也。

張公黃公爵里均見前

王夔石與剛毅同官樞密。一日剛於擬諭旁。自增母蹈積習四字。而書蹈爲跌。公見之。乃取硃筆密點跌字四圍。復以正楷書一蹈字於旁。始終未變辭色。

王名文詔浙江仁和人。以翰林起家。累官至大學士。光緒二十五年。同剛毅入軍機。

張治秋愛才如命。顧不喜善諂者。某爲公所重。會公之妾有疾。某設香案。祈禱於廡中。公聞之曰。吾愛其才。吾未審。言至此遽止。自是雖貌重之。不若嚮者之殷摯矣。

張公爵里見前轍人某甲以寡人子受公識拔得官部曹飲食教誨無所不至甲數負公而公卒涵容之光緒甲辰某乙至京初謁公即誨之曰若年少同門如某者勿與親洽乙唯意謂己屏諸門外矣而公資贍其妻子如故也後數年甲假公名行詐偽公知之召至贈以四百金溫語之曰速整歸裝長安居大不易也

葉逋梅以光緒甲辰由濟南赴曹州在車中方手書披覽猝遇盜至君從容下車語盜曰吾輩窮書生無珍物苟不棄者任取之不汝怨也第勿攬吾書耳乃植立道左覽書如故盜搜篋傾囊呼嘯而去

葉君名未詳
雲南昆明人

黎宋卿為大總統時段芝泉為內閣總理一日率全體閣員詣總統府商議要政意見不合段拂衣而去某閣員竟咆哮大怒黎君乃神色閑暢若無事者然

黎君已見前段名祺瑞安徵合肥人以民國五年為內閣總理某閣員或傳為范源廉然而詢范君則不認有咆哮之事云

識鑒第七

吳漢槎少時。簡傲不拘禮法。在塾中見人所脫巾冠。輒竊取溺之。其師計青鱗大加箠楚。後見吳所作膽賦。乃嗟賞曰。此子異時必有盛名。然當不免於禍。至丁酉科場事起。衆始服計之卓識。

吳名兆。籍江南吳江人。童時作膽賦。累千餘言。長纒復社。主盟才名動一世。順治丁酉。領鄉荐。以科場事中。蜚語被斥。流徙尚陽堡。二十餘年。作長白山賦。有研京鍊都風力。宋右之徐健菴捐金贖之。得歸。著有秋筍集。計名名江南吳江人。

丁藥園知中州貢舉。闈中搜采瑰異。得一卷奇之。同考以波瀾簡質。度其人已老。請置於乙榜。公曰。才與膽峙。豈老生所辦。必年少知名。終為大器。榜發。乃李湘北天馥也。同考出語人曰。吾以世目衡文。幾失此佳士。李果方弱冠。名振西清。以文章道誼名海內。

丁公爵里見前。李公原籍合肥。有同族占河南永城。籍公即以籍登順治十四年鄉荐。明年成進士。授檢討官。至武英殿大學士。

趙洞門爲御史大夫。車馬輻輳。望塵者接踵於道。及罷歸出國門。送者纔三數人。尋召還。前散者復集如初。吳園次獨落落然。不以榮悴易觀。趙每目送之。顧謂子友沂曰。他日吾百年後。終當賴此人力。未幾友沂早世。趙亦以痛子沒於京邸。兩孫孤立。幾有西華葛屨之悲。園次哀而振之。撫其幼者如子。字以愛女。一時咸歎趙爲知人。

趙名開。心湖。廣長沙人。順治甲戌進士。官至尚書友沂。名而林。官中書舍人。吳名綺。江南江都人。官湖州知府。爲治簡靜。放衙後蕭然。洛誦喜與賓客游四方。名士過從無虛日。卒以是罷官。

馮孔博宏獎人才。精於鑒別。嘗薦原任光祿寺丞蔚州魏象樞。兵部主事成性。各以科道用。後皆爲名臣。康熙己未。詔舉博學鴻詞。公薦原任布政使法若真。副使道曹溶。參議道施閏章。進士沈珩。葉舒崇。中書曹禾。陳玉璫。知縣米漢雯。後皆爲海內耆宿。故天下士歸之。如百川之赴巨海焉。

馮公爵里見前博學鴻詞之試應召至者皆一時名宿公無不傾心延攬貧者爲授館病者饋以藥喪者賻以金聞人有異才輒大書名姓揭座隅汲引如不及

查浙江佐吳三桂幕。吳優禮之。公察其有異志。一日與宴。僞爲醉後失儀狀。不告而去。瀕行題詩於壁。有將軍有酒能投轄。壯士聞雞已出關之句。吳亟遣材官往追。公從馬上提材官擲之於地。曰。乃公終不爲汝留也。材官歸報。吳大怒。遣人殺之。微服間道。乃免。俄而吳敗。時人皆謂爲見機。

查名容浙
江海寧人

王阮亭與睢州湯潛菴。初未識面。會徵博學鴻儒。公言於魏環溪曰。足下以學行聞天下。薦士不當以文藝。必如湯君者。乃可應詔。人知湯公之荐。由魏公之特識。而不知自公發之也。

王公湯公魏公
爵里已見前

吳荊山學無涯涘。閔通儒雅。好扶植人倫。與徐健菴。韓慕廬。均以宏獎爲己任。方百川兄弟。嘗贊以文。公與慕廬。擊節不去口。由是二方之名震天下。

吳名士。玉江南。吳縣人。爲諸生。即以文名天下。康熙丙辰。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充宋金明元四朝詩集纂修。累官至禮部尙書。詩宗韓蘇。所著。有映劍集。

孫劍才。客年羹堯門下。久。年。建。邸。術。士。咸。集。皆。曰。百。年。之。業。也。孫。曰。俄。頃。可。墟。耳。年。大。怒。將。殺。之。孫。自。陳。願。一。言。而。死。召。之。至。孫。曰。大。將。軍。大。禍。在。前。而。不。悟。願。就。死。年。詰。之。孫。曰。大。將。軍。威。振。中。外。然。功。高。則。疑。主。上。苛。察。而。羣。下。搆。陷。非。福。也。且。張。廣。泗。岳。鍾。琪。率。軍。西。征。方。成。犄。角。之。勢。所。以。制。將。軍。也。果。能。遣。人。往。刺。張。岳。自。帥。大。軍。入。燕。燕。破。則。各。省。可。移。檄。而。定。矣。此。子。孫。萬。世。之。業。也。百。年。云。乎。哉。年。曰。成。敗。不。可。知。吾。固。握。有。兵。權。耳。孫。

歸疾

劉延清強直勵節。洞燭幾先。事之可否。微發其端。至一二十年後。始服其精識。士賢不肖。亦洞見其將來。初公論劾張廷玉及訥親。直聲震朝野。張果以要求配享。謝恩失禮。被嚴譴。訥以大學士視師金川。坐僨事伏法。人皆服公之言若著蔡矣。

劉公爵里見前。其官左都御史。時疏言大學士張廷玉歷事三朝。遭逢極盛。然而晚節當慎。責備恒多。竊聞輿論動云。張姚二姓占却半部。稽紳查張氏登仕版者。有張廷璐等十九人。姚氏與張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錕等十人。雖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皆由科目。荐舉。慶議。叙然。稍抑其遷除之路。使之概停。陞轉。又言。尚書公訥親年未強。仕綜理。吏三年。內除特旨。擢用外。概停。陞轉。又言。尚書公訥親年未強。仕綜理。吏戶兩部。與宿衛贊中樞兼以出納。王言時蒙召對。屬官既奔走。恐後同僚亦爭避其鋒。部中議復事。件或輟轉。駁詰。或過目不留。出一言而勢在必行。定其稿。而限逾積日。殆非懷謙集益。推賢讓能之道。請加訓示。俾知省改。其所司事務。或量行裁減。俾免曠廢之虞。疏入。帝皆嘉納之。

郭大昌為河庫道吏。洞澈水性。且能鑒別人之貴賤成敗。其時河庫道嘉

謨和珅之外祖也。珅微時，嘗私出都，詣嘉求助。嘉怒甚，欲治以逃人之法。郭從容語嘉曰：「吏見和郎貴，當出公右，公毋薄其貧。且公以金助外孫，事甚小，何苦怒爲？」嘉乃出金授郭曰：「速爲我遣之。」郭招至酒樓，握手曰：「郎君不日當大貴，貴後願毋忘今日爲天下窮黎乞命。」既爲具鞍馬，又自以金助其裝。後十餘年，珅以戶部尙書爲軍機大臣，扈蹕下江南，遣僕劉全約郭相見。郭曰：「吾始以若主爲濟世才，今乃招權納賄，爲賊吏逋逃藪，毒流生民，吾恨爾時不慫恿嘉公治以逃旗之罪。若主僕旦夕且無死所，毋累我，遂與之絕。」後卒如其言。

郭字未詳，江南山陽人。雖屈末僚，乾嘉之際，數十年凡奉特旨持節治河及河督以下，無不遇事諮詢，倚爲安危蓋振奇人也。

阿雲巖善拔擢人材，每遇下僚散卒，一二語即知其器識，輒登薦牘，故人樂爲用。嘗識興奎於軍校，奇其狀貌，令攻某寨，即日授副將。海蘭察權奇

自負。同時無一人當其意。獨服公驅使。辱罵惟命。遇他帥。雖禮下之。亦不樂爲用。

阿公爵里見前

陶雲汀某年會試落第。無力出都。遂買卜於市。其地近紀曉嵐寓邸。紀出入習見之。一日詢闔者。以湖南孝廉對。命延入。索閱其行卷。亟賞之。謂他日必膺封圻重任。遂以邸中餘屋館之。竝授餐焉。越三年而陶入詞林。累官至兩江總督。一如紀公言。

陶公紀公爵里均見前。陶公自是甚德紀公。及貴則厚恤紀公之諸孤。兩家往還如姻戚焉。

左季高禮部試報罷。回湘。侘僚甚。爲醴陵書院山長。修脯甚薄。至無以給朝夕。陶雲汀由兩江總督乞假回籍掃墓。道出醴陵。令假書院爲行館。囑左公撰書楹帖。有一聯云。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

八州子弟。翹首公歸。印心者陶公家有古石一方。名曰印心石。故書齋即顏曰印心石屋。宣宗嘗從容詢及也。陶公覩茲聯。激賞不已。問縣令知左公所撰。亟以輿馬迎之。至。縱譚至中夜。謂左公曰。君他日勳名事業。必出老夫上。遂延入幕府。禮爲上賓。

左公陶公爵里均見前陶公得子晚其公子尙在髫齡而左公有一女年與相若陶公一日邀左飲述求婚意左遜謝不敢陶曰吾老而子幼不及覩其成立欲以教誨累君且將以家事相付託也左即慨然允之未幾陶公薨左爲之經紀喪事挈公子歸里親爲課讀且部署其家事內外井然陶氏族人欺公子幼羣謀染指賴左爲之禦侮得無事陶公家藏書甚富左於暇日得徧讀之學力由是日進一生勛業蓋植基於此時也

鄧保之少有大志。不屑屑於章句。以訪求才俊。鑒別人物爲己任。王士甫幼時。讀書村塾。公聞人誦其詩。有月落夢痕之句。喜曰。此妙才也。亟訪之。定交焉。王故貧。公資之使學於名師。又相爲延譽於鉅公。由是王之學日

進乃大有名於時。

鄧名釋湖南武岡州人與兄彌之同有能詩名

江岷樵初謁曾滌生於京邸。曾亟賞之。既別去。曾目送之曰。此人必名天下。然當以節烈死。時天下方無事。眾訝其言之不倫。後十餘年。江果自領一軍。戰功甚偉。遇難於廬州。

江公會公爵里見前

王紫銓曾上書於太平天國之忠王李秀成。洋洋數千言。皆足致清軍於死命。而屏不見用。乃游歷南洋諸島。息影於香港之百步梯。李少荃聞而賞識之。欲延為上賓。聘使數至。王遜謝。答書有此心久灰。老朽難用。同根相煎。敢再加厲等語。李得書後。數嘆息曰。張元不為宋用。誰之過歟。

王名韜一名曉江蘇吳縣人上書忠王一事滬人多能言之當時為太平天國計殆無逾王書所言者乃棄之不用豈非天耶同時香山容閱

自美游學回謁洪秀全獻外交購船二策洪不能用又歸安錢江上書
洪秀全欲其長驅北上洪亦不能用語云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然哉然
哉

光緒乙亥。日本與臺灣生番構衅。沈幼丹奉命巡臺。與日本司令官西鄉
從道相見。告以兩國海軍方萌芽。不宜開戰。爲西人盡見底蘊。不如各歸
益自治軍。二十年以後。可相見也。西鄉大感動。遂罷兵。及移督兩江。奏定
各行省歲協南北洋二百萬金。專備海軍用。期以十年成南北粵三洋艦
隊。又恐緩不及事。先助北洋四百萬金。令成軍。於是北洋艦隊成立。且聘
琅威理教練之。未幾而慈禧太后。盡移北洋海軍費二千萬築頤和園。南
洋海軍費亦爲左季高移治朱家山河工。甲午戰後。沈公之孫名翊清者。
赴日閱兵。西鄉猶在。語翊清曰。日本海軍之有今日。不敢忘令祖之贈言。
惜其人不再見。且貴國任事者。不能竟其遺志。尤可惜也。

沈公爵里見前

袁爽秋少孤貧。隨戚北上。流落都門。薛慰農收養之。執雜役焉。後因事對答數語。慰農大奇之。使伴諸子讀。遂妻以女。袁之文學治行。獨出冠時。庚子之難。從容就義。實薛夫人主持之也。

袁名恕。浙江桐廬人。或云袁公到京。適薛慰農擇婿。公預其選。其時慰農所注意二人。一為楊廷甫。一為袁公。慰農之夫人親相之。並閱其文。謂楊必入詞林。袁不過過翰林而已。且楊貌優於袁。遂欲婿楊。慰農則謂楊雖可入詞苑。終不過過翰林而已。袁雖不能入詞苑。後有督撫之望。為一代名人。遂決婿袁。云薛名時。兩安徽全椒人。官觀察使。

吳筱軒以光緒乙亥授真定鎮總兵。入覲。寶竹坡侍郎邂逅與之言。遂定交焉。退而語人曰。中興名將。吾見多矣。未見有氣度高朗若吳君者。異時國家有事。建功者必斯人也。

吳名長。慶安。徽廬江人。予謚武壯。寶名廷。滿洲人。與張之洞。寶琛。張佩綸。鄧承修。齊名。直言敢諫。時號五虎。後官浙江學政。娶江山船女。

爲妾自効棄
官伴狂以終

袁慰亭幼時嗜酒好馳馬。日飲數斗。游騁郊原。士論薄之。一日往毛公祖熙家會葬。毛公屬爲款待賓客。段學士晴川年已八旬。審視袁久之。語毛公曰。此誰家子弟。酷似李子和少年時。非凡品也。子和者李公鶴年時方督東河也。

袁公爵里見前幼時以姊喪赴商城會葬道出潁州程軍門文炳方退居與有舊留袁小住縱譚兵略偉其識論謂似舊歷行間者

蔡松坡幼時家極貧。無力讀書。同邑樊春徐方授徒里中。從游者甚衆。一日見羣兒爲投瓦之戲。蔡立其中。如雞羣之鶴。遂攜以歸。飲食教誨。未數年而補博士弟子員。游學東瀛。遂成偉器。

蔡公樊公均見前蔡公功名立時惜樊公之墓上有宿草矣

唐少川幼習英文。聞其戚陳君爲駐朝鮮商務委員。往謁之。得爲關口西

人記室。時值朝鮮東學黨作亂。陳君困於城中。袁慰亭督師往援。見一西裝少年。騎馬脅槍。正擁陳君出。詢之則唐也。亟相欣慕。并約為兄弟。旋袁以道員充商務委員。邀唐君相助為理。交誼益篤。亦可謂獨具隻眼。識英俊於微時矣。

唐名紹儀。廣東香山人。甲午中日一役。袁世凱請政府任君為津海關道。旋也。後袁乃舉君自代。逮世凱為北洋大臣。請政府任君為津海關道。旋晉三品京堂。擢梁士詒為藏印議約全權大臣。充督辦京漢鐵路大臣。游升郵傳部侍郎。辛亥起義。君以郵傳部大臣充南北議和代表。孫文等感君之盡力。南方舉君為總理。君於組織內閣時加入同盟會。世凱頗疑之。以爭王芝祥直隸總督事。意見益相左。遂辭職。及世凱稱帝。君居上海。與民黨益相結合。極力反對之。袁死。黎繼以君為外交總長。北派督軍暗相齟齬。君仍辭職不就。云

梁燕孫以光緒己亥應經濟特科試。張香濤亟賞之。拔置第一。先是舉行特科。內外大臣所保過濫。已有責言。然慈禧太后求賢意切。視之甚重。照博學鴻詞故事。在太和殿考試。適張入都。遂另旨特派之閱卷。以外臣領

首誠曠典也。閱卷日。慶親王奕劻謂諸閱卷大臣曰。香翁是老輩。一切可請教。閱卷畢。賜乘轎游萬壽山。公賞抬轎太監僅二十金。太監大譁。然敢怒不敢言。李蓮英乃從而媒孽之。甲乙皆公所定。揭曉後。梁士詒第一。楊度第二。人言嘖嘖。彈章交上。指梁爲啓超族人。且有梁頭康尾之謠。康有為原名祖。瞿子玖在樞府。嫉之尤甚。慈禧爲所動。至覆試。遂改派榮慶爲閱卷領銜。頭場所取前五名。乃去其四。梁楊皆落第。公頗憤。賦紀恩詩十五首。中有兩次派閱特科卷一首云。國勢須憑傑士扶。大科匪比選鴻儒。阮文兆武吾何敢。忠孝專求鄭毅夫。蓋用宋孝宗焚香告天求忠孝狀元事。以隱刺當局焉。然至今日。梁楊二君皆爲中外知名之傑士。而梁君爲近代大政治家。其財政上之勢力。尤足以左右全國。國勢須憑傑士扶之語。張公之識鑒。洵不誣也。

梁名士詒廣
東南海人

賞譽第八

魏環溪嘗語人曰。生平景仰。而絕不得一親丰采者。海內有三賢焉。夏峯梨洲二曲是也。

魏公爵里見前夏峯為孫奇逢講學處故學者稱夏峯先生梨洲為黃宗羲之別號二曲乃李中孚自署為二曲土室病夫云

湯潛菴稱黃太冲曰。黃先生論學。如大禹之治水。導水導山。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

湯公爵里見前

汪茗文嘗言經學修明。吾於竝世得二人焉。顧子亭林。李子天生。是也。內行醇備。吾於竝世得二人焉。魏子環溪。梁子曰緝。是也。

汪公顧公魏公見前李名因篤陝西富平人明季為諸生見天下大亂走塞上訪求奇傑以報國無應者歸而鍵戶讀經史貫穿注疏負重

名與李中孚友善顧亭林至關中常主其家甲申乙酉間與亭林冒鋒刃間關至燕京兩錫莊烈帝撥宮康熙己未荐博學鴻詞以母老辭兼鈞者必欲致之大吏承風旨且病具疏乞終養論者謂清初有兩大文章道試授檢討甫就職以母且病具疏乞終養論者謂清初有兩大文章葉映榴之絕命疏及公之陳情表皆使讀者油然而生忠孝之心焉

宋荔裳標格意氣風流文采竝足推倒一世尤西堂目為東海偉人

宋名琬山東萊陽人順治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累官至四川按察使會入覲留京師而吳三桂起兵成都失守妻子皆在蜀憂憤而卒詩古文詞盛名滿天下有南施北宋之目施謂愚山也

花。王阮亭和人漱玉詞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之句長安人遂目為玉桐

王公爵里見前主詞又有春水平帆綠夢裏江南綠新婦磯頭煙水綠鄒程村嘗曰昔應子紅名三紅秀才今不當稱三綠耶

朱長孺見徐電發歎其天才駿發語顧茂倫曰此今之郭功甫也世有王荊公定當激賞其才邀致為上客耳

朱名鶴齡江南吳江人貫穿六籍折衷百氏著書滿家羣推學海才名徐
名鈞江南吳江人英姿玉立倜儻有大志好古博學通經弱冠才名
蔚起下筆數千言應博學宏詞試苑叢談三十卷
討著有南州草堂集三十卷詞苑叢談三十卷

毛大可稱顧茂倫爲人倫之雅鑒品目之善裁

毛公爵里見前顧名有孝江南吳人居釣雪灘以選
詩爲事唐律及清初近體詩皆有選本名滿大江南北

馬章民下第留京師落拓甚以行卷謁龔芝麓尙書尙書奇賞之曰李嶠

真才子也歲暮贈白金八百明年乃以第一人及第

馬名世俊江南溧陽人順治十八年一甲一名進士賜及第授修撰公
對策稱王者天下爲家不宜示同異時論偉之何義門嘗云我朝殿撰
前劉後韓公居其間鼎足而三云龔名鼎華江南合肥人
甲戌進士累官至禮部尙書好汲引後進學者仰如山斗

吳錦雲目朱人遠渥注龍種丹穴鳳雛

吳公爵里見前朱名
爾邁浙江海寧人

世目許九日天才雋拔風格雄峭

許名旭江南太倉州人著有秋水集

李杲堂嘗言說經無雙名擅八龍昔有慈明今見充宗。

李名穎嗣浙江鄞縣人風骨不凡年少能詩充宗姓萬名斯大浙江鄞縣人

宗定九稱張子羽丰度標舉屐齒皆韻。

宗名元鼎江南江都人恭謹樸雅與人交終始無失學有源本旁搜子史六朝奇聞僻事罔不手鈔心識家苦貧課一二老僕耕廢田春而食析而爨著書自娛足不入州府張名狎一字圖南江都人流寓白門以畫名於時性澹簡有塵外趣客過訪茶酒間進流連竟日不肯去

許彝千少便岐嶷總角風氣更進嘗詣從祖原孝原孝索冠見之左右曰祖見孫何須著此原孝曰此子是許氏南來之秀。

許名先甲浙江杭州人

吳天章初至京師。未知名。王阮亭亟賞其詩。謂為天才。一日待漏朝房。誦

其句於葉詡菴云。泉繞漢祠外。雪明秦樹根。又門前九曲崑崙水。千點桃花尺半魚。葉大驚異。下直即命駕訪之。自是吳之詩名。大噪於日下。

吳名斐。山西蒲州人。進士。允升之子。授臨潁縣知縣。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科放歸。遊燕趙。齊魯。吳越。秦楚。足跡半天下焉。葉名方。謫江蘇崑山人。順治十六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累官至禮部右侍郎。卒於位。予證文敏著。有讀書齋偶存稿。

許有介稱周櫟園。秋月澹面。春風扇人。

許名友。福建侯官人。周名亮。工河南祥符人。庚辰進士。累官至戶部侍郎。性好獎借人才。有著作不顯者。務表章之不遺餘力。尤嗜繪事。及古篆籀法。賓客紛集。從容談說古今圖史。畫皆條分節解。客退。則手一卷燈。熒熒然至夜分。歸寢。以為常著述。多至數十種。

有人問孫宇台曰。朱朗詣仗氣絕俗。揮斥一切。何以不罹禍患。孫曰。朗詣不矯矯立崖岸。故能居磨涅之中。而無磷緇之損。蟬蛻塵垢。非凡識所及。

朱名士。稚浙江山陰人。金庭相國之孫。為人慷慨不負。然諾貫穿掌故。有良史之才。

有人目陳其年。其行敦篤而立誠。其才瀟灑而精英。其氣盤礴而淑靈。

陳公爵里
已見前

龔半千稱屈翁山。龍章鳳姿。輝映南海。

龔名賢一稱柴丈。江南江寧人。屈名大均。廣東南海人。

朱近修稱丁藥園。風義高舉。雄眎藝林。天為加綯。地為加藻。

丁公爵里見前。朱公未詳。

周櫟園稱金冶王。抗厲希古。不可一世。

周公爵里見前。金名鼎。江南鎮江人。好為古文辭。性不妄交。其在白門。惟周櫟園吳衆香盛此。公相往來。他客值之。瞪目直視。不交一語。強與語。輒遭詈詬。世以此怪之。

張禹木守會稽。言論讜直。顧且蒼目。為暑月懷冰。慄慄有霜氣。

張名三。異湖廣漢陽人。己丑進士。為政多奇績。有古良吏之風。

邵青門在京師。或強之入太學。試吏部。宋右之得其文。驚曰。今之震川也。

拔第一。例授以官不就。

邵名長蘅江蘇武進人少稱奇童讀書目數行下長乃潛心六經者自及唐宋諸大家文融釋貫穿大放厥詞論者謂清初布衣以文鳴者自商邱寧都外惟公可鼎足而三所著曰青門集若干卷宋公爵里見前

陸稼書稱范彪西出處不苟守禮謹嚴今之辛復元也。

陸公爵里見前范名鎬鼎山西洪洞人康熙六年進士性孝友究心灑洛遺書闡明絳州辛復元全之學陸嘗與書曰夙聞山右辛復元之名而未見其書承乏恒陽幸與山右接壤則又聞先生出處不苟守禮謹嚴今之辛復元也且盡刊行辛書大有功於世道辱以見示不敢私出其間王仲淹薛敬軒之遺風未墜相與傳習而討論之為惠不亦多乎其推重如此

王秋史少有狂名。王阮亭。田山蘊賞其詩竝奇其人。有王黃葉之目。

王名萃山東歷城人康熙丙戌進士所居聖水泉元于欽所品七十二泉之第二十四也所著曰二十四泉草堂集田名雲山東德州人康熙三年進士授中書累遷工部郎中督江南學政遷江寧巡撫其時王阮亭負海內重名田公則天資高邁記誦亦博負其縱橫排慕之氣欲

以奇麗駕阮亭而上之故詩文集皆組織繁富煨煉刻苦成一家言著有古懽堂集長沙集等書

謝方山有杏村詩。王阮亭稱其去膚存骨。去枝葉存老幹。真賞甚希。存之篋中。以待元次山杜清碧其人。定相賞於弦指之外。

謝名重輝山東德州人官刑部郎中旋挂冠歸

尤西堂少嘗爲游戲之文。流傳宮禁。世宗親加批點。歎爲真才子者再。康熙戊午。召試鴻博。授檢討。嘗偕諸臣進平蜀詩文。帝見其名曰。此老名士。公刻二語於堂楹曰。真才子。章皇天語。老名士。今上玉音。

尤公爵里見前

李穆堂博聞強識。下筆千言。釋褐時。李晉卿許其與歐曾代興。王阮亭稱其有萬夫之稟。

三公爵里均見前

方望溪嘗與蔡聞之太息生才之難。計數生平朋友如楊賓實、陳滄洲、後生中尙未見堅然可信其幾及者。況在古人。蔡公曰：吾門雷生翠庭，乃後起之賓實也。

三公爵里均見前。雷公舉鄉試入都，不投公卿一刺，以陸平湖不敢見。魏蔚州為法，蔡既與方談及，公乃出見望溪於蔡所。蔡命受學於望溪。望溪固辭而答以儕輩之稱者，凡三四。年其後察公品峻而意誠，始受之不辭。

劉繩菴學問淹博。應詞科時，年裁二十有六。廷試賦題為五六天地之中。合諸徵士不解所出，多瞠目縮手。公獨揮翰如飛。張硯齋相國故睨公卷。對衆朗吟，始得題解。沈歸愚時亦預試，出語人曰：吾輩頭顱如許，乃不如一少年，愧死矣。

劉名給，江蘇武進人。乾隆丙辰開博學鴻詞科，公由廩生應詔試授編修。以文章學問受主知，未三十年遂參大政。又八年而拜大學士，其相業見稱於時。

劉海峯少以文謁李穆堂。李驚曰：五百年無此作者。歐蘇以來一人而已。

劉公李公爵里見前方望溪亦嘗語人曰如苞何足言古文同里劉大樞乃今世韓歐之才也

金冬心自序其集有云：昔赴萊東，道經臨淄，薛荇、趙秋谷詹事索予詩。啞撫掌曰：子詩造詣不盜尋常物，亦不屑效吾鄰家雞聲，自成孤調。

金名農浙江錢塘人續集自序多述其自少至老所遇前輩聞人評詩賞譽之語文頗奇詭無繩幅而感惓知己真氣在胸此則趙所云鄰家雞聲則指王阮亭
雞聲則指王阮亭
不忘談龍舊隙也

王蘭泉在京師與朱竹君互主騷壇。時有南王北朱之目。

王李二公爵里均見前

程魚門在京師遇文學人，慄然意下。延譽不容口。京師為之語曰：自竹君先生死，士無談處。魚門先生死，士無走處。其聲華之盛如此。

程名晉芳安徽歙縣人業謹於淮家世豪富公獨好儒術罄其資購書五萬卷窮日夜討論之南巡獻賦行在召試第一賜舉人授中書四庫

館開以荐為纂修
官書成擢編修

汪瑟菴嘗督學安徽。聞姚石甫獲鄉舉。語主試劉金門曰。吾昔於皖中佳士無所遺。獨恨未得姚瑩。今君暗中得之。何快也。後汪公督學浙江。姚往謁之。縱譚三日。汪贈以詩云。衆鳥啁啾中。獨見孤鳳皇。其獎挹可謂至矣。

汪公爵里見前。劉名鳳。誥江西萍鄉人。姚名瑩。安徽桐城人。姬傳之。從孫嘉慶戊辰進士。簡福建平和縣知縣。累官至湖南按察使。工詩古文。留心經世學。遇事激昂奮發。欲有所為云。

李申耆淹通天人。學顓而博。少應學政試。督學仁和胡文恪。拔置第一。復刻其文卷。分給九學諸生。曰。歸家熟讀之。毋薄李生新進。老夫衡文半天下。未見有如李生者。

李名兆。洛江蘇陽湖人。

林少穆以道光告戍。督師廣西。道出長沙。左季高往見之。論新疆事。援古

證今風發泉湧。林公亟賞之。至拍其肩曰。他日建奇勳於天山南北。竟某之志者。其惟君乎。左亦殊自負。後卒如林言。

林左二公爵里見前左公晚年嘗以遇林公事為平生第一榮幸事林公是時手書一聯贈左公云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左公常懸此聯於齋壁

江岷樵被圍於鄂。曾滌生檄劉印渠自長沙赴援。行四日夜達通城。一戰而圍解。曾與江書云。印渠救援之速如神。鷹度漠一擊千里。令人歎賞不已。

江曾二公爵里見前劉名長佑湖南新寧人累官至雲貴總督外嚴毅而內寬仁予謚武愼

曾滌生在京與倭良峯相友善。倭嘗目之曰。滌生乃今之湯潛菴也。

倭名倭仁姓鳥齊格里氏蒙古正紅旗人道光己丑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以九容入手見過自認言動無忘行己接物絕無偏私蓋滿人中之名儒也

同光之間。張香濤。張幼樵。鄧鐵香。劉博泉。盛伯熙。陳伯潛。寶竹坡等。直言敢諫。封奏聯翩。京師目之為清流黨。

張香濤。爵里見前。張幼樵。名佩。綸直隸豐潤人。鄧名承修。劉名恩。溥盛名。昱。滿洲人。陳名寶琛。福建人。寶見前。

李雲軒事母甚孝。母晚年患病。李寢榻旁。侍膳進藥。八年如一日。巴陵吳南屏重風義。不輕許可人。獨盛推李為今世之王祥。

李名翥。漢湖南平江人。從李續賓軍。官至總兵。吳已見前。

黎純齋稱黃公度。天才瓌特。幾如王太尉之巖巖秀峙。壁立千仞。

黎名庶。昌貴州遵義人。少時上萬言書於曾滌生。為曾所賞。識官至道員。充出使日本大臣。黃名遵。憲廣東嘉應州人。官至湖南按察使。著有日本國志若干卷。

彭雪琴目愈陰甫。其澹如菊。其潔如蓮。

彭公見前。俞名樾。浙江德清人。起家翰林。出為河南學政。以事罷歸。研精經術。著述甚多。與王壬甫齊名於光緒中葉。

譚組安稱王壬甫之文。譚英秀之劇。爲近世之二寶。

譚組安名延闈。湖南茶陵人。翰林院編修。辛亥起義。君以湖南響劇。遂爲湖南都督。王公見前。譚英秀名鏗。培湖北黃陂人。工唱鬚劇。爲北京劇界中之泰山北斗。

留學生飛騰之速者。曹潤田。章仲和。陸閏生。汪袞甫。時目爲四大金剛。

曹名汝。霖江蘇上海人。章名宗。祥浙江人。陸名宗。興浙江人。汪君爵里見前。

品藻第九

顧亭林嘗曰。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爲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

不如張力臣。

顧公已見前。王名錫闡。江南吳江人。博覽羣書。守義樹節。講瀛洛之學。兼通中西。天學。楊公未詳。張名爾歧。山東濟陽人。明季為諸生。入清。即隱居。求志。博綜載籍。以篤志力行。為本。學者稱蒿菴先生。讀名山。山西陽曲人。明季諸生。博學尚義。節入清。衣朱衣。居土穴。課子。讀書。康熙舉鴻博。固不應試。授以官。亦不謝。旋聞強識。兼精天官樂律。未詳。吳名志。浙江仁和人。志行端。懋博聞。強識。兼精天官樂律。朱公見前。王名宏。撰陝西華陰人。張名昭。江西南陽人。精六書。貧而嗜古。究心金石。搜討靡遺。

毛大可。目史訥齋。雍睦家居。事父怡愉。不間嘻嗃。有似陳季方。把臂堪託。以妻孥似朱生。見利思義。不因人炎熱。似梁伯鸞。嗜酒疏脫。每一飲必陶然盡醉。而諸務不失簡則。有似張黃門。訓諸經百氏。鈎深致遠。可使擔囊負笈。執經問字者。不絕門舍。雖傾筐倒篋。隨叩隨應。猶然鼠壤有餘物。似馬季長。

毛公見前。史名廷柏。浙江蕭山人。弱年蜚聲。文林豪蕩。無前領袖。東南凡人士宴會。有所譜記。非史不就。

萬履安有子八人。長孫貞一。並稱令器。李杲堂嘗論之曰。粹然有得。造次儒者。吾不如公擇。好古而信。篤志不分。吾不如充宗。足以文章名世。居然大家。吾不如貞一。至若學通古今。無所不辨。則吾不如季野。

萬履安名泰。一稱梅菴。生有異稟。美風儀。進止不失尺寸。舉丙子孝廉。亂後遂隱居。不仕。文行爲天下楷模。李杲堂論風格。比之東漢。郭有道。黃徵君云。公擇名。斯選。顏色充豫。內腴。外豐。被服雍容。出言欸欸。有序。充宗名。斯大。生逢喪亂。不事科舉。業湛思諸經。以爲非盡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亦無由悟。傳注之失。箸書三百卷。貞一名。言少。以古文名。隨諸父在講社中。最精博。黃太冲深器其文。謂能憲震川之古淡。而加以剡源之色澤。季野已見前。

王西樵嘗稱林鐵崖異人者三。鬚眉奇古。略如李伯時所畫羅漢相。則異在容貌。下筆落落。能爲崑崙椒詭之詞。出入於孫樵劉蛻之間。則異在文筆。每當讌會。竹肉間作。或值徜徉山水之際。時而意得忘言。如釋迦拈花。達摩面壁。時而快論斗發。又如春雷奮蟄。奇鬼搏人。則異在性情語言。

王名士。祿山。東新城人。順治十六年進士。官考功員外郎。典試河南。以磨勘罷官。母憂。哀毀卒。林名嗣。環。福建晉江人。己丑進士。官觀察。倡議屯田。為武臣所中。被逮。久得雪。寓居西湖。以著述自娛。

黎媿曾文章雄視海內。徐巨源嘗曰。漢陽李文孫。長汀黎媿曾。

黎名士。宏。福建長汀人。徐名世。溥。江西新建人。李名昌。祚。湖廣漢陽人。壬辰進士。官廷尉。

黃俞部。目周欒園。吏事精能。撫戢殘暴。如張乖崖。屢更槃錯。乃別利器。如虞升卿。文章名世。領袖後進。如歐陽永叔。博學多聞。窮搜遠覽。如張茂先。宏獎風流。座客恒滿。如孔北海。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如陶淵明。敦篤友朋。信心不欺。如朱文季。孺慕終身。友愛無間。如荀景倩。李孟元。至其登朝未久。試用不盡。則如范希文。而遭讒被謗。坎壈挫折。又如蘇長公。

黃名虞。稷。福建晉江人。周公己見前。

陸麗京。文行彪炳。一時事親至孝。居喪執禮。人擬之高子臯。

陸名圻浙江錢塘人學既淵茂立志以志誠自勵與弟塔培咸以文章經世自任海內稱三陸

羅隨園嘗言老而好學有德有言吾敬張君祖望博聞強記不安許可吾敬毛君稚黃雕龍繡虎與物無競吾敬丁君素涵閉戶著書朗有卓識吾敬李君東琪注洋千頃能以度勝吾敬沈君開先情辭斐疊波瀾老成吾敬孫君宇台

羅名賢陝西華州人好吟詠名重公卿間參浙撫軍日與西陵耆舊放情詩酒張名綱孫浙江錢塘人美鬚髯恬淡不樂交游好為詩古文詞喜山水窮幽蹻險著有秦亭集毛名先舒浙江仁和人藥園之弟子先生門其詩音節瀏亮有七子餘風丁名濤浙江仁和人藥園之弟錢塘人以著述稱於時其文光怪陸離如商彝周鼎

陳其年與汪茗文論六朝之文詞雄旨洽鈞深索微多出諸賢尋賞之外時冒辟疆在坐傾聽不置陳遽掀髯謂汪曰與子論交十年今夕始稱知己

陳汪二公爵里均見前 胃名襄江南如 舉人孝友易直能文章善結納知名天下

宋既庭與宗弟疇三俱以孝廉知名時稱大宋小宋或問汪若文大宋何如人汪曰阮思曠都不及真長逸少而能撮有諸人之勝

宋名實穎江南長洲人醇靜寡欲動止皆有常則才名早著三十舉孝廉以公車至京師輒攝衣據諸貴人上坐意氣岸然名公卿及四方游士日夜持刺到門以得見顏色為幸疇三名德宏江南長洲人辛卯孝廉汪公己見前

閻百詩天性好罵於宏詞科五十人少所許可獨盛推吳任臣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

閻吳二公己見前 徐名嘉炎浙江秀水人 由監生授檢討在史館中著作與人不同

陸稼書稱應潛齋高風峻節可比許由陶潛然許雖高潔文采無聞陶之文采表著矣而耽於麴蘖不可以為訓惟先生閱覽博物澹泊寧靜許之所無先生有之陶之所有先生無之為足高視古今云

陸應二公已見前陸公嘗兩會應公於武林與論學術源流甚契節可
亦命二子訪陸公於西湖厲次其卒也陸公以文祭之有高風峻節可
比許由
陶潛云

有人目王薑齋刻苦似李中孚貞晦似孫鍾元多聞博學志節皎然不媿
黃太冲與顧亭林。

諸公已見前

錢牧齋序黃忍菴之詩謂長安金陵雜感諸篇頓挫鉤鎖纏綿惻愴在韓
致堯元裕之之間。

錢名謙益江南虞山人黃名與堅江南太倉州人順治十六年進士康熙十八年召試鴻詞科授編修遷贊善著有忍菴集

朱竹垞既入詞館日與諸名宿掉鞅文壇時有爲之月旦者謂王阮亭工
詩而疏於文汪茗文工文而疏於詩閻百詩毛大可工考證而詩文皆次
乘獨公兼有諸人之勝。

諸公爵里均見前

姜西溟為文雅健。有北宋人意。魏叔子謂朝宗之文。肆而不醇。荅文之文。純而不肆。先生在醇肆之間。時躋其論。

姜魏二公已見前

有人評浙中詩派。前推朱竹垞。後推湯西湄。竹垞學博。故能變化。西湄才大。故能恢張。後有作者。莫能越兩家之外也。

湯名右曾。浙江仁和人。康熙二十七年進士。性伉直。以文學重於時。在諫垣。所條議甚衆。視學中州。杜絕苞苴。請託累官。至吏部侍郎。持正議。忌者訕之。

萬九沙識杭董浦。全謝山於髫年。即目為鄭漁仲一流人物。

萬名經。充宗之子。自幼濡染家學。長益與博。無涯涘。康熙癸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典試山西。視學黔中。著書甚多。杭名世。駿浙江。仁和。人少負異才。於學無所不通。所藏書。擁積几不下數萬卷。乾隆元年。召試鴻詞。授編修。改御史。條上四事。下吏議。尋放。還一意著書。好獎元。惜年。

後進全
公已見前

杭堇浦嘗言。吾經學不如吳東壁。史學不如全謝山。詩學不如厲樊榭。

杭全二公爵里見前。吳公未詳。厲名鶚。浙江錢塘人。少孤貧。居東園讀書不止。為詩精深。峭潔。截斷衆流。於新城長水外。自樹一幟。康熙庚子。舉人。乾隆初。舉鴻博。報罷。南歸。客揚州。有馬氏藏書甚富。延主其家。盡探秘籍。主擅。沽大江南北者。凡數十年。尤工詩。餘擅南宋諸家勝之。

鐵冶亭。少與百菊溪。法時帆。竝稱三才子。菊溪稱其詩。如王子晉向月吹笙。聲在雲外。至其氣韻宏深。如河流之發源天上。其推挹至此。

鐵名保滿洲正白旗人。乾隆三十七年進士。由編修官。至兩江總督。著有梅菴集。敬賢禮士。推人倫。水鑒為鄂文端後一人。百法二公爵里前見。

有人評孫子瀟之詩。沈鬱不及張仲治。而無其叫囂。敏贍不及袁簡齋。而無其遊戲。

孫張袁三公
爵里均見前

王蘭泉嘗曰。吾於淮海得四士焉。王念孫及子引之。善蒼雅之學。汪中爲揚馬之文。劉台拱有曾閔之養。時以爲四士三美。

王蘭泉王念孫二公爵里見前引之字伯申登嘉慶四年進士廷試以一甲第三人及第累官至禮部尙書究心爾雅說文音學五書以求聲音文字訓詁之學成經義述聞十五卷經傳釋詞十卷精博過於惠戴二家 汪公已見前 劉公未詳

許周生博學能文。以嘉慶己未成進士。是科得人最盛。論者謂與康熙己未乾隆丙辰兩詞科相埒。朱石君曰。經學則有張惠言等。小學則有王引之等。詞章則有吳鼎等。兼之者其許生宗彥乎。

許名宗彥浙江德清人生有異稟九歲能屬文劉文正謂他日必爲名儒授兵部主事後觀政兩月即假歸生平寡嗜好惟喜購書於書無所不窺旁及道藏釋典名物象數必窮其與而後已尤精天文自製渾金球別具神解朱公王公吳公爵里見前 張字皋文江蘇武進人精孟虞易說阮芸台謂與孔廣森之公羊春秋同稱專家絕學云

蔣蔣山治經史小學。兼通象緯。詩才尤雄富。弱冠游浙。阮芸台方督浙學。一見傾倒。序其經學齋詩曰。研精覃思。夢見孔鄭賈許時。不失顏謝山水懷抱也。

蔣名徵。蔚江蘇元和人。伯兄莘。季弟夔。均有名於時。稱為元和三蔣。人各有集。蔣山尤淵博。阮公見前。

曾滌生嘗奏稱胡林翼之才。勝臣百倍。及上胡公死事狀。又謂其堅持之力。調和諸將之功。總覈之才。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進德之猛。

會胡二公爵里見前

左季高好以諸葛自比。與人書札。輒自署曰老亮。公督陝甘時。吳清卿視學甘肅。觀風命詩題曰。諸葛大名垂宇宙。公聞之。掀髯大笑。

左公爵里見前。嘗以軍事料敵。奇中。自謂明見萬里之外。某屬吏曰。此諸葛之所以為亮也。又言近人好以諸葛自比者。多某屬吏曰。此葛之所以為亮也。甚不悅。吳名大。澂江蘇吳縣人。以翰林院編修官至湖南。巡撫甲午之役。自請出師。遼東無功而還。

光緒戊戌。德宗奮發自強。欲求人材。一日從容問翁叔平相國曰。卿自謂何如康長素。翁曰。康之才勝臣百倍。

翁名同。蘇江蘇人。以翰林院編修官至大學士。軍機大臣。戊戌致變。罷官歸里。康見前。

光緒季年。新設郵傳部。張治秋爲尙書。唐少川爲侍郎。其時丞參由部奏簡。張重時望。欲舉張謇。湯壽潛。鄭孝胥。張元濟。唐重實驗。欲舉梁如浩。周萬鵬。鍾文耀。施肇基。各爲月旦。相持久之。時論不能分優劣。

張公唐君
爵里見前

孫中山黃克強。在革命黨人中。爲一時瑜亮。或愛孫言論。則疑黃無文。或重黃實行。而無取於孫。

孫君黃公
已見前

王聘卿與段芝泉。在北洋派中。有王龍段虎之評。

王
段名
君士
已珍
見直
前隸
人

新
世
說
品
藻

七
九

新世說
品藻



新世說卷四

易宗夔撰述

規箴第十

汪啓文頗自患懶放。兼以此規王西樵。王莞爾曰。長安車馬喧闐。甚囂塵上。若無吾輩一二孤寂者。點綴其間。詎非缺陷。君亦何必以懶放自患耶。

汪王二公爵里見前

鄒子先。趙砥之。竝居吳江之西郊。鼎革時。邑人多謝去。諸生冠服。俄學使者來。傳相告。言不出。且遣戍。趙頗心動。鄒正色規之曰。我輩但當論是非。不當計利害。於是遂止。趙每爲人言。微鄒君。幾喪吾守。

鄒名甲。芳。趙名瀚。均江南吳江人。時論鄒之剛決。不撓。趙之服義。推美君子。兩賢之。

文與也。作畫。頗得待詔家法。然多率爾之筆。汪啓文規之曰。此事定須霞思雲想。刻意經營。奈何頽唐落墨。便布人間。

文名點江
南吳縣人

汪舟次兄弟好古力學。名沸大江南北。戶外屨恒滿。父意歎之。誠曰。吾不願爾曹為名士。名如剪綵鏤棘。實不存也。爾曹與人交。以其文無寧以其行。郭泰之異茅容。庾袞之敬褚德。豈為名高哉。爾曹其慎之。

汪名楫。江南江都人。康熙己未開詞科。召試中第。授檢討。與修明史。二十二年充冊封琉球正使。累官至福建布政使。父名汝蕃。字生伯。自言生平無異人。惟不欺二字。反復無愧耳。嘗築友善菴。出米數百石賑飢。身與妻子粗糲。自如亂後。家中落乃整飭餘緒。每得金即贖屯營婦女。歸其家。又埋齒掩骼。二十年凡積樁千餘。

王阮亭性和易寬簡。好獎引氣類。施愚山嘗規之曰。公好獎引人物。自是盛德。然後進之士。學有未成。得公一言。便自詡名士。不復虛懷請益。非公誤之耶。

王施二公爵里見前。施公之語見王公香祖筆記。且云予思其言亦極有理。

杜茶村以書翰規人。好作進一步語。嘗答某書云。自古小人之禍。君子激之。君子之名。小人成之。至於成君子之名。即已受小人之禍。天下事因之敗壞者不少矣。

杜名濬。湖北黃岡人。明季爲諸生。避亂居金陵。刻意爲詩。然不欲以詩人自名。貴人求詩者。踵至公門。不與。通年七十七而卒。

姜西溟與翁叔元相善。翁嘗謂公曰。吾名不見子集中。是吾恨也。翁官祭酒。余國柱方排湯潛菴。翁受指使。劾睢州僞學。遂擢少詹。以睢州管詹事府也。公發憤爲文以規之。曰。古者輔教太子。有太傅少傅之官。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今詹事有正貳。即古太傅少傅之遺也。翁公貳詹事。其正實睢州湯公。公治身當官立朝。斬然有法度。吾知翁君必能審諭湯公之德行以導太子矣。翁見之。撫然曰。某知罪矣。然願子勿出也。越日而公刊布之。徧傳輦下。翁恨之刺

骨。

姜公湯公爵里見前
翁江蘇常熟人

葉星期築室橫山下。其論文以議論不蹈襲前人。卓然自吾立。方為立言。汪茗文居堯峯。說經經經。與公持論鑿枘。門下士亦互相詆謔。汪沒。公曰。吾向不滿汪氏文。亦謂其名太高。意氣太盛。故麻列其失以規之。非謂其謬戾於聖人也。且汪沒。誰譏彈吾文者。乃取向所摘汪文短處。悉燔之。

葉名燮。江南吳江人。康熙九年進士。出知寶應縣。以伉直不容於上官。不二年落職歸。而築室橫山。所作詩文。意必鉤元。語必獨造。寧不諧俗。不肯隨俗。於同時諸家。外能拔戟自成一隊。

施愚山嘗規其所親曰。我輩既知學道。自不至大戾名教。但終日不見己過。便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地之和。

右數語見施公所著學餘集

曹厚菴謁館師胡此菴。講明善之旨。公曰。何其言之似王陽明也。因與往復討論。此菴規之曰。子所言皆先儒之言。非心悟獨得者。於子何益。公乃辭歸。益究心深思。不得輒泣下。閱一年。豁然大悟。趨質此菴。此菴望見之。大喜曰。子今大有得矣。

曹名本。榮湖北黃岡人。幼讀陽明書。好之。採索至廢寢食。常屏迹山中。夜半月出。坐達旦。怡然有得。順治六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出。胡此菴門下。

張敬菴按察江蘇時。始至未受篆。卽過方望溪。辭不獲。張入曰。吾迫欲一見論學耳。方規之曰。某未知學。但聞守官之大戒二。其一義利也。公旣儻然不滓矣。進乎此則利害非知命而不惑者。不能無搖。張甚韙之。

張方二公
爵里見前

陳榕門視官事如家事。以民心爲己心。所著有養正遺規。教女遺規。以訓

於家。有訓俗遺規。從政遺規。學仕遺規。在官法戒錄。以施於民。

陳公爵里見前嘗曰生平無他嗜好每處一地臨一事即就其地其事悉心講求以求有益不自覺其勞也

朱石君為侍講學士。仁宗時在藩邸。公奉命侍仁宗讀。未幾又有督學福建之命。臨行上五箴。一曰養心。二曰敬身。三曰勤業。四曰虛己。五曰致誠。仁宗力行之。及親政亦常置座右。

朱公爵里見前公以乾隆三十九年授侍講學士四十年命上書曰行走初置文淵閣官特命公直閣事主福建己亥鄉試四十五年督福建學政

阿雲巖年少時。飲於總督鄂某園中。園有古松一株。構亭其下。顏曰倚松。鄂固倚某權相為泰山者。酒半。阿因規之曰。亭名不佳。松豈可倚者。大風折松。亭亦受其壓矣。可不懼乎。

阿公爵里見前

蔣曠堂歷任封圻。待屬吏恩威竝用。督蜀時。有州縣數員。需次無事。輒聚爲葉子戲。客過訪之。恒拒不納。一日值常參。公獨留此數員。而誡之曰。諸君無案牘勞。以葉子戲。偶爾消遣。未始不可。然頻頻爲之。則損財耗時。作無益。害有益。且因此疏慢朋友。來輒拒之。似更不可。諸君行將握篆。盍先將律例留心觀覽乎。今與諸君約。俟一二月後。余將條問焉。能對者。方委以民社。否則未敢以地方公事。漫爲嘗試也。自是各官咸講求例案。無敢嬉於博。

蔣名攸。銛。遼東襄平人。隸漢軍旗籍。乾隆四十九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次年授編修。典試督學。游任疆臣。累官至文淵閣大學士。以嘉慶二十四年任四川總督。

袁簡齋有友富而不仁。嘗作書規之。其言曰。善用財者。財雖寡。除自身享用外。仁粟義漿。皆財爲之。不善用財者。除妻子奴僕有怨言外。招尤致禍。

亦皆財爲之。

袁公爵里見前右
數語見公文集

王惕甫短小精悍。善詩古文。嘗館睿王邸。王器重之。王稍有過。公輒正言規之。使王冠帶謝過乃已。

王名芭孫江蘇長洲人乾隆戊申召試舉人官華亭教諭不就客京師久嘗謂法時帆云君有詩識無詩才汪端光有詩筆無詩膽其兼之者故有人在蓋自謂也

吳春釐性忠慤。好研究洛閩之學。嘗與禮親王書。奮與憤。盛衰之本。勤與惰。成敗之原。貪與廉。得失之林。寬與虐。恩怨之府。靜與躁。壽夭之徵。忍與激。安危之券。謙與滿。禍福之門。敬與肆。存亡之界。王書之座右。

吳名庶枚安徽桐城人
嘉慶己未進士官御史

汪瑟菴督安徽學政。爲學約五則以訓士。一曰辨塗。二曰端本。三曰敬業。

四曰裁僞。五曰自立。一時操觚者。奉爲求學之南箴。

汪公爵里見前其學約五則一曰辨塗謂喻義喻利人心之分盡於此爲己爲人學術之分盡於此有志者當立辨平豪釐千里之差二曰端本謂士者四民之首天下事皆吾分內事也自公卿至一命之吏皆讀書人爲之故貴通古今達事變相期爲有體有用之學三曰敬業時文者古文之一體猶小之碑誌傳記表疏論序云耳以摹擬剽竊者不足言文乃竝時文而後託之文非以其真耶五日自立文之不能不變者其真蓋必能真而後是非可得而論也申韓莊列異乎吾道者也不變者子以爲先有實而後託之文非以其真耶五日自立文之不能不變者時也挽其變而歸之正或因其變而愈益神明於正學者事也苟非克自樹立隨風氣爲轉移取己陳之芻狗沾沾然仿效之庸有冀乎公之因文見道如其大指不出乎此每訓士諄諄然如父兄之誨子弟也

錢子密嘗客曾滌生幕府。乞假應秋試。曾設筵餞之。酒闌語之曰。足下名位。他日必出在座諸君之上。惟操守二字。吾輩應共勉之。錢後成進士。躋卿貳。入樞密。僅言名位。果如曾言矣。

錢名應。溥。浙江秀水人。官至禮部尙書。軍機大臣。

曾滌生駐軍安慶。有戚某自田間來。行李蕭然。衣服敝素。對人沈默不能言。曾頗愛之。將任以事。一日會食。值飯有稗粒。某檢出之。而後食。曾默然。旋備資遣之行。某請其故。曾規之曰。子食而去其稗。平時既非豪富。又未曾作客於外。輟耕來營。不過月餘。而即有此舉動。吾鄉人寧復如是耶。吾恐子之見異思遷。而反以自累也。

戚某旋託人向曾求事。自試竝言痛解。前非時曾公喜種蔬。頗鮮而食。以為至味。即命某主圃事。某益自勵。日與傭保雜作。自朝至夕。不輟。公微規之。見其始終不渝。乃以他事畀之。其人阻勉。從公克勤厥職。卒官至布政使。

王壬甫有戚串納姬。或規之曰。志士枕戈之秋。不宜惑溺於女色。王曰。此大易事。即名之曰戈兒。以示不忘在莒之義可也。

王公已見前

郭筠仙以編修參僧忠親王軍幕。拒英法聯軍於天津。僧王密詢戰守方

略。郭對以外人志在通商。但當講求應付之方。不當稱名與戰。海防無功。可言無效可紀。不如其已。王默然。及北塘潰敗。乃服郭公之言爲有識。

郭名嵩。壽湖南湘陰人。官至侍郎。又嘗與僧王言制敵之策。惟在狙擊。然欲擊之。必先自循理。循理而勝。保無後患。即敗亦不至有悔。王終不能。用敗後嘗語人。朝官惟郭翰林愛我。能進逆耳之言。我愧無以對之。使早從其言。何至此敗。

曾滌生既戰勝洪楊。開府江南。李次青走書賀之。其書累三千言。末段寓規於頌。其辭云。兩江督府兼綜河漕鹽法及操江諸務。殷劇號難治。承平時。選帥嘗重於他省。非有文武威望。知大體可信畏者。莫能任。况大亂之後。其事與開創同。而又有島夷逼伺。狡獪不可測。則所謂安內以攘外者。宜必邃謀深識。消患於未萌焉。竊謂圖治以教養爲先。在今日則養先於教。世亂才勝法。若由亂而治。則當以才用法。而不爲法所縛。至於內治既修。外侮自戢。道在蓄威養望。有以大服乎中外之心。久之必喙駭不遑矣。

云云。

李公爵里見前

李木菴有友謁選。貸數百金以供日用。李正色告之曰。今日之京債。即異日之公帑。亦即末路之贓私也。友拱手曰。戢卿良箴。

李名未詳

陳石遺寓武昌時。張香濤督鄂久。值中外多故。武昌居長江上游。形勢扼要。張好以陶侃自命。陳未許之。有友某隨鄭蘇龕來漢口。酷嗜賭。陳因以詩規之曰。撰蒲運璧等無用。互訟廷尉難爲平。蓋兼諷張也。

陳鄭二君已見前

宋漁父被刺於滬上。瀕死。尙致電函於袁世凱曰。臨死哀言。尙望總統開誠布公。俾國會定良好之憲法。

宋公已見前公以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之夜乘津浦車北上被槍擊於車站

袁世凱取消帝制。仍思戀棧。爲民國元首。蔡松坡致電函以規之曰。共和與帝制。立於極相反對地位。自帝制發生。則共和瀕死。吾儕力活共和者也。今既活矣。公何能再膺總統之任。吾謂公既以帝制爲生。卽宜與帝制同死。若帝制死而公獨生。竊爲公不之取。吾儕拚擲生命。蓋欲身殉共和。公猶不思退位。能無愧對帝制耶。僕爲公計。能殉帝制。仍不失爲英雄云。

蔡公見前公發此電未一月袁氏憤極而死

捷悟第十一

喬文衣居京師。嘗於夜半過午門。踽踽獨行。萬籟俱寂。猛思日中百萬生靈。今歸何處。頓悟人世升沈。如此而已。

喬名餘直隸內邱人官司城

傅青主徵君善草書。一日醉後作狂草。書畢偃臥。置字几上。子眉潛以已字易之。公醒見之。歎曰。我昨醉後偶書。今起視之。中氣已絕。殆將死矣。眉亟白其事。公曰。然則汝不食麥矣。後果然。

傅公已見前

陸麗京誦讀明敏。善解誤書。嘗讀韓非子。至一從而成危句。曰。是一從而成邑也。後令他人覆射。無一合者。惟其弟左域中之。

陸公已見前左域名堙神骨軒朗詞令宏通

任待菴於康熙時爲上海令。有安西布賈魏丙者。夜就逆旅醉臥。風雨大作。失橐金三百。訴諸任。不能得主名。因禱於神祠。留隸待命於祠中。隸夜夢神座有幼婦出。右手抱細女。左手挈衣與之。及接視。則裙襴也。歸以告任。任旋悟曰。賜衣而得裙襴。則非衣也。非衣者。裴也。逆旅左右。殆有裴姓。

其人者歟。隸叩頭曰：似也。有裴愛者，無賴，不事家人生產，其人僦旅舍旁而得出入其室，即欲得裴姓。此當是任曰：然，然則其抱細女者，亦可知矣。夫細女，愛女耳。吾聞納音之數，陽姓從左，今左非衣而右愛女，其爲裴愛無疑。遂收裴，拷之得實。

任名辰，旦字干之，浙江蕭山人，丁未進士。

胡瑟菴官湘東司李時，定南王駐師於衡州。一日召胡至帳下，曰：軍中有馬數千，需櫪五百具，命若三日爲期，過期斬。胡出已暮，至江孺，適有人跣足立星露中，顧謂非司李胡公耶？何爲至此？胡告之故，曰：小人家於江，有漁艇百餘，破其一，可得櫪五六具，請後二日以報。五百具鱗次江濱，胡進之王，王大悅。

胡名貞，開浙江仁和人，性好任俠，旁通藝流，諸術每雄談，四座辟易。己卯舉於鄉，鼎革後自甘放廢，尋爲張公所辟，授湘東司李，未幾告歸，工

書善畫石為文絕類蘇長公才
大用小有志不就時論惜之

清聖祖登極甫八齡時。齎拜當國。勢甚張。以帝幼。肆行無忌。帝日選小奄之強有力者。令習布庫以為戲。布庫滿語賭力也。拜入奏事。亦不之避。拜更以帝弱而好弄。心益坦然。一日拜入內。帝令布庫擒之。十數小奄立執拜。遂伏誅。其機警如此。

齎為清開國異姓功臣之一世祖臨沒時受顧命與索尼蘇克薩哈退必隆同為輔政大臣以聖祖幼冲專權恣肆康熙八年命康親王傑書等勘問其罪得三十款論死

高澹人隨聖祖登泰山。聖祖欲書扁額。已擬定而小天下四字。提筆一揮。將而字一畫寫太低。以下難再著筆。帝甚躊躇。高曰。陛下非欲書一覽皆小四字耶。帝欣然。一揮而就。

高名士奇浙江錢塘人。以布衣受聖祖知遇。為文學侍從之臣。官至少詹事。

上鋪板片師行無阻蓋番人方倚此為險不意大兵驟至也遂破其巢穴云

清高宗性極穎悟。一日臨幸和珅家。見珅家亭額。紀曉嵐為作擘窠大字。二曰竹苞。笑諭坤曰。此紀昀嘲汝之詞。蓋謂汝家个个草包也。珅聞而銜之。

紀公爵里見前公好滑稽與和珅同朝恒隱相嘲諷而珅輒不知

盧雅雨為兩淮運使。以好士故。賓朋紛集。供給甚繁。遂至虧帑。廷議籍沒。紀曉嵐與盧為兒女姻親。常直內廷。微聞其說。私馳一介往。不作書。以茶葉及鹽少許貯空函內。外以麩糊封固。盧得函。即悟曰。此蓋隱查抄鹽案虧空六字也。亟將家財寄頓他所。迨籍沒時。所存資財寥寥無幾。

盧名見會其籍沒時和珅遣人偵得紀漏言紀力辨實無一字帝曰人證確鑿何庸掩飾乎朕但詢汝操何術以漏言耳紀乃白其狀且免冠謝曰皇上嚴於執法合乎天理之大公臣倦倦私情猶蹈人倫之陋習帝嘉其詞得體為一笑從輕譴成烏魯

木齊未幾
即賜環

金冬心客揚州。諸齋商慕其名。競相延致。一日。某商宴客於平山堂。金首座。席間以古人詩句飛紅爲觴。政次至某商。苦思未得。衆將議罰。商曰。得之矣。柳絮飛來片片紅。一座譁然。譏其杜撰。金獨曰。此元人詠平山堂詩也。引用確切。衆請其全篇。金隨聲誦曰。廿四橋邊廿四風。憑闌猶憶舊江東。夕陽返照桃花渡。柳絮飛來片片紅。衆服金博洽。其實金乃口占此詩。爲某商解圍耳。商大喜。越日。餽以千金。

金公已
見前

順天鄉試。四書文題。例由欽定。先期。內閣進呈四書一部。命題畢。仍發還。乾隆乙酉鄉試。奄人捧四書發還內閣。和珅就奄與語。探高宗命題時情狀。奄言帝披閱第一本。至半本時。忽微笑。振筆直書。珅不語。遂知爲或乞。

醢焉一章。蓋乞醢二字。嵌乙酉二字在內也。乃密通消息於門生。倩人預構。雋者甚衆。

和珅此種舉動與高士奇路同

阿雲巖征金川。一日安營已定。忽傳令遷移。諸將以天晚力阻。公隨發令箭云。違者立斬。合營雖從之。而不免怨誹。迨昏夜大雨。前此營基水深丈餘。幾為漂沒。咸詫為神奇。公曰。我有何異術。特見羣蟻移穴。知土熱將雨。地勢太低。難免於水耳。

阿公爵里見前。按阿公此舉不難於先見而難於實言。稍有權術者必又以為奇門遁甲矣。健兒能不受給歟。

胡興仁官陝西時。長文襄自青海凱旋過境。天氣嚴寒。需火爐甚多。倉卒無以具。胡命取食案數百。鏹其中。置鐵鑊。然柴炭。而截其足之半。自是三軍如挾纊。又督師牙兵三千。索貂纓。乃購貂裘數襲。命縫人縷裁之。咄嗟

立辦。長大悅。

胡字未詳。以道光中官陝西西安府知府。累官至巡撫。長名長齡。姓薩爾圖克氏。蒙古正白旗人。由筆帖式升軍機章京。累官至大學士。予襄諭文。

黃益齋於道光時爲江西義寧州牧。有富紳舉止粗莽。言辭鄙陋。怪之。入其家。書畫典籍古玩不以次。尤怪之。既而悟其人必爲盜。乃微服步行。紳居前。後有婦人抱兒當門立。面有憂色。黃乃作土語曰。何嫂冤氣之深也。婦變色。黃又曰。吾知相法。嫂來歷大奇。欲鄙人語否。婦忽內顧。面色如土。淚下幾失聲。黃曰。幸無多言。敗爾事。吾去矣。次日廣召賓客。紳亦預焉。至則特延入一室。面詢公懸某聯甚佳。下款某君。是何交情。又詢公鄴架某書爲舊版。不易得。所鈐藏書小印。是公何人。紳支吾不能答。乃出壯士禽之。卽命肩輿召婦至。一鞠而事白。先是粵籍某宦假還。道出鄱陽湖。遇盜。

家口盡喪。一女失蹤。老僕赴星子縣報案。久不結。至是十八年矣。紳即盜婦。即宦女。父母兄弟皆死。蓄志復仇。故忍辱爲盜。占上堂之日。擲所抱幼子。立斃階下。時賓客麇集。杯酒之間。咸驚且服。

黃名未詳。湖南人。既獲盜。後徑關星子縣提案。卷至釋嫌疑者。姪咨宦原籍。呼其姪。竝老僕來。以家事盡委之。婦圖自盡。急救得不死。命姪善視其姊。獄奏遠。近稱異。所謂義寧州破十八年盜案是也。

曾滌生治軍時。午膳後。必邀幕客圍碁一局。一日。忽有告密者。謂某統領將叛矣。其人卽某統領之部下也。公怒曰。汝誣上官。反罪當死。命斬以循著碁如故。頃之某統領來謝。公召之人。某頓首曰。幸公知我。否則殆矣。公變色。命左右立斬之。幕僚皆諫。謂某果叛。則告密者不宜斬。旣知其誣而斬矣。何又斬某統領乎。公笑曰。非汝輩所知也。亟命斬訖。謂幕僚曰。告密之言確也。然非斬告密者。某統領且立叛。故誘其來而斬之。蓋某統領本

擒匪投誠者。此舉雖過於殘忍。然悟事之敏捷。亦有足多者。

曾公爵里見前此事係無錫薛叔耘
在幕府中所目睹者爲友人言之

曾沅甫圍洪楊於金陵。久不下。忽奉廷寄。令李鴻章助戰。曾焦灼益甚。召朱洪章商之。示以廷寄。并曰。倘少荃來克復。我軍多年辛苦。付流水矣。若阻其來。又恐日久無功。無以對上。應如何覆奏。方爲兩全。朱不假思索。即應曰。斷不可阻止李軍。蓋阻其來。而我或日久不克。必致獲譴。鄙意不如奏請李速來。正可藉此激發三軍之氣。以我軍人人心。皆不願以一簣之功。拱手讓人也。一面嚴飭各軍。刻期猛攻。或竟指日可以克復。左右咨嗟稱善。曾如其言。李未及至。而金陵下矣。

曾名國荃。湖南湘鄉人。以諸生從兄。滌生治軍官。至兩江總督。其圍攻金陵。因李鴻章且至。奮力克之。人多知者。不知其出於朱洪章之妙悟也。

釋寄禪冒雪往參岐山恒志和尚。志公命司行堂兼執飼犬役。如是數年無所得。一日飼犬。食未盡而去。志公適至。師恐見譴。乃取其餘食之。俄見犬自厠出。因思嚮食犬餘。必雜遺其中。心中作惡。嘔吐不止。既念一切世間物。本無垢淨。亦無好惡。取舍皆由業識。妄生分別。乃決記與之交戰。竊入厠中。參乾矢橛。一動念間。便覺臍臆欲裂。愈信經論所云皆實。遂悟入心地法門。

釋已見前

潘伯寅與翁叔平好射隱語。嘗互出巧題。鬪捷才於寸晷。潘以臣東鄰有女子窺臣三年矣。射總是玉關情。翁以伯姬歸於宋。射老大嫁作商人婦。不著一字。儘得風流。皆隱語中之神品也。

潘名祖蔭江蘇吳縣人以翰林起家
官大學士軍機大臣翁公已見前

張香濤亦好射隱語。嘗與黃仲弢同以花落知多少。射易經中心疑者其辭枝。黃之感覺敏捷。一擊卽中。張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逾一小時。乃曰。吾已得。令黃別記所射。張亦記之。與黃同。乃歎曰。我才竟遜卿一小時。

張黃二公爵里見前。張公又嘗以滿字射詩經一句。射中者獎白金五十錢。念劬以秉心塞淵射之。遂獲重獎。亦隱語之巧者。

近有伶人某。在滬上鏡花園之紹興戲館。演三鳳緣一齣。演至徐庭玉赴試時。試官命其對課。脚本老句。出聯是風吹馬尾千條線。偶聯是日照龍鱗萬點金。頗嫌俗惡。此日去試官之老外。有意戲弄某伶。別出心裁。竟造出聯曰。鏡花園鏡花何在。某伶出不意。頗爲錯愕。旋應曰。水月菴水月都明。臺下鼓掌稱善。以伶界中有此捷才。未易得也。

按鏡花園在上海觀音閣碼頭側。

夙慧第十二

毛大可生時。母夫人張。夢番僧持度牒入門。四歲。母口授大學。即成誦。乃授書。使循所讀。自認之一。再週無不識者。時以篇首后後厚三字形異音同爲問。具語之。即欣然以解。

毛公爵里見前

黃忍菴童年穎悟。詩一日。文二三日。即能記憶。三歲能識字。五歲能誦詩。八歲酷好唐人詩。嘗錄小本。出入輒携以自隨。十四歲慨然有志於古學。欲徧讀周秦以下書。甫三年而讀周末諸子及六朝以上者幾盡。

黃公爵里見前

魏昭士生甫二十餘月。母口授歸去來辭。及九歌一二章。久之輒能背誦。諸父嘗抱之。誘以果餌。使歌。歌聲悠揚可聽。詫爲英物。

魏名世傲江西寧都人是和公之子性狷急勇於事仲父叔子嘗稱其爲文鋒銳所至往往有沒羽之力云

徐電發蚤歲韶令。天姿英敏。年十二。和無題詩。有殘月無情入小樓之句。長老咸嗟異之。

徐公爵里見前

章古愚幼從塾師學。師出。有友訪之。比歸。羣兒告以故。而忘其姓氏。師怒呵羣兒。章曰。毋怒也。我猶能約略記之。因以筆狀其顴額鬚眉。栩栩然也。師見而笑曰。是得非某乎。已而叩之。果然。

章名谷。浙江仁和人。少時。瞳神如秋水。膚色如玉。人多比爲衛洗馬。嘗往豫章。買舟歸浙。有美姬附舟尾。見章貌而悅之。數以纖足挑章。章起默自念曰。我違父母膝下久矣。今此江有神。倘一涉汚邪。致干神譴。葬於魚腹。豈不永無見父母之日乎。不覺泣下。遂整衣冠危坐。達旦。善八分隸。體畫尤工。絕爲時所稱。

萬季野生而異敏。讀書過目不忘。八歲在客座中。誦揚子法言。終篇不失一字。

萬公己
見前

李景霽七歲而孤。自幼苦志讀書。言行不苟。十齡已通諸經矣。

李名霽。直隸高陽人。順治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累官至保和殿大學士。老成持重。風度端凝。朝野重之。

李湘北自少穎異。七歲即能詩。稱神童焉。

李公爵
里見前

沈漢儀總角時。嘗從父公趾遊苑中。公趾曰。名卉甚多。何以淵明愛菊。對曰。淡而能久也。父歎曰。此兒出語可人。

漢儀名家恒
浙江建德人

王丹麓座上有客謂孔子無鬚。衆詰其說。客曰。孔叢子子思告齊君曰。先君生無鬚眉。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故知今像多鬚。誤也。座客歎服。時丹麓子鼎六歲在側。轉詰之曰。然則孔子亦無眉耶。客無以答。

王公已見前鼎字應和八歲學詩有無情風雨過花落不成春之句客有談及紅顏薄命者則舉大學集註中天天少好貌一語為證以為天字讀作上聲即歿義也十

惠天牧初生時父夢東里楊文貞來謁遂名士奇年十二能為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為時賢所激賞嘗與名流會座中有客前請曰聞君熟於史漢試為誦封禪書公朗誦終篇不遺一字

惠名士奇江蘇吳縣人康熙己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

黃崑圃始生具夙慧十歲通四書五經從饒先生仲如學研窮性理之奧又從吳先生述菴究心經世之學總角時即凝重如成人

黃名叔琳順天大興人年二十以康熙三十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累官至刑部右侍郎當代推為鉅儒天下士識與不識皆曰北平黃先生京師首善地列官朝省者無慮數百輩然相與語稱北平不問而知其為公也

陳滄洲之生也母羅太夫人夢入彩雲吞月華有大鳥負青衣童子來故

命曰鵬年九歲著蜻蜒賦即驚其老宿

陳公爵里見前

方望溪四歲時父口授諸經即能成誦嘗早起聞雞父以雞聲隔霧命對公應聲曰龍氣成雲八歲時偶竊效為詩父恐耗有用之心力止之遂絕意不復作

方公爵里見前

劉石渠十歲不能言狀類癡呆一日聞父長歎忽問曰父何歎父以其能言也喜甚曰家門不幸汝兄夭折汝又不能言今能言吾無憂矣自是教之讀過日成誦如有宿慧者

劉名璐沈邱人父學向順治進士令於浙江長仲二兄聰慧而夭

潘稼堂資稟絕人幼有聖童之目覽曆書一過即能闡誦無所訛脫首尾

不遺一字。

潘名耒江南吳江人父凱列名復社兄樞章能文負氣節苦中史獄起蒙難死公少從顧亭林徐俟齋戴耘野三先生遊故其學貫穿淹洽無所不通旁及日歷算數宗乘道藏悉有神會詩古文尤精博無涯淡嘉定陸翼王平湖陸稼書交口許之康熙己未以布衣舉博學鴻詞官檢討纂修明史充日講起居注官

趙秋谷穎悟絕倫。九歲捉筆為文有奇語。里中為文社。公初不與通。輒自攜紙筆入座。眾以其幼也易之。移晷立成數篇。乃大驚。目為聖童。

趙公爵里見前同里孫文定廷銓奇其才命作海棠賦曰大器也以女孫字之年十四為諸生

王阮亭之幼子。乳名虎兒。三歲能誦唐詩百首。

王公爵里見前

李穆堂有夙慧。少貧無資買書。貸於鄰。每一披覽。無不成誦。

李公爵里見前公為翰林庫中舊藏有永樂大典皆讀之同僚取架上書以問之無不立對

嵇尚佐九歲讀禹貢。恍然曰：禹之治水，皆自下而上。蓋下流宣通，則水自順流而下。長老咸驚異之，曰：此子他日必為名臣。能宣汾洮而障大澤者也。

嵇名璜，江蘇長洲人。文敏公第三子。雍正七年特旨大臣子弟一體會試。公年裁二十，以國子生登進士。入翰林，給假歸娶，尋授編修。後以治水功累官至河東總督。旋遷吏部尚書。明年拜文淵閣大學士。

陳可齋父綵好施與，屢出粟賑饑。夢神授緋衣兒，遂生公。數歲時，性沈敏，強記。初授內則，退即習其儀，稍長，家益貧，躬耕山麓。同舍漁者，每夜出捕魚，公為候門，讀至半夜不輟。

陳名大，受湖南祁陽人。雍正十一年進士，選庶吉士，尋授編修。乾隆二年考翰詹列第一，累任封圻官，至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予謚文肅。

錢竹汀是王西莊之妹倩，生同時，長同學，名譽官階亦相頡頏。錢十餘歲時，一日在塾，檢閱歷書，王謂之曰：吾與若偕讀，能先默誦者為勝。錢允之。

王甫讀一遍。已能背誦。錢則讀三遍而始能之。同塾之人。咸優王而劣錢。及翌日。請再試之。錢一字不誤。而王則間有訛脫。以是知二人固無分軒輊也。

錢名大。浙江蘇嘉定人。乾隆十六年高宗南巡。獻賦召試。舉人十九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官至侍讀學士。遷少詹事。歸則主講鍾山。婁東紫陽書院。博極羣書。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王名鳴盛。江蘇嘉定人。乾隆十九年以一甲二名進士。賜及第。授編修。累官至內閣學士。禮部侍郎。解組居蘇州。學者望風。磨至聲氣益廣。望益高。而閉戶著書。絕不與當道相酬接。

戴東原十歲始能言。然讀書過目不忘。甫授大學章句。問塾師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曰。朱文公說也。問文公何時人。曰宋人。孔子曾子何時人。曰周人。周宋相去幾何時。曰幾二千年矣。曰然則文公何以知其然。塾師不能答。

戴名震。安徽休寧人。時婺源江先生永治。經稱大師。公年二十以所學就正江先生。驚異之。乾隆三十八年詔開四庫全書館。或荐公於朝。帝

聞其名遂以舉人特召充纂修官乙未會試不第帝命一體與殿試授庶吉士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公為考究本末各得其意以去晨夕討論靡間寒暑竟以積勞致疾卒於官校定官書甚多所校水經注最有名別經於注正唐以來經注混淆之失所繪地圖尤精核

孫淵如父官河曲知縣。大母許夢星墜於懷。舉以授其母金。比且遂生公。幼有異稟。書過目不忘。河曲授以文選全部。未久即能背誦之。

孫公爵里見前

嚴冬友幼有奇慧。年十一。李穆堂典試江南見之。隨舉子夏命對。即應聲曰亥。唐李大奇之。謂方望溪曰。國器也。可善視之。遂受業於望溪之門。

嚴名長明江南江寧人乾隆二十七年車駕南巡以諸生獻賦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直軍機處乞疾歸築歸求草堂藏書二萬卷金石文字三千卷日夕吟哦其中

趙甌北生三歲。日能識字數十。十二歲學為文。一日成七篇。人皆奇之。

趙公爵里見前

張度西七歲。游南嶽毘盧洞寺。寺僧以其貌類先師。乃出句曰。心通白藕。公應聲曰。舌湧青蓮。僧大駭。言其師示寂時。留此句。云有對者。即其後身。因鳴鐘集衆膜拜焉。

張公爵里見前易箠時口占有前身南岳一枯僧之句亦相吻合

焦里堂少即穎異。八歲客阮氏。辨壁上馮夷字曰。此當如楚辭讀皮冰切。不當讀若縫音。阮氏奇之。遂妻以女。

焦名循江蘇甘泉人乾隆辛酉舉於鄉亦不應禮部試閉戶著書蒼老屋構雕菰樓有湖光山色之勝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於經無所不治而於周易孟子專勤成書

凌次仲六歲而孤。家貧。年十二棄書學賈。偶讀唐詩選本及詞綜。遂能詩。詞見者大異之。

凌名廷堪安徽歙縣人乾隆五十五年成進士例選知縣改寧國府教授便於養母治經也從翁覃溪阮芸台游於禮經用力最深著有禮經

釋例十
三卷

潘芝軒十二歲。應童子試。終日端坐。不離試席。吳縣令李逢春異之。拔置前茅。因命對云。范文正以天下自任。公對韓昌黎為百世之師。又云青雲直上。公對朱紱方來。李決公必貴。後果以狀元為宰相。

潘名世。恩江蘇吳縣人。乾隆五十八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累官至武英殿大學士。管理戶工二部。事相傳封翁。好施多隱德。嘗夜坐聞仙樂。鏗鐘有旌幢羽葆。自空而下。遂生公。

翁二銘。幼而奇慧。七歲能屬文。十三徧誦經史。下筆累千言。隨侍海州。唐仲冕州牧。奇賞之。遂師事焉。

翁名心存。江蘇常熟人。十六補弟子員。舉嘉慶丙子鄉試。道光壬午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官至戶部尚書。體仁閣大學士。予謚文端。
嚴九能。生而識字。四歲作書。徑尺有規矩。十齡於屏風上為四體書。擅其藝者莫能及。人號之為嚴氏奇童。

殿名元照歸安人父
樹葉聚書數萬卷

焦虎王者。里堂孝廉之子。讀書具慧心。能傳家學。知平圓三角八線之法。阮芸台校浙士。以算學別爲一科。孝廉佐之閱卷。虎王隨至杭。阮嘗令其步籌推算。以驗得數。百不失一。時年僅十四歲也。

焦名廷琥能讀
父書傳其家

翁祖庚視學貴州。某郡有十齡童子。羣目爲神童。翁面試之。舉公孫丑命對。童應聲曰。大宗師。翁曰。未工。童曰。對大宗師之姓名。胡云不工。翁大笑曰。誠然。童以是入郡庠。

翁字未詳江
蘇常熟人

洪大全幼敏慧。九齡能背誦十三經。屢應童子試。不售。乃與洪秀全同起革命軍。

洪字未詳湖南衡陽人

蔣劍人幼有神童之譽。六歲時。塾師指几上墨令對。蔣應聲曰泉。塾師以爲未工。蔣曰白水泉。對黑土墨。胡謂不工。塾師大奇之。

蔣名敦復江蘇寶山人嘗薙髮爲僧後反初服爲諸生著有芬陀利室詞稿

王濤生有異稟。五歲時。客以魯男子三字屬對。濤即曰徐夫人。四座歎賞。客有難其更對者。濤又曰莽大夫。客愈驚。方入塾。師教之讀神童詩。濤笑曰。吾能作也。何必讀。請讀九經。日記千言。三年而畢。

王字未詳江蘇寶應人後亦無聞於世

張權是香濤之長子。幼敏慧。八歲時。座客以鼎甲一二三命對。權應聲曰盤庚上中下。

張字未詳

易叔平幼慧異常兒。兩齡能識門火二字。屢試不誤。

易名準湖
南湘潭人

豪爽第十二

侯朝宗豪邁多大略。少有濟世志。嘗與吳次尾夏彝仲醉登金山。指評當世人物。臨江悲歌。二子以侯比周瑜王猛。

侯公已
見前

宋牧仲從清世祖獵。過滹沱河。時天大寒。河水闊二丈餘。宋揚鞭大呼。一躍而渡。帝壯之。

宋名擘河南商邱人年未二十博學能文章詩歌筆翰動天下望而即之溫其如玉出判黃州虛己向學與四方賢士大夫相交結累官至江蘇巡撫加太子少師著有西陵類稿筠廊偶筆共四十六卷

王子一爲人倜儻自豪。少時於馳騁聲伎狗馬陸博神仙迂怪之事。無所

不好。故產爲之傾。晚年乃寓浙中西湖僧舍。益奇氣勃勃不可遏。

王名猷定江西南昌人。選拔貢生。爲文鬱勃如般雷。未奮。又如崩巖壓樹。槎枒盤薄。旁枝得隙。突然干霄。書法亦見重一時。

陳其年少甚儻。慕視錢帛如土。每出遊。餽遺累千。隨手輒盡。垂橐而歸。無資。急命質衣物供用。至無可質。復出雅游。率以爲常。

陳公爵里見前

吳錦雲游寓蘭陵。酒徒劍客。及弄阮咸撥篪篴者滿座上。日解縕袍貰酒。酒酣對客揮豪。煙雲滿紙。

錦雲生具異表。身長七尺。目青。髯紫。少言語。遇不平事。輒侃侃不畏。強禦。至推座起罵。與人交。舒鬲。要急友。患難。蓋強直。敢任其天性也。

謝書也好施與。數千金。都緣手盡。復假貸以濟之。京師謂之窮孟嘗。

謝名晟。浙江山陰人。嘗登大觀台。觀錢塘江潮。忽思年五十。無成大勳。見者皆笑怪之。

陳興霸喜談兵論劍。抵掌天下事。酒後耳熱。輒罵古僞豪傑。不值一文錢。

陳名孝威江
西臨川人

王水雲嘗與茅子鴻同舟渡大江。風濤洶湧。王掀髯稱快。曰：吾胸中鬱勃之氣。對此稍舒。茅亦爲之放膽。

王名舟。瑤。浙江餘杭人。壬午舉孝廉。授興安令。爲詩多幽憂。峭激類怪。祭失志之人。茅名兆。儒。浙江錢塘人。孤介。自持詩詞書畫。涉筆輒工。

王阮亭爲同考。至白門。夜鼓楫行大江中。漏下將盡。始抵燕子磯。公興發欲登。會天雨新霽。林木蕭颯。江濤噴湧。與山谷相應。答從者顧視色動。公徑呼束炬以往。題數詩於石壁。從容徒步而還。翌日詩傳白下。和者數十家。

王公爵
里見前

吳園次蕭散自得。陶然於酒。所至偕故交文士。名娼高衲。放浪於山巔水涯。每醉輒歌吟笑樂。談調終夜。酒痕淋漓。頭伏几案。與之游者。輒忘寢食。

吳公己
見前

姚熙之生平慷慨仗義。揮金如泥沙。手勒奔馬。用弓至二十石。麾下所養奇才劍客。皆能得其死力。

姚公爵
里見前

徐健菴性豪放。交游甚廣。一時耆宿山林遺老。皆輕千里。從公爲食客。邸舍已滿。則僦別院居之。罷官歸時。三館之吏。皆哭失聲。曰。公去誰活我者。

徐公爵
里見前

馮雲生性極豪侈。家故畜小伶。時時使度曲。召親故。置酒高會。或圍碁博。跌宕自喜。晝引賓客。夜則然樺燭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也。

馮名沛。山東德州人。
順治辛卯。舉於鄉。

楊序玉家多妓樂。率善歌舞。其園林甚有邱壑。盤匱杯箸。精美異常。客至。

命酒珍錯紛陳。稍醉卽賦詩聯句。或召治童歌。自吹簫以和之。

楊名方榮江南武進人父以進士起家累官至巡撫家富於資園林爲里中冠序玉生而習知歌舞又美姿容時比之潘衡每一出游至傾市以觀顧好爲文章不能學歌詩獵傳記雖善談笑不爲嬾戲

李如穀官武昌郡守。江陵曹叔方以所編樂府投之。時李方坐堂皇立取梁州序親自度曲。以扇代拍。時隸役百十輩屏息而聽。寂若無人。歌罷卽出千金贈曹。

李名未詳曹名國槩

張敕菴性豪侈。姿容瓌偉。飲酒日可三升。興至蒲博爭道。獨酌引滿。呼小僮搥鼓奏伎。奮袖激昂。大噓不止。

張名王治江南太倉人涉獵強記中丁亥進士官黃門兄西銘以經術負盛名從遊者衆敕菴傾身容接人人各盡其意

翁逢春嘗游武林。輦橐中金二千於廡下。一日被酒歸。蹴金傷其趾大怒。

遽呼曰。吾明日用汝不盡。不復稱俠。遂徧召故人遊士。及妖童豔姬之屬。期次日集湖上。是日。棹舫西冷橋。合數十百人。置酒高會。所贈遺纏頭無數。抵暮。問守奴。餘金幾何。則已盡矣。

翁名未詳。江蘇吳縣人。官中書舍人。

譚慕鄴爲名族子。好讀書。家雖中落。而視貨財如土苴。論文之暇。酷嗜奕。親故及四方士夫。樂從之遊。食客滿座。樽酒盤飧。日費數千錢。以是益貧。

譚名士。瑯湖北。濰陽人。

文欽。明白號橫塘居士。其先爲韓人。清初入京師。兩傳而富。峙陶頓。居士賦性豪爽。任意揮霍。凡人間服食居處。子女玩好。狗馬之奉。無不備致。

文名思順。天宛平人。

武虛谷性善哭。館朱竹君學士家。值除夕。朱曰。客中度歲。何以破岑寂。公

日。但求醉飽而已。學士乃餽菹肩二。雞一。鶩一。蒙古酒一斗。他物稱是。皆盡之。問復何求。對曰哭。乃失聲大慟。比鄰驚問。學士則大笑。

武名億河南偃師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五十七年授山東博山知縣時和珅兼步軍統領聞人言王倫未死密遣番役四出蹤跡持刃橫行入博山境公聞即捕而杖之民皆為快和囑大吏以任性行杖奪官遂客京師遇洪稚存黃仲則於天橋酒樓酒半酣公忽左右顧哭聲大作樓中客駭散去其振奇類此

福瑤林用兵時。大軍所過。地方官供給。動逾數萬。福既至。則笙歌一片。徹且通宵。福喜御紫色衣。人爭效之。謂之福色。善歌崑曲。每駐節。輒手操鼓板。引吭高唱。雖前敵交綏。血肉橫飛。而餘音裊裊未絕也。

福公爵里見前

袁簡齋居江寧之隨園。地雖僻左。而家儲嘉肴美釀甚夥。有果。有蔬。有魚。參養雞臠。尤為得法。美酒既多。又喜搜羅酒器。一席之中。例更酒盞四五。

度始而名。盜繼而白玉。繼而犀角。繼而頰黎。由小而大。遞相酬勸。故有不速之客至。肆筵設席。每咄嗟而立辦也。

袁公爵里見前有隨園食單厨製肴饌極精

嘉慶時。周海門隻身商於淮。不十年。致素封。坐中食客常千人。士之踵其門者。雖一技一能。必溫顏接之。延上座而厚款焉。倚山建客邸數百。編號為之。客之來者。以次就宿。如歸其家。又善於縱橫。捭闔。貴戚權要。時相饋遺。地方長官有疑難事。必就決於周。里鄰有急難。輒周濟之。

周名未詳

官文恭豪宕不羈。其督兩湖時。節署每夜張燈奏樂。姬妾聚觀。公引羊脂玉巨盃斟酒。俛紅倚翠。藉以消遣。軍報迭至。公輒麾之曰。告胡撫臺可也。

官公爵里見前其時軍書旁午文恭設軍務處與胡林翼共莅其事藩臬司道參知焉文恭間日一臨胡則自朝至夜寢饋於斯厥後論功行

賞乃褒然居
首封伯爵焉

李秀成工翰墨喜親文士。據蘇州時。嘗月夜泛舟虎邱。引杯覓句。金陵被圍久。李恒西望咨嗟。憂形於色。有感事詩兩律。豪情勃勃。不減曹孟德橫槊賦詩也。

李在太平天國封忠王其詩云舉觴對客且揮毫。遂鹿中原亦自豪。湖上月明青箬笠。帳中霜冷赫連刀。英雄自古披肝膽。志士何嘗借羽毛。我欲乘風歸去也。卿雲橫直斗牛高。鞞鼓軒軒動未休。關心楚尾與吳頭。豈知劍氣升騰後。猶是胡塵擾攘秋。萬里江山多築壘。百年身世獨登樓。匹夫自有興亡責。肯把功名付水流。其驛脫一切之氣象。不讓翼王寄會滌生之感懷四律也。

楊雲階以克復大理府起家。輦致珍寶巨金無算。至上海與貴人爭買名姬。曰凝脂。色藝無雙。斥萬金為聘錢。然姬不肯從。蓋聞公嘗褫某姬袒衣。赤身縛烈日中虐之也。諸姬見客不相避。一日友人袁某至。適姬花小寶在侍。袁屢目之。公曰。汝喜之耶。當以為贈。立呼肩輿送之。袁處時人歎焉。

楊名玉科湖南善化人寄籍雲南以軍功累官至高州鎮總兵記名提督中法之役沒於陣

同光時有許翁者家故巨富設質物之肆四十餘所棋布江浙間翁甚儉約子弟則豪侈自喜酒池肉林奉養逾王侯家僮百數十人馬數百匹青驪形白無色不備腹鞅背鞵亦與相稱每出前後導從炫耀於閭巷旋以家居不樂乃具舟出游江浙間挾妓携蒲日費百萬悉以片紙至各肆取之主者或吝之輒怒曰此吾家物也何預汝事主者大懼皆以書白翁翁自度不能嚴束其子弟乃爲書徧告諸肆使同日而閉已而肆中之受雇者皆大譁翁遂命自筦事者以下悉有所贈多或數千金少亦百金主者按籍而計之四十餘肆人數幾及二千十數世之積數百萬之資一朝而罄。

許名未詳安徽歙縣人俞曲園曾於許閉肆後見之於友人處則其冠戴青金石頂綴鵝羽藍翎焉而意氣猶甚雄爽也

孫中山既由十七省代表。舉爲民國第一任大總統。置酒高會於金陵。東南賢豪莫不來萃。孫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叙古今成敗。炯鑒世界民族潮流。其狀磊落。一坐歎賞。

孫君已見前

黎宋卿在鄂爲協統時。度新歲。書一聯於楹曰。大澤龍方蟄。中原鹿正肥。其豪情奇氣。躍躍筆端。識者早料其非池中物也。

黎君已見前

容止第十四

李湘北風神局度。典重中有條然之致。皆書卷之氣所積也。

李公爵里見前

梁蒼巖襟期瀟灑。意度廓落。大類坡仙。

梁名清標直隸真定人癸未進士累官尚書篤學不倦每退食即簾閣靜坐吟嘯自如

丁大聲軀材雄偉意識豪放咳如叩鐘言若奔河。

丁名克振浙江蕭山人以文藝著

李戒菴美風儀嘗於上元夜著絳衣與郡中名士集賀監祠乘月上湖橋

長嘯見者疑為神仙。

李名文純浙江鄞縣人少好讀書老而不衰詩古文詞各臻其妙與人言古今成敗瞭如指掌聽者忘倦所讀之書悉經手鈔

黃太宗狀貌奇偉王昊廬見之歎曰風神超逸卓有父風。

黃名之翰江南山陽人是兵部闈巖子多才好遊跌宕自喜性尚然篤氣誼與貧士交推衣解食無倦容王名澤宏湖廣黃岡人乙未進

士官少詹李文孫稱其為溫然君子

程穆情眉目深古視下而念沈處治不媒進處亂不易方。

程名遂安徽歙縣人能詩善書畫尤工篆刻蕭森老蒼超然有異

沈去矜形弱不勝衣。而骨性剛挺。平時與人語。氣纔屬。及發辯議。則電閃霆激。摧掘一座。

沈名謙。浙江錢塘人。工詩。古文。初喜溫李。後乃循漢魏。以窺盛唐。

相巖山過涉園。魏青城稱其高風秀骨。英采惠姿。照映泉石。

柏名立。本江南華亭人。畫理精妙。欲入宋元之室。魏名學渠。浙江嘉善人。官少參。

高芙沼揚休玉色。進止嚴重。目不能遠視。然睽開則精光射人。

高名其。倬漢軍鑲白旗人。康熙三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聖祖奇其貌。欲試以外事。命往四川訊獄。歸詢打箭爐情形。口講指畫甚詳。遂器之。累官至戶部尚書卒。

韋六象神朗貌癯。衣布不肉食。長夜擁絮被。危坐不寐。讀書至旦。以為常。高簡淡泊。彷彿枯巖禪客。與人言。肺腑傾盡。不事表襮。塵俗人望之。頽然自遠。

韋名人鳳浙江武康人與兄劍威竝能文章尙氣節

姚熙之身長七尺。廣顙修髯。目閃閃如巖下電。

姚公爵里見前

丁文博眉目明秀。如碧梧翠竹。

丁名彥浙江嘉善人己丑進士官水部

趙慎旃儀狀奇古。圭角岸然。長戶部時。人呼爲冷廟龍王。

趙公爵里己見前

王西樵嘗語子弟曰。陳其年短而髯。不修邊幅。吾對之。祇覺其嫵媚可愛。以其胸中有數千卷書耳。

王陳二公己見前

納蘭容若天姿英絕。蕭然若寒素。擁書數萬卷。彈琴歌曲。評書畫以自娛。

嘗讀趙松雪自寫照詩有感。即繪小像。仿其衣裝。座客或期許太過。皆不應。徐健菴曰。爾儀態何酷似王逸少。乃大喜。

納蘭名成德。明珠子也。十七為諸生。十八舉鄉試。十九成進士。二十二授侍衛。善騎射。自入環衛。益便習。發無不中。扈蹕塞垣。珣弓牙箭環列。闕帳以意製。器多巧。唾所不能到。

吳錦雯。張祖望。竝修髯美儀容。夏日嘗促膝吟詠。意思蕭曠。

吳張二公已見前。毛稚黃嘗戲以詩云。吳公美髯不易得。張也子思亦自奇。長日吟詩相對坐。南風吹動萬莖絲。相與大笑。

應潛齋。右目重瞳。左耳重輪。生而有文在手。如八卦。少即以斯道為己任。

應公也。見前。

邵念魯。貌豐目有光。紵袍布履。門庭潔如。居家必正坐。酒酣談忠孝事。媿媿有致。人人感動。

邵名廷采。浙江餘姚人。少恥為應舉之文。入則讀古書。出則古衣冠。行市中。居喪盡哀。營窆必誠。必信。

釋介公風儀蕭散。寡言笑。體羸若不勝衣。而神鑒淵然。與諸名士接。但以目會。四坐盡通。退相品題。不失分寸。

釋名元燈鄞縣
天童寺西堂僧

高澹人生有異質。身御盛服。雖時當酷暑。曾無點汗。洩遺之事。終日不行。以是出入禁闈。從容中禮。侍從諸臣。俱不能及。

高公爵
里見前

朱可亭生而宏聲廣類。雙顴挿鬢。大口長目。步闊三尺。二十九歲中鄉試。主司宋大業見之。即曰。河目海口。昔惟先君。今復見子矣。

朱公爵里見前
大業文格子也

史鐵崖器量宏大。風度端凝。嘗有不時宣召。輒雅步如常。或促之。則曰。天下安有奔迫宰相耶。

史公傳
里見前

齊次風態度安詳。目力勝人。瞳極小。而能遠視。嘗與友人登山。見江船如
葉許大。公能辨舟中人數及其服色。即杯棗壺盤之屬。亦歷歷可數。下山
至泊所。則舟甚大。所視皆不爽也。

齊名召南浙江天台人雍正七年副貢乾隆元年舉鴻詞科授庶吉士
累官至禮部侍郎夏栖萬松山中望雲能尋其根云彷彿如絲繫於山
跡而掘之得雲根石多花草
鳥篆形後漸多因以作譜

李惺由順慶守告養起復。年七十餘矣。長髯彭彭。華采照耀。陛辭日。高宗
大為歎賞。命赴政事堂。使諸大臣觀之。

李字未詳乾隆辛丑進士
以錢塘令洊升順慶守

楊時齋修髯隆準。目睛映日光。返照能射人。

楊公傳
里見前

龔璣人生有異表。頂棱起而四分。如十字形。額凹下而頰仰上。目炯炯如巖下電。眇小精悍。作止無常則。語非滑稽。不以出諸口。

龔公爵里見前

曾滌生年逾六十。精神奕然。身長約五尺。軀格雄偉。肢體大小咸相稱。方肩闊胸。首大而正。額闊且高。眼三角有棱。光極銳利。兩頰平直。髭髯甚多。鬚髮直連頰下。披覆於寬博之胸。益增威巖。

曾公爵里見前

李少荃長身鶴立。瞻矚高遠。識敏辭爽。胸無城府。人謂其如雲中之鶴。

李公爵里見前

胡潤之精神四溢。威稜懾人。目光閃閃如電。而面微似皋陶之削瓜。

胡公爵里見前

左季高貌如老儒。而倜儻好奇。議論風生。

左公爵里見前

駱籲門如鄉里老儒。粥粥無能。而外樸內明。能辨賢否。

駱名秉章廣東花縣人道光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官至湖南巡撫四川總督以知兵聞天下卒於官予謚文忠

彭雪琴恂恂儒者。和氣藹然。

彭公爵里見前

鮑春霆軀幹不逾中人。弱不勝衣。而有萬夫不當之勇。

鮑名超四川奉節人以軍功官湖南提督

閻丹初短小精健。不改關中敦樸氣象。

閻公爵里見前

丁穉璜狀貌修偉。綽有威棱。

丁名寶楨貴州平遠州人咸豐三年進士選庶吉士以母憂回籍積軍功累官至四川總督予謚文誠

吳南屏貌甚樸野而氣韻高潔

吳公已見前

岑彥卿面目黧黑而雄姿沈毅

岑名毓英廣西西林縣人以軍功官至雲貴總督

倭良峯體不逾中人而灑然出塵清氣可挹

倭公爵里見前

田忠普美秀而文一時有玉人之目每臨陣則又雷奮颯舉橫厲無前

田名興恕湖南鎮寧人年十八即握兵符所至之處萬人空巷繞觀之以軍功官至貴州巡撫年四十即卒貌猶眊麗如弱冠

張香濤身材短小面瘦如猿其起居大異於人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而無倦容無論寒暑臥不解衣帶每觀書則睡眼朦朧或兩三時或一晝夜

左右屏息環立。不敢須臾離。侍姬輩亦於此時進御。從者反扃其扉。遙立而已。

張公爵里見前

吳趸人自號我佛山人。神宇軒然。望而知爲高逸之士。惟目甚短視。每有所著述。下筆萬言。不加點竄。然恒以靜夜爲之。味爽乃少休。以酒爲糧。或逾月不一飯。

吳名沃堯廣東南海人光緒時以小說名於滬

袁慰亭額廣顴高。目有威棱。軀幹亦宏偉。而兩足甚短。舉步遂有蹣跚之態。故或戲稱爲半截皇帝。

袁己見前

岑雲階面廣額高。短衣匹馬。有英雄之概。

岑君爵里見前

陸幹卿額凸頰仰。兩顴甚高。面貌頗似明太祖畫像。

陸名榮廷廣西武鳴人曾任廣西督軍兩廣巡閱使

孫慕韓體癯而氣腴。長髯飄飄。有鶴立雞羣之概。迎賓館有君畫像。栩栩欲動。

孫名寶琦浙江杭縣人前清官山東巡撫入民國後屢官外交總長國務總理旋任稅務處督辦熟悉歐洲情狀在外交界有重名

丁佛言長身玉立。髻美而修。

丁君己見前

孫伯蘭鬚眉甚古。衣履樸素。廓落之中。寓密緻之意。

孫名洪伊直隸天津人衆議院議員初為進步黨以反對袁去官凱帝制遂為民黨盡力恢復國會一為內務總長官僚派極力乾之去官居滬上與岑雲階譚石屏唐少川譚組安等同繫東南之人望

自新第十五

郭華野令吳江時。簠簋不飭。巡撫湯潛庵將疏劾之。郭聞而謁湯。立誓自新。且曰。琇所以貪者。以供前任某撫軍之慾也。今公既清廉自矢。請寬我一月。如不痛改前非者。任公處分。湯許之。歸則令隸擔水。洗縣堂及內室。示民以更新。曰。前令郭琇已死。今又一郭琇也。吳江賦煩俗悍。號難治。自後果操行峻介。弊絕風清。循聲爲東南冠。湯乃薦其居心恬淡。莅事精銳。宜與行取。部以催徵未完。議格特旨允行。授御史。劾河臣靳輔治河無功。劾大學士明珠余國棟。結黨營私。少詹高士奇。都御史王鴻緒等。招搖依附。一時方嚴抗直之聲。使輦下栗然。朝貴側目。康熙三十八年。聖祖南巡。至德州。見公跪道旁。諭閣臣曰。郭琇前令吳江。百姓至今感頌。其人有膽量。無朋比。可授湖廣總督。是可知公之丰裁氣骨。其作令時必已不凡。特

年少闢疏。為白圭之微玷。遇湯公傲厲而獎掖之。遂成此晚蓋之功名也。

郭名琇山東即墨人少時厲志清苦讀書深山絕壑中四無人迹公蘊火中宵讀弗輟米鹽屢汲皆自任之康熙九年成進士越十年授吳江縣知縣莅事七年有惠政行取御史直聲震天下任湖廣總督一時貪墨吏皆投劾去而公益以鎮靜為先濬除煩苛務治大體罷歸抵里門盡出俸金周族賑饑民鄉里德之卒於家

陳滄洲守蘇州時郡有觀音山以竹輿代游屐食其力者三百戶公概禁之。或詣公訴。公偽游山。問曰。太守苦若乎。曰。否。守愛我。但太守禁婦女游誠當。不當禁客游。絕吾儕衣食。公還立弛其禁。亦可謂改過不吝者。

陳公爵里見前

李敏達精明強幹。然性極服善。一日坐堂上。命吏胥田芳作奏。請封五代田不可。曰。封典止三代。芳不能作此奏。固命之。對如前。公大怒。罵曰。畜產例自我創。何干汝。而逆我。田遽起立。勃然曰。公大誤。公怙天子一時寵忘。

王章。芳故曉公。公當謝芳。乃辱及其親何也。且公爲人子孫。封三代而猶未足。芳亦人子孫。未封一代。而公以畜產寵秩之。何用心逆人道耶。芳殊不服。芳殊不服。公素負氣。忽公堂爲吏所折。窘不知所爲。強復怒曰。便是我誤。汝不服。奈何。曰。公大人也。芳小吏也。豈特公詈芳。芳無如公何。即公杖死芳。芳亦無如公何。所可惜者。大人之威。能申於小吏。而小吏之理。殊直於大人耳。言畢。竟走出。公默然。顧左右。亂以他語而罷。是晚召芳。芳疑公蓄怒。將陰禍之。色如土。公握其手笑曰。汝有膽識。而辱爲吏。可惜。吾貸汝金。納之爲縣丞。他日事上官。亦以直道行之。田泣謝。得富平縣丞。遷鳳翔令。以賢聞。

李名衛雍正一朝疆臣最蒙恩眷者莫如田文鏡李衛而信任之專似李尤在田上李以康熙末年授雲南驛鹽道雍正癸卯管理銅廠甲辰擢雲南布政使仍兼理鹽務乙巳授浙江巡撫管理兩浙鹽政丁未授浙江總督命江蘇所屬七府五州一切盜案俱令管理其請封五代對

於田芳之面折廷爭不僞不罪
之且獎厲之可云勇於改過矣

胡潤之年少時風流跌宕好爲冶游封翁詹事公患之授以儒先性理書而公負才氣不甚措思也尋客兩江總督陶雲汀幕中游益恣秦淮畫舫逐日徵歌陶方禁僚屬冶游顧獨不責胡公或請其故曰潤之他日爲國勤勞將無暇晷以行樂今之所爲蓋預償其後之勞也已而一操事權頓改前態刻苦厲行屏絕絲竹英雄之所爲固迥異乎常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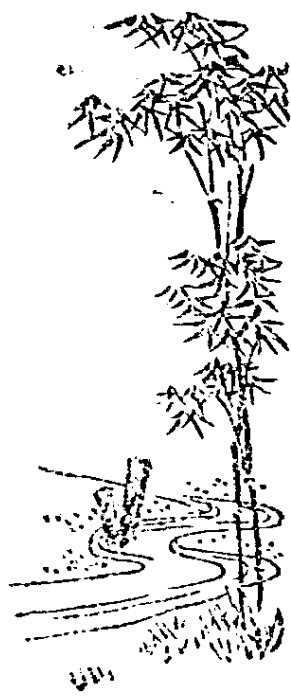
胡公爵
里見前

王益吾有才無行賄結李蓮英得江蘇督學選拔才俊幾與黃漱蘭侍郎齊名既瓜代乃深悔階進之由慮他日名爲李汚具疏嚴劾之竝謂李非眞閹醜詆備至孝欽后覽奏震怒王遂以是罷歸而王之直聲震於朝野

王名先謙湖南長沙人以翰林起家官至祭酒既罷歸則闢葵園於長沙之北郭以著述自娛間與湘中豪紳阻撓新政年七十餘而卒

即皮硝李直隸河間人孝欽后之梳頭房太監也本一管無賴子因內監
 沈蘭玉引之入宮以梳新式髻見寵於孝欽旋晉為總管權傾朝右營
 私納賄無惡不作奔走其門而得顯位內官如陳璧外官如某督其
 彰彰者也當時慈眷之隆至與孝欽后并坐聽戲賤私之積以千萬計
 王先謙既出京李嘗語人曰吾閱人多從未見如王其醜耳南人多詐
 吾憐明白而攻吾短彼謂可以掩其過吾謂適以彰其醜耳南人多詐
 王其表表者乎或謂李既銜
 王故作是言以損其譽也
 故作是言以損其譽也銜

新世說
自新



82-

102234

第五卷

新世說

企羨 傷逝 棲逸 賢媛 術解
巧藝 寵禮 任誕 簡傲

新世說卷五

易宗夔撰述

企羨第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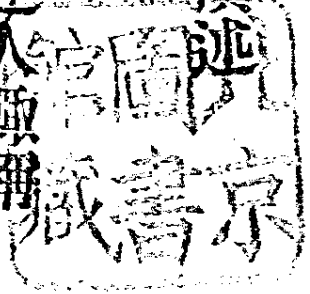
魏叔子兄弟治古文山。鄒程村一見歎曰：今乃有如是文乎。逢人輒稱道不絕口。海內知有三魏。實自程村始也。

魏公兄弟已見前。鄒名祇謨。江蘇武進人。順治十五年進士。性穎特。書過目不忘。事母以孝。聞母教之極嚴。公即以讀書娛其母。上自經史。子集及天文宗乘百家之書。古今名人爵里。姓氏世次年譜。無不悉記。其於詩文乃益工。

王阮亭兄弟。每過郵亭野店。輒題詩壁上。詩既驚人。使筆斗大。龍拏虎攫。尤西堂道經燕齊。見之。解鞍造食。坐對移晷。不能去。

王公爵里見前。兄指西樵。士祿言尤公爵里見前。

彭羨門驚才絕艷。詞家推為獨步。王阮亭稱其吹氣如蘭。每當十郎。輒自愧槍父。



彭名孫遜浙江海鹽人順治己亥進士康熙十七年御試博學鴻詞第一授編修官至吏部右侍郎南昌重建滕王閣落成名流競賦詩推公之作爲冠嘗步游蕭寺僧方製長明燈請爲賦公諾之僧退煮茗以餉茗未熟而賦成其敏捷如此

趙秋谷天才駿厲視儕輩無足當意獨善馮大木所師承者爲馮定遠嘗曰吾生平師友皆在馮氏矣

趙公爵里見前馮大木名廷樞山東德州人康熙壬戌進士官中書性孤介不入大僚之門平生深契者爲秋谷朝士有得諸葛銅鼓者雨人各賦長歌諸名士皆閣筆漁洋欲哀兩人酬唱詩爲二妙集馮定遠名班江南常熟人有定遠集其說詩力排嚴羽尤惡江西宗派而論事多達物情論文能究古法秋谷於近代文章家多所警獨折服定遠一見鍾吟雜鏡即歎爲至論至於朝服下拜嘗展其墓以私淑門人刺即塚前焚之

申島盟道生平有兩憾事一未觀滄海二未見周櫟園

申名涵光直隸永寧人父端愨公盡節後以理學訓其兩弟皆能立身揚名一名涵煜一名涵暉

計甫草客鄴城徧詢謝茂秦葬處得之南門外二十里見小冢頽墮荒草

中爲賦詩弔之。求其子孫不可得。因固請鄴中當事爲封土三尺餘。禁里人樵牧其上。立碣誌之曰。明詩人謝茂秦墓。

計公已見前。公過順德日。晡方就旅。宿忽念歸。震川昔佐此郡。有廳記二篇。遂徒步入城求遺址。不可得。乃入署。傍廢圃。中西向。設瓣香。流涕再拜而後去。

李方山客南昌。有傳宋荔裳已死者。特爲詩弔之。與宋初未識也。後至武林。聞宋尙無恙。李喜甚。借友人馬疾馳相視。且出詩讀之。兩人因與泣下。髡襟已命酒。狂飲極歡。策馬而去。

宋公爵里見前。李名日景。山東淄川人。

閩中邱則飛。以賣靛爲業。游於山水之間。喜吟咏。集成。求雲間張洮侯作序。過虔州關。以詩謁樞使者。見張序曰。詩能張洮侯作序。豈尋常商賈耶。輒免其稅。

張名彥之江南華亭人卓犖知大節深沈好書尤喜自負使酒好侵人然實無他賜人以是原之詩歌與董黃齊名

吳天章晚年買圃鄭谷之口。蒔梅種橘。吟咏自如。王阮亭謂漢魏以來二千年間。詩家號爲仙才者。曹子建。李太白。蘇子瞻。三人耳。本朝作者如林。不得不推天章爲仙才焉。

吳公已見前

徐電發。天才駿發。搖筆數千言。龔芝麓尙書奇賞之。尙書臨沒。謂梁真定相國曰。奇才如徐君。可使之不成名耶。

徐公龔公爵里均見前

尹元孚督學江南。親操几席杖屨。徒步造謁方望溪於清涼山。及見。北面再拜曰。曩在京師。母命依門牆。先生固執不宜。使衆駭遽。今里居無嫌。且身未及門。心爲弟子久矣。蒙授喪禮。或問。吾母之終。寢處食飲言語。得無

大悖成身之德。庸有既乎。

尹公爵里見前方公時方治儀禮因屬尹公欲共成一書而聞母病今暇及此也往者巡撫河南會凶飢未遑教居臺四涉月而聞母病今使事畢歸則九卿當廷議非忘身家不足職罷歸然後可卒先生之樹業越附經術以垂名抑微矣必衰老或以不職罷歸然後可卒先生之樹業越日又走謁從者一人望溪畏邦人疑詔乃掃墓繁昌入九華山以避之疑

胡稚威驚才絕艷。獨冠一時。袁簡齋同應詞科。甚羨慕胡公。嘗曰。吾於稚威則師之矣。於元木循初則友之矣。其他某某則事我者也。

胡公袁公已見前元木姓周名大樞浙江山陰人工詩與稚威在江東詩社中最稱傑出著有居易堂稿循初姓萬名光泰乾隆丙辰舉人穿穴六藝排比百家而尤精於周碑之學祠科報罷客津門查氏著書

沈東甫幼牧兄弟。著書最多。皆博而能精。同應乾隆丙辰召試。人謂庶幾厚齋盤洲伯仲之風。李穆堂侍郎見其所著書。驚喜曰。不意近世尚有此人。

沈東甫名炳震浙江歸安人其著書之最精者有新舊唐書合鈔二百六十卷及讀史四譜唐詩金粉等書幼牧名炳謙

吳蘭雪詩才與黃仲則埒。弱冠入都。王述菴翁覃溪法梧門諸公盛稱之。自是徧交海內名流。酬唱無虛日。袁簡齋最自負。亦心折其詩。所著香蘇山館集。傳播外國。朝鮮吏曹判書金魯敬。以梅花一龕供奉之。日本賈人斥重金購其詩扇以歸。

吳名嵩梁東鄉人以諸生應乾隆甲辰召試不遇逾年舉於鄉以賞為國子監博士改內閣中書與樂運裳同為翁覃溪弟子同以才名遨遊王侯公卿間

張南山最服膺黃仲則之詩。及王仲瞿之文。嘗曰。漢有建安七子。初唐有王楊盧駱四家。余欲選黃仲則詩。王仲瞿文。合刻之。題曰乾隆二仲。

張名未詳黃王已見前

歐陽礪東少孤貧。非其力不食。有梁伯鸞徐孺子風。其湮鬱剛介嚴凝之

氣。一寓於詩。嘗謂作詩自寫胸中之天。不期而與古人合。鄧湘臬之輯沅湘耆舊集也。於有清二百年間。惟稱張度西及礪東二先生爲詩老云。

歐陽名輅博學多通書過目不遺春官不遇南走粵北爲薊代之遊與法梧門會賓谷相唱和

張熙河性倜儻。好游名山。九州歷其七。五岳登其三。足跡所至。賢士大夫。如袁簡齋。洪稚存。孫淵如輩。皆傾衿倒屣。相見恨晚。

張名誠浙江平湖人

高爽泉以善書著於時。愛交游。查刺史。煤史。郭明經。頻伽。彭上舍。甘亭。朱漕督。茶堂。咸相與推襟送抱。跌宕文酒。蓋重其書。竝器其人也。

高名埜浙江錢塘人查名初揆浙江仁和人郭已見前彭名兆蓀江蘇鎮洋人朱名爲弼浙江平湖人

莫子偲少與鄭子尹齊名。精許書。工篆籀。詩亦古樸有味。嘗與曾滌生訂交於海王村書肆中。曾遺莫書云。閣下與鄭先生游。六合之奇。攬之於一。

菊。千秋之業。信之於寸心。其傾羨可謂至矣。

莫名友芝貴州獨山人 鄭名珍貴州遵義人 著有說文逸字說文新附考汗簡箋正諸書

金友筠家園養晦以著述自娛甚羨俞蔭甫之學問文章然素未謀面光緒丁亥戊子間忽上書於曲園與訂神交而不署真姓名如漫郎聲叟之類自是尺素往來辭意肫摯時而為文字之商量時而為縞紵之投報拳拳敬愛歷久不渝通問之明年始以真姓名告

金名未詳青浦人自號無礙翁又號林陰 仰雪翁 俞公爵里見前曲園其所居也

林瞰谷以翩翩華胄年少美才詩文皆臻上乘弱冠入洛一時名流羨之爭與訂車笠之盟如陳右銘伯嚴父子梁節庵黃仲弢沈子培嚴幼陵康長素梁任公諸人其最契者

林名旭福建侯官人為戊戌死難六君子之一 州人官至湖南巡撫戊戌政變去官禁錮於家伯嚴已見前其長公子

也。復。梁名鼎芬。廣東南海人。黃公爵里。見前。沈君已見前。學。譯。天。演。論。羣。學。肄。言。等。書。於。新。文。學。界。有。重。名。康。梁。二。君。已。見。前。

陳阜蓀。懷才不遇。落拓京華。為詩多幽渺哀怨之音。詠秋海棠。至數十律。

然極企羨譚壯飛之為人。嘗獨立譚公就義之菜市。歔歔憑弔。甚至痛哭不已。亦奇人也。

陳名阮。湖南湘潭人。民國元年有燕臺雜詩二十首。中有一首云。彎彎黃月透藜床。遼海悲風萬里長。莫歎焦桐香響絕。朝衣誰哭蔡中郎。自注云。余少政變死。菜市自比。管幼安。是時瀏陽人。湖北飛才。學閩肆心。儀其人。戊戌政變死。菜市。自譚名嗣。同湖南瀏陽人。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博學多才。識見尤卓。著有仁學一書。士林稱之。光緒戊戌。春夏之交。與熊希齡。唐才常。等在湖南創立南學會。及湘報館。湘人士始競趨於新學。旋奉召來京。以四品卿為軍機處章京。與康長素。梁任公。林暉。谷楊叔。嶠。諸人佐德宗。一意變革。朝政至八月。而孝欽。皇后。垂簾。康。梁。遠。六。公。子。之。一。死。難。

傷逝第十七

魏伯子遇害於賊將劉大任許。其子興士聞變，徒跣往迎喪，抵家拔劍自刎。左右持之，遂日夜椎胸哭，死血結少腹下。目上眇，僕不能立，呼號二十日而死。年三十有三。時人比之何炯，謝蘭云。

魏伯子已見前興士名世傑著有梓室詩文集

陸麗京與沈駿明素無深好。聞沈負才蚤世，乘醉達其家，哭之失聲。從子價胡隨往，亦一哀出涕。

陸公已見前沈名炳浙江錢塘人

趙山子既沒，有人議其短長。吳閩瑋擲杯謾罵曰：斯人不死，鼠子敢爾。

趙名濡江南吳江人癸丑孝廉吳名鏘一字玉川吳江人好游喜為詩每遇名流勝集言論娓娓可聽娶龐氏字蕙纈亦工詞翰嫁時奩具頗厚以吳不問生產傾奩佐之情安淡泊晨昏或不給唱和自如

王異公賦十二哀詩，追數舊游，多化異物，纏綿悱惻，各竭思盡致，能令讀

者傷神。

王名撰江南太倉人古懷落落生平不妄交交必終身以之

陳緯雲云。鄒程村董文友相繼殂謝。蘭陵舊游不可復尋。言之悽然。不必過黃公酒壚而始慟矣。

陳名維岳其年之弟江南宜興人鄒公已見前董名以寧江南武進人少負才望豪邁感慨不可一世博覽強識著書滿家執經問難弟子恒數百人

彭中叔與同邑溫應搏友善。應搏死於兵難。時兵燹蒼黃。人莫敢畫行。公獨往購其尸。痛哭而殮之。

彭名任江西寧都人結廬巒山所居自一草亭足不履城市

劉稚川九歲失恃。每念母。輒為孺子泣。遂以吧思名其堂。所著曰吧思堂集。

劉名克猷湖北黃岡人順治六年廷對第一官修撰與熊伯龍齊名

世宗在潛邸聞閣百詩名手書延至京師握手賜坐呼先生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旋卒於京廬世宗哭之慟遣官經紀其喪自製挽詩四章中有三千里路為予來之句復為文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僉謂非閣公不能當也

閣公己見前公疾亟時請移邸外就醫留之不可乃以大牀為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舁之出安穩如床簣不覺其行也旋卒為康熙四十三年六月也

張公煌言死國難棄骨荒郊萬充宗葬之南屏山並乞黃太冲誌其墓春秋野祭效西臺之哭者十餘年

萬公己見前

毛大可侍史曼殊豐臺賣花翁女也豔麗而能詩諸名士為文以繩之晚

歲悼亡。忽忽不自得。

毛公已
見前

計甫草有才子曰準。早夭。築思子亭。以孝貞女宋氏合葬。宋氏準聘妻。年十三。未婚守志者也。

計公已
見前

趙秋谷篤於故舊。生死不渝。同年生萊陽張庶常罷歸。以事爲有司所窘。避地依公。及卒。殯而歸之。常熟仲生依公十九年。卒於館次。爲位以哭。并論定其詩文。擇地葬之。

趙公爵
里見前

姜西溟副修撰李蟠典順天鄉試。以目昏不能視。爲同官所欺。牽連下吏。舉朝知其無罪。未置對。遽病卒。王阮亭尙書哭之慟。且曰。某在西曹。使湛

園以非罪死獄中。愧死矣。

姜王二公爵里見前
洪園姜別字也

翁朗西晚與沈歸愚相約耦耕。結廬有日矣。未幾卒。友生為位哭。多失聲者。

翁名照。江南江陰人。國子生。著有賜書堂詩文集。詩識力俱高。有虞伯生老吏斷獄之目。

厲樊榭無子。沒後四十餘年。與其妾月上粟主。竝委榛莽中。何春渚取歸。送黃山谷祠。灑掃一室供之。王蘭泉侍郎聞其事。屬同人於忌日薦酒脯焉。

厲公已見前。何名洪。浙江錢塘人。王公爵里見前。

程魚門以逋負山積。勢不支。乞假赴陝。將謀諸畢秋帆中丞。為歸老計。抵關中一月而卒。畢與幕府諸公哭之甚哀。竝經紀其喪。厚賻之以歸。

程畢二公
爵里見前

黃仲則在京為債家所迫。抱病踰太行。出雁門。將往畢秋帆許。次解州。卒於河東運使沈業富官署。年僅三十有五。畢公厚賻之。洪稚存料簡其喪。送柩歸里。誄詞哀愴。又檢其詩及樂府四大册。封送畢公。囑其刪定付梓。即兩當山房集是也。

黃畢洪三公均見前黃公有出關與畢侍郎駿有云日在西隅始展黃君仲則殯於運城西寺見其遺棺七尺枕書滿篋撫其吟案則阿鑿之遺牋尚存披其繡帷則城東之小史既去蓋相如病肺經月而難痊昌谷嘔心臨終而始悔者也猶復丹鉛狼籍几案紛披手不能書畫之以指此則杜鵑欲化猶振哀音鷲鳥將亡冀留勁羽遺棄同一世之務留連身後之名者焉又云此君生平與亮吉雅故惟持論不同嘗戲謂亮吉曰予不幸早死集經君訂定必乖余之旨趣矣省其遺言為之墮淚今不敢輒加朱墨皆封送閣下云云

洪稚存客西安使院。得其弟自京師來書。知適汪氏仲姊之喪。為位而哭之。作誄詞一章。中有言旋言歸。靡復伯姊之問。松耶柏耶。遂拱女嬃之里。

等句。極為沈痛。

洪之仲姊適同里國子監生汪君德渭

孫淵如之妻王夫人。工詩善書。年未三十而卒。孫情逾於分。哀過其禮。即其棲止之所。署曰長離閣。繪遺像懸之。終日焚香對坐。誓不再娶。

孫公爵里見前王夫人名采薇

孔驥軒喪其同榜友林子宣。哭之甚哀。其誄詞有云。郢人亡而輟斤。鍾子逝而息引。丹旒一去。白雲千里。寄縑二匹。空慕於往哲。過車三步。有待於他年。未幾孔亦隕謝。殆如支道林之喪法虔。精神靈喪。風味轉墜也。

孔公爵里見前林名樹藩福建侯官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與孔公交好極篤故誄詞極哀

朱石君清德素修。為時宗仰。死之日。臥處僅一布被布褥。其別舍則殘書數篋而已。見者莫不悲感。仁宗親賜奠。甫至門。即放聲大哭。且賜以挽詩。

有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言錢之句。蓋棺論定。公亦當含笑於九京。

朱公爵里見前公四十餘即獨居迄無妾媵故有半生獨宿句

薤上蒿里古有挽歌。其語簡質。降而爲誄詞哀文。洋洋數千言。短亦數百字。文繁而哀殺矣。近世有所謂挽聯者。不知始於何時。道咸以降。諸名人率優爲之。字之多寡無定。語之長短亦無定。對偶必工。語意必哀。亦誄詞中之別開生面者。曾滌生最善爲此。其名句有八年九子四登科。萬里孤雲一回首。及無可奈何春去也。似曾相識燕歸來。皆一時膾炙人口者也。

曾公爵里見前

左季高與曾滌生。以洪福瑱事。意見相齟齬。久絕音問。迨壬申二月。曾公卒於官。左公乃寄聯挽之云。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又致書唁訃。剛襲侯。措辭甚爲懇摯。生死交

情於是乃見。

左公爵里見前 福瑄字未詳為洪秀全之長子曾左相惡
事詳輕詆門 劾剛名紀澤為曾滌生之長子官至九卿

彭雪琴在咸同諸帥中人格頗奇。晚年不肯任封疆。頗有功成辭爵之概。又好與名流酬酢。其沒也。王壬甫哭之以聯云。詩酒自名家。更兼勛業爛。然長增畫苑梅花價。樓船欲橫海。太息英雄老矣。忍說江南血戰功。梅花句。以彭公善畫梅花。血戰而不忍說。則不贊美其殘殺同胞之功。已在言外矣。

彭公王公
已見前

王子展與文芸閣學士為莫逆交。文謝世後。王之挽詞。運用成語。且極沈痛。其詞曰。追思往事。感不絕於予心。同學少年。北邙過半。曹子桓有言。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歷溯生平。士固憎茲多口。文章千古。東海流傳。韓昌黎

所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

王名存善浙江錢塘人
文公爵里已見前

張香濤之沒也。朝野咸悼惜之。挽章極多。惟王壬甫一聯云。老臣白髮痛矣。騎箕整頓乾坤事。粗了。滿眼蒼生。淒然流涕。徘徊門館我如何。言之哀愴。有餘痛焉。

張公爵里見前

張治秋被命管學。延攬一時名流。頗受清廷疑忌。不得展其懷抱。乃辭學務。改任郵傳部尙書。又與唐少川不相能。遂鬱鬱而卒。士林爭惋惜焉。如臬冒鶴亭。挽以聯云。愛好似王阮亭。微聞遺疏陳情。動天上九重顏色。憐才若龔芝麓。爲數攬衣雪涕。有階前八百孤寒。蓋紀實也。

張公爵里見前
名廣生爲辟疆之遠孫

吳劭之博通經史。能為詩賦駢文。尤工於挽章。湘人盛稱之。沒後。其門人彭次英。為梓行綺霞江館聯語偶存。彭亦工此。其挽某君之妾云。錦瑟惜年華。淒然湘浦晚春。冷夜鶻聲驚短夢。玉簫能再世。遙望揚州明月。何時鴛侶續前緣。妾蓋竹西產也。其吐屬之雋雅。幾有青勝冰寒之喻焉。

吳名熙。湖南湘潭人。以優貢生考取知縣。晚為邑書院山長。傑傑不得意。彭名闔。異湖南湘鄉人。博學能詩文。尤重風義。

陳伯平以名御史出為知府。累官至江蘇巡撫。因與滬道蔡乃煌相齟齬。鬱鬱而卒。王壬甫挽以聯云。抗疏劾三公。晚傷鼠鼠千鈞弩。治生讓諸弟。歸騰鵝羊二頃田。

陳名啟。秦湖南長沙人。居鵝羊山。其弟某某善營商業。蔡字伯浩。廣東人。死於民國五年。在粵反對義軍也。其與陳齟齬事詳輕詆門。

某君在京師。聞其妹適呂氏者。沒於湘中。為位哭之哀。寄一聯挽之。惻愴動人。亦典雅可誦。哀哀予妹。竟隕天年。記曾問疾殷勤。雷岸寄書渾若夢。

草草勞生。滯留京國。此後歸田著述。蘭臺續史。慟無人。

呂名鏗字筱山湖南湘潭人積學早世未十年其妻亦卒

秋璿卿以徐錫麟案牽連被殺母族草草收葬。嗣石門徐寄塵桐城吳芝瑛二女士卜地西湖西冷橋畔築石葬之。題其墓曰鑑湖女俠秋瑾之墓。其風義非鬚眉男子所可及。

秋名瑾浙江會稽人家世仕宦意氣雄邁絕無巾幗氣與表兄徐錫麟友善語及革命事慨然以光復為己任留學日本歸國主辦大通學校徐既槍斃皖撫恩銘紹興府知府貴福以大通學校為徐所創辦遂拘秋女士殺之臨死僅書秋兩字而已徐名自華能文章為秋女士撰墓表吳為汝繪摯甫之姪女廉泉南湖之妻博學能詩文尤工書法嘗手寫楞嚴經欲就西湖山麓建七級浮屠以藏之謂五百年後必有知者居滬上萬柳堂人稱萬柳夫人

劉炳生以光緒丙午歸湘舉義兵。謀洩被逮。巡撫岑春煊使人殺之。乃兄霖生在江戶。聞變憤不欲生。作哭弟八章。其語最痛。有云華城顛危親又

病。天涯游子更何之。魂飛雨雪梁山夜。人去池塘春草時。又鵲鷓原野空。荒草。龍虎關河自夕陽。四鎮干戈傷閣部。連營烽火弔荆襄。及荒江旅櫬。隨萍水。破廟靈幃空雪霜。烏台蝦席收兒骨。蟲院鶉衣歛父屍。不忍卒讀。

劉名道一湖南衡山人隨兄揆一游學日本江戶密謀舉義於湘中被逮時以佩章鋤非二字定讞

林烈士奎天姿卓異。年少能文章。醉心革命事業。因而捐軀。黃克強與烈士交最深。死後爲搜輯其遺集。題一絕於卷端云。漢上風雲紀後先。中原光復信淒然。不知何處蕘弘血。祇賸遺編是昔年。其惓惓故人。見於言表矣。

林字未詳福建侯官人

陳勒生峻潔尙氣節。詩文勃勃有奇氣。癸丑討袁軍之起。公頗有所謀劃。素善治爆烈彈。義師既敗。益腐心切齒。磨礪以須。卒以失慎自炸死。柳亞

子不忘死友。乃徵求其遺文。哀爲一集而序之。

陳名子範。福建侯官人。少習海軍。既投身蕪湖。稅關爲傭書。激昂慷慨。有古烈士風。與人交出肺腑。相示壯志。未酬糜其軀幹。吁可惜已。

蔡松坡既以義師推翻袁世凱。轉戰數月。喉疾益劇。赴日本就醫。遂以不起。凶問至。國人震悼。爲位於中央公園而奠之。公嚮所眷妓筱鳳仙。素衣哭臨甚哀。其挽章云。萬里南天鵬翼。直上扶搖。劇憐憂患傷人。萍水因緣成一夢。幾年北地燕支。自悲淪落。贏得英雄知己。桃花顏色亦千秋。

蔡公己見前。筱鳳仙河南張氏女。年十六。隸京師樂部工。皮簧善。酬應豐。川玉貌笑。頰生渦。初未甚。知名。值蔡將軍解演。督印入京。項城忌之。將軍懼禍。乃以醇酒婦人自晦。於樂部中。獨眷鳳仙。命席徵歌。殆無虛日。鳳仙慧黠。曲意周旋。帝制議興。將軍一日約友人飲。長安酒樓。飛箋召鳳仙。席半稱腹疾。如廁。遂往天津。

湯濟武於清末請開國會。旋隨黎宋卿起義武昌。言論丰采。傾動一時。然薄議長而不爲。遂兩爲國務員。值南北戰爭。糾紛不解。聯帶去職。鬱鬱不

怡。漫游海外。遇刺於美洲。時論惜之。或挽以聯云。不為魯仲連。一世縱橫。畢竟寒裳游海外。何似來君叔。百年悲憤。倉皇脫屣去人間。

湯名化。龍湖北蘄水人。辭衆議院議長。職一為教育部總長。再為內務部總長。

棲逸第十八

魏和公登華山絕頂。日月從兩耳升降。視黃河如襪帶委地下。燕趙秦豫。隱隱見黑子。俯仰天地。悲從中來。有入山披髮長往不返之志。

魏公已見前。公素持高義。重然諾。好個儻畫策。林確齋以為有太史慈之風。

徐侯齋以崇禎壬午舉於鄉。父忠節將殉國。號泣欲從死。忠節曰。吾不可不死。若長為農夫以沒世。可也。自是隱居終其身。與宣城沈眉生。嘉興巢崆峒。稱海內三遺民。書宗孫過庭。畫宗巨然。間法倪黃。自署秦餘山人。得其遺墨者。視如拱璧。豢一驢。甚馴。通人意。日用間有所需。則以所作之

畫卷置麓於驢背遺之。驢獨行及城圍而止。見者爭趨之。曰：高士驢至矣。亟取卷以日用所需物。如其指。備而納諸麓。驢輒負之歸以爲常。

徐名枋江蘇長洲人父忠節公汧明崇禎戊戌進士官少詹事乞病歸乙酉六月蘇州破正衣冠投虎邱橋下死俟齋遵父命隱居貧甚南岳僧洪儲時周之曰此世外清淨食也嘗絕糧數日黃九煙造訪出手中畫扇使童鬻於市無售者則曰黃九煙詩畫也乃得銀數錢歸而俟齋及九煙皆怒以爲洩九煙名輒返其值

沈眉生於劾楊嗣昌疏中。兼劾阮大鍼。吳次尾。陳定生等。推公之意。作留都防亂揭。以攻阮。阮恨之。次骨。及得志。按揭中姓名。將盡戮之。而以公爲首。公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亡。遂匿迹深山。採藜藿以自食。有知而餉之者。皆峻卻。曰：士不窮無以見義。不奇窮無以明操。郡守朱元錫致十金。辭不獲。皮置壁中。未嘗一發視也。溧陽陳名夏雅善公。旣入相。欲特疏薦之。遣使寓書。公不發函。對使焚之。陳意猶未已。公遺書曰：龔勝謝枋得。智

非不若臬羽所南也。而卒殞軀者。由多此物色耳。今之薦僕者。直欲死僕也。陳乃歎息而止。自是避人愈堅。足不履城市者三十年。

沈名壽。民江南宣城人。性孤峭。不好言笑。爲文好深澁。之思江右艾千。子至宛。陵盛稱之。明崇禎丙子。詔行保舉法。巡撫張國維以公應。詔時流寇亂中原。特起楊嗣昌於苦塊。倚以辦賊。而嗣昌以熊文燦之招撫爲嘗試。逍遙司馬堂公。乃伏闕上疏而劾之。

汪魏美嘗舉明崇禎己卯鄉試。娶太守錢飛卿之女。盛飾入門。誠之。乃屏侍婢。躬操作。明亡。棄科舉。姻黨欲強之試禮部。出千金贖其妻。俾勸駕。妻曰。吾夫子不可勸。吾亦不屑受此金也。嗣因兵亂。奉母入天台。海上師起。羣盜滿山谷。始反錢塘。居北郭外。室如懸磬。是時湖上有三高士之目。汪其一也。當事皆重之。監司盧高尤下士。一日遇之於僧舍。問汪孝廉何在。汪應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盧悵然。不知應者即汪也。盧嘗遣人通殷勤於三高士。約置酒湖船。以世外禮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盧相得甚歡。惟以

汪不至爲恨事。已知其在孤山。放船就之。終排牆遁去。魏叔子自江西來訪。公謝弗見。叔子留書曰。魏美足下。吾寧都魏禧也。欲與子握手。一痛哭耳。足下以尋常游客拒之。則可謂失人。公省書大驚。一見若平生歡。臨別執手涕下云。

汪名潤。浙江錢塘人。少孤。貧力學。與人落落寡。偕人號曰汪冷。既隱於北郭。足不入城市。有司或以俸金爲壽。不能卻。者埋之。貴人請銘墓。饋百金。拒弗納。始居孤山。遷大慈庵。又遷寶名院。匡牀布被。外殘書數卷。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踪跡。遇好友。飲酒一斗。不醉。氣象瀟灑。塵事了不關懷。然夜觀乾象。畫習壬遁。知其耿耿者。猶未已也。年四十八。終。寶名僧舍。臨終。書五言詩一章。云。大化無停晷。道術久殊轍。住世守頑形。問途猶未徹。至人本神運。可會不可說。冰泮水還清。雲開月方潔。一旦破樊籠。逍遙從此別。投筆就寢而逝。

王酉山爲井陘令。與上官迓。解印綬。逕去。高臥海曲。清流映帶。喬木鬱盤。乃綸竿籥笠。釀黍種樹。間與田夫野老。較陰晴。課蟹稻。以爲樂。

王名章。山東萊陽人。丁亥進士。

郭天門於甲申以後。祝髮為僧。茹苦無定居。初依熊魚山於嘉魚。已流寓沔陽。築補山堂。前後十九年。歸結草廬桃花江。先是洪承疇坐事落職。公奏請起用。至是承疇入清。經略西南。以故舊謁公於山中。既得見。餽以金。不受。奏攜其子監軍。亦堅辭。公見承疇時。故作目昧狀。承疇驚問何時得目疾。公曰。始吾識公時。目故有疾。洪默然。

郭名都。賢湖南益陽人。幼穎異。天啟二年。進士授行人。累官至江西巡撫。左良玉屯兵九江。驕蹇。觀望。公惡其淫掠。檄歸之。而自募土兵為戍。會。有尼之者。遂乞病。棄官入廬山。逾年。北京陷。祝髮為僧。號禎石。又號些菴。博學強識。工詩文。書法瘦硬兼善。繪事寫竹尤入妙。人得其片紙。隻字。爭寶重之。晚年客死於江寧。

李潛夫自國變後。家具蕩然。遂與妻別。隱陳山。絕迹不入城市。訓山中童子自給。自署曰村學究。老頭陀。居山十年。有僧開堂以避喧。始返其廬園。賣文自食。不足。則與其妻為棕鞋竹筥以佐之。好事者約月供薪米。力辭。

不受。有司慕其高。往訪之。輒踰垣避。所著詩文。皆弔甲申以來殉節者。蜃園者乍浦勝地。可望見海市者也。又十年。家益困。不復能有其園。寄身僧舍。戚友贖蜃園歸之。始復與妻居。時年七十矣。二老相對。時絕食。則歎曰。吾生本贅爾。待盡而已。有餽食者。非其人終不受。或問以身後。曰。楊王孫之葬。何必棺也。又十年。蜃園僅存兩楹。公耳既聾。又苦下墜。終日仰臥。客至以粉版書相問答。魏叔子來自江西。公視姓字。則強起。張目視之。泣。叔子亦泣。時方絕糧。叔子探囊得銀半兩。贈之。五反不受。固以請曰。此非盜跖物也。始納之。買米爲炊。共食而別。叔子屬周布衣簣。曹侍郎溶。糾同志爲之繼粟。且謀其身後事。吳門徐侯齋聞之曰。李先生不食人食。聽其餓死可也。已而公果堅拒之。未幾卒。叔子聞之曰。吾淺之乎。爲丈夫已。

李原名天植。後改名確。浙江平湖人。崇禎癸酉舉於鄉。性蕭散。自得視世事。泊如也。嘗曰。無慾則心清。心清則識朗。識朗則力堅。時時以誨學。

者癸未子觀卒公自以有隱
痛自刻責遂絕意仕進并改名

劉賸菴於鼎革後。隱居相城。有大吏造其廬。欲強之出。公乃袒裼疾視曰。我中州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伾。躍馬鳴鞘。兩河豪傑。誰不知我。乃以此相逼。將謂我畏死耶。取壁上劍。將自刎。門人抱持之得解。尋移居湖濱。率妻女織席以食。累日不舉火。有遺之粟者。非其人不受。老奴從魏縣來。勸之歸曰。室廬故在也。乃命其子偕老奴歸。歲荒得食愈艱。雜糠糟作食。妻病不能下咽。竟餓死。一女許字同邑某氏子。某氏官於粵。音問阻絕。女自經死。而其子之歸。中途死於盜。是日凶問適至。公既無家。乃買破船一。往來江湖間。時從諸遺老游。嘗泛舟中流。鼓枻而歌曰。白日墮兮野荒荒。逐鳧雁兮侶牛羊。壯士何心兮歸故鄉。風水蕩激。歌聲伊鬱。聞者哀之。

劉名永錫河南魏縣人崇禎丙子舉人授長洲教諭署崇明縣事庭無
留獄未幾遭國變即隱居不出錢牧齋念其窮招之往公曰彼爲黨魁

受主眷枚卜時天子以伊傅
期侍今豈忘之耶卒不往

邵得魯隱居潭上園黃澤望志節相同亦來居園中夜共讀謝泉羽游錄
而慕之曰方今豺虎滿天下五岳之志不可期矣四明二百八十峯近在
臥榻峯峯有吾兩人屐齒豈不快歟公於是偕黃公徧走山中然山寨方
不靖所在多邏卒而二公冠服奇古頻遭詰難顧不以爲苦亡何入絕谷
不知所向方茫然求故道不可得俄而峯回路轉松竹梧桐甚盛有雞犬
聲趣就之茅舍一椽中有幅巾者出問客何來則語之以里宅笑曰吾亦
姚人避世居此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乃止宿則告曰是爲石屋山僕故孫
公碩膚監軍陳從之也孫公死海上吾無所依來此山中遂與人世絕因
相顧歎曰是真桃源矣未幾黃公卒公乃棄家投四明山之楊菴時尙有
一妾亦爲尼菴中每日晨昏各上堂禮佛此外雖茗粥不相通久之皆卒

於菴

邵名以貫浙江餘姚人性狷潔國難作公欲死之以母老不果遂祝髮為頭陀狂走入雪竇山中尋以省母返居潭上園云

由晁盟自見孫鍾元於蘇門匿迹山中。大書於門曰：真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得來。又題書室曰：學古之志未衰。每日必擁書早起。于世之心已絕。無夕不飲酒高眠。

申公已見前

張覆與申晁盟同學齊名。甲申後得狂疾。築土室村外。閉戶絕人迹。穴而進食飲。歲時一出拜母。雖妻子不見也。入夜時有泣聲。

張名蓋直隸永年人少敦氣節以能詩聞工草書甲申之變謝去學官弟子悲吟悵僚遂成狂疾嘗遊齊晉楚豫間歸則自閉土室中甲晁盟與殷宗山至延入土室談甚洽旋以狂疾死

余若水隱居山中。草屋三間。不蔽風雨。至以鼈甲承漏。聚村童五六人。授

以三字經。臥榻之下。豚苴雞埽。無下足處。晨則秉耒出。與老農雜作。同年生王天錫爲海防道。欲與話舊。公辭以疾。天錫披帷直入。公擁衾不起。曰。不幸有狗馬疾。不得與故人爲禮。天錫執手勞苦。出門未數武。則已與一婢子擔糞灌園矣。天錫遙望見之。歎息去。冬夏一皂帽。雖至昵者不見其科頭。嘗慨世途偪仄。遂疑荀卿性惡之說爲確。至欲著論以非孟。

余名增遠浙江會稽人明崇禎癸未進士除寶應知縣畫江之役補禮部主事遷郎中事去逃之山中郡縣逼之出見乃輿疾城南以死拒久之事得解疾亟時黃太冲造其榻前欲爲切脉公笑曰某祈死二十年以前反祈生二十年之後乎黃泣然去

周思沂與余若水爲同年生國變後棄官歸。遜入剡源。盡去其髮爲髮塚。剡源饒水石。與山僧樵子。出沒瀑聲虹影間。王天錫求見。拒之曰。咫尺清輝。舉目有山河之異。不願見也。

周名齊會浙江鄞縣人知廣東順德縣事爲詩文機鋒電激汪洋自恣寓言十九然清苦自立胸中兀然有所不可與若水同

杜茶村隱居雞鳴山下。足迹不入城市。四壁蕭然。炊煙常絕。偶有遠友過之。欲供一飯而無所措。以案頭葉龍泉集易炊。食頃。口占一絕。有看君咀嚼葉龍泉句。有人詢以近狀。答書云。昔日之貧。以不舉火爲奇。今日之貧。以舉火爲奇。此其別耳。

杜公已
見前

張瑤星爲千戶。於流寇陷京師。遇賊將不屈。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足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耆舊多立名號。以文行相高。惟徐侯齋沈眉生。躬耕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尙有楮墨流傳人間。公則躬親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中有是人也。方處士中舒。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

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市二甕。下棺則并藏焉。

張名怡。江南上元人。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死國難。公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

陳狂農。遇甲申之變。欲以身殉國。不果。遂棄妻子。入歐公山。山界江楚間。懸厓峭壁。人迹所不到。公與弟觀偕隱其中。二十餘年。幾與人世隔。性奇癖。厭俗。嘗不語。有所欲。則弟視其顧盼指畫。輒喻意。間有來者。與之言。不應。拱揖而已。或貽以書。不發視。即焚之。偶有題詠。亦未嘗存稿。衣垢敝不澣濯。糜粥不充。恬如也。

陳名南。箕江西安福人。舉崇禎丙子副榜。弟觀。字二止。公弱冠時。即與弟同營墓域。為左右穴。中通。以樗。冀死後得時。時相見。暇則携書挈壺。讀且飲於穴中。其曠達如此。

王倫。表好學。勵名節。明季嘗應童子試。鼎革後。授徒養親。不復出。所著巢父許由論。魏雙鳳見之。歎為當世軼才。

王名大經江蘇東台人其巢由論略曰天下何為而亂也王子曰亂生於求求以生於欲多所欲則多所求強者求之以兵戈弱者求之以色笑人求之以智力詐偽物求之以爪牙毒於是有敗倫壞紀寡廉鮮恥傷類圯族剝膚橫噬伏屍流血之事天下乃馴至於大亂堯舜治亂之聖人也其為道孜孜皇皇己飢己溺誠恐天下後世有急功利騫聲華者必借口堯舜以陰濟其欲而明聘其求天下於是生許由巢父使與堯舜並世而處自堯舜而亂以治有許由巢父而一天無所安然各得其所使各遂其求而天下之亂以治有許由巢父而一天無所安然各得其所使去甚而天下之亂又以治然則堯舜巢父者皆治亂之聖人也云云

鄧丹邱任俠尚氣國變後竄身黃冠徧走江湖欲得奇才劍客而友之卒無所遇順治辛丑黃太冲讀書雙瀑寺寺在萬山中人迹殆絕公忽走訪太冲問何以知之笑不答問奚自曰甬東也唱和旬日偕至武林公又獨上玉皇山去矣。

鄧名大臨江南常熟人受業於江陰黃介子之門介子以起義軍死於獄公贖其首棺斂送歸旋遁於黃冠桑海之交逃於禪者多矣黃冠中別絕少公可謂別開生面者

八大山人者。世居南昌。明亡。棄家。遁奉新山中。祝髮爲僧。二十年。臨川令胡亦堂聞其名。延之官舍。居年餘。意忽忽不自得。遂發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服。焚之。還走會城。獨身佯狂市肆間。嘗戴布帽。曳長頷袍。履穿踵決。拂袖蹠蹠行。市中兒隨觀譁笑。人莫識也。其猶子某留止其家。久之疾良已。山人工書。法行楷學。大令魯公狂草頗怪偉。亦喜畫水墨芭蕉怪石花竹及蘆雁汀鳧。條然無俗筆。醉後墨瀋淋漓。不甚自愛。惜數往城外僧舍。雖僧爭鬪之。索畫。至牽袂捉裾不拒也。貴顯人欲以數金易一石。不可得。或持綾絹至。直受之。舉懷素語。謂將以爲鞵。以故貴顯人求書畫。乃反從貧士山僧屠沽兒購之。一日。忽大書啞字署其門。自是對人不交一言。然善笑。而喜飲益甚。或招之飲。則縮項撫掌。笑聲啞啞然。又喜爲藏鈎搏陣之戲。賭酒勝。則笑啞啞。數負。則拳勝者背。笑愈啞啞不

可止。醉則往往泣下。

山人初為僧號雪。後更號曰人屋。又曰驢。漢或以山人為明宗室。朱
奎亦未得詳。邵青門客南昌。見山人於北蘭寺。握手熟視。大笑。夜宿寺
中。剪燭談以筆書。凡上相酬答。山人有詩數卷。篋中秘不令人見。題
跋尤古雅。間雜以幽澀語。不盡可解。嘗與北蘭寺僧澹公數札。不減晉
也。人語

柴虎臣隱居南屏山。貧甚。屏絕餽遺。賣藥自給。其為學。於象緯律歷輿地
禮制農田水利兵戎賦役。莫不研究。康熙己酉。詔舉山林隱逸之士。浙撫
范觀公親謁公於山中。請以應詔。固辭之。

柴六已
見前

紀伯紫自稱鍾山遺老。白髮當歌。紅牙聽曲。說青溪舊事。娓娓不倦。一日
與大梁周雪客。楓江徐電發。痛飲燕市城西。有絕句云。風雅松陵勝昔時。
力裁偽體出偏師。徐郎本事從珍重。始信無情未是詩。謂電發所輯續本

事詩也。徐亦和云。人物南朝賭酒時。過江僕射是吾師。猶餘蠶叟風流在。
悵絕青溪數首詩。

紀名映鍾自號蠶叟江南上
元人與方文林古度齊名

林茂之窮老金陵。冬無被。夏無帷。意恬如也。其冬夜詩有云。無被夜眠牽
破絮。渾如孤鶴入蘆花。傳誦一時。夏日無帳。或遺之。則以易米。施愚山自
豫章寄一紵帳。書絕句云。北牕高臥豈知貧。料理偏愁白髮人。紵帳親題
林處士草堂長伴百年身。亦佳話也。

林名未詳江
南上元人

魏某隱於米商。當陳滄洲被逮入都。除夕。市米潞河。魏某問客何來。曰陳
太守。是湘潭陳公耶。曰然。曰是廉吏。安用錢爲。反其值。問寓何所。次日門
外車檻檻。饋米十石。書一函。稱天子必再用公。宜以一節終始。母失天下。

望紙尾不署姓名。問擔夫而知其姓。訪之則閉戶。他出矣。蓋隱君子也。

右一則見陳鵬年列傳

李鐵君是太傅索額圖之婿。當索氏柄政時。聲勢隆赫。李公遠避之。蓋以先世產業屬二兄。偕其婦隱於盤山。買田多峯下。構草舍。雜山叵以耕。其尤貧者。授之田而無取。蔬材果實。與衆共之。賢聲遠聞。嗜茗飲。遇山谷幽邃處。輒掃葉煑泉。竟日忘返。見者曰。此李山人茶烟也。

李名鏞。號豸。青山人。隸漢軍旗本。勛臣。後當得官。不就。既老。歲一至京師。然一二日即歸。人罕見其面。詩古奧峭削。自關門徑高者。胎源。杜陵次亦近孟東野。著有含中集及尙史稿若干卷。

厲樊榭性耽閒靜。愛山水。以孝廉銓選縣令。將入都候選。道經天津。查蓮坡留之水西莊。同撰周密絕妙好詞箋。遂不謁選。南歸客揚州。馬秋玉兄弟延主其家。結邗江吟社。後遂絕意仕進。

厲公已
見前

圖鞞布貌清癯。不樂廛仕。中歲以疾乞假。築室京師西郊外數里。茹屋竹籬。軒窗精潔。院中疊石爲山。奇峯突兀。徑迂折。饒幽趣。後圃蒔花種蔬。親灌溉之。春秋佳日。偕宗丞曹學閔。徧覽西郊蘭若。又嘗風雪中。共策蹇。訪潭柘戒壇諸勝。短裘笠帽。望之如神仙中人。

圖公滿州人。官至侍讀學士。性好吟咏。有靖節放翁之風。築墓宇。旁病劇時。告妻孥曰。死即埋我於此。不必昇入城中。言訖端坐而逝。夫人從其志。

何春巢隱居不任。雅好花竹。尤愛梅。園中梅數百株。各種皆備。嘗倩人寫一小影。箬笠芒屨。席地坐。旁置梅花一擔。自題云。賣花叟。擔花走。賣得銅錢復沽酒。花兒賣罷擔兒丟。賣賦還如賣花否。賣花叟。擔花走。

何名琪。浙江錢塘人。嘉慶間有名於時。

何蓮舫自廣信罷官。隱居邗上。託業淮甌。自刻悔餘庵全集行世。胎息莊騷。曾滌生極嘉許之。嘗書一聯以貽之曰。千頃太湖。偶與陶朱同泛宅。二分明月。合隨何遜共移家。

何名昉江蘇江陰人官廣信府知府

葛謙山與洪秀全楊秀清皆有交好。洪楊舉兵。葛以爲時機未至。恐無成功。遂隱匿於深山絕壑。因友人介紹於鍾駿聲。聘爲西席。鍾至其家。依山爲牆。導澗爲池。屋百餘椽。甚爲壯麗。葛待師有加禮。徒二人。亦至馴謹。一日語鍾曰。僕有事外出。某日某刻。將有數人來訪。慮衛人不能峻卻。而闌入書室。善爲我辭。幸甚。至期。客果至。客坐久。慨然曰。主人匿不見。亦無曹焉。雖然。余等非受給者。請以一言爲証。主人此時在某樓。坐某向。閱某書。試往驗之。余等從此逝矣。鍾亟攜僮登樓視之。葛所向之坐。所閱

之書不爽毫髮。葛乃語鍾曰。若輩素與余交。今將舉大事。予故避之。君在此亦危矣。遂開盛筵餞之。曰。余將遠徙。此地不久爲灰燼。所存者惟園中湖石耳。君於庚申可大魁天下。此時兵禍蔓延天下。惟胡人氣運未衰。漢族仍歸失敗。爲足下計。宜速整歸裝。自此至浙。亘數千里。滿地荆棘。多攜資斧。無益有累。僕已繕書數函。投某某處。可得資爲助。他日輶車四出。或至山中一觀園石之存否。敢以此言爲息壤。飲酣而別。後鍾果以庚申第。一人及第。越數年視學某省。迂道訪之。則荒煙蔓草矣。而湖石巋然獨存。迹葛之語言。與行徑。蓋隱君子而明術數者也。

葛字未詳。廣西潯州人。
鍾字未詳。浙江仁和人。

汪笑儂自號伶隱。光緒中以孝廉銓選知縣。需次京師。偶購一妾。不知其適爲宗室女也。事聞於臺官。奏之朝。例當死。家奴願任其罪。乃出資賄朝

貴。坐奴買獻罪。汪遂挂冠。往滬上爲伶。所編黨人碑。哭祖廟等劇。最有名於時。

汪名儒。安徽人。以明經得鄉選。嘗自書聯云。墨笑儒。佛司馬。笑道儂。惟自笑也。舜隱農。說隱工。膠鬲隱商。伶亦可隱乎。

賢媛第十九

顧亭林之母王夫人最孝。嘗斷指療姑疾。崇禎九年。旌於朝。丁亥夏。避兵常熟。年六十矣。謂公曰。我雖婦人。然受國恩矣。遇變。我必死之。於是公方應邑令楊永言之辟。與嘉定吳其沆。同里歸莊。共起兵。魯王監國。授公兵部司務。事既不克。永言行遁去。其沆死之。公與莊幸得脫。母夫人聞兩京皆破。遂不食卒。遺命誠公勿事二姓云。

顧公已見前。公之本生父。同應有同祖弟曰同吉。早世。聘王氏未婚。守志以公爲之後。

杜茶村之母。性方嚴。生平不肯見畫師。一日茶村遇善手曾鯨。喜以白母。

且云鯨老矣。寫照其宜也。母作色曰。安有婦人呈頭露面。與男子注目熟視。而不知羞者。先王制禮。男女有別。何嘗云老者不在此例也。

杜公己見前
母某氏未詳

吳岩子是卡楚王之妻。吐辭溫文。出入經史。與人相對。如士大夫。

吳青山人以詩名工書法晚更好道得奇疾作則右手自運動日夜
作字不休或濡筆書紙上悉成名理疾止不復記憶凡二年而愈白髮
朱顏奕然作
丹砂之色

李中孚之母彭氏。聞其夫死於軍。欲身殉。以子幼。制淚撫之。然無以爲生。或謂彭曰。可令兒傭取直以養。或令給事縣庭。彭不可。令公從師學。修脯不具。皆謝之。彭曰。經書固在。何必師。公年十六。粗解文義。母夫人日言忠孝節義事以督之。母子相依。或數日不舉火。泊如也。

李公己見前其父信吾以壯武從軍爲材官崇禎壬午督師在公喬年
討賊信吾從行臨發扶一齒與其婦彭曰戰危事不捷當委骨沙場子

其善教兒矣亡何督師死事信吾亦死

宗定九少時奉母家居。值歲凶。啼飢號寒。初不向宗族借貸。母曰。餓死事小。遣十歲童子。汗顏面以求人。使從此不知有廉恥品。行事大。於時以為名言。

陳江都人。歸太學。宗景巖少嫻家。教讀五經。周禮孝經。女孝經。諸書兼通。通鑑二十一。代史有訓子詩六章。盛傳於世。今未見。

張履祥九歲喪父母。夫人訓之成立。嘗中酒。母夫人責之。且諭曰。孔孟亦是兩家無父兒。祇為肯學好人。便成大聖大賢。汝勿自棄也。

張名考。夫居桐鄉之楊園村。學者稱楊園先生。母某氏。未詳。

洪承疇入清後。其太夫人猶在也。自閩迎入京。太夫人見承疇。大怒罵。以杖擊之。數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來。將使我為旗下老婢耶。我打汝死。為天下除害。承疇疾走而免。

洪母某氏未詳

沈百五之妾張氏。美而多能。沈盡義後。張收其屍。盡鬻衣裝。葬之虎邱東麓。廬墓二十年而死。

沈為崇明人。識洪承疇於幼時。延至家。飲食教誨之。洪嘗呼沈為伯父。承疇降清。百五乃脫身走。欲起義兵。為清兵所獲。洪諭之。降。百五曰。子為誰。洪曰。小姪承疇也。伯父豈忘之耶。百五大呼曰。洪公受國厚恩。殉節久矣。汝何人。斯欲陷我於不義耶。遂披洪頰。洪笑曰。鐘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強也。乃被害於江寧之淮清橋。下初。百五結合義兵。有死士五百人。沈死後。哭聲震天。一時同殉。無異於田橫之客云。

柳夫人於錢宗伯死時。已有殉意。值諸惡少以責逋為口實。環而譟宗伯之門。搪撞詬誶。極於齷辱。嗣君孝廉某故文弱。魂魄喪失。莫知所出。夫人乃泣然起曰。我當之。好語諸惡少。尙書寧盡負若曹金。即負固尙書事。無預諸兒女。身在第少需之。諸惡少謂得所欲。鋒稍戢。然環如故。柳中夜刺血書訟牘。遣急足詣郡邑告難。而自取縷帛結項死尙書側。且日郡邑得

贖。又聞柳夫人死。遺隸四出。捕諸惡少。問殺人罪。皆烏獸散。搆盡得釋。孝廉德而哀之。為用匹禮。與尚書合殯某所。吳人嘉其志烈。爭作詩以美之。

柳字如是。錢牧齋宗伯之愛姬也。慧倩工詞翰。在章台日。色藝冠絕一時。才俊奔走其門。投詩街技。柳視之蔑如也。獨心許宗伯曰。錢某即未伯絕古今亦一代顛倒英雄手。而宗伯亦雅重之。遂因緣委幣。柳歸宗婉之夕。錢曰。我愛卿髮如雲之黑。膚如玉之白也。柳曰。我亦愛君髮如妾之膚。膚如妾之髮也。相顧大笑。傳為美談。宗伯與柳相得甚歡。題花詠柳。殆無虛日。每宗伯句就。遣婢矜示柳。擊鉢之頃。蠻箋已至。未嘗少讓。步宗伯之氣骨。蒼峻。柳未能到。而柳之幽豔。秀發。宗伯時亦遜之。於是旗鼓各建。閨閣之間。隱若敵國。宗伯生平善。通。晚歲多難。益就。襄盛鄉里。豪黠又嗾宗伯之牆。宇孤峻。結侶伺。畔。故死後。責。逋。云。就。

馬錫蕃之姬顧氏。本吳中士族女。精小學說文。馬撰彙草辨疑十二卷。姬皆手為旁訓。吳三貴遣人收兩粵。馬死之。姬亦隨縊。

馬名雄。鎮漢軍。鑲紅旗人。康熙八年。由山西巡撫調廣西。

紀阿男。富才藻。善詩。幼有棲鴉流水點秋光之句。後適莒州杜氏。以節聞。

王阮亭作秦淮雜詩。其末章云。棲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其兄伯紫見之。殊不悅。曰。公詩即史也。今以青閨嫠婦。與莫愁桃葉並稱。後人其謂之何。王改容謝之。後爲儀曹。疏旌其閭。曰。吾以懺少年綺語之過也。

紀名映淮
伯紫之妹

李雲孃嫁密雲參將汪某之僕王忠。康熙時。汪解任將歸。行李纍纍。懼盜掠。謀於忠。忠與雲孃言。雲曰。予請效武士裝。衛主以歸。途屢遇盜。常以一身卻敵。汪得歸故鄉。德雲孃留之於家。其子欲逼之。雲給之曰。妾有夫在於公子不利。若善遣忠。而以禮納妾。幸也。公子厚賜忠而遣之。擇日治筵。賓客滿堂。將行合巹禮。雲孃忽戎裝操白刃出立堂上。以刃儼公子。數曰。汝家建高牙大纛。不能爲國家衛百姓。靖寇氛。至以囊橐累予。予一婦人。奮身爲爾衛輜重。千里跋涉。主臣之義。爲報者至矣。今乃欲行不義。污我。

清白身。其速受予刃。奮起欲斫。公子長跪自投。客相率不敢動。雲孃向門外大呼云。汝曹速入。卽有貧民數百人魚貫入。雲以刃指公子曰。予爲爾家衛財。爲庸旣多。然予不願受報。今宜出三之一。惠此貧民。違者血此刃。公子唯唯。卽發篋。以財帛贈貧民。雲孃遂出門。門外立二長鬚客以待。扶之乘馬去。

李爲密雲人其父賣酒自給年十八嫁於王志去汪家後二十年有人見之京師忠設鏢局雲娘爲客保鏢往來關西積資致富所至羣盜畏不敢近

朱氏女以吳三桂之役。爲營卒所掠。朱矢志堅決。衆莫敢犯。舟行至小孤山下。奮身投江。尸逆流三晝夜。浮於故居之門前。爲其父母所見。慟哭收殮。解其襦。於懷間得絕句十章。重緘密紉。字不沾濡。有二絕爲最悲痛。一云。少小伶聘畫閣時。詩書曾奉母爲師。濤聲向夜悲何急。猶記燈前讀楚

詞一云。狂帆慘說過雙孤。掩袖潛潛淚忽枯。葬入江魚浮海去。不留羞塚在姑蘇。

朱氏女爲
長沙縣人

吳絳雪幼慧。色絕美。工詩善琴。長嫁邑諸生徐明英。早寡。耿精忠部下總兵徐尙朝攻處州。游兵至金華。宣言於永康曰。以絳雪獻者免。衆議獻之。以紓難。勢洶洶。吳念徒死無益。桑梓乃佯請行。以誘敵出境。行至三十里坑。投崖死。

吳名宗愛浙江永康人。死時康熙甲寅六月也。年二十有四。

馮珊兒者。張硯齋相國之妾也。本農家女。憨態曼妍。迥異凡質。公以七十致政歸。體至強健。侍姬數十人。無一當意者。悒悒寡歡。清明掃墓。獨攜小僮步行。過小溪。竹籬茅舍。桃花數枝。有一女子年十四五。折花嬉戲。秀色

可餐。問之則珊兒也。尙未許字。詰朝遣人以雙壁聘之。及入公家。慙嬉如故。見者皆笑爲癡頑。然侍起居獨勤。且情意肫摯。公年八十而沒。他妾皆淡。然獨馮仰藥殉焉。

馮爲張公佃人之女行三故名珊兒

尹元孚之母李太夫人。以節孝旌門。公少孤貧。太夫人口授以論語。及長服官。太夫人每夕必詳詢一日之所措施。有不愜意者。則嚴責之。公撫河南。值水災。太夫人率公規畫賑恤。至廢寢食。故上自天子。下至公卿士民。重公者。莫不知太夫人之義方焉。

尹公爵里見前

阿芸爲海蘭察之寵姬。海性粗疏。縱嗜欲。芸婉曲陳諫。多所保全。海子安祿。尤不檢。芸能裁抑之。海沒之日。芸不哭泣。獨絮絮向安規勸。語以功臣

子孫不易爲。貴家門戶不易守。安甚感其言。是夕芸投繯殉矣。

阿芸蘇州女伶也。失其姓。海公過吳。當道餞之。虎邱畫舫。芸出侑酒。海鍾愛之。爲脫籍。挈之去。寵以專房。

袁素文幼許字如皋高氏子。高以子有惡疾。願離婚。素文曰。女從一者也。疾我侍之。死我守之。卒歸高。高躁戾跳蕩。傾奩具爲狹邪資。不足日扑扶。至以火炮烙之。姑聞奔救。毆母折齒。既欲鬻素文以償博負。不得已始歸母家。長齋素衣。孝養母氏。高病狂死。哭泣盡哀。血淚交迸。越一年亦卒。檢其篋笥。得手編烈女傳三卷。詩三卷。中有詩云。有鳳荒山老。桐花不復春。死猶憐弱女。生已作陳人。燈影三更夢。曇花頃刻身。何如蜩與鷺。鳴噪得天真。

袁名機簡齋之妹也。

香妃爲回部某王妃。國色也。生而體有異香。或稱於高宗。西師之役。將軍

兆惠陛辭。高宗語及香妃。命兆惠一窮其異。兆惠卒生致之。密奏以聞。帝大喜。既至。處之西內。妃在宮中。意色泰然。若不知有亡國之恨者。唯帝至。則凜如霜雪。與之語。百問不一答。令宮人婉諭之。妃慨然出白刃袖中曰。國破家亡。死志久決。然不肯徒死。思得一當以報故主。帝如逼我。則素志遂矣。聞者大驚。欲奪其刃。妃笑曰。吾袖中尙有數十刃。安能悉取而奪之乎。且汝輩強犯我者。吾先飲刃。宮人具以語白帝。帝無如何。但時時幸其宮中坐。少選即出。猶冀其久而復仇之意漸衰也。妃既不得志。乃思自戕。而侍者日夜邏守之。妃至中土久。每歲時令節。思故鄉風物。輒潛然泣下。帝聞之。則於西苑中妃所居樓外。建市肆室廬。禮拜堂。具如西域式。以悅其意。時孝聖憲皇后春秋高。微聞其事。數戒帝毋往西內。會長至園丘大祀。帝赴齋宮。太后急令人召妃詣慈寧宮。妃既至。則命鑰宮門。雖帝至不

得納。乃問妃曰。汝不肯屈志。終當何爲。對曰。死耳。曰。然則今日賜汝死可乎。妃乃大喜。再拜曰。太后天地恩。竟肯遂臣妾志耶。妾間關萬里。忍辱至此者。唯不欲徒死。計得一當以復仇耳。今既不遂所志。此身真贅旒。無寧一瞑不視。從故主地下之爲愈矣。語罷。泣數行下。太后亦爲惻然。乃令人引入旁室中。縊之。是時帝在齋宮聞報。倉皇命駕歸。至則宮門已下鍵。乃痛哭門外。俄而門啟。傳太后命。引帝入。則妃已絕矣。膚色如生。猶含笑也。乃厚其棺殮。以妃禮葬之。

香妃之不肯屈志。已屬難得。而懷刃衣中。時思報仇。以爲恥。則尤爲奇。特或謂讀亡國之史。至於晉羊后。北齊馮淑妃。南唐小周后之遺事。未嘗不廢書三歎也。即孟昶宮人費氏。賦詩見志。慨國無男子。未嘗不志節。佼佼然卒之失身。宋祖雖異詞。自解潛視。故君然亦兒女子之愛情。而已未足以爲訓也。就謂遠夷巾幗。中乃有荆軻。豫讓其人耶。洪承疇錢收齋之徒。可以愧死矣。

洪稚存之母蔣太夫人。讀書明禮。洪幼孤而貧。蔣太夫人教之讀羣經。一

日讀儀禮。至天者妻之天。慟絕良久。曰。吾何天矣。遂廢此句。洪後入詞林。繪機聲燈影圖。徧求名輩題詠。同時鉅人長德。咸有詩以美之。

蔣太夫人武進人。昭娥。公女。洪午峯先生之配。中歲守節。

楊誠村之夫人龍氏。臨機應變。卓識鴻才。楊任寧陝鎮總兵。夫人歸焉。明年調署固原提督。夫人方懷妊。未行。旋寧陝鎮兵。以停餉兩月。噴有叛言。或請夫人乘夜速行。夫人曰。叛否不可知。若行而後叛。是通賊也。不然。何以先知。卒不行。亂作。殺營官。肆焚掠。闔城擾攘。官民眷屬。反依夫人爲逃死藪。未叛者以死衛夫人。已叛者亦不敢驚夫人。先是鎮署司餉朱之貴者。性吝刻。衆欲殺之。夫人匿之複壁中。佯令追捕。衆意乃釋。黎明。叛衆請見。夫人命左右啟門而出。端坐堂上。叛首數十人。血臂淋瀝。伏地痛哭。請送夫人出城。夫人曰。誰則戕官殺人者。抵命於汝。衆人何尤。速擒首逆。絕

妄念。主將或可申奏朝廷。予以生路。衆曰。我輩結盟誓同生死。不能遵夫人命。謹備輿馬以俟。奴婢及避難婦女曰。夫人行。我輩死矣。夫人曰。此輩皆我故舊。須隨我出。不得傷殘。卽與官眷同行而已。乃乘輿殿後。甫出署。叛衆發號傳隊以送。夫人呵曰。止。此何時而猶循此虛文耶。衆唯唯。送至澗溝。哭拜而返。適遇之貴於途。舉刃儼之曰。汝今日亦入我輩手耶。之貴曰。我藏復壁。夫人計也。夫人忘盥盆。命我送往。汝等欲殺我。卽轉賣此盆去。衆審視良久。曰。且爲此盆饒汝。明日抵石泉縣。百姓方遷徙。縣令不能止。聞夫人至。公服攀轅。留守城池。越六月。始就興安免身。時典興安郡者。夫人從兄燮堂也。楊公在固原聞變。急馳至。蓋厓得燮堂書。知夫人已往興安。卽馳往石泉。撫叛衆。叛首蒲大芳。公舊部也。素得衆心。公又素得大芳心。乃單騎入賊壘。說令投誠。仍同入寧陝鎮城。約束歸伍。而大芳心懷

反側。意頗悔降。遂以願赴興安。迎致夫人為請。實以試主將心也。公立允所請。不增一奴。或謂夫人明哲。必託辭不行。比大芳至。天大風雪。夫人冒雪抱子。泰然登程。道過漢陰廳。大芳與同行王奉者相聞。夫人入廳。署訊明曲直。棍責大芳四十。械繫而行。將至鎮城。降眾代求免繫。更乞勿使主將知。夫人許之。及見公。詢問公私。悲喜交集。獨不言途責大芳事。居十日。各帥遣都守探候主將。請問密白曰。各帥得漢陰稟函。知夫人途責大芳。恐降眾離心。公曰。不知也。入詢夫人曰。有之。曰。何無一言。夫人曰。是不必知。知而不誅。則廢法。知而加誅。則失信。我見不徹。不敢行。既行。保其貼服。無勞探也。楊出語都守。歎服而去。其智略英果類如此。

揚名芳貴州松桃廳人生而沈毅有幹略好讀書通經史大義應試不
 傳遂入伍充書識楊遇春一見賞識之拔補把總時川楚教匪稱亂公
 從遇春累戰累勝積功官至提督晉封一等侯以嘉慶九年署固原提
 督龍夫人四川華陽人廣東佛山同知廷泰女也方叛兵就撫廷議

以楊公在鎮馭兵不嚴削職戍伊犁自謂立功贖罪或可免行夫人曰
卒伍爲逆而主帥無罪國家無此法度所望君恩高厚不久戍耳後一曰
月果蒙賜環揚公嘗褫職自捷爲南歸舟子德慮買鹽謂至黔可獲重
利夫入曰居官不宜重利况數奇始罷官之時財祿可知力諫而始止
行抵黃瓜漕前舟撞損以載輕急駛近岸人免而船沈夫人善畫蘭喜
彈琴讀書知大義嘗曰方寸靜潔則理勝欲念慮牽滯則欲勝理人生
最忌情流爲欲則百事不得其正聞者尤敬服

杜憲英者以勇略聞於咸同時。父爲名諸生。藏書數千卷。幼學少林拳法。及生女。愛若掌珠。授以書及拳法。女亦聰穎。自輯古今兵事爲一編。藏之枕中。父死。母爲擇對。戚有兩生。一周一鄭。才品相類。密商於女。女曰。鄭優於文。而無大成就。周福較厚。特武功耳。母曰。年荒盜起。武亦良善。遂字於周。既嫁。伉儷甚篤。踰年而洪楊之兵至。開封。周與女領鄉兵二百人擊之。周被敵縛去。女乃刺死敵之驍將左山虎。敵旋潰去。女候生三年不歸。杜母又沒。乃買一勇婢。教以武事。攜之出游。由皖北至江南。密訪周生消息。

一日泊舟江干。見樓船十數。自上游乘風而來。檣懸帥字旗。詢知為總兵。帥水師巡緝盜賊者也。軍士見兩女子乘一船。裝束亦異。疑其蹤跡。瑣瑣盤詰。女怒曰。何必多言。我乃手殺左山虎之中州杜憲英也。問我何為。語未畢。一人忽自樓船躍登女舟。問英娘何在。不識我乎。女目之。方面偉軀。似曾相識。而鬚鬢有鬚矣。其人曰。我即河南周生。今緝盜過此。不意遇卿。女不敢遽應。周乃曰。卿不憶嵩山射虎時耶。女曰。弓衣金彈何在。周曰。置之洛水犀腹中。蓋當時閨中隱語也。問答既合。女不覺泣下。遂為夫婦如初。

杜為河南人。周為總兵時。已易王姓。乃被虜後。說主將王公。愛之。使從。已姓授守備。從征江皖。歷保今職。賞花翎。賜勇號。且以提督。記名矣。周問女何時渡江。婢為何人。女以一告之。周生既了巡緝事。即日引疾解官。携妻偕隱嵩山。讀書種菜。以為樂。婢適某千總。勇過其夫。所稱鄭生。者以秀才終。

李素貞是孟羣方伯之妹。知書工騎射。熟孫吳兵法。於天文占驗之學。靡不窮究。父兄皆奇之。咸豐四年。方伯以知府奉楚撫胡澗之檄。督師與洪楊之軍戰。招女至營中。女戎裝往。代爲畫策。決勝。累建奇功。方伯常失利。被圍十餘里。他將軍皆不能救。女怒馬獨出。於槍林礮雨中。突圍而入。手斬數十人。護方伯歸。甲裳均赤。敵衆萬目注視。驚爲天神。後胡中丞攻漢陽。城堅不能下。女與方伯謀。夜襲之。孤軍深入。中伏。救兵不至。遂血戰而死。年二十耳。報至。舉軍皆哭。

李孟羣字鶴人河南固始人以進士選廣西知縣從軍累官至安徽布政使死於軍中作絕命詩四章有生無將略翮時望死有忠魂報主知之句素貞死後陳子壯有詩弔之曰百騎連翩襲敵營紅妝血戰獨捐生漢陽若舉夜忠祀先拜英雄李素貞

沈幼丹之夫人林氏。少穆之女也。幼隨父讀。文字秀雅。兼通武事。膽識不凡。咸豐八年。隨沈守廣信。值洪楊大兵。下江西諸郡。清吏望風而靡。沈自

夏氏女父爲舟人。生而絕慧敏。咸豐庚申。洪楊之軍破江陰。兵所至肆焚掠。婦女少艾者。尤莫能幸免。兵至城南。見女脅而欲掠之。女曰。吾雖細民。女旣締姻於士族。固不辱於若輩也。遂躍入十方菴前池水中死焉。時年僅十七也。

夏氏女與士族
曹朋軒締婚

張朗齋之夫人。博古通今。嫻吏事。常爲公閱案牘。批竅導要。咸驚爲老吏。公固不知書。任河南布政時。御史劉毓楠劾公目不識丁。遂改總兵。公憤甚。就夫人學。執業如弟子。夫人時呵罵之。公怡然也。後遂通知文史。公自改官。頗不平。數偃蹇朝命。左季高督師勦回。奏請公領兵。公不應。時嚴旨趣公門下客多方說公。皆不應。夫人乃謂公曰。汝以功自負。數逆上命。將謂朝廷不能殺汝耶。公聞言蹶起。即往從左。公咋舌曰。夫人言可畏。夫人

言可畏。左復奏改公文職。後遂巡撫山東。與屬吏輒言其夫人之能。

張夫人某氏未詳父為固始令適捻圍城且破隨死無益乃榜於衆曰有能守此城者吾以女妻之當是時捻張甚威莫敢應衆以推張且曰此豔福非公無可消受者張笑而起進謁令籌守禦陰念敵衆我寡非出奇不足取勝乃以壯士三百襲捻營大破之僧王適至大加歎異因奏署縣事并為公作伐令遂以女歸公即夫人也

譚壯飛之夫人李氏。幼嫻內則。博極羣書。譚嘗歎為明達。集歷朝列女傳。各繫以論。於明楊椒山夫人乞代夫死事。論曰。明太祖成祖。皆不學無術。任刑法以治天下。其流弊足以利小人而害君子。嚴嵩魏忠賢相繼而起。流毒善類。卒以亡國。而椒山以迕嵩父子。屢被廷杖。血肉狼籍。筋斷骨折。備諸慘酷而死。方是時。賊黨布滿朝列。暗無天日。楊夫人欲白其夫之冤。疏雖十上。必不能達。為楊夫人計。惟有以疏結諸髮際。懷七首詣宮門。自裁以代夫死。或可感悟皇上云云。及壯飛殉光緒戊戌之難。夫人輿入湘。

撫署。跪地痛哭。袖出寸刃自刎。頸血濺陳右銘中丞衣袂而死。

李名閏湖南長沙人
篁仙觀察之女公子

毛芷香隨父宦游於皖。因歸桐城汪楷。芷香性慧。知書史。明大義。光緒庚子。楷挈其弟堯臣與唐才常林圭等倡革命。往來湘鄂間。每困乏。則芷香輒質釵珥以助。事敗。楷與堯臣被逮於長沙。堯臣仰藥死。楷下獄。時官吏上首功。株累衆。無倖免。芷香不忍見夫死。乃仰藥自盡。前三日生一女。棄之。後二年。楷得釋。而芷香死矣。

毛名未詳湖南湘鄉人少園之女也

胡貞女讀書知大義。幼字同邑祝竣望。隨父宦游蜀中。祝往迎娶。途經曹湖。舟覆溺焉。訃至。貞女佯不知。自是不御綺繡之服。食常避葷鮮。及其父挈眷歸里。貞女乃泣請曰。曩者諸弟幼。母多病。兒未敢自言其情。今諸弟

成人娶婦矣。祝婿客死道路。魂魄無所依歸。宜爲之立嗣奉禋祀。兒請行。因哀慟欲絕。父不得已許之。即日肩輿如祝氏。送者咸素衣冠。舂嫗販夫見之。莫不輟業太息。既至。事姑嫜。接族人。怡怡如也。撫夫兄子爲子。授詩書。嚴禮法。里黨稱之。

胡爲河南光州人。父字鐵臣。其甥固始張瑋爲之作傳。而瑋以論曰。自貞女歸祝氏。吾鄉女子許嫁而婿先死者。皆守貞相習。成風。余思據震川歸氏說。以矯之。歐俗東播。習尚移焉。隙未凶。終往往於禮義。墮情欲。熾之日。其粗通文字者。又相率以爭政權。嗚呼。一國之中。無復令妻賢母生人之道大窮矣。又不禁因貞女事而歎其誠有裨於世教也。何必中庸。

李縵。蘅幼承母教。早習詩書。性篤實而通慧。酷好學問。五經四史靡不曉。澈長適。灌陽唐氏。主持家政。清季女學漸萌。都門士女。創設振輞女學。縵蘅募捐獨多。竝任講席。造就女生數百人。箸有浣薇軒夢餘吟草。雋逸可誦。畫亦有名於時。

李名恒。江西萍鄉人。薨垣宮保之長女。適清學部尚書唐春卿。子溫齋。春卿尚書以病致仕。女士朝夕侍奉。輒通夜不眠。積勞成病。及尚書逝。世女士隨沒。女界惜之。

秋璿卿幼工吟咏。隨父宦游湘中。嫁湘鄉賈人子某。鬱鬱不得志。漫游京師。寓南半截胡同。與吳芝瑛女士結鄰。始閱新書新聞紙。旋改男裝。隻身赴日本留學。組織共愛會。旋被舉為會長。與徐錫麟等提倡革命。會取締留學生事。歸國主講潯溪學校。教育循序而進。成績為各校冠。復倡辦中國女報。冀以提倡女權。作家族良導師。迨錫麟事敗。紹興知府貴福竝拘女士殺焉。年僅三十有三。海內冤之。

秋己見前父名星侯其所擬檄文略云嗟乎吾父老子弟其亦知今日之時勢為如何之時勢乎其亦知今日之時勢有不容不革命者乎。歐風美雨澎湃逼人。滿賊漢奸網羅交至。我同胞處於四面。楚歌聲與。不自知其危。此某等為大義之故。不得不剴切勸諭者也。夫魚游釜底。燕處危巢。旦夕偷生。不自知其瀕於危殆。我同胞其何以異。是耶。財政則婪索無厭。雖負盡納稅之義務。而不與人。以參政之權。民生則道路

流離而彼方昇平歌舞既純授於滿奴而專制天下財賦又欲集權而漢人盡遭剝削南北兵權既純授於滿奴而專制天下財賦又欲集權而漢人地練兵也加賦也種種剝奪括以一言制我漢族之死命而已夫閉關之世猶不容有一族偏枯之弊况四鄰逼處彼乃其防家賊媚異族之子孫立足之無所而深山嗟乎吾父老子弟盡亦一念祖宗基業之艱難天下之大勢知有不得革命者用是張我旂鼓彼醜奴為天下倡義旗所不指固我漢族應表同情者也

徐漱馨少多疾病為父母所鍾愛然能孝事父母先意承志為男子所難能兄嫂劉病癱瘓侍奉彌年無怨色光緒丁酉戊戌間海上志士痛言纏足之害湘中見聞錮閉迄無應者漱馨乃自釋帛纏著革履以開風氣之先。

徐名令與湖南湘潭人臨澧知事承基之長女于歸易氏有賢聲

吳芝瑛為廉南湖之夫人解詩書工八法嘗以所書與余兆熊妻沈壽繡工同蒙清慈禧太后稱賞廉官清度支部郎中夫人隨之京師與故交劉

鐵雲爭一碑帖。竟至失歡。後居滬上。與詩妓李蘋香至暱。出家藏董香光小楷史記求售。謀爲脫籍。無過問者。又嘗倡導國民捐。還各國庚子賠款。事雖未成。志誠可嘉。有所動作。輒登報自鳴。恒署桐城女子吳芝瑛故名。噪遐邇。南湖轉爲所掩。其與徐寄塵收葬秋璿卿一事。尤爲人所稱道。

吳己見前。父名寶三。嘗爲山東縣令。獨生夫人鍾愛。逾尋常。

術解第二十

陸麗京。孫宇台。精京氏易學。於甲申除夕。各占元旦明晦。麗京決晴。宇台斷雨。次早曠。日出。晚即滂沱。雨來。人咸異之。

陸孫二公。己見前。孫公既精易課。又善潛虛。嘗與陸公同在臨平沈去。於座陸舉之字問孫云。今日當得幾客。孫應聲云。文十一也。己而果驗。

方直之工射覆。客匿黃錢一。命筮之。方曰。金體四文。既圓且方。流布天下。

錢文爲光。竟中錢。坐客莫不歡悅。

方名其義。江南桐城人。天才橫溢。不讓其兄。精力矯健。能騰身屋上。如履平地。時推爲兼才。兄密之。優於天官。易數亦精。射覆人以公明。曼倩不能遠。

攝政王多爾袞入關時。途遇一卜者。叩以吉凶。卜者曰吉。但恐不終。問其故。曰得之者攝政王。失之者亦攝政王也。王曰豈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乎。卜者曰後自有驗。王曰究竟天下是誰。則又曰寡婦孤兒得之。寡婦孤兒失之。王曰然則非我所有乎。乃識其言。故至燕。既逐李自成。即迎世祖母子入京。意謂天命有在。且恐不能終局。欲以寡婦孤兒當其讖也。王本有自取之意。至是竟讓大位而不居。

此讖亦驗。蓋至宣統辛亥十二月。載灃方以攝政王當國。而隆裕太后率宣統帝遜位。亦寡婦孤兒也。

清世祖入關。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來朝。世祖問異日事。答曰我身不缺。

我國不滅。又問國祚。答曰。十帝在位。九帝囚。還有一帝在幽州。當時且以爲二十傳也。

此識至德宗被囚瀛台。宣統帝辭政。實有非常之靈驗。我身二句。蓋宣統帝御名下一字。爲儀。臣民固須敬避。惟當鐫刻書籍於必不可避之儀字。則我字即缺。末筆也。

張曼胥於醫卜堪輿風鑑之術。靡不通曉。嘗遊遼東歸。語人云。吾觀王氣在遼左。又觀人家葬地。皆當大富貴。閭巷兒童走卒。往往多王侯將相。天下其多事乎。人以爲狂。既而世祖入關。從龍勳佐。果皆遼左產也。

張名儲。江西南昌人。明大學士。位之弟也。

清世祖嘗校獵遵化。至後爲孝陵之地。停轡四顧。曰。此山王氣鬱蔥非常。可爲朕壽宮。因自取佩鞶擲之。諭侍臣曰。鞶落處定爲穴。即可因以起工。

後有善青鳥者。視之相驚。以爲吉壤也。

鄭成功據臺灣時。有粵東異僧泛海至。技擊絕精。袒臂端坐。斫以刃。如中
 鐵石。又兼通壬遁風角。與論兵。亦娓娓有條理。成功方招延豪傑。甚敬禮
 之。稍久。漸驕蹇。成功不能堪。且疑為間諜。欲殺之。而懼不能。其大將劉國
 軒。卒以計殺之。

劉國軒語成功曰。必欲除之。事在我。乃詣僧款洽。請曰。師固佛地位
 人不知。遇摩登伽。還受攝否。僧曰。參寥和尚。久心似沾泥絮矣。劉因戲
 曰。欲以劉王大體。雙一。驗道力。堅我信心。可乎。乃選髮童。倡女。姣麗善
 淫者。十許人。布茵施枕。恣為狎。於其側。柔情曼。極天下之妖惑。僧
 談笑自若。似無見聞。久忽閉目。不視。國軒拔劍。一揮。首已歛。然落矣。成
 功詢其故。國軒曰。此術非有鬼神。特鍊氣自固耳。心定則氣聚。心一動
 則氣散矣。此僧心初不動。故刃一。下。而觀至閉目。不窺
 余。知其心已動。而強制。故刃一。下。而觀至閉目。不窺

朱先生精異術。嘗架箸於几。捕鼠置其中。鼠不得出。貓不得入。名曰諸葛
 八陣圖。又嘗剪紙為魚。置之盆中。即游泳矣。

朱名字未詳。康熙時隱
 於浙。或曰明宗室也。

范文園工相術。邑中有隙地。或塑太歲。范以爲威儀具足。應享巍峩。未幾。遂成巨剝。又指禾中千佛閣。肖型慘戚。當厄於火。已而果災。

范名騷。浙江海寧人。事親孝。與兄弟友。恭於朋友。信而又好推分。施與拯濟人之艱厄。嘗夢神人。付以右髻。自稱右髻道人。遂精相術。入京師。與後名動公卿間。

順康間。有李神仙者。占卜多奇中。李吉津寓京師。日嘗問以前程事。李書一聯云。洗耳自同高士潔。披襟不讓大王雄。後半載。吉津以建言流徙出關。途次永平。有一秀才迎道側。自言貧苦求資助。詢其名。則高士潔也。大駭歎。及出關。一守備王姓。遠來相迓。因爲誦聯句。王駭曰。雄即某小字也。康熙壬寅。詔許生還。一日。偶舉此事語。尤西堂。尤又駭曰。此詩乃予昔年戲作論語詩中之一也。

李名字未詳。利津人。李名呈祥。霑化人。官詹事府詹事。

劉泰齋聞滇南吳三桂之變。海內震動。時皖中大擾。民爭避出城。城外騷然。劉筮之。得明夷初爻。笑曰。無能爲也。其占不宜動。動必有災。鄰人信之。皆不動。已而果無事。遠徙者皆中途被掠奪。大困而還。由是闐闐之間。皆視劉爲安危。

劉名若宜安
徽潛山人

吳志伊甚精樂律。曾於市上見編鐘一枚。叩之曰。此大呂鐘也。後滌視歎識云。古大呂之鐘。

吳己
見前

孫文若隱於杭。所居爲梅園。性極簡靜。一介不取。間爲歌辭以自娛。問其年。輒曰九十。人以其髮盡禿。故呼之爲僧。順治初。范觀公撫浙。孫固預知之。蓋孫與其大父雅故。范幼時嘗撫其頂曰。兒當建節吾土。至是范奉母

命物色而得之。屏翳從往。謁時浙西多虎。孫輒語之曰。山上大蟲任打門。內大蟲休惹。范尋奉命督閩。孫誠之曰。耳後火發時。須有主意。門內蟲閩也。耳後火耿也。蓋指閩藩耿精忠也。康熙甲寅。閩藩變作。范死焉。人遂以孫爲前知。爭趨問之。孫避去。不知所終。

孫名文。浙江會稽人。自稱水月老人。

呂晚村精奇門壬遁之術。常夜出訪友。必三更始返。僮籠燈導之。一夕訪友。笑而告之曰。今夕有不速客來。問爲誰。不答。再叩之曰。梁上君子也。漏三下。門闕矣。有二人不得出。氣喘汗流。憊極欲死。呂笑曰。蠢蟲何苦乃爾。賊伏他稽顙。哀呼乞命。呂含笑釋之。蓋二人竊物出。覺非前路。亂山崎嶇。愈走愈遠。則以呂之預布奇門故也。

呂名留。良石門人。治東埭溪。有風雨菴。爲呂之別墅。屋數十間。曲折有致。庭有紫薇盤。困離奇古物也。呂死後。以文集。中有犯忌諱語。僇其屍。

罪其子孫竝
禁燬其書云

吳三桂之稱兵也。有術士精六壬。將往投之。遇一人。言亦欲投三桂。因共宿。其人眠西牆下。術士曰。君勿眠此。此牆亥刻當圯。其人曰。君術未深。牆向外圯。非向內也。至夜果然。

吳開藩滇中最好術士
故方伎之家趨之若鶩

陳其年年四十餘。猶困於諸生。一日過京口。有術者謂之曰。君年過五十。必入翰林。梅杓司因贈以詩曰。朝來日者橋邊過。爲許功名似馬周。康熙己未。其年以諸生應博學宏詞。荐授翰林院檢討。年五十六矣。

陳公爵里見詳
術者姓名未詳

史胄司素精子平學。康熙辛酉。携家入都。舟泊水驛。生子貽直。胄司取其造推算之。謂當大貴。時阻風。舟不得行。乃登岸縱步。見一冶工家適生子。

問其時日。正同。心識之。後二十餘年。貽直已官清禁。胄司告歸。復經其地。欲驗舊事。自訪之。則門宇如故。一白晢少年。持斤操作甚勤。問其家。即辛酉某日生者也。竟夕不寐。忽悟曰。四柱中惟火太盛。惜少水以制之。生於舟者。得水之氣。可補不足。若生於鎔鑄之所。則以火濟火。全無調劑之妙矣。其貧賤也固宜。

史名夔。江蘇溧陽人。官詹事。貽直。官大學士。

江慎修好窮經。尤精卜筮之學。嘗館同里某富人家。三年。兀坐一編。喜愠不形於色。一起居曰定數。一飲食曰定數。富人厭而辭之。欣然去。明年重九日。富人集客爲茱萸會。江適過其門。富人邀之入席。江盡三爵。食二饅首。遂起辭。富人留。則曰。定數也。引富人至書室後櫺。見有徑寸帖書云。三年賓主歡。一日竟分手。尙有未了緣。明年九月九。邀我賞茱萸。酌我三杯。

酒數定且歸休。祇啖兩饅首。

江名永安徽婺源人為經學大師村有戴正者負異才過目不忘聞慎修名擔簦往學兩人遊隴上見黃牛與黑牛鬪江問之曰牛孰勝正曰黃土也黑水也土克水黃當勝江曰不然今於化為孟冬於日為壬子水旺土斯廢矣此理不可拘於一定而學所以貴於化也巳而黑者果勝正大悟學日進名遂與江埒雍正初大吏荐江於朝世宗大悅見慎修戰栗不能對乃荐正正口如泉湧剴切詳明世宗大悅

乾隆甲午有李道人者館少宰朱鼎延家中朱詢其子應順天試獲雋否。

李書曰有田皆種玉無馬不成龍朱以為嘉兆及榜發解首乃田種玉而

末名則馬成龍也。

李名字未詳山東人梁尚書清標嘗邀之飲同會六七人請預道今夕事李即書片紙置燭檠下頃之座客共話關壯繆出處俄有致書與梁者發視無一字翻閱之字在東背李因取紙出示衆云客所談者皆關公事有送東者至顛者倒之大可笑也衆皆拊掌者再

蔡必昌守重慶。乾隆甲寅秋。謁督部福文襄。福適征廓爾喀。因問此行休咎。蔡曰。此次歲事必速。冥中僅造册數月。後數年。川楚間當有大劫。冥中

已造册數年。今尙未已。福詢以册載姓名。蔡曰。未來事不可預言。此中首領。似卽畢秋帆制府也。

蔡字未詳。明年乙卯。果有楚苗之變。川楚教匪繼之。頻年大亂。嘉慶甲子始平。

徐念祖通壬遁術。宰蒙陰時。有犯越獄逸。課之。謂當在治東三十里外。水草之交。乃率役追捕。行經小村。令役具餐。自憩柳下。遙見一池中。有叢草浮動。回顧則老嫗立簷間。注目向池。若意喻者。飭役投入池覓之。果獲。蓋犯立池中。手擎衆草覆其頂也。

徐字未詳。桐鄉人。乾隆乙丑二月。錢嶼沙方伯問以得與春闈分校否。徐曰。大吉。意元卷出公房。乎會元。蔣元益。狀元錢維城。果皆出其門。

縉尙佐善風鑑。百不失一。嘗主乾隆乙未會試。揭曉中式者。初見卽鑒別無爽。分日讌之前一日。皆丹毫簡任者。內有二人不符。由榜下卽選。次日所延。則盡歸班矣。嘗言乙未一榜無宰輔。惟許紫垣。孫寄圃。一內一外。祿

位崇厚。後果然。

絳公爵里見前

高宗訓政。稱上皇。一日早朝已罷。專召和珅入對。珅至。則上皇南面坐。仁宗西向坐一杌。珅跪良久。上皇閉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語。久之。忽啟目曰。其人姓名爲何。珅應聲對曰。高天德。苟文明。上皇忽閉目。誦不輟。移時。揮出不更問。仁宗大愕。越日。密召珅問曰。汝前日召對。上皇云何。汝所對作何解。珅曰。上皇所誦。爲西域秘密呪。誦之則所惡之人。雖在數千里外。亦當無疾而死。或有奇禍。奴才聞上皇持此呪。知所欲呪者。必爲教匪悍酋。故以此二人名對也。

和已見前。仁宗既知和亦嫻此秘密。呪益駭。故俟高宗資天而即賜和死。

嘉慶時。有馬敬六者。性淡泊。終身家食。精數學。朝風夕雨。推測而知。小至

家用什物。亦預知成敗。家貯盜盤。歷有年所。戲占之。應碎於即日午刻。顧未明其致碎之由。置之案。自守之。適夫人呼令午膳。敬六注目凝視。無暇他顧。催之再四。竟若罔聞。夫人怒。揮盤於地。碎至百片。敬六笑而起曰。驗矣。

馬名嚴嘉慶
元年進士

嘉慶初。湖南三廳苗變。福康安督師勦之。招致奇才異能之士。戴尙文以羅典之荐。往見福。長揖不拜。福欲試其術。握帶絲於手。問之曰。聞先生神算久矣。亦知吾握中何物耶。戴請示一字。析其數。以五行推之。曰。絲縷耳。福大驚。待以軍師之禮。凡事必咨之。時苗甚猖獗。夜恒撲營。戴輒預知之。遂有備無患。嘗於五月進攻旂鼓寨。占有大冰雹。賊伏林莽甚夥。師出不利。福偶惑人言。弗聽。及午。師將抵寨。忽陰雲四合。大風雷雨。冰雹交下。如

拳如卵。如甄擊傷士卒無數。伏苗乃四起乘之。兵力莫支。方悔不從尙文言。而戴神仙之名。所至大譟矣。又大軍在乾州。偶營龍頭。為兵家所忌。苗圍之。斷水。軍不得飲。危甚。戴請設壇。繫池。已被髮。仗劍作法。以劍劇地。清泉湧出。軍心遂安。己未。駐師天心寨。戴夜觀天象。知將星有異。乃作書。潛置幕府。辭歸。不數日。福薨。眾乃悟其歸意。固預知有此也。

戴字未詳。湖南溆浦人。幼穎異。十五為諸生。與同邑嚴如煜從。鴻臚卿湘潭羅典游。岳麓稱高才。生經史。而外凡天官星卜諸書。無不究覽。聞江南某僧精六壬奇門。遂往執贊。僧盡以所習秘訣授之。歸長沙。同舍生金為人竊。尙文占之曰。君金若干盜者。青衣手魚肉。前行後一白衣者。隨之。肩荷重物。君以某時候之。於西門外可獲也。如其言。果驗。又嘗侍母。夜坐。心動。知儉兒入宅。取泥塗竈門。書符封之。儉兒不得出。遂就擒。尙文既歸。未幾病卒。自知某日當死。母取其書焚之。

湖州荻港有純陽宮。壇道光癸卯。浙江鄉試前。有人請乩。忽關羽降壇。羣羅拜。求示闈題。乩筆書曰。在白雲紅葉之間。眾皆未喻。復求明示。又書

曰。吾不讀春秋。此寂然。羣謂不可解。及入闈。題爲假我數年二章。題前終於浮雲。後一章葉公問政。葉讀攝。必加朱圈。而題中易書詩禮皆備。惟闕春秋。始悟此語之隱切也。

術士以硃盤承沙上置形如丁字之架懸錐其端左右以兩人扶之焚符神降以决休咎即書字於沙中曰扶乩與古俗卜紫姑相類一曰扶箕則以箕代盤也新學家往往斥扶乩之術爲迷信其實精神作用神與會合自爾通靈無足奇也初亦有文人弄筆自託於女鬼仙靈久之則亦不期然而然有仙壇花雨一書多記降乩仙鬼唱和之作西青散記亦多述其事

道咸間。長沙某甲。研究麻衣柳莊之法。垂十餘稔。一日。忽語人曰。比年以來。所見村夫牧豎。多文武大吏狀貌。安得如許官職。位置若輩。遂自疑其術。舉所有書籍。付之一炬。

某甲之言未久而驗蓋洪楊之役湘軍楚軍興荐剗纍纍三湘子弟居其十九人始知其術之不謬也

曾滌生好相術。嘗作一口訣云。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氣概。富

貴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風波看脚筋。若要看條理。全在語言中。又云。端莊
厚重是貴相。謙卑含容是貴相。事有歸着是富相。心存濟物是富相。嘗閱
兵於徐州。諸將入謁。中一人形貌魁梧。衣冠整潔。注視良久。入謂幕客曰。
某弁體氣充實。無夭折之理。時已無戰事。何其神氣若將死之人乎。後數
日。某弁果以墜馬隕命。

曾公爵
里見前

天眼通者。內典六通之一也。日人譯之曰千里眼。即催眠術之一。光緒時。
慈谿某氏子。於無意中得之。凡未來景象。荒遠動作。如在目前。然自謂生
年不至三十必夭。嘗居室中。恍惚見屋廬被焚。火勢蓬勃之狀。家人倉皇
急遽。奔避號咷之聲。及四鄰吶喊。鳴鑼奔救之事。而當時居室固無恙也。
惟言於家人。使急圖遠避。家人嗤以鼻。不顧。越旬日。果不戒於火。其一切

情狀與先所內視者無異。於是人咸驚以爲神。

當時某氏子已見庚子拳匪起難及八國聯軍激鬪兩宮西幸人民遭難狀自是對人無一言日惟慟哭家人問之始略言其故未數日竟死年僅二十有八也家人檢其枕畔有文一篇而皆不識字莫解所謂越三年拳匪果發難其家中人乃取枕畔一文與識字者觀之則兩宮之自罪詔也其時廷諭猶未到省後取以相核非特字意無異竝其款式行數紙色亦無一少差羣乃至其墓祭之自是香花供養歲時不絕其墓在淹浦塊下

黃建剛嘗遊歐洲得催眠術於德國某博士能以手指人呼之人輒迷惘。嘗以其術眩於衆。遊日本見日之催眠家皆兼按摩術心大鄙之。出其術日人皆驚欲從之學。黃不可拂袖去。既歸國乃益驕。性放蕩不羈。頻以術蠱婦人。由是爲衆所惡。一夕火其廬。黃倉卒挈其妻走。不及施術。衆執而撻之。或救之。得不死。乃西走辰沅間。辰沅地僻而民好巫。黃乃以巫自給。漢苗多信之者。苗民雷某家殷實。其妻病。乞拯於黃。黃往。有少婦絕豔。坐

榻前。侍湯藥。雷之戚也。黃睨之。心蕩。施術畢。陰以暗示動婦。遂行。是夜少婦奔於黃。將旦復還。久之益肆。令竊財物來。婦漸有省。告其家人。謂此身往還。都不自主。離奇恟恍。若隱有約束之者。家人責雷。雷怒。詰黃。黃施以術。雷歸而臥床不起。醫診脈。無病象。其家復延黃。黃要挾千金。家人難之。請少減。亦不可。久之。或語黃。雷家已入黔。請祖師。祖師使女弟子逸鸞來。將與君鬪術。黃笑曰。我自文明國來。奚憚此野蠻者。無何。聞雷病已愈。於是稍稍疑慮。不更招婦至。然鬪術之說。久而杳然。月餘。故態復萌。一日晨起。妻方曉妝。有美少年向之招手。妻不覺從之行。黃亟逐之。兩人挽臂行如風。頃刻不見。喪氣而歸。則妻方與少年交頸於室也。大忿。急以手指少年。少年亦以目視黃。黃覺少年目光冷射毛髮。幾欲眩暈。知將中術。爰力持之。手不能舉。勉爲支持。視少年亦目光黯淡。如嬰重困者。於是彼此互

競約一時許。少年拍手笑曰：君術真高。今如何？黃不覺退倚榻下，口噤不能聲。少年笑笑，梨渦生頰，嚴然一女郎也。黃大悟，然不能起，目送其去。日午乃蘇。

黃名未詳，湖南邵陽人。既蘇，問其妻，妻亦言惘恍如夢，身不由己。幸不為所污。黃令秘之，而市中已遍傳矣。黃大窘，幸薄有所蓄，乃攜妻更他適。改行從善，數年後復歸於鄉。鄉人亦安之。黃復入黔，欲求苗人所謂祖師者，竟不可得。

光緒朝，易哭庵游宦河南，遇一星士，為推鐵板神數，言其以前經歷無一不驗。推至五十七八歲時，有兩句云：賴有吉人扶，當今復用吾。當時以為不可解。後乃奇驗。

易君爵里見前。清官道員五十餘歲，值民國改元，京華潦倒，徵逐歌場，至五十七歲，袁思亮為印鑄局長，忽薦任易為參事。至次年，袁世凱稱帝，適袁思亮南旋，世凱遂用易為局長。

近有人在西湖某莊請占，忽有女仙降壇，自述係明孝女楊雲友，蜀人。隨

父宦游浙中。父死。誓不嫁。以養母。母旋卒。卽以死殉之。墓在葛嶺下。竝題詩一律。影射蜀中近事。或叩其詳細履歷。欲爲作傳。則書生平無可紀處。惟好學。董其昌書。嘗臨董之舞鶴賦一紙。末未署名。好事者勒之。放鶴亭。清高宗南巡。亟賞之。遂命石工鐫御筆二字於首。後鐫乾隆某年月日臨等字。殊爲憾事云。

此事爲友人鄧某所述。其詩云：白帝荒城帶雨昏，瞿塘高浪挾雷奔。雙崖積鐵封三峽，衆水排山爭一門。魚腹浦懸魚鳥陣，虎鬚灘變虎狼村。臥龍躍馬空回首，壯士當關欲并吞。

新世說卷六

易宗瓊撰述

巧藝第二十一

八大山人有仙才。善書畫。題跋多奇致。不甚可解。書法有晉唐風格。畫之所長者。擅山水花鳥竹木。筆情奇恣。不泥成法。而時有逸氣。所謂拙規矩於方圓。鄙精妍於采繪者也。襟懷落落。慷慨嘯歌。世目以狂。既逢知己。十日五日。盡其技乃已。

八大山人
已見前

陳章侯四歲就塾。婦翁家。翁方治室。以粉堊壁。陳累案登其上。畫漢前將軍關侯像。長十尺餘。拱而立。翁見之。大驚下拜。遂以室奉關侯。既長。書法遒逸。善畫山水。尤工人物。得李公麟法。衣紋圓勁。設色奇古。論者謂筆意在仇唐之上。與北平崔青蚓齊名。京師號南陳北崔。

陳名洪綬浙江諸暨人自稱老逆好縱酒鬻畫所致金隨手盡喜為寢儒畫豪家索之雖千金勿得也生平好婦人非婦人在座勿飲夕寢非婦人不得寐有攜婦人乞畫者輒應之嘗客杭州友人招飲西湖遇他舟徑登其席坐上座飲主人徐察之知為章侯也亟稱其畫陳大駭曰子與我不相識也拂袖去

王石谷童時無嗜好嘗引荻畫壁作山水即生動會王元照道過虞山於壁間見小幅驚喜甚問誰作知為王氏子年甫冠也歸語王煙客具舟迎之館於西田盡出唐以後名畫俾坐臥游泳其中盡得古人秘奧而一以靈心運之垂二十年遂成大家一時耆宿若錢牧齋吳梅村周櫟園王阮亭宋牧仲諸公爭作詩古文張之有詔徵召以布衣供奉內廷嘗繪南巡圖天下能手畢集成逸巡莫敢下筆王至則口講指畫咫尺千里令衆分繪而已總其成圖成御覽稱善授以官不就晚歲煙雲供養外吟風弄月終其身

王石谷名翬。江南常熟人。館西田時。倣古入神品。王元照推服曰：石谷非吾弟子也。三百年來罕覯此人矣。王元照名鑑江南太倉人。官廉州太守。善畫山水。摹古尤精。王烟客名時敏。江南太倉人。官太常卿。為清初畫苑開山之祖。四方工畫者得其指授。無不知名。其孫麓台少司農。原祁以畫侍直內廷。法大癡。淺絳尤為獨絕。人稱太倉三王。又與石谷號為四王。石谷雖烟客弟子。烟客目為畫聖云。

黃尊古。生平好遊覽。嘗之齊魯。登岱。歷燕趙。韓魏入秦。登太行。終南太華諸山。又出塞垣數千里。經于闐。近身毒國。乃還。後居黃山。游匡廬羅浮九嶷。陟嵩衡。升峨嵋嶺。攀岷山。窮長江之源。已乃入天台。雁蕩。武夷諸勝。凡詭奇怪偉之狀。一寄之於畫。論者謂石谷看盡古今名畫。下筆具有淵源。尊古看盡九州山水。下筆具有生氣。竝稱大家焉。

黃名鼎。江南常熟人。較石谷稍晚出。畫師王麓台及邱嶼雪與石谷齊名。

王煙客。家本富於收藏。及遇名跡。不惜多金購之。如李營邱山陰泛雪圖。費至二十鎰。每得一秘軸。閉閣沈思。瞪目不語。遇有賞會。則繞牀大叫。拊

掌跳躍。不自知其酣狂也。嘗擇古跡之法。備氣至者二十四幅。爲縮本。裝成巨冊。載在行笥。出入與俱。以時模楷。故凡布置設施。鈎勒斫拂。水暈墨瘴。悉有根柢。於大癡墨妙。早歲卽窮闔奧。晚年益臻神化焉。

王公已見前

王元照於四朝名繪。見輒臨摹。務肖其神而後已。故其筆法度越凡流。直追古哲。而於董巨尤爲深詣。皴擦爽朗。嚴重。暈以沈雄。古逸之氣。誠爲先民遺矩。後學指南。視煙客爲子姪行。而年實相若。互相砥礪。竝臻其妙。世之論六法者。以兩公有開繼之功焉。

王公爵里見前。祭酒吳梅村送元照還山詩云。始興公子舊諸侯。丹荔紅蕉嶺外遊。席帽京塵渾忘卻。被人強喚作廉州。

王麓臺童時偶作山水小幅。黏畫齋壁。煙客見之。訝曰。吾何時爲此耶。詢知乃大奇。曰。是子業必出我右。間與講析六法之要。古今異同之辨。及捷

南宮煙客曰。汝幸成進士。宜專心畫理。以繼我學。於是筆法大進。而於黃公望淺絳法。尤爲獨絕。熟不甜。生不澀。淡而厚。實而清。書卷之氣。盎然楮墨外。是時石谷以清麗之筆。名傾中外。公以高曠之品。突過之。世推大家。非虛也。

王公爵里見前。聖祖嘗幸南書房。時公爲供奉。即命畫山水。聖祖憑几而觀。不覺移晷。嘗賜詩有畫圖留與後人看。句公鑱石爲印章。紀恩也。每作畫。必以宣德紙。重豪筆。頂烟墨。曰三者不一。備不足。以發古雋。渾逸之趣。客有舉石谷畫爲問。曰太熟。復舉查二瞻爲問。曰太生。蓋以不生不熟自處也。

吳漁山畫與石谷齊名。嘗再至歐洲。晚年作畫。好參用西法。然畫中時有雲氣。緜渺淩虛。嘗曰。歐人之畫。全在陰陽向背。形似。窠白。上用工夫。我之畫。不取形似。不落窠白。謂之神逸。即欸識論。彼喜識下。我乃題上。用筆亦不相同也。

吳名歷江南常熟人久奉耶蘇教嘗曰年垂五十學道於三巴眠食第二層樓上觀海潮度日憶五十年看雲塵世較此物外觀潮未覺今是昨非亦不知海與世孰險孰危索筆圖出具道眼者必有以教我

惲壽平少年山水學王濛。既與王石谷交。曰君獨步矣。吾不為第二手也。遂兼用徐熙黃荃法。作花鳥。自為題識。書之。世稱南田三絕。宋牧仲嘗語人曰。南田畫暗中摸索。即能辨之。世多贗作。其至處必不可贗也。性甚嶽奇。遇知己。或市月為之點染。非其人。則百金不能市一花片。所居甌香館。與倡酬者。皆一時名士。

惲名格江南毘陵人自號南田老人少時流離瑣尾嘗為某軍帥所獲其父以計誘令出家始得相聚長以父兄嘗仕明不應舉惟攻古文詞其於畫天性也

查二瞻家故饒裕。多鼎彝及宋元人真跡。遂精鑒別。畫初學倪高士。後參以梅華道人董文敏筆法。用筆不多。惜墨如金。風神瀟散。氣韻荒寒。逸品。

也。見王石谷畫。愛之。延至家。乞其潑墨作雲西雲林大癡仲圭四家筆法。蓋有所取法也。晚年技益超。直窺元人之奧。嘗作師子林册。宋牧仲得之。以爲快。

查名士。標海陽人。自號梅壑散人。明末諸生。尋棄舉子業。專事書畫。

傅青主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無不精。嘗自論其書曰。弱冠學晉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光墨跡。愛其圓轉流麗。稍臨之。遂亂真矣。已而乃媿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者。每覺其觚稜難近。降與匪人游。不覺其日親。松雪何嘗不學右軍。而結果淺俗。至類駒王之無骨。心術壞而手隨之也。於是復學顏太師。因語人學書之法。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君子以爲青主非止言書也。

傅公已見前

陳元孝行草分隸皆有法。始晤王阮亭。揖甫罷。即出一端石相遺。視其側有銘八字。曰。獨漉所贈。漁洋寶之。陳工漢隸。此其手書也。王甚珍之。

陳公己見前
自號獨漉

吳三桂不善書而喜臨池。苑中花木清幽。有列翠軒者。屋五間。窗外有隙地數丈。悉種短草。地盡則層巒疊嶂。高凌天際。春秋佳日。三桂輒攜筆墨於軒中。作擘窠大字。侍姬數十輩環侍於前。鬢影釵光。與蒼翠之色互相輝映。置身其中。幾疑仙境。

吳己
見前

張閒鶴性簡傲。嗜飲。少進輒醉。醉輒喜畫蘭。勃勃有生氣。陸子黃嘗得所畫蘭。懸之齋壁。忽香發滿室。陸異之。因額其齋曰蘭堂。

張名道岸浙江湖州人
即茗南四隱之一也

蘇遺民爲人奇狷。善畫。帝釋諸天像。得吳道子筆意。問寫山水。成即毀之。人莫測其意。後以窮困死。

蘇名遜江
南華亭人

萬年少多材多藝。自詩文畫之外。琴棋劍器。百工技藝。細而女紅刺繡。物而革工縫紉。無不通曉。唐叔升歎曰。我輩十指雖具。乃如懸槌。君具何種慧性。乃能至此。

萬名壽。江西南淮
安人。己卯孝廉。

順康時。顧二娘以善製硯稱。生平所製硯。不及百方。非端溪老坑佳石。不奏刀。相傳以鞋尖點石。即能辨別瑕瑜。亦奇技也。其言曰。硯爲一石。琢成必圓活而肥潤。方見鐫琢之妙。若呆板瘦硬。乃石之本來面目。琢磨何爲。所作之硯。古雅而兼華美。當時實無其匹。

顧係德麟之兒。婦姓鄒氏。江蘇吳縣人。乾隆末。杭州何春巢於金陵市上得一硯。背鏤劉慈一絕。云一寸干將切紫泥。專諸門巷日初西。如何。軋軋鳴機手。割徧端州十里溪。跋曰。吳門顧二娘。為製斯硯。贈之以詩。顧家於專諸故里。故云。時康熙戊戌。秋日。詩絕超逸。然不知劉慈為何許人也。

陸麗京善醫。遂藉以養親。所驗甚多。有人病亟。夢神告之曰。汝病在腸胃。得九十六兩泥。可生也。且以告其友。友默然。良久曰。嗟乎。此陸圻先生也。圻字分之。為斤為土。其姓為六之諧音。合之乃九十六兩土也。即迎麗京。至下藥立愈。由是名聞吳越間。爭求其治疾。戶外屨無算。

陸已
見前

毛稚黃有小姬。嘗病瘵。勢日殆。瘠甚。見骨矣。遣人速沈去矜臨診。沈至曰。毋恐。以一刀圭愈之。毛大驚曰。曾聞敵二豎。難於五丁。東陽顧影。腰帶幾何。何竟具神力。乃爾。

毛己見前沈名謙浙江仁和人六歲能辨四聲益長篤學尤好為詩古
文嘗自言著作須手定自刻庶保垂久遠若俟子孫恐故紙斤不足當
二分也

清初奕手。以過百齡。盛大。有吳瑞澂。諸人為最著。過曾著奕譜。變化明代
舊譜之著法。詳加推闡。以盡其意。一時稱為傑作。

過名文年江南無錫人。生而慧穎。十一歲見人奕。則知虛實。先後進擊
退守。法曰：是無難也。與人奕。輒勝。於是里黨間無不奇。百齡者。時福清
葉台山奕名居第二。過錫山求可與敵者。鄉人以百齡應。至則尙童子
也。葉已奇之。及與奕。葉輒負。自是名噪江以南。越數年至京師。與國手
林符卿奕。三戰三勝。之於是百齡。品遂第一。歸隱錫山。出遊。輒得數
百千金。復盡之於博。筭或勸之。百齡曰：吾向者家徒壁立。今得此資。俱
以奕耳。得之奕。失之博。夫復何憾。且人生貴適志。區區逐利者何為。

周嬾予。天資超卓。少好奕。家故貧。父母督使讀。又督使商。皆勿願也。輒竊
出與人奕。禁之不可。與人博彩。屢獲勝。夜則纍纍負金錢歸。後遂以奕遨
遊郡邑。時過百齡。方負第一手之譽。嬾予不為下。屢與對局。嬾予多勝焉。

一日棄家去。莫知所之。或傳其在海外。以技為某國王師。既而歸。以奕終其身。

周名未詳。浙江嘉興人。徐星友有兼山堂奕譜。具道過與周之工拙。

張得天性敏博學。最工書法。高宗御製懷舊詩。列公五詞臣中。詩有云。書有米之雄。而無米之略。復有董之整。而無董之弱。羲之後一人。舍照誰能若。即今觀其迹。宛似成於昨。精神貫注深。非人所能學。其見重如此。

張名照。江蘇華亭縣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雍正十一年授左都御史。遷刑部尚書。旋授撫定苗疆。大臣。乾隆元年落職。逮問。二年授內閣學士。充誣筵講官。七年再擢刑部尚書。十年奔父喪。卒於徐州旅次。

梁山舟善書法。名滿天下。日本朝鮮諸國貢使。爭以重價購之。求書者紙日數束。嘗言古善書皆有代者。我獨無之。蓋不欲以偽欺人也。論者謂清中葉善書者。劉石庵。僕而少姿。王夢樓。豔而無骨。翁覃溪。撫摹三唐面目。

僅存。汪時齋謹守家風。規模稍隘。惟公兼數人之長。出入蘇米。筆力縱橫。渾如天馬行空。汪師茗張得天後一人而已。

梁公爵里見前公之書名歷一代理性獨孤僻作書喜用許虛白紙夏岐潘岳南筆刻石必陳雲杓陳如岡馮鳴和後虛白齋紙盛行馮潘夏陳因以致富

劉石菴之書法。論者譬之以黃鐘大呂之音。清廟明堂之器。推爲一代書家之冠。蓋以其融會歷代諸大家書法。而自成一家也。自入詞館。以迄登臺閣。體格屢變。神妙莫測。其少年時爲趙體。珠圓玉潤。如美女簪花。中年以後。筆力雄健。局勢堂皇。迨入臺閣。則絢爛歸於平淡。而臻爐火純青之境矣。世人每譏其肉多骨少。不知其書之妙處。正在精華蘊蓄。勁氣內斂。殆如渾然太極。包羅萬有。人莫測其高深耳。

劉公爵里見前公平生書楹聯嘗用紫毫筆尤好用蠟箋高麗箋公有三姬皆能代筆外人不能辨其但署石菴二字及用長脚石菴印者皆

代筆瑛夢禪亦其一也。或曾見其與三姪人論書信說筆法甚詳。

王夢樓自少以文章書法稱天下。朝鮮人嘗以餅金易其字。當時有諺曰：天下三梁不及江南一王。其隨手所作行書尤饒天趣。

王名文治江南丹徒人乾隆三十五年進士以一甲第三人授編修為文尚瑰麗至老一歸平淡其書法尤能盡古今之變而自成一體

錢獻之邃經學小學及金石之學。篆書尤空前絕後。嘗習李陽冰城隍廟碑。三月不能成字。忽夢至石室。一老者指授筆法。書遂大進。時都中能作篆者惟翁覃溪。聞是事索觀所書。歎為神授。自是遂以篆名天下。

錢名坵竹汀詹事之猶子

鄧石如少讀書好刻石。仿漢人印篆甚工。弱冠孤露。即以刻石遊四方。展轉至壽州。梁巘主講壽春書院。以工李邕書名天下。見公書歎曰：此子未諳古法。筆勢渾鶩。余所不能。充其才力。可獨步一時。因為函致江寧梅氏。

梅氏自北宋爲江左甲族。弄藏甚富。文穆公得內府秘珍尤多。秦漢以來。金石善本備在焉。公旣得縱觀推索其意。窮雅俗之分。乃好石鼓文。李斯嶧山碑。泰山刻石。漢開母石闕。燉煌太守碑。蘇建國山碑。及皇象天發神讖碑。李陽冰城隍廟碑。三墳記。臨摹各百本。又苦篆體不備。手寫說文解字二十本。復旁搜三代鐘鼎及秦漢瓦當碑額。以縱其勢。博其趣。窮日夜忘寒暑。五年而篆書成。乃學漢分。臨史晨前後碑。華山碑。白石神君張遷等碑。各五十本。三年而分書成。嘗自謂吾篆不及陽冰。而分不減梁鵠。蓋篤論也。包慎伯生平最服公書。其行書亦有盛名於時。

鄧仍以字行。自號完白山人。安徽寧人。客梅氏八年。學旣成。徧游名山。水仍以書刻。自給遊黃山。至歙。鬻篆於賈肆。張皋文編修授經。金修撰榜家。編修故深究秦篆。見鄧書。語修撰曰。今日得見上蔡真迹。修撰問語以故。遂冒雨偕詣公。於古寺修撰延爲上賓。金氏家廟甚壯麗。其檀皆貞石。而刻聯及懸額。修撰精心寫作。蓋而易而後定。謂莫能加也。及見公書。卽鳩工磨治。其聯額屬公。重書之。其傾服至此。公旣交。編修

修撰遂展轉與曹文敏劉文清陸耳山副憲畢秋帆尙書周涇握手而絕藝傳矣惟翁覃溪夙擅篆分以公不至其門乃力詆之而涇人包世臣慎伯推公為神品嘉定錢獻之自負其篆為直接少溫與慎伯同游焦山見壁間篆書曰此非少溫不能作而楮墨似百年物世間豈有此人耶此人在吾不復擗管矣既知為公二十年前提作乃撫其不合六書處以相詆陽湖錢伯坳魯斯故服公之篆分推為絕業復見其行草歎曰楊少師神境也遂因慎伯見公及與論運腕法不當獻之詆公甚力而陽湖李兆洛申耆獨以慎伯所推為當

鄭板橋以書畫名海內真蹟漸少當時已有揚州某觀道士學其體足以亂真後又有同縣黎氏仿之皆書也蘭竹則理氏昌鳳能為之板橋初學晉帖旋書杜少陵丹青引橫幅體仿黃庭後因其夫人之言自為一體即

蔣心餘指為晚摹瘞鶴兼山谷者

鄭公爵里見前公學書時常載指劃空狀若中魔夢中手書觸夫人體夫人呼曰人各有體何溷我為公驚醒默會其言知摹仿古人之不足有成也遂自作一體曰

亂石鋪街以名於時

黃瘦瓢幼貧無以為生遂學畫母曰兒為是良非得已然吾聞此事非薰

習詩書。有士夫氣韻。則成畫工耳。黃乃寄居蕭寺。以畫爲畫。夜無所得燭。從佛燈光隙讀書。後漸工詩。善草書。出游吳越。人爭客之。得其片縑尺楮者。皆奉爲瓌寶。

黃名慎。福建閩縣人。老書師也。

惲清於善寫生。芋眠蘊藉。用粉精絕。迎日花朵。俱有光。作已輒題小詩。乾隆初。尹望山曾以進呈孝聖后。高宗見而賞之。題詩歎獎。聲譽大起。夫爲毛鴻調。不應舉。築小樓。伉儷居之。以吟詩作畫老焉。

惲名冰。鍾嶸之女。壽平族。曾孫女。世或誤爲壽平女。者非也。李穆堂贈詩二首云。黃筌妙筆吟花鳥。不用徐熙落墨花。忽地展圖識佳製。寫生生氣更橫斜。畫家今日重南田。閩秀猶誇得祖傳。共道花王勝姚魏。沈香亭畔最嬋娟。紀實也。

金冬生畫梅竹。蒼勁絕俗。長幅短卷。日可竟十數。晚又畫佛。其畫竹之自題曰。凌霜雪節獨完。我與君共歲寒。字亦奇古。

金已
見前

馬江香習於庭訓。善畫。早寡。以苦節聞。晚歲名益高。四方以縑素兼金求畫者甚多。常蓄美婢數人。悉令調鉛刷粉。時憚清於畫。以沒骨名。而江香以勾染名。江南人稱為雙絕。

馬名荃。江南常熟人。畫師扶曦之女也。

羅兩峯是金冬心弟子。能畫。尤工梅。生有異稟。目見鬼物。久之。成鬼趣圖。殊形異狀。宛然吳道子地獄變相。其寫大阿羅漢及摩訶薩各像。足與崔青蚓陳章侯相頡頏。

羅名聘。揚州布衣。重寧寺為高宗祝釐之地。其壁有畫。蓋兩淮離商以重金來。兩峯繪也。

邊頤公善潑墨寫蘆雁。有聲於江淮。嘗語其友人王孟亭曰。我以畫為活。今年六十。老將至矣。為置一篋。外圓內方。及吾手能為時。得佳者投入篋。

中。以備吾老。孟亭爲文記之。

邊名壽民江
南淮安人

奚鐵生少年書法。出入歐趙之間。晚歲專精繪事。山水出入元四家。多水墨清越秀潤。爲逸品。間作寫意花卉。亦秀絕。詩之清曠等於畫。性高而僻。嘗自造紙。曰古雪齋紙。畫煙潤墨如溼。然易退。或問曰。君不爲五百年後計乎。笑曰。宋元畫絕少。所存者名耳。余懼無以厭名也。

奚名岡浙
江錢塘人

童二樹善畫梅。畫成輒題一詩。詩亦佳。故有萬樹梅花萬首詩之句。可稱二絕。

童名鉅浙江山陰人。又善畫墨貓。而不輕繪。蓋二樹迷信甚重。必於端午午時始畫。謂此時所畫可辟鼠也。

乾嘉承平之際。風雅鼎盛。士大夫文酒之暇。嫻習畫事。時一爲之。有十六

畫人之稱。曰朱鶴年野雲。曰湯貽汾雨生。曰朱文新滌齋。曰吳大翼雲海。曰屠倬琴塢。曰馬履泰秋藥。曰顧蒨南雅。曰盛惇大甫山。曰孟覲乙麗堂。曰姚元之伯昂。曰李秉銓薊甫秉綬芝甫兄弟。曰陳鏞綠晴。曰張問陶船山。曰陳均受笙。曰楊湛思琴山。

十六畫人爵里多未詳
見法時帆十六畫人歌

徐靈胎生有異稟。聰強過人。凡星經地志。九宮音律。以至舞刀奪槊。靡不研究。而尤精於醫。每視人疾。穿穴膏肓。能呼肺腑。與之作語。其用藥也。神施鬼設。斬關奪隘。如周亞夫之軍。從天而下。諸岐黃家目瞠心駭。帖帖訥服。而卒莫測其所以然。

徐名大椿。江南吳江人。晚自號泗溪老人。電發之孫也。

葉天士以醫名於乾隆時。自年十二。以至十八。凡更十七師。聞某人善治

某症。即往執弟子禮。既得其術。輒棄去。生平不事著述。所存者臨證指南醫案十卷。亦其門人取其方藥治驗。分門別類。集爲一書。附以論斷者。非盡天士本意也。

葉名桂江蘇吳縣人。治疾奇效。甚多。不遑枚舉。一日乘輿過市。見貧家送葬。棺底滴新血數點。急呼止其棺。問死幾何。時曰。昨夕曰。男乎。女乎。衆曰。未產婦也。曰。速歸。尸至床去。殮服。按右手脈。曰。可救。取長針一枚。解胸前衣。當心一針。哇然一聲。產一子。而婦有嘆息聲。觀者歎服。或問之曰。術固神矣。然何以知其不產。天子曰。此無他適見之血。鮮而不敗。故知其未死。及按其脈。細審乃知腹中兒將母之胞絡。擗住。近於心痛。暈絕。特以針刺兒手。畏痛。手縮。焉得不婉。兒既生。母亦不死矣。所險者。針之分寸耳。天士言未己。衆中一少年伸臂求診。天士診視良久。曰。當速歸。今晚必死。觀者大愕。有進而詢其故。曰。公等視之。彼固健康人也。然吾以脈理審之。其腸已寸斷矣。安得不死。蓋少年乃產婦對門某店之夥。聞衆口一聲言。天士有如神之技。心不平。午膳方罷。跳樞而果。出排衆入室。求診。視爲戲。詎飯飽不宜跳。跳則腸斷。至晚。

薛一瓢亦吳人。與葉天士齊名。而相忌。病者就天士。則必詢之。曰。曾就一

瓢乎。就一瓢。則必詢之曰。曾就天士乎。天士憤。大書榜其堂。曰掃雪。一瓢聞之。笑曰。人謂天士不通。今果然矣。彼云掃雪。與我何干。縱其大掃。可也。因亦書二字榜其堂。曰掃葉。

辭名未詳。有甲乙二人。賭食寒具。甲啖至七十。有難色。遂自承其負。乙見甲負大喜。強爭勝。竟盡百數。甫下咽。而病作。昇就天士診之。曰。無可為矣。復昇就一瓢。亦如天士言。家人固哀之。一瓢忽問曰。曾就他人求治乎。曰。天士耳。曰。天士云何。曰。如先生言。曰。果如是乎。其姑留此一人。試吾技。亦以規汝家。運之窮。通克濟。與否。尚未可知。言畢。遽入內室。有頃。手出藥一器。其色純白。以飲病者。復以黑色藥一器。繼之。病者腹如雷。鳴。大瀉而愈。天士聞之。曰。我詎不知此特不樂為耳。蓋病者患寒。具充塞。不化。法宜消導。而又不慮其不勝。必先之以人參。固其元氣。然後得。以奏效。病者家貧。不能備參。故自出參湯食之耳。意亦如天士實為嫉妬。所迫自出參湯食之耳。

黃月天在奕家稱第一流。自出新意。窮極變化。且其奕時。冲和淡泊。好整以暇。雖有他人之奇兵異陣。應之怡然也。

黃名龍士乾
隆時國奕也

徐星友初遇黃月天。黃授以四子。漸進乃授三子。星友殫思竭力。終勝之。嘗撰兼山堂奕譜。評核精當。其論奕謂用虛不如用實。用巧不如用拙。制於有形。不若制於無形。臻於有用之用。不如臻於無用之用。斯言何其雋永歟。星友性好稗官家言。常乘人握子布算時。出以觀之。既下。輒應。應已復觀。當危迫之際。其人或汗流浹背。星友則從容如故。局甫半。輒語人曰。若負幾路矣。及竟如其言。

徐名未詳。浙江錢塘人。星友與月天同時供奉內廷。月天曰。君棋實勝於某。惟友則結納內監。大內之事。輒預知之。一日。語月天曰。君棋實勝於某。惟君勝局已不少矣。明明日御前相較。能讓一子。以全一日之名。否。月天笑應之曰。是亦何難。明明日內廷忽召二人入。高宗指案上一碌漆盒曰。內有一物。奕勝者取之。遵旨對奕。畢。星友勝。月天負。蓋預得內監之報告。知匣中為知府文憑一紙也。

徐之後奕名最噪者。為梁魏。今程蘭如。施定菴。范西屏。世竝稱之。曰梁程施范。梁輩行最早。與星友對局尚多。蘭如後起。星友耄矣。嘗奕於某處。主

者忌星友盛名。嗾衆國手陰助。蘭如星友屢敗。大怒。遂歸武林。不復出。

梁程名未詳。范名世。助施名紹。閻均。浙江海甯人。同學奕於俞長侯。范十六成國奕。施十四成國奕。

袁蒲齋稱范爲海內奕家第一。惟施定菴差相亞。然施斂眉沈思。或日昃未下一子。而范應畢。輒歌呼睡去。每見其對局時。西屏全局僵矣。隅坐者羣測之。靡以救也。俄而爭一劫。則七十二道體勢皆靈云云。論者以此言揚范抑施。未免過當。范施奕品如雙峯竝峙。各具高深。初難軒輊。奕家謂范如神龍變化。莫測首尾。施如老驥馳驟。不失尺寸。可謂知言。然范於奕實由天賦。李松石云。范之於奕。如將中之武穆公。不用古法。戰無不勝。臧念宣云。西屏授子。靈奇變化。莫測端倪。如武侯八陣圖。五花八門。入其中者。莫能自免。推許若此。可以知其奕品也。范所著桃花泉奕譜。及施所著奕理指歸。皆爲對手說法。久已風行海內矣。

范又著有四子譜。施著有二子譜。亦俱刊行。范施對壘。奕家稱爲出奇。無窮。惜遺譜散佚。有鄧君奕潛者。刻四大家奕譜於梁。程施范極力搜羅。亦僅得十局耳。范施後復有十八國手之目。然奕品實皆不逮范施矣。

嘉道以降。何子貞爲海內第一書家。早年學魯公。懸腕作藏鋒書。日課五百字。大如椀。旁及篆隸。旋得張黑女墓誌。誌字筆氣峻樸。意態宕逸。公視若瓌寶。至以名其書室。晚更好摹小歐。故其書沈雄而峭拔。行體尤於恣肆見逸氣。往往一行之中。忽而似壯士鬪力。筋骨湧現。忽又如銜杯勒馬。意態超然。非精究四體。熟諳八法。無以領其妙也。尤所難者。先後爲人書楹帖。以數千計。句無雷同。於臨池時。觸興口占。靡不新雋工切。語妙天下。且其搆句。或紀宦迹。或言名勝。或按合時序。或對晤琴書。讀之可見其作書時身心之所在。及身世之所當。故不徒其書有中晚之別。即聯語亦有壯老之分。此不爲藝林諸前輩所罕見者耶。自蜀歸。再返道州。雖農野婦

孺亦踵門求書。僻邑無良紙。悉書之。不拒也。某常困於酒。為書聯語。則云
 愛書不厭如平壑。戒酒新嚴似築隄。勗其業。亦止其飲也。邑有老監生某。
 為同學友。晚而失明。來索書。則云老來尙讀華林略。闇裏能摹有道碑。蓋
 以祖珽嘲其目。以中郎喻其勤也。又何之作字。抱腕高懸。最為獨得之秘。
 故其成就亦獨絕。此語今人妙能之者。惟湘潭朱師晦。童年習何法書。學
 為抱腕高懸。歷二十年。始能成字。故其字無前突後竭之病。以此知抱腕
 高懸。良非易事。

何公爵里見前公至永州訪楊翰距城數里忽飢疲因憩食村店食已
 主人索值時資裝已先入城乏腰纏無以應請作書為償主人勿許竟
 典衣而後行揚聞之笑曰何先生法書亦有時不博一飽耶楊字息柯
 書法酷似公不觀其署名輒疑為公書也公晚年省墓回里里人有問
 以字學極於右軍奚為棄晉法而重唐帖公曰晉世已遙右軍神品真
 迹難覓存者糝糊於轉輾翻刻中求右軍神妙是何可得魯公書雖天
 資遜右軍一籌而其力彌滿人吾愛其書格之高實儀其立身之峻為
 人剛勁不阿觀其書如視其人吾愛其書格之高實儀其立身之峻為

軍人品非不高。然不善學之。必遺其神。而得其粗。是爲妍皮裹癡骨。趙董諸人。皆是觀一時人士書法。足見其風尚之柔靡。豈得謂六藝之末。不關挽回風會。其論書陳義之高。足以起衰。既俗有如此。

道光時風尚柔靡。歐底趙面之字。流行一時。翰苑中人。爭相摹習。徐柳臣尤爲此中能手。旋與何子貞遊。學益進。蓋徐之書法。不僅拘拘於歐底趙面。其初以善寫柳誠懸名。通籍後。又參以右軍襄陽各體。而獨具匠心。運之以神。久之遂自成一派。都人士目爲徐派。曾滌生書法山谷。挺勁絕俗。且傾倒不置。至欲其子劼剛專習徐派。連平顏氏。新建夏氏。亦爭相倣效。各以徐派書法教子弟。於是柳臣之書。乃大著於時。人得一縑。爭寶貴之。

徐名思莊江
西南昌人

鄧完白以後。篆書之有名者。一爲陳東之。一爲莫子偲。稍後則有吳清卿。其官翰林時。嘗書五經說文。平時作書札與人。均用古篆。座師潘文勤得

之最多。不半年成四巨冊。一日謁文勤。坐甫定。即言曰。老弟以後寫信。還宜稍從潦草。我半年付裱。所費已不資矣。越數日。復柬之曰。老弟古文大篆。精妙無比。俛首下拜。必傳必傳。兄不能也。出而撫湘。有時判事。亦書大篆。胥吏不能識。往往奉牘進質。乃手講指畫以告之。

陳名潮廣東人

莫吳己見前

翁叔平書法。不拘一格。爲乾嘉以後之名家。相國生平。雖辨香翁覃溪。錢南園。然晚年造詣。實遠出覃溪南園之上。論清代書家。劉石菴外。當無其匹。光緒戊戌以後。靜居禪悅。無意求工。而超逸更甚。署欸曰瓶居士。曰松禪。曰天放閑人。

翁公爵
里見前

張廉卿之書。高古渾穆。點畫轉折。皆絕痕迹。而得態逋峭特甚。其神韻皆

晉宋得意處。康長素推爲甄晉陶魏。孕宋梁而育齊隋。千年以來無與比。其在清朝。譬之東原之經學。稚威之駢文。定菴之散文。皆特立獨出者也。

張名裕。劍湖北武昌人。道光時進士。曾學古文於曾滌生。其爲書也。中筆必折。外筆必連。轉必提頓。以方爲圓。落必含蓄。以圓爲方。故爲銳筆。而實留故。爲漲墨。而實潔實。爲一代之書家。康氏所推。未免過當。蓋同時趙搗叔之書。已足與張相頡頏也。

康長素工書法。其執筆主平腕豎鋒。其用墨浸淫於南北朝。氣韻胎格。與寫經爲近。廣包慎伯藝舟雙楫。論篆隸變化之由。派別分合之故。世代遷流之異。亦精警絕倫。顧其作書。轉折多圓筆。誠有如沈子培之所譏。殆述學篇所謂吾眼有神。吾腕有鬼。不足以副之歟。

康君已見前

李梅盦以善書名於光宣間。鼎革後。居滬上。鬻書以自給。其鬻書之辭曰。瑞清幼習訓詁。鑽研六書。考覽鼎彝。喜其瑰偉。遂習大篆。隨筆詰屈。未能

婉通。長學兩漢碑碣。差解平直。年二十六。習今隸。博綜六朝。既乏師承。但憑意擬。筆性沈酣。心與手午。每臨一碑。步趨恐失。桎梏於規矩。縛紲於氈墨。指爪摧折。忘其疲勞。光緒甲辰。看雲黃山。觀瀾滄海。忽有所悟。未能覃思銳精。以竟所學。每自歎也。而學士大夫。四方人士。味其醜拙。競相請乞。余拙於爲宦。歲俸所入。僅足自活。鬪智爭時。誠非所能。賣書力作。儻亦末業。比之灑削馬醫。或無慙焉云云。讀其自述。便知其書法之崖略。觀李君之書。摹擬雲峯石刻四十二種。筆法酷肖。然食古而未化。或以字匠譏之。未免過矣。

李名澐。清江西臨川人。以翰林起家。官江南。提學使。民國成立。居滬上。改黃冠爲道士。自號清道人。每歲鬻書所入。可致萬金。然非其所喜。雖以重金求之。亦不書。如朱瑞求其爲母壽書屏。袁某督之子求其爲父書墓誌銘。皆嚴拒之。其高潔不可及也。

曾季子美鬚髯。晚自號農髯。嘗與李梅盦同官京師。同學書。梅盦喜學鼎

彝漢中石門諸刻。劉平國。裴岑。張遷。禮器。鄭道。昭爨。龍顏之屬。自號北宗。季子則學石鼓文。夏承華。山史。晨太傅。右軍大令。尤好鶴銘。般若。自號南宗。以相敵。梅龔於時。賢書無所可忤。獨好季子書。以爲有晉人風。季子亦獨喜梅龔書。每作書。各出相示。議論以爲笑樂。同嚮書於滬上。李盈而曾稍紉。然識者謂曾書有變化。異日有自成一家之望云。

曾名熙。湖南衡陽人。光緒中進士。官主事。篤於孝行。

近世書家。已自成體格者。厥惟鄭蘇龔。其書初學柳誠懸。後參以黃山谷。瘦硬飛舞。有不可一世之概。惜變化太少。又不能爲篆隸耳。

鄭名孝。晉福建閩縣人。

京師自前清道咸以後。漸知搜求古碑。以敦帖學末流之敝。能書者遂相繼而出。迄民國而風流歇絕。日者偶過法源寺僧寮。遇一能書者。曰楊潛。

會詢其淵源。則幼承庭訓。學書從鐘鼎篆隸入門。而尤得力於鄭道昭。復與李梅龔曾季子相往還。商榷碑拓。其論書每有獨到處。嘗跋王晉卿甄文拓本云。古人作書。隨器制體。金石各自爲貌。陶甃抑又不同。例如石鼓鼎彝。皆有周之物。一則整飭茂密。一則縱橫奇肆。秦權量詔與琅邪泰山諸刻。同出李斯之手。而險峻逾肅。判若兩人。魯孝王刻石。周永喜造槃。竝爲五鳳二年所作。或以寬博爲宗。或以瘦勁取勢。凡若此者。派別至多。更僕難數。驟見之似嫌不倫。徐察之極爲合理。蓋石文義尙莊嚴。金文義取變化。器物既異。體制斯殊。自然之道也。

揚名昭僑湖南湘潭人其父芷生先生爲何道州高足弟子同光時有書名湖湘間

嘉道間。李築夫以畫名。初爲漆工。綵繪棟宇。人物花鳥。厥狀惟肖。故得值恒倍常工。既而悔曰。瘁我心力。僅得一日之飽。徒供槍父玩賞。烏能傳名。

不朽耶。吾十指自有可托。遂改習繪事。用筆濃密。名噪一時。

李名巖
江蘇人

金雲門女士。通文史。尤善畫。其畫人物。逼似劉松年。趙千里。仇實父諸家。故嘉道之間。海內稱女士畫爲大宗。所畫佛像尤多。傳世者有西王母降集靈臺。班婕妤好辭輦。唐昌觀女。仙觀玉蕊花。吳彩鸞寫韻。江采蘋作樓東賦諸圖。而建安七子圖尤著。

金名禮
江陰人

戴醇士善畫山水。最有名於道光時。筆墨清腴。神采秀逸。在有清一代。以之繼武。王惲諸家。自稱後勁。但骨氣稍形脆弱耳。然公以殉難杭州。節義彪炳於一時。近世士大夫。往往不惜巨資。以求得片緘尺楮爲幸。其價值乃至軼宋元諸家而上之。則又畫因人而更重也。

戴名熙浙江錢塘人道光辛丑爲鄉人沈文忠畫雙桂圖題南宋詞曰
占斷花中聲譽香和韻雨奇絕蓋文忠方應舉寫此作利市也是歲榜
發文忠名在第二同人以爲畫識戴賀詩遂
有桂林聲譽原無比悔寫蟾宮第二枝之句

吳讓之多藝刻印第一次畫花卉次畫山水次篆書次分書次行楷畫多
贗本佳者幾於亂真偶見所繪淡墨荷花澹雅得宋人意乃真迹也蚤歲
以畫負盛名恒塗抹數紙以博一醉咸豐庚子亂後生計日蹙一家十數
口恒空乏無藉其婦不賢時以家庭細故相勃谿至賃僧廬鬻字以爲活
自書楹聯云有子有孫鰥寡孤獨無家無室柴米油鹽其遇亦可哀已

吳名熙載江
蘇儀徵人

費曉樓工畫仕女初甚貧在杭州城隍山設攤售畫偶爲湯貞愍所見審
非凡品時某家方鼎盛主人某好賓客四方名俊輻輳其門湯因言費必
能成名家盍有以裁成之某即延費至其家月奉金若干某家富圖籍因

得縱觀古名畫。畫日益工。某家又爲延譽。於是費畫名著東南諸省。

費名丹旭浙江烏程人有依舊草堂遺稿行世

郎蘇門畫蟹入神品。人皆寶貴之。稱爲郎蟹。其自題詩亦多佳者。有七絕二首云。秋來不減持螯興。願學東坡守戒難。聊借硯池無數墨。寫生且作放生看。橙黃橘綠稻花疏。杯酒雙螯小醉餘。若使季鷹知此味。秋來應不憶鱸魚。

郎名葆辰官觀察使

招子庸工繪事。畫蟹最佳。儼有秋水稻芒郭索橫行之致。潤有定格。翻不及格者。爲之繪半面蟹。白石罇中微露半體。神采宛然生者。人皆歎爲絕筆。

招名未詳廣東南海人

項維仁善畫。嗜酒。性孤僻。不樂與人交。人屬以畫。輒大怒。其畫無師法。每當大風雨。輒飲酒極醉。破笠赤脚。登山頂。觀岡巒之冥濛。雲樹之迷漫。鼓掌狂叫。疾走歸。據案伸紙。奮筆直追。濡染淋漓。烟氣猶溼。畫已。張壁間。取斗酒賞之。良久。忽大哭。立毀之。他日風雨復然。有尙書督軍者。閱邊至溫州。語及維仁畫。兵備道立遣人召之。時方大雨。維仁破笠赤脚至。道降階相迎。與抗禮。維仁曰。某庶人耳。辱公厚召。故來。將奚役。道以情告。陳百金。几上。維仁直視曰。某不知畫。即畫。豈用以媚大府者。不謝。走出。

項字未詳浙
江永嘉人

尹和白。中年始作畫。專宗宋元。規矩謹嚴。神采煥發。傳樵移寫。尤其特長。其畫梅也。學逃禪老人。遒鍊高古。三百年來無此作。冬心二樹。不足與之比肩。老年畫蟲魚花鳥。細入毫髮。殆亦得天獨厚歟。性高潔。意所不可。雖

以重金請。不繪也。曾滌生開府兩江。招之往游。爲作蒼茫獨立圖。寫其小影。作漁翁垂釣狀。披簑戴笠。在湖之濱。曾大喜。傳示幕僚。命各爲詩紀之。剖剛年十七。詩先成。詩云。尹子丹青畫英妙。指揮百物呈榮枯。即今寥落無餘子。爲寫蒼茫獨立圖。大海波濤揭地起。高秋雲物漫天鋪。舉頭四望渾無際。夢想人間顧與吳。

尹名金陽湖南湘潭人晚年居長沙抑鬱無聊門下多女弟子皆精繪事其女亦能畫嫁楊重子鈞重子善書自謂不減梅奩

彭雪琴溫溫儒雅。善畫墨梅。俞蔭甫主講杭州詁經精舍。彭借寓湖樓。許畫梅一幅。以當屋租。俞贈之詩。所謂一樓甘讓元龍臥。數點梅花萬古春也。

彭公爵里見前其畫梅也每畫必題一詩參觀惑溺門可知

羅子文善六法。嘗從任伯年游。晚更潛研獨索。山水大幅。有米襄陽筆意。

人物襜褕。得吳道子家數。然不苟作。或終年不著點墨。作則窮日竟夜。至廢食息。嘗畫慈谿山水圖二大幅。坊紙狹小。黏數百紙成之。每幅大廣畝餘。來山去脉。巨浸細流。纖悉無遺。鄞縣方楨得之。作四明它山水利考。時稱桑鄴所不及。後轉入翁叔平相國家。

羅名文子。浙江慈谿人。好飲酒。能談詩。嘗曰。願終身不負己。一刻不負人。年六十。游湘鄂間。不得志。鬱恨之餘。發爲詩歌。悲壯淋漓。竟卒於鄂。

何詩孫字承家。學渾樸而有秀韻。畫尤有名於時。嘗見其所畫山水。細碎處瘦而不纖。揮洒處濃而不濁。長卷短幅。書味盎然。僑寓滬濱。酌取潤筆資。得其片縑者。人爭寶之。

何名維。樸湖南道州人。子貞之孫也。

齊癘生初爲雕工。精妙絕倫。繼與同里黎松龔遊。得縱覽古名人畫卷。遂以寫意花鳥稱於時。寫意花鳥者。清初八大山人優爲之。康熙時有李復

堂甚工。此縱橫馳騁。不拘繩墨。而多得天趣。乾嘉時孟麗堂亦工此。齊乃由孟李以規仿八大山人。率意塗寫。皆生氣盎然。間自題跋語。亦歷落有致。尤工鐫刻印文。非其人求之。不肯爲也。

齊名璜。湖南湘潭人。自號白石山人。黎名培。鑾。

京師近來以畫名者。姜穎生善畫山水。摹石谷有酷肖處。大學校教員賀履之之畫。吾未之見。林琴南之山水。用筆濃密。而仍有蕭疏澹遠之致。貢樂亭之花卉。疏落蒼秀。不掩其沈雄之氣。

姜名筠。安徽人。賀名良。樸。湖北人。林己。見前。貢名貢。桑。諾爾布。蒙古喀喇沁王。

鄧湘泉精醫術。道光時程春海視學湖南。鄧嘗下榻署齋。爲程之太夫人診視。春海有句贈之云。造膝每當交讓樹。窺垣時見一方人。

鄧公己。見前。

醫者顏某。邃於岐黃。然僻處鄉谷。不以醫炫。會揚州富人魏某病篤。縱橫數百里。凡醫之稍負時望者。悉延診。終不效。或薦顏往。則素履布衣。狀貌古拙。衆皆輕之。而顏亦傲氣陵人。俄侍者導顏詣病榻。就診。診已。僕予以紙。請擬方。紙爲八行書。乃多至數十葉。顏知其侮已。乃伸紙作脈案。陳其病之所由起。某日傳某經作何狀。書時。羣醫中有窺者。見所述皆不爽。固已咋舌。不半日。紙已盡。乃擲筆起。告去。衆挽留。讀脈案。皆吻合病狀。而文復古奧。上溯素問。下迄名家。洋洋數萬言。窮源索隱。無蘊不發。知爲名手。遂請其擬方。顏笑曰。請我來治病耶。抑試我耶。夫擬方而予紙至數十葉。此何爲者。且慢侮見諸辭色。尙信其術而服藥乎。予不敏。行矣。病家老少環跪。哀請至再三。乃擬方。數日遂痊。贈三千金。送之歸。

顏名未詳江
南高郵州人

李海濤。名醫也。疑難險異之症。屢試屢效。黃某爲李舊交。有子四歲。患痘甚劇。延李來。其子已狂熱神昏。顛門下陷。李曰。不可爲矣。命在頃刻。奈何。黃大痛。李沈思良久曰。此兒萬無生理。雖然。不能救之於生。試救之於死。可也。黃曰。死救奈何。李曰。可勿遽問。但俟其死後。依吾言行之。或可有救。既而子果死。黃泣曰。請救之。李乃褫兒衣。欲抱置後園豬欄中。黃不忍。李曰。非此無以救之。黃乃聽之。李又曰。但置之耳。不可往視。如夜半聞啼聲。急來喚吾。無何。果聞呱呱聲。自豬欄中出。急奔告李。李命黃抱之來。爲診脉。喜曰。是不難矣。乃投以溫補之品。一劑而愈。

黃旋卽李起死回生之故。李曰。此兒痘毒已深。攻固不可。達又不及矣。旋思時方伏暑。蚊蚋最多。若以兒置於穢惡之地。使蚊蚋吸其毒血。或可望生。此儼倖之計。竟得奏效。君之福非予之術也。黃曰。君來時何不即行之。李曰。兒死後。君尙不忍置之污穢之地。况未死時乎。吾逆知此兒入夕必斃。乃利用此時機。以行吾術。黃服其神餽。重金焉。

嘉道以後。奕家有所謂十八國手者。其事迹多不可攷。李湛源最有名。性疏放而桀驁。王公大人招之奕。科頭跣足如平時。貴人陰賄之。求其讓一二局。以全名譽。而李不允也。世稱奕家不藉奕爲稻梁謀者。惟湛源一人云。

李名未詳
南通州人

周小松亦十八國手之一。嘗應曾滌生之召。來營中對奕。曾好奕而不工。奕時則所患之癬益癢。伏案上爬搔之。小松授曾以九子。裂其碁爲九片。皆僅乃得活。曾大怒。小松行時。遂一金不之贖。

周名未詳。江蘇江都人。周卒後。迄今尙無國奕。故前清一代國奕。實以周爲之殿云。

近世雖無國奕。而能奕者固不乏人。如陶子方。蕭親玉。康長素。林貽書。俞恪士。何辛叔。段芝泉。段駿良。顧水如。范楚卿。汪雲峯。王步瀛。姜作梅。劉琴。

元諸家雖奕品高下。微有不同。而流風逸韻。固猶未漸滅也。

陶名模。浙江人。官至陝甘總督。肅王前清宗室名善。嘗官民政部。尙書。康已見前。林名開。福建人。俞名明。震浙江人。何名積。煒

湖南道州人。詩孫之子也。范名未詳。江蘇人。已見前。段駿良。即芝泉之子。顧名思。浩。浙江人。汪名未詳。滿洲人。王名蕙。

蘇江蘇人。劉名未詳。湖北人。

寵禮第二十二

世祖嘗召修撰徐元文。編修張若靄。華亦祥。入乾清宮。帝科頭跣足。著單紗暑衫禪裙。曳吳中草鞋。命三人登殿。賜觀殿中書數十架。經史子集小說傳奇。無不有之。中列長几。商彝周鼎。哥窯宣爐。印章畫冊。畢具。廡下蘭花茉莉百十盆。賜席地坐。從容問羣臣賢否。時政得失。皆謝以草茅新進。不能備知。因及書史古文。又問及近來名流會社。良久始遣出。

徐公爵里見前。張華二公未詳。

世祖御極之初。命公卿大臣子弟入衛。時宋文康長子牧仲年甫十四。儀觀俊偉。冠侍從冠。蟒衣袴褶帶刀。侍帝左右。帝愛重之。常賜食中和殿。一日。牧仲對食。遜避。私出帶間斜幅。裹餅餌棗栗。將懷之。帝怪問。牧仲前跪謝曰。臣有祖母老甚。愛臣。故臣懷以獻。帝喜。自是每賜食。必盡勅以歸。

宋公爵里見前

杜純一以荐授內閣中書。尋登揆席。居相位十餘年。嘗賜宴內廷。特命列坐殿中。漢大學士入殿坐。自公始也。後以疾未預宴。聖祖特遣中使。賫酒饌賜之。諭曰。卿弼亮老臣。久任機密。茲海宇蕩平。時當令序。賜宴羣臣。念卿臥病。故遣使慰問。且賜醴饌。卿其加餐珍攝。副朕惓惓至意。

杜名立德。癸未進士。康熙八年拜國史院大學士。明年授內三院為三閣。授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二十一年乞休。聖祖慰留。至再。其後請益力。乃願宸翰云。十載資賢佐。深勞致太平。許謨留紫闥。風度重丹楹。方倚鹽梅。略難達邱壑。情餐芝黃綺。伴軒冕有餘清。又賜洛社怡情。

圖書一方御書唐
詩三軸墨刻二册

范蘇公以陞見至京師。值聖祖謁孝陵。因迎至米峪口。帝見范。諭曰。汝盛京舊人。汝父兄累朝効力。汝兄又爲國盡節。朕見汝。思及汝兄。心爲慘切。不見汝幾八九年矣。汝鬚髮皓白如此。郊外寒冷。今將貂帽貂褂白狐腋袍賜汝。此時更換。恐受風寒。明日可服之來謝。竝賜御書世濟其美額。

范名承勳。文程之子。康熙癸酉。以雲貴總督陞見。

聖祖南巡。宋牧仲在蘇撫任內迎鑾。某日。傳旨云。朕有日用豆腐一品味。美異常。因宋撫是年老大臣。可令御厨太監。傳授與宋撫厨人。俾其享用。

宋於此時。又得旨云。宋犖是老臣。與衆巡撫不同。著照將軍總督一樣。頒賜計活羊四隻。糟雞八隻。鹿尾八個。糟鹿舌六個。鹿肉乾二十四東。野雞乾魚乾四束。野雞乾一束。

康熙二十年。琉球中山王請封。帝慎於擇使。下部議。須通經術善詔命者。

廷臣會推翰林汪舟次。乃膺正使之選。汪才質端偉。專對具宜。入見。帝大悅。賜一品服。璽書金冊。臨軒遣之。汪自國門駕八騶。天仗前導。龍旂飛揚。都亭張設。不絕於路。朝士賦詩送者數百人。

汪名楫。江蘇江都人。康熙己未。應詞科。召試中第。授檢討。與修明史。累官至福建布政使。工書能詩。文著有悔齋詩文集及觀海集。

史遠公精繪事。鎮國公某延之閣中。屬以縑素。時方暑。史濡毫脫冠於案。公來縱觀。戒令勿起。史遂忘冠。坐爲應對。蔣馭鹿從旁笑曰。山野之士。疏放自然。若史君者。真所謂脫帽露頂王公前矣。公笑應曰。君不見揮毫落紙如雲煙耶。

史名鑒。宗江南金壇人。蔣名鑑。江南武進人。

查初白隨聖祖駕幸南海子捕魚。羣臣賦詩。查詩有云。笠簷蓑袂平生夢。臣本煙波一釣徒。詞意稱旨。忽內侍宣召。烟波釣徒查翰林。蓋同時有聲。

山學士。故以詩別之。與唐韓翃春城無處不飛花。可同作玉堂佳話也。

查名慎行浙江海寧人康熙癸未進士尋授編修常懷引退志供奉七年即告歸

世宗御下嚴肅。然每假以詞色。雍正丙午秋。特宴文武大僚於乾清宮。賦詩飲酒。每佳時令節。必賜諸王大臣游讌。泛舟三海。賞花釣魚。竟日乃散。

每賜游讌乘早涼入西苑門大柳星稀高槐露下宮牆綠岸間安步徐行菰蒲四面水禽啁啾與江南水鄉無異渡板橋則荷香襲衣鴈流滴耳復從內苑牆入小紅門劃然大湖有紅板長橋橫跨水面橋夾朱欄其外雜列魚罾朝士渡橋者均許抽罾捉魚得即攜歸於是迤邐逕瀛臺門

史鐵崖生有幹局。神識超俊。雍正初。大將軍年羹堯平青海歸。勢張甚。黃纒紫駟。絕馳道而行。王公以下。屈膝郊迎。年過目不平視。史獨長揖。年望見驚異。遽翻鞍下曰。是吾同年鐵崖耶。扶上已所乘馬而已。易他馬。竝轡入國門。

史公傳里見前後年以罪誅窮治黨與世宗問汝亦羹堯黨乎
公免冠應聲曰薦臣者羹堯用臣者皇上也帝頷之遂免於禍

詩人寵遇。唐宋以來。以沈歸愚爲第一。高宗嘗於南邦黎獻集中見公詩。賞之。諭大學士張文和曰。沈德潛係老名士。有詩名。命和消夏十詠。及落葉諸詩。俱稱旨。以後廢和。遂不可勝紀。其賜詩有云。我愛德潛德。醇風抱古初。又云。朋友重然諾。況在君臣間。己已請告。賜以詩壇耆碩額。命校御製詩畢。乃行。諭有所著作。許寄京呈覽。且曰。朕於德潛。可謂以詩始。以詩終矣。又賜詩有云。清時舊寒士。吳下老詩翁。近稿經商榷。相知見始終。其恩禮始終。誠異乎尋常之遇合也。

沈公爵里見前

錢香樹於乾隆二十七年。偕沈歸愚迎駕於常州。御製詩賜之。有句云。二老江浙之大老。新從九老會中回。三十年。帝南巡。公復偕沈公迎駕。賜詩

曰。二仙仍此候河濱。三載相睽意更親。郭泰李膺一煙筋。沈期錢起兩詩人。公和御製香山九老詩。有句云。鹿馴巖畔當童扶。帝賞其超逸。親爲扶鹿圖。賜公南歸。明年。公抵家疏謝。帝時駐蹕香山。賜答詩。有香山適接還鄉信。即景猶思扶鹿人之句。

錢公爵里見前

阮芸台嘗於予告後。往遊平山堂。方丈某僧。勢利之徒也。時方據几書楹帖。阮著布袍葛履。僧以爲村叟也。不甚禮之。漫呼曰。坐。具茶。書罷。問其姓。阮以告。僧以爲芸台之族人也。遽加禮云。請坐。並呼泡茶。坐定。問何字。阮以實告。僧惶遽。失措拂炕。請上坐。亟令泡好茶。待以上賓之禮。旋以所備紙墨。乞阮作書。阮濡毫據案。沈吟曰。無好聯語。俄書云。坐。請坐。請上坐。茶。泡茶。泡好茶。

阮公爵
里見前

勒襄勤督四川時。待僚屬以禮。即不愜意者。亦未嘗不飲人以和也。嘗語人曰。我初由筆帖式官成都府通判。不得上官歡。時遭呵譴。同官承風旨。置之不齒。衙參時。無與立談者。抑鬱殊甚。又以貧故。不能投効去。含忍而已。會聞新任總督某來。十年前故交也。心竊喜。而不敢告人。新督至。身先郊迎。辭不見。愠矣。抵城外。上謁。又不見。更愠。乃隨至行轅。大小各官紛紛。晉謁。皆荷延接。而我獨不得見。手版未下。又不敢去。天氣甚暑。衣冠鵠侍。汗流浹背。中心忿恨欲死。正躊躇間。忽聞傳呼。請勒三爺。不稱其官而稱行輩。具見舊時交誼。此一呼也。恍若羈囚。忽聞恩赦。爰整衣冠。捧履歷疾趨而入。則見總督科頭。裼衣。立於簷下。指而笑罵曰。汝太無恥。乃作此等狀態見予乎。我稟請庭參。則掖之起曰。不要汝叩頭。回顧侍者曰。爲勒三

爺脫去衣冠。至後院乘涼飲酒去。比至院中。把酒話舊。則此身飄飄然若登仙境。較今日封侯拜相。無此樂也。時司道衆官猶未散。聞之俱驚。我飲至三鼓歸。首府縣尙伺我於署中。執手問總督意旨。從此遇衙參時。逢迎歡笑。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位而與右師言者矣。而勒三爺仍然故我也。官場炎涼之態。言之可歎。故於今日待屬官有加禮。以此而不肯輕意折辱屬官。亦以此也。

勒名勒保
滿洲人

戴蓮士以嘉慶朝入直樞廷。甚膺寵眷。其季父可亭相國。亦受殊禮。時方督南河。積勞遘疾。假歸里門。河工尙未竣。兩江總督鐵冶亭保。請帑六百萬。仁宗命蓮士偕長麟赴工審度。並諭之曰。清江距江西才二千里。使事畢。卿可歸家。一省叔父。故蓮士紀恩詩。有此去竹林勤問訊。親傳天語到。

柴門之句。

戴名衢亨江西大庾人乾隆四十二年以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仁宗嗣位凡大典禮諸鉅製悉出公一人公之受深知膺殊眷蓋於是始累官至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十六年卒於官可亭名均元官東閣大學士

松湘浦清勤正直。宣宗在潛邸。即聞其名。嘉慶二十五年。仁宗梓宮自熱河回京。宣宗步送。羣臣伏地哭者不下數千人。行甫半。宣宗忽趨至甬道旁。扶一跪伏者之手。大哭失聲。衆驚察之。則松公也。時公以事謫驍騎校。宣宗當哀痛迫切之際。獨於千萬衆中。加以殊寵。非夙重公不及此。

公名松筠蒙古正藍旗人屢官兩廣兩江陝甘直隸總督各部尙書後以都統休致

戴醇士以書畫供奉南齋。道光戊戌。被命視學廣東。陛辭日。宣宗諭之曰。汝畫筆清絕。然胸中目中。祇是吳越間山水。此行獲覩匡廬羅浮之勝。巖演迤。雄麗奧曲。別有一種奇致。於畫理當益進。汝品學。朕素知。公餘游

藝兼可成全老畫師也。戴謝而出。途次遇名勝。輒研弄丹墨。自江右至嶺南。一壑一邱。咸爲寫照。抵粵一載。裝巨帙。進呈乙覽。帝奇賞之。畫家評戴作。亦謂粵游後。筆墨超特。若有神助。

戴公爵
里見前

大臣薨後。賜卹賜祭葬。賜諡而已。未有賜挽聯者。惟林少穆卒。文宗自製聯挽之。曰。答君恩清慎忠勤。數十年盡瘁不遑。解組歸來。猶自心存軍國。殫臣力崎嶇險阻。六千里出師未捷。騎箕化去。空教淚洒英雄。亦殊禮也。

林公爵
里見前

羅羅山未領軍時。授徒於賀藕耕家。曾滌生治軍長沙。偶與賀談時事。深以缺乏軍事人材爲慮。賀謂吾家有教讀羅某。喜閱兵書。曾即託賀介紹求見。羅以課徒無暇拒之。曾愈敬其品節。越日再求見。羅延之入。曾一見

卽頓首再拜爲禮。羅乃許曾効馳驅焉。

曾羅二公已見前賀
名長齡湖南善化人

李少荃始以翰林供職京師。愚荃封翁與曾滌生爲同年。嘗以年家子從曾習制舉文。後洪楊軍起。李出謁諸帥。落落無所合。聞曾督師江西。遂間道往謁。意曾篤念故舊。必將用之。居逆旅幾一月。未見動靜。託同年陳作梅言於曾曰。少荃以昔年雅故。願侍老師。藉資歷練。曾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間局面窄狹。恐鱉鱉巨鱸。非浮灘淺瀨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職。陳曰。少荃多經歷折。大非往年意氣可比。老師盍姑試之。曾乃令李掌批稿奏稿。甚被禮遇。數月後。曾謂之曰。少荃天資於公牘最相近。所擬奏咨函批。皆有大過人處。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亦未可知。李亦自謂歷佐諸帥。茫無指歸。至此如識南鍼。獲益非淺。旣以爭劾李元度事辭職。

去。閒居江西。適曾軍復安慶。李馳書往賀。曾復書云。若在江西無事。可即來。李乃束裝赴安慶。曾復延入幕。禮貌有加於前。軍國要務。皆與籌商。明年。吳中紳士來迎援師。曾奏遣李募淮軍赴滬。而密疏荐其才大心細。勁氣內斂。可勝江蘇巡撫之任。自後績望日隆。勛名幾與曾相埒。

李公爵里見前

范肯堂於光緒初年。就李少荃直督西席之聘。李尊師重道。朔望必衣冠候起居。每食奉魚翅一盞。范固甘菜根而厭膏粱者。力卻之。李遂以乾翅寄奉其二親。故事。節幕得用居停輿馬。李蒙賞紫韁。范嘗假用之。訪友於天津紫竹林。或告李曰。范乘紫韁作狹邪游。李曰。旣用紫韁。不可缺擁衛。立命戈什八員護之。

范公己見前

張香濤督鄂時。梁崧生時方專司譯電報事。向例朔望行禮。文案委員與電報學生皆分班行禮。梁在諸生之列。文案委員無一與談者。一日張瞥見之。自曳其手。使廁文案委員之列。曰。汝班次應在此。衆大愕。此後文案委員見梁。皆刮目視之矣。

梁名敦彥廣東人
後爲外交部尙書

袁世凱稱帝。一時朝士大夫。幾有悉主悉臣之勢。默計在前清時比肩事主者。有四人焉。不可屈之臣工之列。一趙次山。一李仲仙。一徐鞠人。一張季直。於是寵以嵩山四友之目。別議一優待之禮節。時人以比之商山四皓。

趙名爾巽山東人 李名經義安徽合肥人 徐名世昌直隸
天津人民國七年被舉爲總統衆望甚孚 張君爵里見前

任誕第二十三

袁韞玉工度曲。性甚放誕。以西樓記樂府馳譽於時。守荊州。晉謁觀察使。問曰。聞貴府有三聲。蓋諷其耽音律也。袁以訕笑語應之。坐是罷免。吳梅村祭酒贈詩云。詞客開元擅盛名。彈絲法曲楚江情。可見其文采風流矣。一日出飲歸。月下乘肩輿。過一大姓家。其家方宴客。演霸王夜宴。輿夫曰。如此良宵風月。何不唱繡戶傳嬌語。乃演千金記耶。袁狂喜欲絕。幾至墮輿。真賣菜傭奴。俱有六朝煙水氣也。

袁名子合。江蘇吳縣人。一字令貽。官荊州知府。其撰西樓記。初成。往就正於馮猶能。馮覽畢。置案頭。不加可否。袁惘然不測。所以別時。馮方絕糧室人。以告馮。曰。無憂。袁韞玉夕餽我。百金矣。誠聞人勿閉門。袁相公餽銀來。必在更餘。可徑引至書室也。家人皆以爲誕。袁歸。躊躇至夜。忽呼燈。持百金就馮。及至見門。尙洞開。其故曰。主方秉燭。在書室相待。驚趨而入。馮曰。吾固料子必至也。詞曲俱佳。尙少一驪。今已爲增入矣。乃錯夢也。袁不勝折服。是記大行錯夢。尤膾炙人口。

金聖歎少有才名。性放誕。出詞罔忌。初補博士弟子員。以歲試文怪誕被

官吏之淫威文網之嚴密文人苟非韜晦自全鮮有不遭殺身之慘禍者况放誕不羈如聖歎哉

金穀似詩歌頗有唐調。汪苕文北游時。金來話別。值賓客盈坐。金都不叙語。竟出其所作送別長歌。朗吟一徧。捧腹謂汪曰。此詩何如。高達夫舉坐默然。汪頷之而已。

金名式。祖江蘇吳縣人。

劉公誠性曠達。嘗置酒慈仁寺松下。遇游人至。不論識與不識。必牽挽使飲。有不能勝者。輒強灌之。至醉嘔乃已。

劉名體。仁江南。穎川衛人。乙未進士官吏部。

梁公狄初與王于一交。兩人相論詩。每一篇成。不即示草。率相攜至荒臺古寺。車馬不經處。始出詩共讀。狂呼驚拜。或至慟哭而後歸。

梁名以。樟直隸宛平人。庚辰進士官太康令。每在酒坐。主客獻酬。獨據席出袖中摺紙扇高聲朗讀。王見前。

李笠翁性極怪誕。能為唐人小說。兼以金元詞曲擅名。所至攜小鬟唱歌。吳梅村贈詩云。家近西陵住薜蘿。十郎才調歲蹉跎。江湖笑做誇齊贅。雲雨荒唐憶楚娥。海外九州書誌怪。坐中三疊舞迴波。前身合是元真子。一笠滄浪自放歌。尤西堂贈云。十郎才調福無雙。雙燕雙鶯語小窗。送客留髡休滅燭。要看花睡炤銀缸。於是北里南曲中。無不知有李十郎者。

李名漁。浙江錢塘人。著有十種曲。為憐香伴。風箏誤。意中緣。屢中樓。鳳求皇。奈何天。比目魚。玉搔頭。巧團圓。慎鸞交。十種運筆。靈活科白。談諧逸趣。橫生婦孺子能解。

陸麗京與徐孝先。分雖甥舅。契若金蘭。嘗劇醉共被臥。徐嚔哈中大吐。早起不覺。但見牀下地污。乃曰。舅昨茗乎耶。陸亦不能辨。

陸已見前。徐名介。浙江仁和人。

蒲留仙居鄉里。落拓無偶。性尤怪誕。為村中童子師。以自給。不求於人。其

作聊齋誌異時。每臨晨。攜一大瓷罌。中貯苦茗。又具淡巴菰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陳蘆席。坐於上。煙茗置身畔。見行者過。必強執與語。搜奇說異。隨人所知。渴則飲以茗。或奉以煙。必令暢談乃已。偶聞一事。歸而潤色之。如是二十餘年。此書方告成。故筆法超絕。王阮亭聞其名而訪之。避不見。曰。此人雖風雅。終有貴家氣。田夫不慣作緣也。

蒲己
見前

柏斯民性癖山水。嘗寓西湖。一日冒雨執繖。獨上北高峯頂。引領四望。衫履淋漓。見者咸笑其癡。柏意愈自得。

柏名古一字雪耘江南華亭人蓬蒿滿徑筆
瓢屢空工古文詩詞書法曠然有千古之志

陳其年未遇時。放誕不羈。遊於廣陵。冒巢民愛其才。延致梅花別墅。有童名紫雲者。儼麗善歌。令其執役書堂。陳一見神移。贈以佳句。並圖其像。裝

爲卷帙。題曰雲郎小照。適墅梅盛開。陳偕紫雲徘徊於暗香疏影間。巢民偶登內閣。遙望見之。忽佯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陳營救無策。意極徬徨。計唯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時已薄暮。乃趨赴母宅前。長跪門外。啟門者曰。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也。因備言紫雲事。頃之青衣媼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雲郎。然必得先生詠梅絕句百首。成於今夕。仍送雲朗侍左右也。陳大喜。攝衣而回。篝燈濡墨。苦吟達曙。百詠既就。亟書送巢民。巢民讀之。擊節笑遣雲郎。其後紫雲配婦。合卺有期矣。陳惘惘如失。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酌茶蘼釀。喜今朝釵光釧影。燈前滟漾。隔著屏風。暄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朔雌雄。渾不辨。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汝去。揭鴛帳。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氍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身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

藁砧模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窗亮。休爲我。再惆悵。此詞競傳人口。聞者爲之絕倒。

使公衙里見前

杭堇浦以編修里居時。性極誕率。酷好博。攜錢數百。與里中少年博於望仙橋下。時武進錢維城視學浙中。詞館後進也。一日訪杭。前驅過橋下。錢已從輿中遙見之。披短葛衣。持蕉扇。與諸少年博。正酣。錢遽出輿揖之曰。前輩在此乎。時杭方以扇自障。至是知不可掩。即回面語曰。已見我耶。錢曰。正詣前輩宅耳。曰。我屋舍甚隘。不足容從者。錢固欲前。杭固却之。遂別去。諸少年共博者。始從橋下出。詫曰。汝何人。學使見敬若此。曰。此吾衙門中後輩耳。遂不告姓名而去。

杭公衙里見前

汪容甫少狂放。肄業安定書院。每一山長至。輒挾經史疑難數事請質。孫志祖、蔣士銓皆為所窘。在院中徧觀藏書。遂為通儒。然性卞急。無容人之量。商總某嘗報効十萬金。得賞二品銜。汪瞰其每出拜客也。乘驢從其後。戴草製暖帽。以紅蘿蔔為頂。以松枝為孔雀翎。於項間挂冥鏹一串。商行亦行。商止亦止。商恨甚。而無如何。以五千金為壽。始寢其事。

注己見前時僑居揚州者程晉芳任大椿顧九苞皆以讀書該博負盛名。容甫乘中語人揚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通者高郵王念孫。寶應劉台拱與己是也。不通者即指程任諸人。適有薦紳家居者請容甫。月且容甫大言曰。君不在不通之列。其人喜過望。容甫徐曰。君再讀書三十年。可以望不通矣。其談詭類此。又嘗致書陝撫畢秋帆云。天下有中公無不知之理。天下有公中無窮乏之理。畢公閱竟大笑。即以五百金馳送其家。汪之達曠畢之禮賢時兩稱之。

龔璘人狂誕嗜博。尤喜四君子之戲。嘗於帳頂滿畫一二三四等字。推究門道生死。自以為極精。而每博必負。一日揚州某齏賈家大開宴會。名士

巨商畢集。酒闌於屋後花園作擣蒲戲。有王某者。是日適後至。見龔獨自拂水弄花。昂首觀行雲。有蕭然出塵之概。王趨語云。想君厭囂。乃獨至此。誠雅人深致哉。龔笑曰。陶靖節種菊看山。豈其本意。特無可奈何。始放情於山水。以抒其憂鬱耳。故其所作詩文。愈曠達。實爲愈不能忘情於世事之徵。亦與余今日之拂水弄花。無以異也。語次復云。今日博路。吾本計算無訛。適以資罄。遂使英雄無用武之地。惜無豪士。假我金錢耳。王本慕龔文名。解囊贈之。偕入局。每戰輒北。不三五次。資復全沒。龔怒甚。遂狂步出門去。

龔公爵里見前

龔半倫性冷僻怪誕。寡言語。稠人廣衆中。一坐即去。顧好爲狎邪游。中年益寥落。至以賣書爲活。旅居滬上。與粵人曾寄圃稔。是時英使威妥瑪方

立招賢館於滬上。延四方知名之士佐幕府。曾以半倫荐。威與語。大悅之。旅滬西人。由是呼半倫爲龔先生而不名。凡半倫所至。輒飭巡捕護衛之。月致萬金爲修脯。庚申之役。英以師船入都。焚圓明園。半倫嘗同往。單騎先入。取金玉重器以歸。坐是益爲人詬病。曾滌生督兩江。聞半倫才。思羈縻爲己用。某歲入覲。道出海上。設盛宴邀半倫至。酒酣。滌生以言餽之。微露其意。半倫大笑曰。以僕之地位。公卽予以官。至監司止耳。公試思之。僕豈能居公下者。休矣。無多言。今夕只可談風月。請勿及他事。滌生聞其語。噤不能聲。終席不復語。未幾。威死。半倫益頹放不自振。居恒好嫚罵人。視時流無所許可。人亦畏而惡之。目爲怪物。往往避道行。旣而發狂疾死。瀕死。出其所愛帖。值千金者。碎剪之。無一字存者。

龔名澄。瑤人之長子。晚號半倫。幼好學。天姿絕人。於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尚愛一妾。故以爲半倫。幼好學。天姿絕人。於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為學浩博無涯。既長隨父入都。兼識滿洲蒙古。唐古特文字。日與色目人游。彎弓射馬。居然胡兒矣。居海上數十年。與妻未嘗一相見。有二子。讀書自好。來滬省。親輒被斥。逐同母弟。念飽以縣令。需次蘇省。亦不睦。庚申後。其家人之在內地者。亦無敢與往還也。

咸同間。南河總督潘雲閣。豪縱荒誕。寵姬數人。俱精音律。豔婢皆嫺歌舞。演劇之化裝。咸備。時或命酒展紅氍毹。令諸婢演劇。寵姬理絲竹於後。白衣及膝之短綠襖。冠便帽。紅線成握。長尺有咫。斜披肩背。白鬚如帚拂胸。支頤疊股而觀。遇劇中關目可噱者。則入場與諸婢狂鬪。以為樂。屬吏亦得縱觀之。

潘名及邑里未詳。當五十歲前。受制於妻。無後。房之寵既失。偶乃大縱所欲。治南河時。年已七十。嬰鏢逾壯年。

吳彥復者。光緒時四公子之一也。能詩文。工書法篆刻。性跌宕不羈。好冶游。納海上名妓金菊仙為妾。復姓彭。更名嫻。吳以書法篆刻授之。自是嫻名遂播公卿間。而彥復貧益甚。海內人士。曾被武壯澤者。亦不過問挾嫻。

走天津。快快不樂。自署曰癯公。媯則旦夕歌笑慰解之。居三年。貌益澤。嘗曰。吾得媯。始知天壤間有生人之樂。陳伯嚴嘗贈以詩云。酸儒不值一文錢。來訪癯公瘴海邊。執袂擎杯無雜語。喜心和淚說彭媯。彭媯不獨憐才耳。誰識彭媯萬劫心。吾友堂堂終付汝。彌天四海爲沈吟。

吳名保初安徽廬江人
武壯公長慶仲子也

吳綬卿督辦延吉墾務時。佩邊防大臣印。駐節瀋陽。跡弛自烹。有不衫不履之概。朝飲麀血。夕走騰坡。歌臺舞榭中。無日不有其踪跡。最賞女伶尤鑫培。尤以豔媚蜚聲一時。吳旣眷之。名益著。未幾以五千金聘之。石家莊之變。吳旣遇害。尤在津門。仍理舊業矣。

吳公爵
里見前

楊蓮甫爲直隸總督。跌宕不羈。尤好戲劇。嘗呼茶送客。客未下階。輒引吭

高唱。然有季常之癖。不敢納姬妾。疾亟時自挽云。平生可入游俠傳。到死不聞羅綺香。

楊名士驥安徽泗縣人其猶子毓瓚字瑟君以詩名於時

晚清王公貴人嗜戲成癖。肅親王雅號明達。亦不能免。嘗與名伶楊小朵合演翠屏山。肅去石秀。楊去潘巧雲。當巧雲峻詞斥逐石秀之時。石秀抗辨不屈。巧雲厲聲呵曰。卽令汝是王爺也。非逐汝出去不可。四座觀者相顧失色。楊伶談笑自若。而肅邸乃更樂不可支也。

肅親王己見前庚戌夏間各省代表以請願國會集京師晉謁肅邸談次肅忽取帽擲案上大聲唱我本是臥龍岡開散之人諸代表悚然驚異肅徐笑曰諸君無爾我輩都是好朋友汝等也不說是代表我也不說是王爺趁此時光行樂耳其放誕有如此者

簡傲第二十四

王山長嘗讓杜于皇。傲慢不求友。杜云。某豈敢如此。只是一味好閒無用。

但得一枕好睡。縱有司馬遷韓昌黎在隔舍。亦不及相訪也。

王名岱湖廣湘潭人。能詩文。兼工書畫。嶽崎磊落。以氣節自命。髮甫燥。名滿海內。己卯。孝廉官學博靈。槎賦最有名。杜己見前。

陳散木才勇氣銳。落落寡合。與同好堅則金石。意所不屬。望望然去之。性嗜飲。善治觴政。生平博覽強記。每與座客會。隸事肆。應不竭。弱冠舉於鄉。久乃得官新安令。終以不肯折腰。解組歸。益獨行其意。託興於詩詞。雅好游。名山水之所在。淹留至忘歲月。家人生產不問也。

陳名世。祥直隸通州人。

汪茗文性狷介。不能容物。意所不可。雖百賁育不能掩其口。其所稱於當世人物之衆。不能數人。

汪公爵里見前。

周櫟園好客。然不耐俗士。間有過從者。周便率意與談。盡輒望其去。坐少

久輒露不快色。去又輒忘其姓字。

周公爵里見前

何蕤音與張祖望友善。或短張曰：此君遺落世事，傲慢難近。何曰：今人不少便佞，吾正喜其傲慢耳。

何名元英，浙江秀水人。順治乙未進士，授編修、官侍御。張己見前。

王邁人自京外放，事上官強項不屈，好爲其難。在官八年，不通京師一字。所遷皆極邊，命下即單車就道，不顧利害。家計蕭條，幾不給朝夕，亦不問也。

王名庭，浙江嘉興人。

萬季野在史局，周旋諸貴人間，意態倨傲，不肯稍自貶抑。其題刺則曰：布衣萬斯同。其會坐，則攝衣登首席，岸然以賓師自居。故督師某之姻人方

居要津。請少寬假。噤不答。

萬已
見前

葉星期以強項落職。時陸稼書亦被劾。葉曰。吾與廉吏同列。白簡榮於遷除矣。既歸。移家入橫山。築小圃。顏曰獨立蒼茫處。著書其中。宋牧仲中丞聞其名。減從往訪。辭不見。牧仲曰。獨立蒼茫處。能容我一立否。留二絕句而去。葉不往報也。

葉公爵
里見前

申臆盟不欲輕通貴交。惟致書汪荅文。微訊王吏部阮亭近狀。汪報之曰。吏部蕭疏簡遠。不失故武。誠吾黨第一流也。

申注王均
已見前

吳天章性簡傲。在京應詞科。馮益都相國以箚索書。吳提筆濡墨。大書二

絕句應之。不以拘守繩墨爲足恭也。馮亦不介意。

吳已見前

王白田性介澹。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志願於斯足矣。後雖以薦起。特授編修。既入官。華要而無日。不以山林爲志。旋以老病辭官。歸田後。杜門著書。當路貴人。皆前時禁廷宿侶。未嘗以竿牘及之。即故人天上。偶落雙魚。亦未嘗以寸箋答復也。

王名懋。竝江蘇寶應人。嘗編緝朱子年譜。去取精審。於年月先後尤斷斷少壯。精力專注。此書世稱爲紫陽功臣洵不誣也。

杜旭初善畫水墨花草。灑落自適。有徐渭風。性高傲狷僻。善飲。醉後落墨不肯休。遇俗客則趨避。或掩面仰臥。求一顧不可得。客恒索然去。

杜名曙。河南杞縣人。

丁敬身緜晦荒江。兀傲自負。博物工詩。尤專研金石之學。制府方恪敏愛

其鐵筆。或欲得一印以媚方。微露其意。而惡聲殷牆屋。其人驚而逸去。

丁名敬浙
江錢塘人

吳改堂性耿介。嘗作諸侯賓客。倦游歸。所居老屋一間。擁破書數百卷。夕陽映樹。四壁無聲。擘晤不輟也。遇達官名士。則以前輩自居。兀傲據上座。闔兩目如線。抗顏講論古今不稍遜。

吳名變江
蘇吳縣人

褚筠心爲沈歸愚弟子。少與趙文哲曹仁虎結社。稱吳門七子。詩宗盛唐。無宋元卑靡之習。性鯁直。和坤兼權。欲羅致之。褚傲不爲禮。和銜之。褚終身不謁銓選。曰此膝不爲權臣屈也。

褚名廷璋江
蘇長洲某

奚鐵生性豪邁不羈。與人交。披露肝膽。周人之急。傾囊倒篋。久而相忘。不

責償也。豪於飲。往往酣嬉淋漓。酒氣從襟袖間出。同席皆倦。猶左右叫喚不休。或稍避之。則大怒。座有俗客。醉後白眼睨之。繼以嫚罵。生平以友朋爲性命。然非其人不與之接。大吏或屏騶從訪之。輒拒不納。

奚公己
見前

鄧石如爲曹文敏作四體千文橫卷。一日而成。文敏歎絕。強之同入都。鄧獨戴草笠。鞞芒屨。策驢後。文敏三日行。文敏次山東。相值於開山。時巡撫以下。命吏郊迎文敏。鄧策蹇過轅門。門者呵止之。鄧怡然不屑。文敏遙見之。趨延入。讓上座。徧贊於諸公曰。此江南高士鄧先生也。其四體書皆爲國朝第一。諸公乃大驚。爲具車從。鄧仍傲然不肯同行。

鄧公己
見前

李季眉性恬曠。不樂仕進。其兄石梧嘗官總督。從子輩亦皆顯達。而季眉

乃於宅旁構園。雜蒔花木。嘯傲其中。時或賦詩與二三貧士酬唱。遇達官貴人。則白眼相加。不能須臾同座也。

李名星。漁湖。南湘陰人。其兄文恭。公。星。沅官總督。

左季高佐駱額門幕。事無大小。專決不顧。駱日與諸姬宴飲爲樂。左嘗嘲之曰。公猶傀儡。無物以牽之。何能動耳。駱但乾笑而已。嘗於夜半撰一奏草。叩駱內室。呼起讀。傲然叫絕。更命酒豪飲而出。

左駱二公。爵里見前。

朱棣垞學行高岸。張香濤督粵時。禮賢下士。首延其入幕。朱岸憤嘯詠。視一切。而張數日不出晤。朱乃留書於几。拂袖逕去。

朱名啓。連浙江人。流寓於粵。

A x 2

6.033.3x

第八卷

新

世

說

排調

輕詆

假譎

黜免

儉審

汰侈

忿狷

讒險

尤悔

紕漏

惑溺

仇隙

新世說卷七

易宗夔撰述

排調第二十五

姜如須與徐侯齋友善。嘗客吳中。一日偕入市。姜顧徐曰。桓溫一世之雄。尚有枋頭之敗。徐應聲曰。項羽萬人之敵。難逃垓下之誅。相與大笑。

姜名垓。陝西華陽人。徐名枋。江南長洲人。

順治甲午。張爾唯自京曹出守吳郡。同官龔芝麓。孫北海。曹秋岳三人。設宴為別。各攜所蓄名蹟相玩賞。張因出江貫道。長江萬里。圖誇客。相與贊羨不已。欲各裂二千五百里而分之。張大窘。孫集古句戲之云。剪取吳淞半江水。惱亂蘇州刺史腸。衆乃大笑。

張名學曾。龔名鼎孳。孫名承澤。曹名溶。

陸麗京飲陳際叔家。半坐欲起。謂主人曰。陳家惟卜晝耳。際叔弟魯季對

曰。君不聞孟公投轄耶。陸更入座。

陸己見前 陳字瞻雲浙
江錢塘縣人魯季名未詳

陸麗京嘗遭危疾。宛轉牀第間。猶喜滑稽。語陳際叔曰。奈何歲在龍蛇。陳慰之曰。正恐吳中高士。

陸陳均
見前

劉公馘棄官入蘇門。依孫鍾元。嘗築堂孫所居側。久之厭其蕭寂。棄所攜一琴於堂而去。因名留琴堂。王阮亭作留琴堂詩。其起句云。身是巢由未得閒。聞者便爲絕倒。

劉公己
見前

順康時有龔萬二郎中。同舍相狎。龔長而萬短。一日同僚畢會。龔復以短小爲謔。萬徐曰。左氏云。筮短龜長。殆爲兄言耳。

龔萬名字
均未詳

計甫草故貧士。嘗置一妾。晨夕設食。惟粗糲而已。妻張夫人謔之曰。古聞糟糠之妻不聞糟糠之妾如何。

計公已
見前

清初定制。三品以上。得衣貂及狴狓。乃任葵尊爲御史時所疏定也。王阮亭戲爲詩曰。京堂銓翰兩衙門。齊脫貂裘狴狓。昨夜五更寒透骨。舉朝誰不怨葵尊。

任公爵
里見前

宋禹域短而多髯。嘗同沈漢儀燕集。沈曰。吾爲監史。當以兩官界一人。因指宋曰。汝以主簿兼參軍。衆客皆笑。

宋名嗣京浙江仁和人
未進士官 合沈已見前

黃唐堂嘗飲范笏溪所。范舉宋人語二螯八足一團大腹。曰君姓是蟹。黃舉禮記檀弓語范則冠而蟬有綏。曰君姓是蠶。范大稱賞。

黃名之雋江南華亭人范未詳

毛大可與會侯同詣李湘北。李笑曰不謂今日初見二毛。

二毛及李均見前

有人語杜茶村曰某之生平一介不與可謂一邊伊尹。杜曰某無周公之才。使驕且吝豈非半截周公。

杜公己見前

董蒼水之子晴川甚癯其友林南華甚肥。夏日肉袒坐。林曰子真骨董。董曰差勝肉林。

董蒼水己見前林未詳

康熙辛未。奉旨開局。專修尙書。王司空顓士爲總裁。纂修協修諸員。皆特簡。一時薈萃名流。支給官物。按卷進呈。及夏秋則封達熱河行在。東華珥筆。中禁蜚聲。稽古之榮。不可一世。惟尙書卷帙無多。竣事易而撤局速。又司空頗蓄姬侍。皆有所出。平日堅持雅操。故宦囊不豐。其長君圖炳。官春坊庶子。恒以分產不給爲憂。或戲爲之語曰。尙書祇恨尙書少。庶子惟嫌庶子多。

王名顓。齡江南華亭人。康熙十五年進士。旋授編修。纂修明史。五十二年擢工部尙書。五十七年拜武英殿大學士。予謚文恭。

方南堂以族人望溪侍郎事牽連。隸旗籍。雍正癸卯放歸。容揚州。著有南堂詩鈔。其戲示小婢詩云。可能便結垂簷子。自願將爲就木身。好似遠行舟楫具。得卿來作挂帆人。

方名貞。觀江南桐城人。

乾隆時。某詞臣奉勅撰墓誌銘。誤將翁仲二字倒置。坐降通判。瀕行。高宗爲賦一絕云。翁仲如何說仲翁。十年窗下欠夫工。從今不許爲林翰。貶爾江南作判通。蓋每句末二字均顛倒也。

又某祭酒出試題。誤以珣弓作弓。珣太學生某嘲之曰。珣弓難。以作弓。珣如此詩才欠。綴標若使是人爲酒祭。算來端的負廷朝。與高宗詩異。工曲同。

高宗南巡。駕次毗陵。一日遊天寧寺。聞住持僧某僧不遵清規。因詢之曰。汝有幾妻。僧以兩妻對。帝異其言。又詢之。則曰。夏擁竹夫人。冬懷湯婆子。寧非兩妻乎。帝一笑置之。

某僧名未詳

朱石君性喜談諧。乾隆乙丑除夕。客有訪之者。問度歲事如何。因舉胸前荷囊示之曰。可憐此中空。空尙無一錢也。有頃。闍人以節儀呈報曰。門生

某某。節儀若干。朱因謂客曰。此數人太笨。我從不識其面。乃以阿堵物付流水耶。

朱公爵里見前

尹望山詩才敏捷。督兩江時。與門生袁簡齋倡和。每得句。必快馬飛傳。袁頗憚其神速。某年除夕。已三鼓矣。袁遣人持一詩至。曰。知公得句。便傳箋。倚馬才高。不讓先。今日教公輸一著。新詩和到是明年。尹乃大笑。

尹袁二公爵里見前

紀曉嵐有陸士龍癖。每笑輒不能止。嘗典某科會試。試畢。左右傳新科狀。元劉玉樹來謁。見之。便詢其寓何所。劉對曰。現住芙蓉菴。紀聞此語。忽笑不可仰。旋退入內。久不能出。有頃。命劉暫歸府第。劉退。惴惴然。他日再見。探其故。始知紀是日適成一聯云。劉玉樹小住芙蓉菴。潘金蓮大鬧葡萄

架借用小說回目作偶句。而屬對絕工。深自贊喜。遂至是耳。

紀公爵里見前

黃霽青者。道咸間詞人也。同年生某投札致候。誤書黃爲王。乃答以詩曰。江夏琅琊未結盟。甘頭三畫最分明。他家自接周吳鄭。敝姓曾連顧孟平。須向九秋尋鞠有。莫從四月問瓜生。右軍若把涪翁換。辜負籠鵝道士情。

黃名安。濤。浙江嘉善人。官知縣。能爲詩文詞賦。

曾滌生性嚴重。正而好諧謔。嘗於退食之暇。與幕僚閒話。談及才難。因太息久之。乃曰。遺大投艱。固非常人所能。然亦未可概期之賢者也。當於德行文學言語政事四科之外。別設一科。曰絕無良心科。善化何應祺時亦侍坐。遂起而言曰。明公果設此科。其以不才爲弁冕歟。曾乃大笑。

曾公爵里見前

郭意城爲湘中名儒。中興諸老咸與交好。爭欲羅致幕下。郭戀愛其婦。不能遠離。力辭不就。曾滌生嘗寄書謔之。中有云。知公麋鹿之性。不堪束縛。請屈尊暫臨。奉商一切。並借仙眷同行。當飭人掃榻以俟。迨郭至。曾乃命其適返。書則曰。燕雁有代飛之候。鴛鴦無獨宿之時。此亦事之可行者也。郭得書。一笑置之。

郭名崑。燕湖南湘陰人。嵩燾之弟也。

左季高體胖腹大。嘗於飯後茶餘。自捧其腹曰。將軍不負腹。腹亦不負將軍。一日。顧左右曰。汝等知我腹中所貯何物乎。或曰。滿腹文章。或曰。滿腹經綸。或曰。腹中有十萬甲兵。或曰。腹中包羅萬象。左皆曰。否否。忽有小校出而大聲曰。將軍之腹。滿貯馬絆筋耳。左乃拍案大贊曰。是是因拔擢之。蓋湘人呼牛所食之草爲馬絆筋。左素以牛爲能任重致遠。嘗以己爲牽。

牛星降世。曾於後園鑿池。左右列石人各一。肖牛女狀。并立石牛於旁。隱寓自負之意。及聞小校言。適與夙志符合。故大賞之也。

左公爵里見前

李芋仙有才名。工詩詞。集句成對。不煩思索。脫口而出。嘗客游河南。周翼庭太守方居祥符。宴集同人。李述在都時集句贈諸伶。皆分嵌名字。翼庭曰。吾號殊不易對。李曰。不難。即舉長恨歌一語曰。在天願作比翼鳥。良久不言。客亟詢之。李以手拍其股曰。隔江猶唱後庭花。舉座大笑。翼庭不悅。後李行時。贈貽甚薄。李告人曰。爲一聯巧對。換我三百金也。

李名士。蔡四川忠州人。久居會滌。生軍幕。生平好哭。曾嘗戲呼爲李文哀。公官至觀察使。

江建霞風流倜儻。最好談謔。然寓意甚深。嘗爲人畫絺扇。作二鼠。旁有一胡桃及花生數枚。題其上曰。老鼠哥哥。你底事終宵鬧我。臘燭已殘。油燈

又破。忍使俺無端悶坐。剛到新年。福橘烏菱。早飽哥哥肚。只騰得幾莢花生。還有胡桃一個。些些桐子。不值今宵小喫。恐教受餓。勸哥哥明日還來。預備乾糧。細嚼五更鼓。

江公爵
里見前

輕詆第二十六

錢牧齋在明季。以詩文鳴海內。居恒自命。登黃閣。修青史。爲必得之事業。乃終明世。官不踰禮尙。入清爲禮部侍郎。命修明史。而夙願漸償。未幾牽連黃毓祺詩詞一案。被逮放歸。一日游虎邱。見壁間題詩云。入洛紛紜興太濃。蒹鱸此日又相逢。黑頭已自羞江總。青史何曾借蔡邕。昔去幸寬沈白馬。今來應悔賣盧龍。最憐折盡章臺柳。日暮東風怨阿儂。即譏其出處者。爲之不怡者累日。

錢名謙益江南常熟人
明萬曆庚戌科探花

吳人有爲正錢錄者。攻摘收齋。不遺餘力。計甫草戲語。客曰。僕自山東來。曾游泰山。登日觀峯。神志方悚慄。忽欲溲焉。下山且四十里。不可忍。乃潛匿而溺於峯之側。恐得重罪。然竟無恙。何也。泰山至大且高。人溺焉者衆。泰山不知也。客躍起大罵。吳梅村聞之。頗是計言。

計公己
見前

王阮亭自淮上還。青簾畫舫。乘風南下。與汪茗文相值高郵湖。遙語曰。有事欲附致家博士。及遣信至。乃寄舫中所有第二泉四罌而已。汪以道遠稍難之。王攢眉曰。汪大乃成俗吏。

王汪二公
爵里見前

順治初。有張某以善疊假山。人共禮之。不以石工相遇。一日。吳梅村赴某。

家宴會。張亦在座。優人進院。本請點劇。吳命演爛柯山。蓋以劇中有張石匠。欲以相調也。伶人唱張石匠。諱張爲李。吳點首笑曰。甚有竅。後演至張別古寄書。有曰。姓朱的。有甚虧負你。張搖首曰。此太無竅矣。吳不覺面赤。

吳名偉業。江南太倉人。以明臣降清。官祭酒。

龔芝麓。嬖顧橫波甚。然時爲所制。一日。有僕以事至橫波室。語笑間。龔排闥入。疑其有私。謂僕無禮。罰令長跪。及龔出。橫波閉戶大哭。以長齋禮佛。不欲接見。相要。龔再三勸慰。終不啓扉。大窘。適錢牧齋以事至金陵。乞其作調人。橫波曰。渠能作孫武公。則妾亦能作葛嫩耳。錢嗒然而退。

龔已見前

徐健菴被議放歸。欲聘潘次耕於家。而顧亭林馳書尼之。其詞甚激。至云。彼之官彌貴。客彌多。便佞者留。剛正者去。今且欲延一二學問之士。以蓋

其羣醜。不知薰蕕不同器而藏也。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於其家。見彼蠅營蟻附之流。駭人耳目。至於徵聲發色而拒之。僅得自完。

徐潘顯三公均見前

趙秋谷本與王阮亭有隙。罷職後。益相輕詆。嘗游吳中。與吳修齡論詩。曰。爾來詩事。惟位尊年高者。斯稱巨手耳。時宋牧仲撫吳。聞是語。以告王。王寄詩云。尚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語極蘊藉。

趙宋王三公爵里見前

康熙丁巳戊午年。入貲得官者甚衆。繼開博學宏詞科。隱逸之士。爭趨輦轂。姜西溟太史有句曰。北闕已成輸粟尉。西山猶貢采薇人。一時以爲實錄。

姜公爵
里見前

宏博科之初開。以議修明史始。主司爲寶坻杜文端。高陽李文勤。益都馮文毅。崑山葉文敏。四公有以詩諷之者。曰。自古文章推李杜。而今李杜實堪嗤。葉公懵懂遭龍嚇。馮婦癡獸被虎欺。宿構零拚璇玉賦。失黏落韻省耕詩。若教修史真羞死。勝國君臣也皺眉。

按是科試題爲璇玉衡賦。省耕詩。

鄭寒村與潘次耕遇於柯都諫家。鄭以日向朱門乞薇蕨。夷齊陸續到皇畿。一絕詆潘。潘答以詩曰。蒲東回首事依依。欲向關西心事違。輸卻櫻桃紅一點。春風重著繡襦歸。潘詩所使之事。切合鄭姓。每句皆然。

鄭名梁。浙江慈谿人。官太守。

毛大可嘗與閻百詩論地理。語多穿鑿。百詩太息曰。汪堯峯私造典禮。李

天生杜撰故實。毛大可割裂經文。貽誤後學不淺。

毛閣注李四
公均見前

宋牧仲撫吳十九年。嘗修滄浪亭。刻滄浪亭小志。又修唐伯虎墳。然施政多不愜輿情處。其撫署東西兩轅門。榜曰澄清海甸。保障東南。時有加三字成聯句云。澄清海甸滄浪水。保障東南伯虎墳。亦謔而虐矣。

宋公爵
里見前

方望溪以古文自命。有不可一世之概。李穆堂意甚輕之。方嘗攜所作曾祖墓銘示李。纔閱一行。即還之。方恚甚。曰。某文竟不足一寓目乎。曰。然。方益恚。請其說。李曰。今縣以桐名者五。桐鄉。桐廬。桐柏。桐梓。不獨桐城也。省桐城而曰桐。後世誰知爲桐城者。此之不講。何以言文。方默然者久之。然卒不肯改。

方李二公爵里見前。金壇王若霖嘗言望溪以古文爲時文。以時文爲古文。識者以爲深中望溪之病。錢竹汀亦不滿之云。

龔明水嘗謁方望溪。望溪議論風發。龔拱聽久之。避席贊歎曰。先生不愧稱本朝第三人矣。方爲之瞿然。問第一第二何人。龔徐曰。貴老師安溪先生。令兄百川先生。非歟。方爲之不怡者竟日。

龔名未詳。浙江錢塘人。

蔣茗生臨川夢隱。好一折。寫陳眉公上場。有一七律。調笑眉公。甚至。詩云。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終南捷徑無心走。處士虛聲盡力誇。獼祭詩書充作著。蠅營鐘鼎潤煙霞。翩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論者謂茗生譏仲醇太過。不知茗生乃借仲醇以詆袁簡齋耳。所云年未四十。焚棄儒冠。自稱高隱。其事實皆與袁合。實即趙甌北控詞之先河也。

蔣袁趙三公爵里見前。

汪容甫爲諸生時。肄業揚州安定書院。山長沈祖志好爲詩。往往誇示座客。一日宴會。酒酣出詩示客。客譽之不絕口。次至容甫。容甫擲不觀。大言曰。公爲人師。不以經世之學。詔後進。而徒沾沾言詩。詩即工。何益於生民。況不必耶。沈夙負時名。聞言。愠曰。僕雖不賢。猶若師也。師可狎乎。容甫復摘三百篇疑義。叩之。沈面赤。不能答。容甫撫掌曰。詩人固如是乎。拂衣大笑出。一座驚咋。不知所爲。

汪己見前汪饒口辨好罵當代盛名之人。聆之者輒掩耳疾走。或規之。應曰。子謂吾善謾罵人乎。人得吾罵亦大難。或言吾罵某某不通者。妄耳。彼方苞袁枚輩。吾豈屑罵之哉。

阮芸臺爲編修時。遭喪家居。會公宴。與吳祭酒穀人同座。互論詩詞。吳帽忽墮。阮出句云。吳祭酒脫帽談詩。斯文掃地。吳應聲曰。阮太史居喪觀樂。不孝通天。

阮吳二公
爵里見前

嘉慶某年。翰詹大考。賦題爲正大光明殿。試後。有部郎數人小集。偶論及此題之難。而忘其韻脚。方俯首凝思。龔璣人適在座。曰。吾當憶之。俄頃則曰。長林豐草。禽獸所居八字耳。

龔公爵
里見前

道咸間。許雲巖以侍郎督學廣東。改授漕督。道出長沙。邑令某主供應。爲營辦儀仗。於官銜牌誤書漕作糟。許作詩譏之云。平生不作醉鄉侯。况復星馳速置郵。豈有尙書兼麪部。漫勞矚府作糟邱。讀書字要分魚豕。過客風原是馬牛。聞說頭銜已遷轉。武岡可是五缸州。蓋兵部尙書爲漕督兼銜。某令將由長沙遷武岡州牧也。

許名兆椿湖
北雲夢人

胡潤芝撫鄂時。候補知府續立人者。充省城保甲總局會辦。爲政嚴厲。一日出門。其肩輿中忽揭一聯云。尊姓原來貂不足。大名倒轉豕而啼。上句用貂不足狗尾續。下句用豕人立而啼也。續大怒。告之胡。胡亦以此風萬不可長。札飭首府縣嚴拿重懲。越日。續又謁胡。胡一見即拱手道歉。謂此聯乃某所戲撰者。彼有此美才。而令沈淪於下。是吾過也。已令其入幕爲上賓矣。蓋胡愛其語雋。以物色得之也。續乃不敢贅一辭。

胡公爵里見前

王壬甫主講尊經書院。資陽某生解經。釋陽字義曰。陽與多通。王批云。陽與多通。則資陽可作資多。資多有此人才。不可陽得矣。

王公己見前

曾滌生於攻克金陵時。據諸將之言。謂洪福瑱已死於亂軍中。頃之餘股

竄入湖州。左季高謀知福瑱在內。會李少荃之師環攻之。而疏陳其事。曾疑浙帥張臯其詞而怒。特疏詆之。左具疏辨。洋洋數千言。詞氣激昂。亦詆曾甚力。未幾福瑱入江西。爲沈幼丹中丞所獲。而曾左之怨卒不解。遂彼此絕音問。

會左季三公
爵里見前

蔡乃煌任滬道時。陳伯平任蘇撫。蔡恃樞眷輕陳。陳不平。適因某事下札嚴詰。蔡怒。亦騰書醜詆。以陳嗜阿芙蓉。又喜鬪雀牌。故書中有又八圈之麻雀。橫一榻之烏煙等語。陳益不堪。嚴章參劾。事下江督端方查辦。故事督撫參劾司道無查辦者。陳以樞府袒蔡。氣厥遂死。案亦漸消。當端氏奉查辦命時。語幕府此事可作燈虎。射四書一句。幕府不解。所謂端徐笑曰。厄於陳蔡之間耳。

蔡陳端爵
里已見前。

王壬甫以晚傷鵲鼠千鈞弩一聯挽陳伯平。蔡聞而恨之。然無如何也。適主之戚某以謀事來滬。上謁蔡。乃煌並贈以湘綺樓詩文集。蔡即見之。詢某曰。王某是今戚耶。醜詆其詩文。呼僕片片裂之。置火盆中。付之一炬。

王公聯語
見傷逝門

假譎第二十七

洪承疇晚年謝事。獨居侘僚。有同鄉士人往謁。洪拒不見。士人歸旅邸。無聊甚。晚間喧傳相國回拜。已至門矣。士人趨出。洪降輿握手。故作寒溫泛語。久之入。則四壁皆珠簾繡幕。華燈輝熠。庭列盛筵。肴酒備陳。洪延士人首坐。陪席者皆一時名士。既而笙管續紛。伶工畢集。演劇數齣。命酒數行。洪起告辭。士人送出。又辭讓須臾。乃登輿去。士人返舍。依然寒燈如豆。行

李蕭然。破壁頽垣。蟲聲間作也。洪蓋久蓄將略。無所施爲。聊借款客。以展其懷抱耳。

洪己見前

諸乾一與董蒼水。於重陽後作神山之會。即彭仙人棲神處也。時吳梅村在座。連遣人覓女郎倩扶。不可得。夜分。滬上張宏軒刺史來赴。投刺後。吳命以己車迎入。使者傳覆需兩車。人頗訝之。及至。則挾一衣冠少年。光豔射人。若薄雲籠月。人皆却步。且不敢詢姓氏。及移燭燭之。則倩扶也。一座譁然。

諸名詞。鄧江南。青浦人。辛丑進士。董吳己見前。

朱竹垞竊鈔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一事。人皆豔稱之。蓋其篤嗜古籍。雖事近詭譎。而仍不失爲雅人深致也。何義門曾跋讀書敏求記後云。絳雲樓

未燼之先。藏書至三千九百餘部。而遵王所記。凡六百有餘種。皆紀宋版元鈔及書之次第完缺。古今不同。手披目覽。類而載之。遵王畢生之精華萃於斯矣。書既成。扁之篋中。出入必自攜。靈蹤微露。竹垞謀之甚力。終不可見。既而校士江南。方伯龔某。遍召諸名士。大會秦淮河。遵王與焉。是夕。竹垞私以黃金翠裘。賂其侍書小史。啟扁得之。豫置善書者數十於密室。半宵寫成。而仍返之。當時所錄。并絕妙好詞在焉。詞既刻。始作書告之。遵王始知爲竹垞所詭得。甚恐其流傳於外也。竹垞乃設誓以謝之。

朱公爵里見前 錢名曾江蘇人
牧齋族孫也 藏書於述古齋甚多

侯輔之少遭家難。避居嘉興。捕者突至。逮繫登舟。侯默然。手執周易。熟視之。倦則依榜人臥。捕者以爲癡。且以紉袴少年易制也。將抵會城。各簡視行李。或登陸。意益懈。侯睨視兩岸。桑翳然無際。突起竄身桑林中。捕者出。

不意疾追不能得。夜燃炬火搜林中。侯望見火光所指。即疾避之。微行近白門。遇詰者。以周易示之。曰。我卜者也。遂脫於難。

侯名怵。河南商邱人。兩兄大司徒恂。大司成恪。蚤貴。兄子方鎮。方夏。方岳。方嚴。方域。皆以才名交滿天下。家門赫奕。莫與比輔之。和雅修飭。檢身。若寒素。不爲貴介驕蹇之態。獨好飲酒。每飲必醉。醉亦不亂性。不喜交游。意泊如也。

高澹人鬻字爲生。納蘭太傅薦入內廷。聖祖喜其才便捷。凡遇巡狩出獵。皆命高同禁籞羽林諸將校。並馬扈從。高性巧譎。遇事先意承志。皆愜帝心。一日。帝獵中馬蹶。帝不擇。高聞之。乃故以瀦泥汚其衣履。趨入侍側。帝怪問之。高曰。臣適落馬。墮積瀦中。衣未及浣也。帝大笑曰。汝輩南人懦弱。乃爾。適朕馬屢蹶。竟未墮騎也。意乃釋然。

高公爵
聖見前

高澹人以文學結主知。無論何書。聖祖偶詢及。高輒能對大意。益得異寵。

帝嘗曰。在廷博雅。可與道古者。莫士奇若。其實高以結歡近侍。探宮內起居報一事。酬金豆一。每入直。金豆滿荷囊。日暮率傾囊以出。以是內廷隱秘事。皆得聞。或覘知帝方閱某書。卽抽某書翻閱。故能對答如流也。

高初因明珠進及置身勢要。明轉向之。訪消息及歸第。則九卿之肩與塞其巷。明亦在焉。高踏步入門。若勿知久之。延明相國入語。良久始出。其餘則請俟異日。蓋聯歡內侍之效也。

田文鏡以吏員出身。素惡科目。撫河南時。一疏劾科甲。牧令數十人。王士俊適選祥符令。庭參曰。田問出身。王攢眉噤嚙。作羞愧狀。良久始對曰。士俊不肖。讀書出身。某科散館翰林也。田以爲有意刺己。益怒斥之。王知不免。回署則咨嗟太息。幕友獻計。謂詳請免除河南鹽地稅。雖罷官。尙可得名。田果疏劾。時楊文乾方爲布政使司。譎詞請於田曰。王某請免稅。欲邀譽耳。公劾免之。轉以成孺子之名也。盍少緩。田諾之。未幾楊巡撫廣東。卽

保薦王同往。以道府用。洊升兩司。田卒。王乃代其任。

由己見前王字未詳
平越人楊字未詳

袁簡齋性喜滑稽。黃廷桂督兩江時。袁爲屬吏。黃本惡儒者。謂袁曰。子號子才。以才子自命歟。袁曰。然。黃曰。然則命汝頃刻爲文可乎。袁曰。能。請公命題。黃厲聲曰。江賦。復請限字。曰。一萬。復請限時。曰。三時。袁乃研墨濡毫。筆不加點。凡奇誕字盡以意增水旁。須臾而就。黃故武夫。因傾倒曰。汝果名副其實也。

袁公爵
里見前

鄭板橋工書。自創一格。饒商某乞書。願以百金爲壽。公性桀驁。固不可以利動者。唾棄不顧。某亦無如何也。公生平酷嗜狗肉。一日出城游。薄暮歸。忽覺狗肉香。鑽入鼻孔。饑涎欲滴。即蹤香之所在。則見竹籬茅舍。柴扉半

開因徑入焉。主人方訝不速之客至。公曰。余板橋鄭某是也。適聞狗肉之香。不覺信足而入。唐突之罪。自知不免。還乞鄭靈之鼎。幸許我一嘗異味也。主人大喜。曰。久慕鴻名。邀恐不至。今能賜光。幸已。揖讓入室。公乃據案大嚼。撫腹呼飽而止。主人導入書齋。茗話。見四壁懸名人書畫。案上琳瑯滿軸。紙墨橫陳。始知主人亦精於書者。謂曰。飫君佳饌。請酬以書。主人笑頷之。公援筆狂書。腕頹始擱筆辭去。一日。公偶至某商處。見所懸條幅。皆曩在城外某處書者。大驚質商。商具以告。並出一僕曰。先生識此人乎。公視之愕然。懊喪而歸。蓋商知利不可以動公。故僞設此局以誘之。僕即當日狗肉主人也。

鄭公爵
里見前

畢秋帆撫陝時。喜搜集秦漢碑碣。值生辰。某令特獻古甄十數方爲壽。并

將甄名搨出。裝成冊頁。古雅可愛。畢見之大喜。出勞其僕曰。我生日。惟爾主所贈。特風雅。甚荷厚意。然未免勞苦矣。僕遽應曰。然。卽小人於此事。亦出力不少。畢詢其故。僕遽將其主人如何覓舊本摹倣。如何在某處定造。如何著色。如何使之剝落。如何使之生苔蘚之術。一一言之。不稍諱。畢面頰不作一語。拂袖而入。旁人皆匿笑。

畢公爵里見前

道咸間。錢子明饒於貲。好藏古器。嘗以巨鎚置案頭。曰。世有奇珍。余豈惜此。或以彝鼎書畫來者。則曰。此縱佳。猶恒有物。何取乎。一日。客攜一古錦匣至。內有物。其形似繭。而大如瓢。長尺許。色白。微見青斑。云係某宦家藏。傳世既久。子孫不知其名。并不識其用。惟承上世之囑。以故寶藏至今。聞君精於鑒古。特假一觀。冀有所示。錢因笑置之。越日。有同好某來訪。錢言

及之。某曰。嘗觀異物志。載員嶠山有冰蠶。長七寸。色黑。有鱗角。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繭長一尺。織爲文綿。入水不濡。投火不燎。唐堯時。海人獻之。堯以爲黼黻。此其是乎。若然。真無價物也。錢檢書閱之。良是。乃邀客欲破繭以驗。客不可。錢曰。驗之若合。願以三千金爲贈。否則亦以數縑之值償之可乎。客遂商於物主。議既定。乃破之。內果蠶腊。色純黑。鱗角可辨。入水不濡。客曰。今惟投諸火矣。兩家其勿悔。物主請置三千金於前。而後驗。時某亦在座。私謂錢曰。今已試數端。諒非僞物。盍減厥值而不竟其驗乎。錢然其說。遂以半價得之。既得。視爲至寶。終亦不敢入火。

錢名未詳。江西南昌人。後有洩其謀者。蓋同好者。因其言甚誇。故僞造是物。以給之。入水不濡者。塗以白蠟也。

富室詹某。胥人子也。或譏其不學。乃出資市書。不數年而東觀西園之富。不是過矣。惟是牙籤錦帙。借以飾觀。曾未寓目。同邑某羨書。賈之獲利厚。

也。乃於郡中覓得鈔本書百卷。以五十金得之。冀售善價。而詹竟不閱。卻其書。某窘。乃商於詹之戚全某。全固稍通文墨。爲詹所信任者。問某須價幾何。曰得五百金足矣。全曰。然則當售千金耳。以四百金與我。尙有百金。分給其司籍者。書當假我一觀。後七日來取。某唯唯。及期。全命易一人將書去。並授其言。且曰。如我教。價可得矣。其書詹本未閱。置而不疑。越日。全至詹處。翻閱諸本。檢得是書。佯詫曰。此籍何來。詹曰。亦欲售者。全曰。索價幾何。曰。未之問也。全曰。速與議價。遲恐爲識者所得。詹問是書何所奇。全曰。書成某代。素無刊板。世惟二部。一藏內府。一在民間。前朝某相國。懸萬金求之。不可得。不意今入賈人之手。因於架上取四庫書目提要。檢示詹。果如所語。詹喜曰。予費金鉅萬。藏書充棟。恰愧無秘本。今始得矣。未幾。某往取書。詹問值。某曰。事不諧矣。此書係郡宦家藏。爲其子弟所竊。昨已有

人踪跡至。急欲收歸。不能售也。僮曰。既不欲售。何來我家。余有例。來書不售者。照書價罰其半。是書價幾何也。某乞免。僮斬不許。某曰。若此勢必成訟。事將不可解矣。時全亦在旁。從容言曰。竊書者諒不敢歸。今姑厚賂來人。但言無踪跡可也。僮令某即往商。價固無論。某再往返。始言非千金不可。全勸僮給之。僮既得書。全曰。此宦家物。若洩於人。必滋訟累。僮遂秘之。其謀終不洩。

聞四庫書目提要所載全蓋陰抽其架上之書
嵌鈔本名僞撰提要仿原樣鑿頁以易之耳

翁叔平嗜古成癖。生平搜羅金石鼎彝之屬甚富。柄政時。有賈人齎古瓶一具求售。翁視之。古色斑斕。而其質甚輕。疑是秦漢以上物。問其值。索三千金。還以半數。不允。欲持去。翁把玩不釋手。卒以二千金購得。大喜過望。亟爲貯水養花。置酒邀賓。相與玩賞。酒數巡。一客起近瓶側。諦視之。訝其

滲漏。以手舉之。應手斷爛。客大駭。細辨瓶質。乃熏染硬紙而成者。衆大笑。翁亦爽然自失。急棄之。

翁公爵
里見前

張香濤於光緒中。以鄂督入覲。偶游海王村。瞥見一古董店。裝潢雅緻。駐足流覽。庭陳一巨甕。爲陶製者。形既奇詭。色亦斑斕。映以大鏡屏。光怪陸離。絢爛奪目。諦視之。四周皆篆籀文。如蝌蚪。不可猝辨。愛玩不忍釋。詢其價。則謂爲某巨宦故物。特借以陳設。非賣品也。悵悵歸。逾數日。張偕幕僚之嗜古者往觀之。亦決爲古代物。又欲得之。令肆主往商。未幾偕某巨室管事至。索值三千金。張難之。詢其家世。不以告。往返數四。始以二千金獲之。昇回。命工揭印數百張。分贈僚友。置之庭。注水滿中。蓄金魚數尾。一夕大雷雨。旦起視之。則篆籀文斑駁痕化爲烏有矣。蓋向之蒼然而古者。紙

也。黝然而澤者蠟也。骨董鬼偽飾以欺人者也。

張公爵
里見前

端午橋性詭譎。好嘲弄人。上海某中書者。發起一戒賭會。網羅名人不鮮。而尤企大力者爲之提倡。端正開府兩江。某中書趨謁督轅。痛陳賭害。端太息曰。誠如君言。此花骨頭亦頽喪予不少。一行作吏。茲事廢矣。惟近日盛行麻雀牌。聞士大夫皆嗜之如性命。君亦能之乎。某君曰。中書向於各種賭法。均未涉其藩籬。殊爲門外漢也。端曰。我猶髣髴憶之。麻雀牌中。他牌均四。惟白板則五。某君急辯曰。大帥誤矣。白板亦四也。端熟視某中書半晌。笑曰。足下亦個中人也。能正我之誤。大佳。語已大笑。呼茶送客矣。

端公爵
里見前

袁世凱自遷居三海。即密謀帝制。每庖人烹魚。袁命姬妾收藏鱗片之較

大者。云以製藥。後創浴池於居仁堂側。入浴後。從者刷池。輒見巨鱗數片。雜垢膩皮屑中。相傳以爲真龍。其變詐皆此類也。

袁已
見前

黜免第二十八

清初入關。薙髮令下。原任知府孔文諤。奏稱臣家宗子衍聖公孔元植。已率四世子孫。告之祖廟。俱遵令薙髮。訖。但念先聖爲典禮之宗。顏曾孟三賢起而羽翼。禮之大者。莫要於冠服。先聖之章甫逢掖。子孫世守之。是以自漢暨明。制度雖有損益。獨臣家服制。二千年來。未之或改。今一旦變更。恐於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備也。應否蓄髮。以復先世衣冠。統惟聖裁。得旨。薙髮嚴旨。違者無赦。孔文諤奏求蓄髮。已犯不赦之條。姑念聖裔免死。況孔子聖之時。似此違制。有玷伊祖時中之道。著革職。永不叙用。嗚

呼。專制國君主之淫威。固非口舌所得爭者矣。

孔字未詳山
東曲阜人

趙秋谷倚才傲物。人多憾之。未幾。而有國喪演劇之事。黃六鴻據實彈劾。先是洪太學昉思著長生殿傳奇。初成。授內聚班演之。大內演之稱善。於是諸王府及閣部大臣。凡有讌集。必演此劇。得纏頭無數。班主語洪曰。賴君新製。獲賜多矣。請張宴爲君壽。即演是劇以侑觴。凡君所交游。當邀之俱來。乃擇日治具。大會於生公園。名流咸集。而忘是日爲忌辰。黃之彈章既上。得旨。下刑部獄。士大夫及諸生除名者。幾五十人。趙其最著者也。京師有詩詠其事。所謂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是獄成而長生殿之曲。流傳禁中。布滿天下。故朱竹垞檢討贈洪詩。有海內詩篇洪玉父。禁中樂府柳屯田。梧桐夜雨聲淒絕。蕙苴明珠謗偶然之句。樊榭老人歎

爲字字典雅者也。

趙公爵里見前。洪名昇。浙江錢塘人。京師有詩三首。詠其事。其一云：國服雖除未滿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些兒錯。莫把彈章怨老黃。其二云：秋谷才華迴絕儔。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其三云：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裏游。抖擻香金求脫網。聚和班裏製行頭。周王廟祝者徐勝力編修嘉炎是日亦在座對簿時賂伶人詭稱未週得免徐豐頤修髯有周道士之稱也。

彭古愚抗疏敢言。直聲震朝野。康熙三十三年。劾順天學政李光地。聞命在任守制。不哀痛力請終喪。僅乞假九月。悖理乖情。應罰令離任。留京終制。疏下九卿議從之。

彭名鵬。福建古田人。順治十七年舉人。康熙十三年授三河知縣。每治獄發摘如神。吏民不敢欺。二十八年行取授給事中。建議甚多。累官至廣西巡撫。

郭華野爲御史時。嚴劾河督靳輔。少詹高士奇。都御史王鴻緒。編修陳元龍。王瑱齡等。皆罷免之。然如靳文襄。高文恪。陳文簡。王文恭。皆號稱名人。

郭公痛詆之。論者或謂少過。然帝既不以為非。用作敢言之氣。而為所劾者。亦未嘗以一青掩大德也。

郭公爵里見前

郭華野之劾明珠也。徐健菴實陰風之。明珠既罷相。其黨徧布中外。欲殺健菴兄弟以洩憤。於是江督傅臘塔。劾立齋子姪交結巡撫洪之傑。招搖競利。立齋具疏力辯求去。帝許之。即日辭朝。舟過臨清。關吏大索。雖醬餚之屬皆發視。僅得圖書數千卷。光祿饌金三百而已。皆嘖嘖歎清官不置。

徐健菴立齋二公爵里見前

張敬菴撫江寧。夙重陳滄洲。事無鉅細。皆與裁決。總督噶禮。與巡撫有隙。益忌陳。密奏陳所作虎邱詩為怨望。字箋句比以周內之。錮陳於鎮江初。陳謁總督白事不跪。噶禮怒呵曰。知府生死我手。何敢爾。陳曰。果有罪。雖

幸賜寬假。寸心具有鈇鉞。如其不然。君主之百姓安之。生死不在公也。徐步出。噶禮遂必欲死之。部議削籍戍黑龍江。仍得旨來京修書云。

張陳二公
爵里見前

張硯齋於世宗賓天時。奉遺詔配享太廟。乾隆十四年。堅請致仕。召見時。奏及配享事。謂上年奉有從祀元臣。不宜歸田終老之諭。恐身後難邀異數。外間亦有此論。免冠叩首。請帝一言以爲券。帝問外間議論爲誰。公對史貽直即有此論。帝知公素與史公不治。遂允特頒諭旨。竝賜詩以安其心。翼日公當入謝。適大風畏寒。恃恩眷有素。令仲子若澄齋摺奏謝。未親詣宮門。帝不懌。將傳旨詰問。次日公早至。帝疑軍機處有洩漏者。屢降旨切責。下廷臣議奏。且曰張廷玉之罪固在於不親至謝恩。尤在於面請配享。其面請之故。則由於信朕不及。廷玉事朕十有四年。朕待羣臣。事事推

心置腹。而伊轉不能信。忍爲要挾之求乎。廷議以公大不敬。請奪爵職。留京待罪。公具疏引罪。有旨削伯爵。以大學士原銜休致。

張公爵里見前。家居六年而卒。壽八十有四。既卒。仍得與侑享之典。聖主優老。成全國體。可謂恩禮始終矣。

李穆堂愛才如命。以識一賢。拔一士。爲生平大欲之所存。形迹嫌疑。坦然不計。辛丑會試。用唐人通榜法。名宿網羅殆盡。至以此奪職。公終不以爲非。會詔舉鴻博。公已薦六人矣。東於例。乃取夾帶中姓名。廣託九卿。有吳江王藻者。尙無舉主。浼門下士孫副憲國璽荐之。孫有難色。公大怒。責其蔽賢。孫跪謝。允荐乃已。語聞。坐妄舉。鐫二級。

李公爵里見前

張得天以刑部尙書爲撫定苗疆大臣。久無功。八月。高宗卽位。命張來京。以湖督張廣泗代之。詔曰。從前經理苗疆。原係鄂爾泰獨任其事。後來逆

苗煽動。張照在京時。見皇考申飭鄂爾泰。遂以私意揣度。過甚其詞。彼時廷議新疆不可棄。張照亦預議。皇考深以爲然。今張照以爲密奉棄置之諭旨。轉告哈元生。殊屬乖謬。可諭張廣泗知之。嗣廣泗劾公立意阻撓。詔落職逮問。論死。特旨原之。命直武英殿修書。

張公爵里見前後
仍擢刑部尙書

高宗駐蹕盛京。祇謁陵寢。以祭器潦草錯誤。革盛京禮部侍郎世臣職。又以世臣詩稿。有霜侵鬢朽。歎途窮之句。諭謂卿貳崇階。有何窮途之歎。彼自擬蘇軾之謫黃州。以彼其才其學。與軾執鞭。將唾而箠之。世臣詩又有云。秋色招人懶上朝。諭謂寅清重秩。自應夙夜靖共。乃以疏嬾鳴高。何以爲庶僚表率。詩又云。半輪明月西沈夜。應照長安爾我家。諭以盛京爲豐沛舊鄉。世臣不應忘卻。嚴旨斥責。即令滿員官盛京者。各書一通。懸之公

署。

世臣字未詳滿洲人

嘉慶丁卯。以誕育皇長孫。中外大臣。皆具摺陳賀。提督仙鶴齡摺中。乃用誕降重熙。承華少海。玉質龍姿。前星拱極。本支百世。派衍東宮。諸語。帝震怒。將仙鶴齡及擬稿之營書郭裕昆。改擬之幕友石先機。先後降旨褫職。治罪有差。

仙字未詳滿洲人。爲湖南提督

宣宗勤於政事。披覽章奏。常至夜分。某日。有寵妃取而裂之。翌晨遣出。然亦不加以他罪也。

妃名未詳

林少穆總督兩廣。以焚英吉利鴉片事。爲忌者所中。卒不安其位。而議成。

道出陝西。門下士某迎謁之。竊爲不平。見公談笑自若。不敢言。退謁鄭夫人。曰。甚矣此行也。夫人曰。子母然。朝廷以汝師能舉天下大局付之。今決裂至此。得保首領。天恩厚矣。臣子自負國耳。敢憚行乎。

林公爵里見前

寶竹坡爲侍御時。與張香濤。張幼樵。陳伯潛。盛伯熙。齊名。抗疏致言。京師目爲清流黨。後因張幼樵失敗於馬江。名流氣沮。寶時爲浙江督學。娶江山船妓女。復上疏自劾狎妓曠職。部議奪官。歸京後。往來西山。以詩酒自娛。灑然有遺世之念。嘗有句云。微臣好色誠天性。祇愛風流不愛官。其侘僚可想。

寶公爵里見前當時有詠其事者盛傳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之句

閻丹初以光緒辛巳與張香濤同被召命掌戶部。知遇之隆。一時無兩。旋

入樞府。忽失慈眷。此中蓋有秘密之關係。論者謂慈禧太后。方興三海頤和園之役。而閻各不與歟。以此惡而逐之者。猶是皮相之論也。初閻極敬戚畹某上公之清節。某上公亦極意交驩。閻遂力請以某上公為滿尚書。冀收和衷共濟之益。某上公既為尚書。則又進福銀於閻。閻亦器其才。奏為戶部侍郎。以自副。某上公與福既同得志。遂朋比而傾閻。所以齟齬者備至。閻遂以此積失慈眷。不得不求去矣。

閻公爵里見前。初以久疾請解機務。專辦部事。疏上。遽得請。都不至署。莫喻其故。此時閻雖管部。而權力已大。遜為尚書。時故常請假。不至署。會江西布政使李嘉樂署陝西布政使。李用清被疆臣劾。能二李皆一時廉吏。為閻所舉。閻方在告。遽奏辨。贛陝兩撫之誣。請收回成命。疏入奉旨。嚴行申斥。責以不諳國家一體制。公於是遂決浩然之志矣。及其卒也。僅贈太子少保銜。一切輔臣恩澤。俱不得與焉。

翁叔平之去官。言人人殊。其實甲午戰後。慈眷尚隆。其失眷在丁酉秋冬之間。是年九月間。有旨交戶部提款百萬。搭排雲殿綵棚。以萬壽期近也。

翁持不可。內務府大臣希后旨。遽撥百萬與之。后意甚怒。逾月。太后召見內府大臣時。尙申申詈翁不置也。未幾。翁竟開缺。或謂爲剛毅所斲。康有爲所牽累。事誠有之。然其遠因實在於此。

翁公爵里見前頤和園一綵棚之價何致需百萬之鉅緣排雲殿爲頤和園內最宏廓之處殿前方廣數十丈以四柱支棚上用金線織成之。緞雜奇花異卉珍禽奇獸四週以金玉壽字相間絡繁卽從實銷也。亦須三四十萬宮中興作以三成到工爲正例此棚尤爲實用實銷也。清季宮闈之豪華實出人想像之外然翁素恂謹宦京多年何以鋒鏑暴露如此蓋亦有激而然甲午之後常熟主戰合肥和其事世人之所知也。戰敗和常熟派人頗以喪師失律咎合肥派助修頤和。乞和由於海軍戰敗由於籌備未周連年海軍經費竭大半助修頤和。園事實本係如此常熟無以難之自是急激之舉一念之萌幾致殺身然若文芸閣之徒又慫恿之是以有此急激之舉一念之萌幾致殺身然其心事則昭然可揭日月也。

光緒末年。瞿子玖方罷職。岑雲階亦謝病。張香濤與袁慰亭新入軍機。事推袁專主。首席軍機慶親王奕劻亦言聽計從。張以無事。日集名流。以

詩鐘自娛。一日為詩鐘之會。袁與慶均在座。張特拈蛟斷二字。有粵人蔡乃煌者。以湘省道員挾金入都。希大用於末座。應聲云。射虎斬蛟三害去。房謀杜斷兩賢同。下句指袁張交驩。上句即影射瞿岑也。慶袁張皆大悅。即日擢放蘇松太道云。

蔡己見前後以忤載澤去職。民國成立。蔡復來京。希起用。袁氏鄙其為人。頗不理之。一日。蔡復集客為詩鐘。拈申鑑二字。客曰。今時未必能申。慶往。事真堪作鑑。龜蔡失色。不語。翌日。僕被出都。覆觀兩事。誠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者也。

楊蓮甫既死。朝旨命端方署直督。端自負才略。出語尖薄。戲侮屬僚。屬僚恨之。會慈禧奉安。隆裕后扈行。端沿途遣人拍照。又藉陵寢樹木。安設電線。屬僚囑李國杰嚴摺參之。以廷議落職。端家居。意甚不懌。有某朝士獻詩。為之開脫。詩云。高廟何曾盜玉環。長林坏土穩如山。漢家若用張廷尉。定把無名法令刪。端得詩大喜。立贈重金。

端楊二公爵
里均見前

袁世凱在軍機時。專擅政權。醇親王載灃。後入軍機。幾如伴食中書。袁亦不甚禮之。載灃滋不悅。未幾。德宗晏駕。慈禧亦崩。宣統帝入承大統。廷議以載灃監國。袁見局勢忽變。遂以足疾請假。大喪尙未告竣。詔袁回籍養病。當袁鼎盛時。內而親貴及各部尙侍。外而各省督撫。幾無不如蟻附羶。洎一朝罷免。恐尙有不測之禍。前門登車時。自嚴修楊度外。無敢送者。世態炎涼。亦可慨矣。

袁己見前 嚴字範 蓀直隸人
時爲學部侍郎 楊己見前

儉嗇第二十九

王子雍祭墓。不用牲牢。嘗以蔬果代之。人有言其過儉者。王曰。今以宰相祭墓。誠爲太儉。日後子孫儕於庶人。則易於措辦。若敖氏之鬼。可不至餒。

也。

王名熙順天宛平人順治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累官至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年七十有六卒於家予諡文靖

湯潛菴爲蘇州巡撫時。夫人及諸公子皆衣韋布。行李蕭然。夏日從質肆中易苧帳自蔽。春野齋生。日采取和豆羹。民間至呼爲豆腐湯。偶閱簿見某日市隻雞。公愕曰。吾至吳未嘗食雞。誰歟。市者僕曰。公子公立召公子。跪庭下。責之曰。汝以爲蘇州雞賤如河南耶。汝欲啖雞。便當歸去。焉有士不能嚼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並笞其僕而遣之。

湯公爵里前以康熙二十二年授蘇州巡撫重修泰伯祠及范文正周忠介二祠朔望往謁禁婦女遊觀胥吏倡優毋得衣裘帛燬坊刻淫詞小說諸無賴爲民害者悉痛除之

于北溟自江防遷閩臬。舟將發。趣人買蘿蔔數石。或笑曰。賤物耳。何多爲。公曰。沿途供饌賴此矣。其自直隸赴江寧也。與幼子賃驢車一輛。袖錢數

十文。食宿投旅舍。未嘗煩驛遞行館也。在制府署。日惟啖青菜數把。江南人至呼爲于青菜。諸子冬衣褐。或木棉袍。未嘗製一裘。僕從無從得茗。則日採衙後槐葉煎之。卒之日。寮吏入哭。見牀頭敝笥中。惟綈袍一襲。鞞帶二事。堂後瓦甕米數斛。鹽鼓數盎而已。

于公爵里見前

趙慎旻嘗令商邱。時白太夫人就養官署。寄家書購物。僅紅頭繩一兩。胡粉一匣。由偏沅巡撫迎駕清江。往返所用。僅白金五十耳。

趙公爵里見前

張敬菴歷官二十餘年。所至以節儉率屬。撫閩時。官廨帷幕皆錦繡。悉命撤去。奢侈之風爲之一變。

張公爵里見前

朱可亭撫浙。除供億。減儀從。食糲衣粗。諭民嫁娶之節。里黨賓婚宴會止。五簋俱有常品。人呼爲朱公席。偶出行。見一婦盛妝。問其夫爲賣菜者。命入署。使人導之至厨下。問誰爲夫人。時夫人與女奴雜作。婦莫之辨。指示之曰。炊者夫人也。命留侍夫人午飯。饌惟蔬菜。食畢。命之出。

朱公儻里見前

汪周士性極儉約。有質庫在茗溪雲間。徒步往來。按行執事。人有衣美服者。聞汪至。必敝素而出。姻黨具常饌。欣然一飽。或設盛筵。則不樂。嘗曰。財當爲有用。徒侈衣食。是委諸壑也。

汪名文桂。桐鄉人。康熙戊子己丑間。邑中旱澇。相繼設粥廠。立藥局。全活甚衆。丙午被水災。首倡振濟。以食飢民。蓋一鄉之善士也。

先農壇在京師永定門內之西。周六里。繚以垣。歲三月。帝率王公九卿躬耕。舊制設綵棚於田。高宗頗崇儉德。乾隆戊寅。上諭藉畝所重勸農。黛耜

青箱。畚鍤蓑笠。咸寓知民疾苦之意。而設棚懸綵。以庇風雨。義無取焉。吾民涼雨犁而赤日耘。雖襪禊之尙艱。豈炎濕之能避。且片時用而過期徹。所費不啻數百金。是中人數十家之產也。其飭除之。此後遂爲定例。

按耕藉之樂不同他典所用有腰鼓拍板所歌皆御製
禾詞每歌一句偃旗一次上四推舉諸王及諸臣始耕

邵學陞出撫江蘇。妻不衣帛。旁無姬侍。客至。魚菽蕭然。人多議其矯。及卒。諭祭使者至門。隘巷不足容肩輿。則步以入。矮屋不足以容廣筵。則畢事於簷溜之下。

邵名基浙
江鄞縣人

陳榕門爲冢宰時。椽吏日呈小摺。陳於其無字處。皆裁取之。時方修則例。每卷批駁之小簽。皆此紙也。又外僚書稟。率用紅紙手版。陳答書訖。裁其銜名還之。餘紙留作別用。時賢以爲有陶公竹頭木屑之意焉。

陳公爵
里見前

朱石君崖岸峻絕。一介不取。歷官中外。無敢以苞苴進者。及陟正卿。清貧若寒素。某歲新年。值大雪。往賀裘文達公。曰。修。裘見其所衣。爲棉袍。桂。乃曰。范叔何一寒至此。某欲效古人。以綈袍贈君。即呼僕入內。取貂裘一襲。奉之。公辭謝曰。良友多情。固所深感。然朱某固一介不取。生平未嘗失節。且貂裘亦僅壯觀。若云禦寒。則已著重棉矣。君不見道旁雪中。尙有多數赤身僵臥者乎。裘急謝過。呼僕持貂裘付質。以質價購棉衣數十襲。至市給貧民。

朱公爵
公見前

劉繩菴官工部侍郎歸。買宅僅數楹。自後二十年。未嘗益一椽半壁。衣履極垢敝。不改作。而盛服以朝。曰。吾不敢褻朝章也。王侍郎蘭泉爲樞曹時。

嘗以要事繕疏稿。夜半詣公。公起然燭。操筆點定。時仲冬寒甚。公呼三公。子具酒脯。而厨傳已空。僅得白棗十餘枚。侑酒。其清儉類此。

劉公爵里見前。居海澱。賜園每退朝。寂不聞聲。同人覘之。則方飯。脫粟已手一編。兀坐器具。痛略蕭然。如布衣時。

王書城操守廉潔。屢歷臚仕。貧如故。每早登朝。家不舉火。偕幼子同輿往。入內進餐。惟市餅餌數枚。令其子坐輿中食之。充飢而已。履親王與之善。嘗傾助之。辭不受。曰。忝在九列。不敢與王有所交結也。

王名安國。江蘇高郵人。雍正二年會試第一。以一甲第二人。賜及第。授編修。累官至吏部尚書。管工部事。自巡撫入為尚書。起居服御猶寒素。自公退食。弱禿管點。竄丹黃。在著述。專以經學訓子。孫不雜世事。中年喪偶。無姬侍。門館寂然。子念孫最有名於時。

董益甫強毅不阿。任川藩時。俗尚華侈。董力矯之。務為儉約。每公宴。誠不用優伶。總督勒保以春酒召。董至門。已通刺矣。聞音樂聲。即返。勒為之撤樂。乃復至。飲盡懽。風尚為之一變。

董公爵
里見前

乾隆末和珅當國窮極奢侈翰苑部曹多效所爲衣袿袍褶爭妍鬪奇其
悃悃無華者皆視爲異物惟劉石菴敝衣惡服周旋班聯中曰吾自視衣
冠體貌無一相宜乃能備位政府不致隕越者何也寄語郎署諸公可憬
然矣。

劉公爵
里見前

湯敦甫性質樸悃悃無華官詞林時寓光明殿左廊房爲童子師及任祭
酒尙居地安門外文昌宮後躋卿貳不蓄車入朝則賃諸市一僕跨轅而
已最惡裝飾來子庚觀察入都見其冠有飾故問何物答以寶石曰寶當
藏之於心不在冠也。

湯公爵
里見前

曾滌生承其祖竹岡公早掃考寶書蔬魚豬之八字家訓治家力崇節儉。駐師安慶時。歐陽夫人及其家婦劉氏在署中。每夜同紡棉紗。以四兩爲率。二鼓後即止。一夜不覺至三更。長子劼剛已就寢矣。歐陽夫人謂劉氏曰。今爲汝說一笑話。以醒睡魔可乎。有率其子婦紡至夜深者。子怒詈。謂紡車聲聒耳不得眠。欲捶碎之。父在房應聲曰。吾兒可將汝母紡車一并捶之爲妙。翌日早餐。公爲笑述之。坐中無不噴飯。

曾公簡里見前時有鄧伯昭孝廉者性古執在江達川方伯幕中聞之贊歎謂可以破除官場家人驕惰之習力勸方伯製紡車強其夫人效之終日不能成一紗人笑以爲迂

彭雪琴力崇儉樸。偶微服出。布衣草履。狀如村夫子。巡閱長江時。每赴營官處。營官急將廳事陳設之古玩。及華煥之鋪陳。一律撤去。始敢迎入。副將某以千金購玉鐘。聞公至。捧而趨。砰然墮地。公見之。微笑曰。惜哉。副將

悚伏。不敢仰視。嘗飯友人處。見珍饌。輒蹙額。終席不下箸。惟嗜辣椒及豆醬。有人謁之於西湖退省菴。公衣繭綢袍。加羊皮外褂。已裂數處。冠纓作黃色。室中除筆硯外。惟竹篋二事。久之。命飯園蔬數種。中置肉一盤而已。

彭公爵里見前

閻丹初性喜儉樸。撫山西時。躬御布袍。所著鞋。下緞上布。其夫人紡績於大堂之後。僚屬詣謁者。惟聞煖閣旁機聲軋軋而已。冬月衣溫絮袍。出示僚屬曰。此中之絮。內人所手彈也。

閻公爵里見前。將至山西。語其戚某曰。宜多攜搭連布。此布至粗且厚。抵任首製。以為袍褂。屬員有用綢緞者。輒斥之。謂方今軍書旁午。汝輩何尚奢侈。審如此者。必多財。可捐資充軍餉。屬員等乃皆以搭連布為袍褂。所攜布且盡。價大漲。有知縣某新到省。徧假華貴之衣及佩物。服以入見。公責其奢。對曰。卑職初到。購此種衣物。價甚廉。購搭連布。價乃倍之。實無多金。以購彼故。服此入見。雖被參劾。亦不敢避。公慚。不復語。自後雖有著綢緞者。亦不敢詰矣。

衛靜瀾撫浙。以節儉著稱。其便服多補綴痕。蓄一羊裘。鞞矣。衣以見客。不易也。夜於簽押房閱文牘。案僅竹燈檠。熒熒如豆。嘗召客晚餐。肴三盞。客出。方呼燈送。僕以無燭對。客逡巡去。一日。其僕購燒餅油條二大棒。幕僚問之。則曰。今爲夫人誕辰也。

衛名
榮光

汰侈第三十

吳三桂奢侈無度。後宮之選。殆及千人。公暇輒幅巾便服。召幕中諸名流。讌會酒酣。三桂擲笛。宮人以次高唱入雲。旋呼頒賞。則珠玉金帛堆置滿前。諸宮人相率攘取。三桂輒顧之以爲樂。

吳己見前。吳又輕財。結客寧都會。應遷於吳。有恩其子。傳燦游滇。吳以十四萬金贈行。巡撫袁懋功。內召饋以十萬金。李天洛予告亦以三萬金爲贐。知縣以上官有才望。素著及儀表偉岸者。皆令投身藩下。蓄爲私人。

顧威明之曾祖。明時官少參。富而好禮。曾出十萬金。置義田四萬八千餘畝。合郡皆食其德。事聞於朝。命復其家。再傳以後。家漸落。至威明已饘粥不給矣。朝廷忽下所司。盡還其產。威明性喜博。又酷好劇。以窶人驟擁多金。遂聘四方伶人。演湯臨川牡丹亭記。有一伶工飾杜麗娘。已蓄鬚矣。進曰。俗語去鬚一莖。價米七石。倘不吝。乃從命。威明撫掌笑曰。此細事耳。即令一青衣從旁數之。削鬚四十餘莖。立取白粲三百石。送其家。

顧名未詳。江蘇松江人。後不四五十年。以逋賦爲縣官。所拘縊死於獄而四萬八千餘畝之田不可考矣。

景三岳豐於財。嘗出重資。爲人排大難。人呼爲景三俠先生。其子亭北。性亦磊落。不拘小節。嘗集畫舫數十。招詩人酒徒劍客。遨遊禾中之鴛鴦湖。故通音律。方圍飲。援笛作數弄。聲高入雲。有奴曰青猿。最趨捷。酒酣耳熱。起射林薄間。命青猿即取箭爲樂。赴友難。白晝刃人都市中。散萬金如流。

水。難得紓。家業如洗。猶自侈以爲豪。

景名邦鼎浙江仁和人
亭北名星杓布衣

尙之信。酗酒嗜殺。壺罇杯斝。與弓刀矛戟之屬。隨其所至。必兼攜以行。坐則牛飲。醉必殺人。深宮靜室。無以解醒。即引佩刀刺其侍者。雖寵僕豔姬。亦癢瘡滿體焉。性喜蓄狗。築狗房。設狗監。監之下。隸以健兒數十人。閱旬必縱之出府。所過屠肆。例應各給豕肉飼之。街中人狗塞途。行者辟易。一夕聞有鬩聲。亟呼監往視。監遇瘈狗而奔。不敢復往。之信大怒。命左右割監肉啖狗。肉盡而止。又取民間子十五以下者。爲把竿之戲。二竿長大。以簣篋爲之。龔節瑩皮。其光可鑑。教之攀緣上下。盤舞竿頭。之信把盞觀笑爲樂。其習技未熟者。多至顛隕。或穿腹折肢。恬不介意。

尙封俺達公平南
王可喜之長子也

耿精忠初開靖南王府於粵東。門前兩獅。必用玉白石琢成。而石以星巖者為良。乃飛檄肇慶。行高要縣取之。楊自西為邑令。承命開鑿。督促頻煩。斧斤丁丁。晝夜不得息。僅獲胚石二具。駕以艤舡。行至峽口。舟不勝載。與石俱沈。復命更取其督愈亟。藩官日喧詢於堂。令惟俯首隱忍而已。

揚名雍正建浙江人未幾內擢兵垣疏言粵東不堪兩王條其累民之弊二十餘事因遷耿於閩後其府已開將軍第而狎獍列峙於門者猶是楊令經營之石也

順康之時。海內富室。以季姓為最。季氏居季家市。族人三百餘家。皆有複道。門戶可通。每夜擊柝巡行者。至六十餘人。蓄女樂兩部。服飾至值百萬。滄葦侍御。以藏書著清初者。即其族也。

季氏江蘇泰興人滄葦名振宜

亢氏籍山西。相傳李白成西奔時。所攜資重。皆棄之山西。盡為亢氏所得。

遂以起家。富甲天下。康熙中。長生殿曲本初出。亢氏家伶。即能演之。器用衣飾。費銀四十餘萬。他舉稱是。

山西至今談富室猶推亢氏爲巨擘云

京師祝氏。業米起家。康雍之時。富逾王侯。其巨屋千間。園亭瓌麗。游十日不能竟。

現今京兆祝氏尙多富人米市胡同疑即其遺址也

懷柔郝氏。膏腴萬頃。喜施濟。乾隆帝嘗駐蹕其家。進奉水陸珍錯。至百餘品。其他王公近侍。及以輿僮。皆供食饌。一日費至十餘萬。

郝氏未幾即中落然變置器皿爲值猶數百萬云

陝西尉遲氏。積資無算。鑄銀如甄式。以四健兒舁之。不能動也。散置牆陰。不加檢點。所居儼然城郭。有四門。不時啟閉。藉防寇盜。仰給於其家者人

數萬。皆自稱奴隸。

尉遲氏爲尉遲敬德之後

王竄望撫浙時。奢淫無度。喜食驢肉絲。厨中有專飼驢者。蓄數驢。肥而健。中丞食時。傳言。焦驢肉絲。則審視驢之腴處。剗一瓣。烹以獻。驢剗處。血淋漓。則以燒鐵烙之。血卽止。其食鴨也。必食填鴨。填鴨者。飼鴨不使鴨動。法以鴨入瓦鑊中。以泥封之。使鴨頸伸於鑊外。用脂和飯飼之。鑊底留孔。遺糞。六七日。卽肥大可食。美嫩異常。王偶欲食豆腐。則殺兩鴨。熬湯。煮腐。以獻之。寵妾甚多。籍沒時。篋有四足褲。繡字於上。曰鴛鴦褲云。

王以資郎起家。累官至浙江巡撫。丁艱。以督辦海塘奪情視事。又不遣眷。回籍三保督。區惡其蔑倫。密疏劾之。王因獲罪伏誅。

查小山官京師。席先世業。稱巨富。性奢侈。京師以三牒子呼之。一生取精用宏。不下數百萬。飲食供張。視何曾石崇。不啻倍蓰。喜蓄硯。石質溫潤。琢

磨精工。銘刻皆前代名人。雖真贗參半。要以物聚所好。又不惜重價。積數十年。選其尤者百方。裝潢藏弄。所費累巨萬矣。晚年家落。一日取所藏硯質千金。徧歷歌臺舞榭。金盡矣。歸入門。思贖硯無期。悲極號咷。既而曰。千古之能散財者。當以查小山爲第一人。復縱聲狂笑不止。查敬禮名士。聞張船山太守詩名。延爲上客。張醉後。時詈之。不以爲侮。每送新詩一卷。輒餽五百金爲潤筆資。

查名有拆浙江海寧人稱其名或不知小山則中國皆知三牒子則外國靡不知也

乾嘉盛時。鹽綱徧天下。而以揚州爲總匯之區。業鹺者競尙奢靡。凡宮室飲食衣服輿馬之所費。輒數十萬金。有某姓者。每食。庖人備十數席。臨食。夫婦並坐堂上。侍者置席於前。茶麪葷素等。凡不食者。輒對之搖首。侍者審色。則更易他席。有好馬者。蓄馬數百。每馬日費數十金。朝自城中出。暮

自城外入。五花燦著。觀者目炫。有好蘭者。自門以至內室。置蘭殆遍。一盆或至數十金。或以木作裸體婦人。動以機關。裝烟遞茶。座客往往為之驚避。至其所延之賓客。所蓄之奴僕。支給月俸。初不為厚。乃不數年而悉致小康者。則以每一奉命採辦貨物。沾溉甚多。且凡隸門籍者。主人必次第使之。不令向隅也。

其先以安麓村為最盛。後起之家。則更奇矣。有欲以萬金一時費去者。使門下客以金盡買金葉。載至鎮江金山寺塔上。向風颺之。頃刻而散。沿緣草樹間。不可復收。又有以三千金盡買蘇州不倒翁。傾於水中。水道為之塞者。有喜美貌者。自司閤。以至竈婢。皆選十數。齡清秀之男女。或反之。而盡用奇醜者。自鏡之。以為不稱。毀其面。以醬塗之。有好大者。以銅為溺器。高五六尺。夜欲溺。起就之。一時爭奇鬪異。不可勝計。

黃均太為兩淮八大鹽商之冠。晨起餌燕窩。進參湯。更食雞卵二枚。一日無事。繙閱簿記。見卵二枚。下注每枚紋銀一兩。黃詫曰。卵值即昂。未必如此之巨。呼庖人至。責以浮冒。庖人曰。每日所進之雞卵。非市上購者可比。

每枚一兩。價猶未昂。主人不信。請別易一人。試嘗其味。言畢告退。黃遂擇一人充之。其味迥異於昔。一易再易。仍如是。意不懌。仍命舊庖人服役。翌日以雞卵進。味如初。因問曰。汝果操何術而使味美若此。庖人曰。小人家中。畜母雞百頭。所飼之食。皆參朮耆棗等。研末摻入。其味故若是之美。主人試使人至小人家中一觀。卽知真僞。黃遣人往驗。果然。由是復重用之。

黃之名字未詳
均太其商號也

汪太太當高宗幸揚時。與淮之鹽商先數月。在北城外擇荒地數百畝。仿杭之西湖風景。建築亭臺園榭。以供御覽。惟中少一池。太太獨出十數萬金。夜積工匠鑿之。池成而翌日駕至。高宗大讚賞。賜珍物無算。由是太太之名益著。門下多食客。有求於太太者。咸如願以償。嘗演劇自遣。賞賜伶人甚鉅。

汪太太者鹽商石公之妻也石公既歿內外各事歸其主持故人稱為汪太太

和坤貪贖枉法。僭侈踰制。世多知之。相傳和每日早起。屑珠為粉。作晨餐。餌珠後。心竅開朗。諸事了了。凡已舊及穿孔者。屏不服。即服之亦無效。珠價極昂。一粒二萬金。次者萬金。

時有吳縣珠賈石某專司其事牟利甚厚藏珠之法搓赤金箔為丸裹以綿襲以錦囊貯以精美小篋海上採珠者日涉風濤得美珠必投石以時獻和

高谷蘭嫁女於張。得天。新婚。廟見後。循例視庖。張父語之曰。廚下諸人。執事尚勤否。曰。甚勤。然未免太勞。即如執爨一役。傳薪必再四。翁曰。媳家不。如是乎。曰。媳家止架薪於徑。將熄則以膏沃之。其奩贈甚豐。即圖章亦一千具。玉石晶瓷咸備。他物稱是。一日。張赴座師家祝壽。帽珠為人竊。父性嚴。慮有呵責。乃謀諸婦。婦云。珠本二顆。每顆三千金。一裝君帽。一綴余幘。

無辨也。張大喜。然苦珠祇一穴。命婢以錐穿之。不入。擊以石。珠裂爲二矣。歲餘舉一子。谷蘭貽外孫者。有正龍頭刻絲納百幅。婢媪即以供兒溺焉。

高名未詳。澹人之子也。與陸雙柑善。陸荐一客往高方內。值旬餘不見。供給至腆。一日接見。語之曰。有所欲。幸以告。雙柑與我一也。客乃請曰。願効力門下。高呼紀綱來。囑之。則對曰。府中事。有主者。惟近畿蘆臺一帶。逋租已及三萬。無暇料理。但瑣甚。無以爲也。高俯仰久之。語客曰。敬以奉煩。可乎。客曰。幸甚。乃檢點而往。客頗練事。往索月餘。得五千。造册。篋金歸。又候之。旬餘。復得見。奉册呈。金方將。陳說高。略一勞苦。初不省。視絮。蹙久。之。客曰。此後當漸有生色。高搖首曰。何可再也。重勞長者。殊深惶悚。卽以五千金爲壽。幸勿嫌也。客拜賜而歸。小康矣。高一身揮霍。及沒。張挽以詩云。文人承世寵。弱冠紫宸前。性命杯中酒。生平語外。禪會揮萬鎰。盡不着。一絲牽。誰最傷。知己詩人孟浩然。浩然以況雙柑。紀實也。子孫漸中落。

嘉慶時。兩淮鹽政。以阿克當阿爲尤侈。任淮鹺。至十餘年。人稱爲阿財神。過客之酬應。至少無減五百金者。阿所藏書籍字畫。值三十萬金。金玉珠玩。值二三十萬。花卉食品几案。值十萬。衣裘車馬。值三十萬。僮僕以百計。

幕友以數十計。每食必方丈。非國忌。鮮不演劇。即鼻煙壺一種。亦有三百餘枚。無百金以內物。紛紅駭綠。美不勝收。真伽楠朝珠。用碧犀翡翠爲配件者。每掛必三五千金。皆膩軟如泥。潤不留手。香聞半里以外。司書籍者。僕八人。隨時裝潢補訂者。又別有人。宋元團扇。多至二千餘柄。每柄值十餘金。全唐文館。卽其奏請開設者也。吳穀人。吳山尊。孫淵如。黃仲則。石琢堂。洪桐生。皆爲座上客。極一時風雅之樂。其飲饌精美。他不具論。鱒魚初出。必派數小艇。張網於焦山急流中。上置薪釜。得魚卽投之釜。雙槳馳歸。至平山堂。則正熟。與親在焦山烹食者無異也。

阿爲滿洲人。仁宗亦眷之。派查河派查賑。乃竟未能海擢封疆。蓋其時政體尙嚴也。至道光時。則同爲內務府員之鍾雲亭。卽任閩督及魯撫矣。

潘士成盛時。姬妾數十百人。以一大樓處之。人各一室。窗壁悉用玻璃。彼

此通明。不得容姦。又禁不使下樓。有所需。則婢媪致之。潘別居一室。至夜。欲召人侍寢。則按其次第。使人召之。潘敗。一日。將遣諸妾。則令人樓下呼之。曰。某姨。主人召汝。可扇門來。至。則潘諭之。曰。今不需汝等。汝欲留者。吾仍月給汝金若干。否則給汝四百金。任汝所之。惟不得復上樓。散者十之九。諸姬初不預備。故房中貴重物。纖悉未取也。

潘名德。與廣東南海人。廣東富室。在嘉道之間。首推潘盧伍葉諸家。盛時飲食起居倍極豪侈。

潘梅溪爲蘇城鉅富。與之相埒者。惟楓橋汪姓而已。嘗謁汪。服貂耳毳。外褂。汪不之識。問潘。潘告之。面有得色。汪大恚。潘去。乃令其僕遍至巨室。搜覓。且懸重價。每一襲。償千金。一夕而得八襲。詰朝。折柬招潘飲。潘至。則八僕立於大門之左。所服與潘無異。潘慙而退。

潘名未詳。江蘇吳縣人。

南河某督。嘗設宴。座客或贊豚肉之美。酒闌。一客起去。見院中豕尸數十。枕籍階下。異而詢之典廚。始知席次所陳之一簋。實集衆豕背肉而成。其法。閉豚於室。屠者持一竿。追而撻之。豕負痛。叫號奔走。愈走愈撻。力竭而斃。急剖背肉寸餘。需五十豕。方足供一席之用。蓋其背受撻。以全力護痛。則全體精華。皆萃於背。甘腴無比。餘肉腥惡失味矣。至烹鵝掌之法。則用鐵籠籠鵝。熾炭其下。旁置醯醬。有頃。地熱。鵝環走。不勝痛。輒飲醯醬自救。及死。全身脂膏。萃於兩掌。厚可數寸餘。肉不堪食矣。有食駝峯者。選壯健。羖駝。縛於柱。以沸湯澆其背。立死。菁華皆在一峯。一席所需。恒三四駝。又有吸猴腦之法。尤慘酷。選俊猴。被以錦衣。穴案爲圓孔。納猴首孔中。以刀薙其毛。刮其皮。猴不勝痛。號極哀。乃以沸湯灌其頂。用鐵椎擊破顱骨。諸客各手銀勺。入猴首中。探其腦吸之。每客數勺而已。他如食一豆腐。製法

有數十種之多。且須數月前購集材料。選派工人。統計所需。非數百金不能餐來其一器也。食品既繁。一夕之宴。恒歷三晝夜不能畢。往往酒闌人倦。各自引去。從未有終席者。

按治河總督當銅瓦廂河決以前有南北二缺駐山東濟寧者事簡費細遠不如南督之繁劇也南督駐江蘇之清江浦以有歲修費五六百萬金治河官吏常乾沒其十之九驕奢淫佚遂著稱於道光時即飲食一端已如上述幾有非帝王所可及者

奕經以道光辛丑鴉片之戰。率兵南來。駐節蘇州。往來於杭紹之間。營帳中器皿珍饈窮極瑰異。其幕客鄂某復濫支軍餉。費用無度。以博將軍歡。會天寒風雪。簾幕壁衣之屬。皆以貂狐灰鼠爲之。圍爐飲酒。侑以管絃。說者謂有緩帶輕裘雅歌投壺之風。

奕爲滿洲人以協辦大學士揚威將軍帥領蒙古吉林及京師火器健銳營兵南來命翼長等統之分布江浙資策應時英人要素條款不已參贊或請進兵將軍酒半敗帷探望曰寒哉氣也

洪秀全定都南京。服用奢侈。嘗選珍珠之一分以上者十數盤。以銀絲聯為帷帳。暑日寢其中。自能清涼爽健也。

或以為李秀成所獻也

楊秀清所寢之牀。以玻璃片鑲嵌。中貯水藻。養金魚焉。其餘器物。概用金玉。地衣則以黃緞為之。

楊之館前有女傳宣十二人均朱冠黃帽有人進謁悉由傳宣通報楊之出也隨從極盛有銅鑼十餘對五色繡龍長數十丈轎夫三十六人美童二人在轎前擊小鐘以記里數旗幡簇擁如雲

勝保性豪侈。聲色狗馬。皆酷嗜之。食輒方丈。每肴必二器。食之甘。則曰。以此賜文案某。蓋仿上方之賜食也。

勝嘗帥軍次同州忽謂文案曰今午食韭黃甚佳晚餐時與諸君共食之及就坐詢韭黃則棄其餘於臨滯矣大怒立斬庖人於席前期明晨必得庖人百餘里駭立策騎以往取往復二百餘里明晨取以進

郭子美以身歷戎行。家資累數百萬。大興土木於長沙。飲食衣服之事。一時無與竝者。花園尤極靡麗。鑿一穴室於池中。盛暑不知熱。率姬妾裸而消暑。又好博。呼盧喝雉。一擲輒巨萬。好交文士。嘗以千金貽何子貞。何壽以聯云。古今雙子美。前後兩汾陽。

郭名松林湖
南湘潭人

淮商洪某。同治戊辰仲夏。約客爲消暑會。客至。委婉曲折。約歷十數門。至一院。小山玲瓏。列素蘭茉莉。夜來香。西番蓮數十種。白石琢盆。梓楠爲架。入小閣三楹。前槐後竹。垂蔭周匝。窗戶盡懸水紋蝦鬚簾。壁懸董思白雪景山水及墨榻名人楹聯。下鋪紫黃二竹互織卍字地簞。左右棕竹椅十。六。瓷凳四。瓷榻一。以龍鬚草爲枕褥。棕竹方几。一花欄細密。以錫作屨。面嵌玻璃。中蓄綠荇。金魚游泳可玩。壁皆以紫檀花板爲之。雕鏤山水人物。

空其隙以通兩夾室。室貯香花。排五輪大扇。典守者運輪轉軸。風自隙入。涼氣襲人。逡巡入苑囿。邱壑連環。臺亭雅麗。處處綴以葡萄之棚。藤蘿之架。不見天日。於是遶水穿林。前有平池。滿栽芙蕖。紅白相間。緣堤而東。則垂楊無數。別有舫室。渡板橋而入。爲頭亭。爲中艙。爲舵樓。宛然船也。窗以鐵線紗糊之。延入荷香。几椅皆湘妃竹鑲青花瓷爲之。就船設筵。陳榴荔梨棗蘋婆果哈密瓜之屬。多非淮產。食器皆鐵底哥窯。每客侍以嬾童二。著綠紗衫。一執壺。一供饌。饌則人各一器。常供之雪燕冰參。外有駝峯鹿筋熊躡象白諸珍。俄而妓至。妙舞清歌。酒數行。洪命洒雨。則池面龍首四出。環船屋而噴。宴畢。雨止。徐察龍之所在。乃製皮爲之。掉入池中。一人坐其背。鼓水而上者也。

洪名字未詳。爲淮南巨擘。以助餉百萬賞二品銜。其時尙未有電氣扇及噴水管。運輪轉扇製龍噴雨。亦可謂獨出心裁矣。

英果敏撫皖。蓄女僕甚多。皆年少美風姿者。暇時。輒以白銀碎爲一二錢。重之塊。拋擲於地。使婢子與女僕爭攫之。以爲已有。如撲蝶戲。英顧而樂之。幾日以爲常。

英翰字未詳果敏其謚也滿洲人

胡雪巖以商致富。驕奢淫佚。居杭城元寶巷。姬妾極多。於所居之宅。作數長巷。諸妾以次處其中。各占一室。若大內永巷。胡不甚省其名。每夕由侍婢以銀盤進。盤儲牙牌無數。胡隨手拈得一牌。婢即按牌上所鐫之姓名。呼入侍寢。又喜作微服游。過街市。見有姿色美麗者。即令門客訪其居址。姓氏。向之關說。身價多寡不計。且允與其家人一美事。於是凡婦女之無志節者。無不惟命是聽。而各省營業所用之夥友。大半恃有內寵。乾沒誑騙。無所不至。遂至於敗。久之荒淫過度。精力不繼。有以京都狗皮膏獻者。

大喜。蓋其他秘方。皆為煎劑或丸藥。日久易致他疾。惟狗皮膏。但貼於湧泉穴中。其性不經由臟腑。故較他藥為良。每歲派人挾數萬金入京監製。以供一年之用。

胡名光。塘浙江仁和人。江西候補道。胡既敗。自知不能再如前之揮霍。乃先遣散其姬妾之次等者。令家屬歸室中。所有亦攜去。所得不亞。中人之產。迨將籍沒。乃亟留其最愛者數人。餘皆遣去。所攜已不及前。然猶珠翠盈頭。綺羅被體也。疾亟則并所留之姬。亦遣之。遂徒手而出。一無所得。

慈禧太后垂簾以後。手握政權數十年。納賄數千萬。一切飲食服御。奢侈絕倫。其用膳無定所。每飯約精饌一百五十品。列成長式。大碗小碟。相間排列。別有二几。置果盤。皆糖蓮子瓜子核桃等乾鮮果品。為餐後隨意掇食之用。米飯以玉田稻米為之。長及寸。有胭脂碧粳諸名。常膳必備粥。乃至五十餘種。稻梁菽麥。無所不有。常御之服。為黃緞袍。上繡粉紅大牡丹。

花。珠寶滿髻。左垂珠絡。中盤粉紅牡丹。皆以寶石配成。項下披肩。形似魚網。以三千五百粒真珠綴之。粒大如鳥卵。圓而且光。手帶珠玉鐲各一。右手三指五指。悉罩金護指。左手兩指。罩玉護指。各長三寸。復帶寶石戒指數枚。鞋亦有珠絡。鑲以各色寶石。其宴外賓時。衣更華美。衣以孔雀毛織成。鳳皇。每一鳳皇。口中含珠纓絡一串。約長三寸。略一行動。前後左右。均放異彩。冠巾及鞋。都繡鳳皇。

按太后宮中儲藏珠寶之屋有三面木架。由上至下各標名稱。凡三千箱。又有珠鞋一雙。四圍均鑲大珍珠。乃袁世凱督直時所進。獻者綜計購辦及宮門費都凡七十萬金。

蘇子熙駐龍州時。每年七月。召集僧道。設壇建醮。追荐陣亡之從征將士。自爲焚香奠酒。所費輒萬金。又廣交游。凡京朝官之負有資望者。歲必以珍品相貽。嘗遣人至暹羅。采置燕窩。大如瓢者始合格。貯以錦篋。飛遞至

京王公大臣無不普及。光緒己亥。入都陛見。所贈京朝官之金錶。多至三百餘枚。他物稱是。

蘇名元春官
廣西提督

德曉峯喜藏鼻烟壺。多至千餘品。此壺舊以五色玻璃爲之。其後改用套料。有套至四五彩者。雕鏤極精。以壺底題有古月軒字者爲最著名。後則以美玉寶石水晶象牙瓷黃楊木椰樹等物爲之。然賞鑒家仍以舊製之玻璃者爲上也。德所儲之玻璃壺。多值千金以上。有一最奇者。乃金珀所製。中有一蜘蛛。頭足畢具。

總名馨官至
江西巡撫

程長庚爲京中名伶。一日至某王府演戲。王知其嗜鼻煙。因盡出所藏。分裝各色烟壺。使品之。曰。汝非至予處。一時斷不得聞如許名烟。程惡其謾。

已也。謂王曰。某亦略有所蓄。王盍往臨。一評其優劣乎。次日。王至。程以所蓄各種烟列於几。烟壺或玉或翠。亦各以類分。每類至十數種。五光十色。紛陳王前。笑謂王曰。此視王所蓄者何如。王慚而去。

程以鬚生著王公大臣家凡堂會戲幾以無程為缺憾

立豫甫為京師巨族。家有朝珠三百六十餘掛。劣者猶值千金。平時除國忌外。每日易一掛。一歲不至重複。所蓄古玩。值三百萬。

立山姓楊漢軍旂人庚子拳匪之亂既被難聯軍人京家資喪盡寶器大半西去矣

榮祿美風儀。有玉人之目。衣裳雜佩。皆極精好。每歲自十一月朔迄次年之元夕。所服貂褂。日易一襲。無重複者。其衣袂內標明號數。是可知其多矣。趨朝遇風雨。恒服四不露褂。不出風毛。價尤貴重者。

榮為軍機領袖慈極信任之其寶物遭拳亂亦多散失後益廣收賄賂未幾仍充實如前嗣子某酷好聲色日揮千金不稍惜遂漸中落

民國以來。一切飲食衣服。多尙西式。無所逞其侈靡。惟唐少川爲國務總理時。曾購地毯二鋪。鋪於會議室。每鋪白銀五千圓。一時傳爲談柄。

唐君爵
里見前

新世說卷八

易宗夔撰述

忿狷第三十一

劉伯宗下第。甚以為忿。孫阿匪歎曰。九華奇秀。不入江上名山誌。巢湖亦江淮巨浸。不入禹貢水經。山川有知。寧不感憤。

孫名洲如江南六合人

汪蒼文性卞急。不輕許可。嘗與宋荔裳爭辯。歸而恚曰。吾奈何與彼同名。

汪公爵里見前

汪武曹性伉直。嘗與趙秋谷會廣坐中。趙年少負才名。傲睨一世。坐人或為所陵。不能堪。公忽大忿。面數其失。趙雖交誼。而氣為之奪。

汪名份江蘇長洲人為文辭氣雄邁康熙癸未進士選庶吉士以母憂歸居家十年後授編修官至學政

周青士遭亂棄舉子業。受廩賣米。有括故家遺書鬻於市者。買得一船。積

樓下。每日中交易。手握箕筭斗斛。夜則撥亂書讀之。有郡丞行署與周鄰。以吟誦達旦。丞不能寐。忿甚。遣吏勾攝將捱之。有士夫解而免。

周名貧。浙江嘉興人。其為詩超邁拔俗。不襲前人一語。時同里王函范路交賞。公詩朱竹垞朱一是李麟友皆與公相唱和。

馮幼將與周櫟園書云。淪落既久。耳目都慣。塵沙撲面。只似春風。毒霧侵人。亦如沆瀣。

馮名肇。杞浙江會稽人。

王仲昭性簡脫。與俗忤。年過壯盛。鬱抑不得行其志。日偕友人散髮袒裸。浮拍糟邱。意極興酣。嘻笑怒罵。不復知人間事。

王名及。邑里未詳。

翁仲謙性狷介。不與俗諧。家酷貧。值歲儉。不能餬口。終日啜水而已。鄰有招之食者。謝不赴。嘗曰。耐飢易。耐俗子難。惟徐介白。顧茂倫。餉之。方受。後

病卒。茂倫賣古琴殮之。

翁名遜江蘇吳江人

宗定九性不喜煩。與人對終日即病。飲酌數夕亦然。或值勢利毀譽之場。便如溽暑置身赤日下。忿火中燒。移家居鄉。未嘗至柴門外。或入郡。或客至。始一到門。不則數月兀坐草堂而已。

宗公已見前

汪魏美甘貧不仕。嘗獨身提藥裹。往來山谷間。食宿無定處。與人落落性不好聲華。時人號曰汪冷。當道或割俸金爲壽。不得卻。忿而埋之。

汪公已見前

劉古塘家甚貧。僦屋窮巷。無一畝之地。而名滿天下。諸大府嘗不遠數千里。以厚幣招之。一語不合。則忿然而行。無能留者。

劉名捷江南懷寧人年羹堯撫四川聘劉以往初不允再三請乃與之偕年議加賦力爭而止仍以他故行曰其心神外我矣能守吾言以期月耶及督川陝復固請以往再三見不辭而歸

謝梅莊年十八應學使者試學使跣而坐於堂命諸生跪以呈卷謝忿不從學使逐之出請罪於其母母笑曰兒何罪今日爲一領藍衫屈他日仕宦窺狗竇爲門生義兒皆此忍辱求榮之一念誤之也汝能是吾無憂矣

謝名濟世廣西全州人
雍正時諫垣直臣也

朱東臣僑居蘇州之楓橋善畫山水人物尤工荷花得朱巨山秘傳性耿介頗嗜酒嘗有貴介挾重金以索畫朱忿然曰若殆以我爲買豎耶急揮之去有載酒至者則罄其胸臆奮筆爲之輒淋漓滿幅

朱名棟江
南休寧人

王宜秋有清操善作擘窠書家貧甚不干人嘗以藝應人請然稍不合輒

拂衣去。一宦家嘗緘白金餽之。請書其堂匾。王艷然叱使者曰。而主視我爲何等人耶。遂不復往。

王名諧江蘇鎮洋人

奚鐵生性介僻。所作書畫。必其人之可與者。乃與之。錢塘有貴官慕其名。延請數四。不得已而徑至。則貴官猶高臥未起。奚已不怡。及見。命僕持絹素出。索畫。且限期。奚大怒。謾罵之。貴官亦忿。愬於錢塘令。令語奚。宜稍貶。往謝過。奚堅不肯。令亦素聞奚名。曰。吾豈以貴人故辱高士哉。

奚已見前

鄧石如身長修髯。遇人落落無欵曲。嘗居集賢關。得一鶴。畜諸僧院中。某太守見而愛之。攜以去。石如大怒。立致書索之。卒得還。其書辭絕傲兀。某太守亦不以爲忤。石如有詩云。草漫衙門春復秋。年華如水趁東流。朝朝

兩件閒功課。放鶴晴空理釣舟。即居集賢關時作也。

鄧公已
見前

胡芋莊見金陵應試者。披襟跣足。及隸卒搜檢狀。甚以爲忿。曰。士不可賤。奈先自賤何。遂棄舉子業。終身不赴試。

胡名香。吳江
蘇毘陵人。

龔璠。人生平不善書。以是不能入翰林。既成貢士。改官部曹。則大忿恨。乃作干祿新書。以刺執政。凡其女其媳其妾其寵婢。悉令學館閣書。客有言及某翰林者。必艴然作色。曰。今日之翰林。猶足道耶。我家婦人。無一不可入翰林者。以其工書法也。晚歲學佛。平居無事。非訪妓。即訪僧。遇達官貴人。輒加以白眼。

龔公爵
里見前

曾滌生駐軍祁門。一日忽欲自攻徽州。歐陽匏叟力諫止之。不聽。至徽一戰大敗。退駐休寧。羞忿不肯回營。已書遺囑。部署後事。軍中皇皇莫知爲計。匏叟乃寄書與之。論死生之道。進退之義。其略云。死有重於泰山。凡欲求死者。必得死所。休寧非死所也。又云。公爲兩江總督。兩江之地皆其地。何者。謂之進。何者。謂之退。愚謂祁門居萬山之中。況是絕地。不如退至東流。兼顧南北兩峯。亟應捐除忿氣。早回定計。何必以退爲恥乎。此書去後。數日果回營。又十數日。移節東流。而於匏叟之書。一字不報。蓋欲自作主張。不以人言爲行止也。

曾公爵里見前 歐陽
名兆熊湖南湘潭人

琴師張春圃。鬚直而樸野。以彈琴爲都中士大夫所賞。光緒辛巳壬午間。慈禧太后病。將學琴。以自遣。召入寢殿授琴焉。張與闊約。面太后不能聽。

必坐彈。始成聲。皆許之。故與太后異室而坐。設琴七八具。金徽玉軫。窮極富麗。取以彈。皆不中節。太后乃以御用者令彈之。張落指。覺聲甚清越。贊曰。好好。閹人在旁語之曰。好自爲之。異日可得一官。供職於內府。不患不富貴也。張忿然曰。吾豈希冀此齷齪富貴哉。拂袖而出。竟絕迹不再往。

張名未詳。嘗應肅王招。受月俸。彈琴於其邸。恒晨往而夕返。一日。王以雨止。其勿歸。張出言有所忤。王逐之。怡然也。張有女。兄亦善琴。以孀居。就養於張。

崔聘臣精疇人家言。光緒時。嘗於京師大學堂。南京高等學堂。教授算學。負時名。溥玉岑以江蘇學政任滿回京。特疏保荐。崔至都。由總署命題試之。閱卷者爲席某。席謂崔造詣精深。時張樵野方爲總署堂官。雅重崔名。遣人示意。欲羅而致之門下。崔大忿曰。何物槍荒。乃欲我師事之耶。張怒。遂黜之。

崔名朝慶靜海人
張見前

張香濤督鄂時。見客不以次。微特上謁之客。屢謁不能見。甚至函電紛馳。所招來之人。亦攜襪被於官廳。兼旬而月。名刺不能上達。一日。任紹國自奉天來。持奉督某介紹函進謁。在官廳坐候數小時。任已不耐。旋有一外人來投刺。俄頃即傳見。任乃大怒。拳擊几上茶碗碎。又以几撞窗上玻璃。紛紛墮地。口中痛詆張之洞媚外。張亦無如何。命沈孟南婉辭謝任。任始拂衣而出。

任字未詳湖南長沙人
沈孟南任之座師也

宣統初。朝廷方謀興海軍。貝勒載洵至浙勘軍港。其時將經營象山港也。吳吉人總戎守招寶山礮臺久。於浙形勢。瞭若指掌。乃屬幕賓草海軍十二策。繪圖貼說。周密詳明。將獻之於載洵。乞轉奏。挾策往。而三往三拒。大

詫。語。闖。者。曰。余。以。公。事。來。非。有。所。干。也。何。不。達。闖。者。笑。曰。若。海。上。老。兵。何。不。知。門。包。例。耶。速。以。二。百。金。來。當。俾。若。望。見。顏。色。也。吳。忿。然。作。色。曰。老。夫。報。國。數。十。年。今。白。鬚。盈。尺。矣。不。欲。仰。豎。子。鼻。息。也。趣。左。右。回。馬。歸。而。嘔。血。未。幾。竟。不。起。

吳名杰邑里未詳初守甬東招寶山礮台以臺官遞遷至定海鎮總兵歷任疆吏咸禮重之其在台也築塞增械皇皇然如不終日嘗語同僚曰孰謂吾國不能戰以吾所知招寶山之礮台即一健者蓋亦勇於自信者也

唐少川以盡力於南北調停爲民國第一任國務總理初在南京本與民黨約定以王鐵山爲直隸都督袁世凱堅執不允唐以內閣不能舉責任之實忿恨非常逕乘火車至天津始上辭職書時教育部長蔡鶴卿農林部長宋漁父司法部長王亮疇工商部長王儒堂亦聯帶去職終袁之世民黨入閣者於是帝制之念油然而生

唐君己見前 王名芝祥北通縣人 蔡名元培浙江山陰人
宋公己見前 王亮疇名寵惠廣東人 王儒堂己見前

讒險第三十二

湯潛菴撫吳。窘辱明珠家隸。隸慚沮而去。歸訴之珠。珠謀所以傾陷者甚至。而公聲績甚偉。聖祖方嚮公。念公在外無從得事端。會東宮出閣讀書。乃荐公輔導皇太子。帝然之。授禮部尙書。管詹事府事。將行。百姓哀留。以農器塞水陸道不可行。公揭示。吾在外不能爲父老德。往者屢請核減浮糧。並爲廷議阻。今入見天子。當面陳之。民皆羅拜泣。良久乃得行。入朝。溫諭褒其廉。時余國棟己爲大學士。兼管戶部。得公所出示。以告明珠曰。曩議皆上所可也。今市恩推過。號於衆以爲名。使上知此。立蹶矣。比公至。語已上聞。而公未之知也。進講東宮。首陳大學財聚民散之義。畢講。東宮入侍。帝問所肄。具以聞。帝曰。此列國分疆時語也。若海內一統。民散將安之。

試詢之。公具陳秦隋土崩之象。且言一統而民散。禍更烈於分國時。帝聞。猶諒其忠。會靈臺郎董漢臣上書。請諭教元良。慎簡宰執。語多指斥時事。御史陶式玉劾漢臣。撫浮詞。欺世盜名。請逮治。下內閣九卿議。執政惶悚。議與同列囚服待罪。王相國熙繼至。貌甚暇。徐曰。市兒妄語。立斬之。則事畢矣。公最後至。國柱述兩議以決於公。公曰。彼言雖妄。無死法。且所言重諭教。崇節儉。宜施行。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吾輩當自省。國柱曰。此語可上聞乎。公曰。上見問。固當以此對。明珠入奏。國柱尾其後。而與之語。命下。漢臣免議。旋以公當會議時。有慚對董漢臣之語。傳旨詰問。公奏。漢臣以諭教爲言。臣忝長宮僚。動違典禮。負疚實多。帝以詞涉含糊。令再回奏。公具疏引罪。旨仍切責之。未幾。卒於通州。仍視尙書例子祭葬。踰月。帝與諸大臣語曰。吾遇湯某特厚。而怨訕不休。何也。衆曰。無之。帝曰。廷議董漢臣。

彼昌言朝無善政。君多失德。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尙不爲怨訕乎。衆乃知公爲執政所讒間也。非帝寬仁夙重公。必無倖矣。

湯公爵里見前

徐健菴以授意郭琇。劾罷明珠。其黨徧布中外。欲傾陷公兄弟。以洩憤。於是副都御史許三禮。以公子樹穀。炯俱考科道中選。劾公有所請託。且謂公潛住京師。部議坐三禮誣鑄級。三禮益恚。復訐公贓罪。帝仍嚴飭之。公再疏乞骸骨。帝允所請。命以書局自隨。公僦居洞庭東山。而江督傅臘塔劾公兄弟罪。入子姪名幾盡。帝寢其疏不問。又一年而有山東濰縣令之事。濰令朱敦厚者。以加火耗爲巡撫佛倫所劾。論死。並劾公會致書前任巡撫錢珏。徇庇敦厚。又以行賄狀掠訊敦厚。冀傾公。不承乃已。然公與珏均坐是落職。自是而媒孽公者不已。嘉定知縣聞在上。坐私派得罪。閱時

二年矣。令忽承曾遺公子樹敏金而卻之。遲復坐公子罪論絞。欲重危公。會聖祖詔諭天下。以內外臣工私怨相尋。牽連報復。逮於子弟。殊非朝廷保全體恤之意。諸齟公者乃稍稍解。而樹敏得贖罪云。

徐公鶴
里見前

王季友兄弟。以郭琇疏劾與高士奇招權納賄。得旨均休致。未幾江寧巡撫鄭端希權貴意。再疏劾之。以爲落井下石之計。聖祖特諭曰。朕崇尚德教。蠲滌煩苛。凡大小臣工。咸思恩禮下逮。曲全終始。即因事放歸。仍令各安田里。近見諸臣黨同伐異。私怨相尋。牽連報復。雖業已解職投閑。仍復吹求不已。株連逮於子弟。顛覆及於身家。朕總攬機務。已三十年。此等情態。知之甚悉。夫媚嫉傾軋之害。歷代皆有。而明季爲甚。公家之事。置若罔聞。而分樹黨援。飛誣排陷。迄無虛日。朕於此等背公誤國之人。深切痛恨。

自今以往。內外大小諸臣。宜各端心術。盡蠲私忿。共矢公忠。如或不悛。朕將窮極根株。悉坐以朋黨之罪。時公方就質。詔至得釋。

王名鴻。緒江南華亭人。顯士之弟。康熙十二年。一甲二名。進士。賜及第。授編修。被劾。時官左都御史。後仍來京。修書累官。至戶部尚書。

顧用方之爲河南觀風正俗使也。有密奏豫省歲荒者。世宗命山東運米十萬石賑之。總督田文鏡諱災。以爲歲熟。民無需米。仍令運官帶回。公爭曰。此時民未必不需米。就使不需。然既運以來。存之亦有備無患之義。若仍令運回。則運費不能動官項。仍取諸民。民何以堪。且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豫省官民。即山東官民也。爲臣子者。當同心共濟。不宜自分區域。粉飾太平。以希恩寵。田滋不悅。密奏公倨傲氣陵其上。意滅其下。帝以問公。公曰。觀察爲欽差官。與督撫平交。無所爲上也。地方官吏。皆隸督撫。非觀察屬吏。無所爲下也。既無上下。臣何陵滅之有。世宗曰。奏汝者田文鏡也。無

乃爲爭米事忤汝乎。

顧公爵里見前

岳容齋督川陝時。成都人訛言公將謀反。公疏聞。世宗諭曰。數年來在朕前。讒譖岳鍾琪者甚多。不但謗書一篋而已。甚有謂鍾琪係岳飛之後。意欲修宋金之報復者。荒謬至此而極。此次造言之人。必非無因。著巡撫黃炳等嚴察。旋獲奸民盧宗誅之。

岳公爵里見前

方望溪初在蒙養齋。與河督高某共事。既而高違衆議。開毛城埔。舉朝爭之。不能得。臺省二臣。竟以是下獄。公言於徐文定。文定上言。不當以言罪諫官。帝即日釋之。公復具疏。力陳河督之愆。河督入對。帝以疏示之。大憾。思傾公。於是河督言公有門生在河上。嘗以書託之。帝稍不直公。而禮部

又有挺身爲公難者。公自知孤立。以老病請解侍郎任。許之。

方公爵
里見前

李穆堂署吏部侍郎時。因議叙年羹堯之子富等捐造營房事。不肯從優。爲羹堯所嫉。及奉命往天津。截漕估變米價。盈餘銀五千兩。交守道桑成鼎貯庫。公赴廣西巡撫任。成鼎解原銀至。公因具疏。送直隸巡撫李維均會奏。維均匿不以聞。會羹堯入覲。遂奏公巧取此項。公據實陳明。帝洞悉羹堯維均等捏誣傾陷狀。諭曰。伊等蓄意如此。爾若根基不牢。則已墮其術中矣。前項既經解粵西。朕又了然明白。可即留充公用。

李公爵
里見前

張得天死後。高宗見所題白雲亭詩卷。詞意怨望。下詔宣示。以身後免其追論。帝後見一統志。於松江府人物。不列張名。復諭曰。昨閱進呈一統志。

於松江府人物。祇載王頂齡鴻緒輩。而不及張照。意或因照曾因苗疆獲罪。又獄中所題詩。詞意感憤。經朕宣示。遂不錄其人耶。從前張照獲罪。因疑爲鄂爾泰傾陷。其獄中詩。大都指摘鄂爾泰者居多。蓋鄂爾泰欲置彼於死地。朕若聽信其言。照豈獲生全。彼不知朕非信讒之主。而鄂爾泰又豈能讒照之人。迨後出之囹圄。不數年。仍擢尙書。朕之終始成全。原不以一眚相掩。何此次一統志。轉佚其名耶。張照雖不得謂純儒。然其文采風流。實海內所共推。公論具在。瑕不掩瑜。其將照出處事蹟。并列焉。此言既可爲張公之定論。亦可見鄂氏之讒險也。

張公爵
里見前

福康安之解嘉義圍也。總兵柴大紀出迎。自以參贊伯爵。不執橐鞬之儀。福遽劾其前後奏報不實。帝曰。柴大紀死守孤城。已逾半載。非得兵民死

力。豈能不陷。若謂詭譎取巧。則當時何不遵旨出城。其言糧盡。原所以速外。援若不危急其詞。豈不益緩援兵。大紀屢蒙褒獎。或稍涉自滿。於福康安前。禮節不謹。致爲所憎。遂直揭其短。殊非大臣休容之度。已而侍郎成德。總督李侍堯。仰承福旨。所奏皆同。柴卒逮問。坐法死。論者多以此短福云。

福康安爵里見前

咸同間用兵。楚材蔚起。其識拔而獎成之。展轉推挽以成中興之業者。駱籲門也。公鎮楚蜀。經畫輜糧。論者以蕭何關中寇恂河內爲比。以湖南復湖北。以湖南北復東南諸省。雖戰略不逮曾胡之赫赫。而功亦偉矣。當賽尙阿之授鉞也。軍過湖湘。供張甚薄。賽因奏湘撫吏治廢弛。駱遂奉命內召。時粵軍已抵湘境。暫留籌防。嗣以力完危城。清帝亦知駱可倚任。仍畀

封圻有益於清廷者甚大。設當日楚疆不警。被劾入都。非列閒曹。即淪廢籍。二三豪俊。未必盡出風塵。賽尙阿一言。豈不長城自壞歟。

駱公爵里見前

吳甄酉之死於武昌也。實爲巡撫崇綸所齟齬。先是楚督張亮基旣罷。崇綸任巡撫久。自謂當代總督。而朝旨以吳代之。則大懟。吳旣履任。簡軍實。明賞罰。銳以平定粵軍自任。崇不得有所爲。益憾之。粵軍攻田家鎮甚急。崇謀督兵出禦。實欲與吳分權也。面請吳主稿會奏。疏上。奉批曰。汝等竟皆欲出城耶。崇遂不果行。及田鎮旣陷。粵軍進逼武昌。崇復欲藉出兵以逃。而吳止之。崇益爲蜚語傾吳。會吳疏報守城狀。奉硃批。又曰。汝等竟皆不出城耶。崇知上意已不悅吳。乃草密疏劾之。謂其擁兵自守。不肯分軍出剿。致失田鎮。敵旣圍城。又不計畫守禦。臣欲有所爲。而無權無勇。徒扼

腕而無如何。清廷得疏。益震怒。數嚴旨責吳。擁兵玩敵。吳不得已。率孤軍入城。遂一戰而沒。

吳公爵里見前

尤悔第三十三

吳梅村祭酒病亟時。有絕命詩云。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須填補。縱比鴻毛也不如。又祭酒詞集載其病中賦賀新涼一闕云。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夭。高名難沒。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洒向西風殘月。剖卻心肝今置地。問華陀解我腸千結。追往恨。倍淒咽。故人慷慨多奇節。爲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灸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決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幾完缺。至其詩集中弔侯朝宗。寄房師周公芮諸作。淒酸激楚。自悔

偷生。隱痛沈悲。殆難言喻。甲申而後。堂上健存。柴車屢徵。忍恥一出。自與虞山合肥輩。貪戀富貴者。心事略有不同。

吳已見前

周同谷霜猿集。松山戰骨未全枯。再建功名佩虎符。終是風沙容易老。白頭南渡又南都。此諷洪承疇之背明歸清也。洪功成歸里。稱觴林下。坐客如雲。乃有朗誦烈皇帝祭文。以代祝嘏之詞者。此其雋快。不在漁陽三弄之下。當遼陽兵敗。洪氏生降之日。微特宮廷不知。亦舉朝所不敢信者也。及江南克捷。洪以內院大臣出撫江寧。始知其尙在人間。石齋起義。事敗。逮至江寧。見洪。佯責之曰。若豈洪承疇耶。洪大將軍爲國捐軀。天子且賜祭九壇矣。若等從北方來。獨不見穹然道左之御碑。而今冒其名耶。是時洪汗簌簌下。不能仰視。洪以受此冷嘲熱罵之故。心中亦悔悟頓萌。當滿

漢一家之日。乃密室造請。竟建以漢人養旗人。不令旗人營生計之策。從此滿漢分居。漢人得安其農工商賈之業。二百七十年來。免受其擾。雖出租稅以養之。猶有利焉。馴至八旗之人。一物不知。仰視漢人。猶嬰兒之於乳母。民軍一起。數月而移其祚。此則洪氏之有功於漢族。抑若善於補過者也。

洪己
見前

順治乙酉。豫親王多鐸下江南。惟禮部尙書錢謙益出城迎降。未幾。至燕京。管秘書院事。充明史副總裁。繼以疾乞假。馳驛回里。以黃毓祺事。幾遭不測。旋得釋。匿迹家園。詠歌自適。甚悔前此之失節。刻有學集行世。詆譏薙髮滿語二事。文如高會堂酒闌雜詠序云。歌聞敕勒。祇足增悲。天似穹廬。何妨醉倒。詩如次韻別友沂云。髡鉗疑薙削。壞服覓儔侶。袁節母誣詩。

云。礪石已鑄銅狄徙。天留一媪挽頹綱。又云。馬飶市場餘苜蓿。婢膏胡婦
贖燕支。吳期生生日云。春酒酌來成一笑。黃龍曾約醉深卮。簡侯研德云。
國殤何意存三戶。家祭無忘告兩河。虎邱舟中戲張稚洪云。紙帳梅花檀
板月。夢魂不到黑山邊。孫郎長筵勸酒云。東門銅狄不相待。麻姑筵前見
桑海。燕山馬角可憐生。揚州鶴背知誰在。天關漢口未通津。銀海又報生
埃塵。漁陽白雀自賓主。鳧魚杜宇猶君臣。歸立恭畫像云。周冕殷尋又劫
灰。緇衣僧帽且徘徊。飲酒雜詩云。夢得朱囑書。旁行寫復復。不辨科斗文。
神官爲我讀。次林茂之韻云。茫茫禹迹今如此。憤憤天公莫怨他。又云。先
祖豈知王氏臘。邊人不解漢時春。嚴祠云。林木猶傳唐痛哭。溪雲常護漢
衣冠。西湖雜感云。歌舞夢華前代恨。英雄復漢後人思。又云。昔叩于公拜
綠章。擬徵楛矢靖東方。鴟夷靈爽真如在。銅狄災氛實告祥。又云。青衣苦

效侏儻語。紅粉欣看回鶻人。題丁老畫像云。髮短心長笑鏡絲。摩挲皤腹帽簷垂。不知人世衣冠異。只道科頭岸接離。其一種戀戀故國之心。時時流露於行間。宜身後猶被禁書燬板之禍也。

錢已
見前

王西樵里居時。屢空見迫。卒歲鮮歡。嘗雪後出爲人家送葬。從驢子背上。作西樵山人傳一篇。稱心而言。自謂實錄一出。心跡垂反。遂使此文不復可傳。每爲歎絕。

王公爵
里見前

袁重其將出游。母爲脫輕容衣。浣濯密紕以衣子。袁衷之裼以褻衣。久之脆。時就客飲。有鑄工爲之按摩。悞爲所裂。初不覺。歸寢。解外服。露母前所改衣。離縱不可卸。大驚。捧衣長號。悔痛終身不能釋。

袁名駿江南吳縣人三歲而孤母苦節垂六十年袁日走四方乞當世賢士大夫詩文以頌母每歸誦母勞聲出金石歲暮一卷裝之積五十餘軸陳眉題其額曰霜哺篇錢牧齋為作識字行一篇其詞曰母能識節字兒能識孝字人生識字祇兩個何用三倉四部盈箱笥世之人遂無不知有袁孝子者

年大將軍羹堯軍法極厲一言甫出部下必奉令唯謹嘗輿從出府值大雪從官之扶輿而行者雪片鋪滿手上幾欲墜指將軍下令曰去手蓋欲免其僵凍也從官未會其意各出佩刀自斷其手血涔涔徧雪地將軍雖極悔出言之誤顧已無可補救其軍令之嚴峻有如此者然亦可見其平日性情之殘酷矣

年已見前

紀曉嵐之房師孫端人文章淹雅而性嗜酒其醉後所作與醒時無異館閣諸公以為斗酒百篇之亞也督學雲南時月夜獨飲竹叢下恍惚見一

人影。注視壺瓊。狀若朵頤。心知鬼物。亦不恐怖。但以手按瓊曰。今日酒無多。不能相讓。其影瑟縮而隱。醒而悔之曰。能來獵酒。定非俗鬼。肯向我獵酒。視我亦不薄。奈何辜其相訪意。市佳釀三巨椀。夜以小几陳竹間。次日視之。酒如故。嘆曰。此公非但風雅。兼亦狷介。稍與相戲。便涓滴不嘗。幕客或曰。鬼神但歆其氣。豈真能飲。公慨然曰。然則飲酒宜及未爲鬼時。勿將來徒歆其氣。觀公之風韻。覺魏晉諸賢。去人不遠也。

孫名未詳此則見紀
曉嵐之槐西雜誌

蔣戟門爲文肅公孫。承先代家世。帝頗優眷。侍郎乃附和。因與其家人劉全等聯爲友誼。分庭抗禮。頗自墮其家聲。朱石君曰。使戟門不趨和相。自守家範。其侍郎固在也。今周旋若此。乃終未能改一官階。徒自減其聲價。甚無謂也。蔣聞而悔之。然已無及矣。

蔣名賜 蔡江
蘇常熟人

潘芝軒年十六。舉於鄉。伉儷至篤。不欲計偕遠出。父母督趣再三。弗聽。乃使夫人偽爲反目。因強遣之。既貴而夫人卒。潘以計偕之行。頓成永訣。悲不自勝。遂欲遁入空門。以資懺悔。婦翁堅沮之。使富室汪氏女子偽爲己女。俾作鸞膠之續。婚後始覺。角枕錦衾。縈情故劍。數十年如一日也。

潘公爵
里見前

羅思舉少無賴。數爲劇盜。令捕之。杖斃棄諸野。中夜而甦。匍匐至一老嫗家。賴以存活。乃痛自改悔。誓滌前非。投身營中。驍勇冠儕輩。遂歷保至專閩。封子爵。每對人言生平作賊事不少諱。並請文人歷叙其事。洵奇男子也。

羅字未詳。四川東鄉人。爲嘉道兩朝赫赫名將。魏氏聖武記云。思舉忠孝人也。其始軍中。莫知所自。來及爲副將。自徽川陝湖北各州縣所捕

劇賊羅某今已爲國宣力其
母復株連世始知其出身

江岷樵年少跌宕不羈。好冶游。又嗜撰蒲之戲。既而悔之。與曾滌生郭筠
仙馮卓懷諸人交。折節讀書。究心經世學。不屑屑於章句。磨盾草檄。颯颯
若風雨。獨有遠識。洞察機光。

江公爵
里見前

端午橋於戊戌新政。亦參預其事。八月。慈禧太后垂簾。端甚悔前此之孟
浪。乃進勸善歌。且獲擢陝臬。端有一詩詠此事云。誤矣公羊學。危哉死鹿
音。側聞誅正卯。誰實佐僉壬。智識羞葵足。劬勞感棘心。朝廷故可改。寇賊
漫相侵。

端公爵
里見前

袁世凱潛謀帝制。蔡松坡時在京師。袁頗防閑之。蔡首署名於軍人勸進

表以自污。且日縱情於狎邪游。防閑漸疏。蔡卒以計脫離虎口。袁聞蔡已至天津日本租界。乃拊膝而歎曰。悔不早撲殺此獠也。

袁蔡已見前

紙漏第三十四

郭華野在康熙時。直聲震朝野。與彭古愚齊名。權要爭思陷之。佛倫巡撫山東。誣劾公父景昌。原名爾標。曾入賊黨。伏法。謂公私改父名。濫請封典。部議追奪。并奪公冠帶。後以入覲具疏訟冤。言臣父郭景昌。係縣庠生。邑匪郭爾標。合邑皆知。伊無妻室。安得有子。不知佛倫何所聞而誣讒若此。佛倫時官大學士。清帝親詰問之。佛以誤疑舛錯對。遂仍給還誥軸云。

郭公爵里見前

徐兩峰爲江蘇巡撫。賀長至節。天寒裘禿。按察使包括以貂裘假公。公披

之如忘。涕唾交揮。家僮耳語曰。此包公衣也。公惶然。少頃。論公事快。揮酒如初。聽訟飢。家人供角黍。且判且啖。髭頰盡赤。蓋誤硃爲飴。筆箸交下。不復能辨也。

徐名士。林山東文登人。康熙五十二年進士。由教習授內閣中書。雍正五年授江蘇巡撫。疏陳便民之事甚多。後入祀京師賢良祠。

雍正乙巳年。羹堯以日月合璧五星連珠奏賀奉旨。此本字體潦草。且將朝乾夕惕。誤寫作朝惕夕乾。年羹堯非粗心辦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歸之於朕耳。年羹堯既不以此四字許朕。則渠青海之功。亦在朕許與不許之間。今降旨詰責。年羹堯必推託患病。他人代書。夫臣子事君。必誠必敬。陳奏本章。卽他人代爲。烏有不寓目之理。觀此。則羹堯自恃已功。顯露不臣之迹。其乖謬之處。斷非無心。著將原本發還。令其明白回奏。年遂以此伏誅。

是時議政王大臣旋奏年羹堯反逆不道欺罔食殘彈章如邱山之積
罪迹逾溪壑之深臣等公擬大逆罪五欺罔罪九僭越罪十六狂悖罪
十三專擅罪六貪婪罪十八侵蝕罪十五殘忍罪四忌刻罪六
共犯九十二大罪請立正典刑以伸國法奉旨年羹堯令自裁

陳榕門雍容持下。時尹望山居首揆。素所推仰。陳病劇。尹往視之。曰。吾輩均老。不知誰先作古人。陳拱手曰。還讓中堂。蓋習於撝謙。不自覺其言之紕繆也。尹默然。及陳予告。方戒途。而尹已先騎箕矣。陳欲回京一慟。家人力阻。行至韓莊而沒。

陳尹二公
爵里見前

嘉道間。有高桐村者。善談諧。一日。以田產事詣某富室。主人託故不出。高坐書塾外以候之。時塾師方教於緝熙。敬止句。於字作本音。高推戶入。師倨傲無禮。問何事。高曰。以族人交易去聲事來。師曰。何謂交易。去聲曰。田土往來也。師曰。當是交易。入聲高曰。然。先生於於字上少一圈。我故於易字多一

圈以補之。師自知已教別字。諄囑勿宣。並爲調處其事。

高名景光浙
江錢塘人

張若需以部郎出爲山東濟南府。善談論。時藩司爲阿某。胸無點墨。好以門閥自矜。一日於署中演劇。徧招同官歡宴。時演孔明借箭。阿笑謂座客曰。孔子之後。乃有孔明。可見善人自有善報。衆知其誤。莫敢置對。張獨進曰。豈獨善人有善報。試觀秦始皇之後。乃有秦檜。豈非惡人亦有惡報乎。藩司點頭稱是者再。

張字未詳。安徽桐城
人文和公之子也。

某科會試第三題。民事不可緩也。會元卷內有臣請爲王言之一語。數日後。會元赴某戲園觀劇。忽見戲目大書某日准演滕文公晉封王爵。心異之。良久始悟其卷中有是語也。急叩園主。知爲某伶所書。次日贈以百金。

屬寢其事。

按道光丁未會試第三題爲民事不可緩也

太原夏某賈於陝。致富矣。思得一官以誇耀儕輩。乃於同治初。納粟爲陝西候補知縣。既稟到。將衙參。慮有隕越也。聘一友爲顧問。某日至撫署官廳。衆見其舉止動作而竊笑之。時長安令爲唐李杜善滑稽。突前揖之。詢其姓。則對曰夏。唐又肅容問之曰。夏徵舒是君家何人。夏心目中以爲必是貴顯者。乃曰。是先祖也。事畢歸。具以告其友。友曰。休矣。夏徵舒乃龜子。君何爲引爲貴胄。夏大怒。翌日。又衙參。復遇唐。即揪其領而詈之曰。汝何詈我爲龜子。拉之見巡撫。至二堂。文巡捕具以狀入稟。時巡撫爲曾望顏。命傳二人入。曾問唐。唐曰。可問夏令。乃問夏。夏以昨所問答縷迷之。而夏徵舒之徵字。言時又不明晰。曾大笑。斥之出。即懸一牌示。謂夏某識字太

少。難膺民社。著仍回籍讀書。

唐字未詳
四川人

麟趾生長京師。且係世族。爲國史纂修時。僅二十餘歲。在館校對史傳。閱至羅澤南劉蓉等列傳。拍案大罵曰。外省保舉之濫。一至於此。羅澤南何人也。一教官出身。不三年竟保至實缺道員。記名布政使。死且請謚。劉蓉更豈有此理。一候選知縣。遂賞三品銜。署布政使。外省直闇無天日矣。時同座者者爲憚次遠。見其愈罵愈烈。萬無可忍。遂耳語曰。慎毋妄言。若輩皆百戰功臣。若非湘淮軍。天下非清廷所有矣。麟曰。百戰何事。天下昇平。與誰戰者。老前輩所謂湘淮軍何物耶。憚笑曰。即與太平戰耳。南北大亂。十餘年。失去大小五六百城。君不知耶。麟詫曰。奇哉奇哉。何以北方如此安靜。所謂與太平戰。更難索解。憚知其不足與言。遂不答而出。

麟字未詳滿洲人同治甲戌翰林
惲名彥彬江蘇陽湖人官侍郎

清廷視滿御史至輕。但保送即記名。不必考試也。故滿御史多不能執筆作書。間或上疏言事。亦他人爲之捉刀。光緒甲午冬。東事正亟時。一日早朝。福山王文敏在午門外。與同列論及軍事。太息曰。事急矣。非起檀道濟爲大將不可。蓋指董福祥也。一滿御史在旁聞之。殷殷問檀道濟三字如何寫。或書以示之。次日即上奏。請起用檀道濟。又有一御史。上疏力保孫開華。不知孫已死數年矣。又某京堂上奏。言日本之東北有兩大國。曰緬甸。曰交趾。壤地大於日本數倍。日本畏之如虎。請遣大臣前往該兩國訂約。共擊日本。必可得志云云。德宗閱此疏。震怒。將降旨斥革。恭忠王在側。言如此將使滿洲大臣。益爲天下所輕。乃止。

滿人入仕之途。甚寬。各部院筆帖式。目不識丁者。至多。循資比俸。亦可至員外郎中。然不能得京察一等。無外補之望。乃以保送御史爲出路。

光緒時。某科春闈後。張香濤與潘伯寅。大集公車名士。讌於陶然亭。先旬日發柬。經學者。小學者。金石學者。輿地學者。歷算學者。駢散文者。詩詞者。各爲一單。州分部居。不相恩雜。至期來者百餘人。兩公紆尊延接。是日天朗氣清。無不興高采烈。飛辨玄黃。或評書論畫。或對奕聯吟。餘興未盡。俄而日之夕矣。諸人皆有飢色。潘問張曰。今日肴饌。令何店承辦。張愕然曰。忘之矣。今當奈何。不得已飭從者。赴近市酒家。辦十餘席。至皆急就章也。沽酒市脯。重以餒敗。飯尤粗糲。衆已倦憊。則勉強下咽。狼狽而歸。都人至今以爲笑談。

張潘二公
簡里見前

光緒乙未丙申間。張香濤權江督。幕僚多才俊。值暮春佳日。相約踏青。訪袁簡齋隨園故址。謁其墓。七姬墓亦在焉。隨園大門外有石碣。所鐫者爲

王夢樓之撰序。姚姬傳之題名。咸摹抄憑弔久之。歸途集顧石公家園。縱談游事。石公亦秣陵耆宿也。某觀察夙有通才之目。席間謂石公曰。袁公七姬。其一姓姚。頃見石碑上有姚姬傳讀作去聲字樣。此傳公會見過否。石公瞠目不能答。歸而告人。其人諷之曰。君於聲音訓詁之學。思過半矣。

顧名未詳江
南上元人

剛毅爲刑部尙書。上官日與諸司員言。稱臬陶爲舜帝爺駕前刑部尙書。臬大人臬陶。陶字讀本音此事早膾炙人口。不知猶有令人發噱者。其在刑部日。提牢廳每報獄囚瘵斃之稿件。輒提筆改爲瘦字。且申斥諸司員不識字。諸司員匿笑而已。在軍機時。四川報奏剿番夷獲勝一摺。中有追奔逐北一語。剛覽摺忽大怒。謂川督何不小心至此。奏摺可任意錯訛耶。擬請傳旨申斥。衆詫而問之。則曰。此必逐奔追比之訛。蓋因逆夷奔逃。逐而獲。

之。追比其往時掠去漢人之財物也。若作逐北。安知奔者之不向東西南。而獨向北乎。翁叔平在旁。忍笑爲解其義。剛終搖首不謂然。

剛字子良
滿洲人

有粵人某。留學生而得翰林者也。致書何秋輦中丞。稱何爲秋輦老伯。又其中草菅人命。作草管人命。秋輦因作聯嘲之云。輦輦同車。夫夫竟作非非。想管管爲官。个个多存草草心。可謂工絕。

是時又有一留學生致書秋輦亦誤書輦爲輦字又研究之究字誤作
究字秋輦嘲之云輦輦同車夫夫竟作非非想究究共蓋九九難將八
八除或戲改其聯云輦輦同車人知其非
矣究究共蓋君其忘八乎則謔而虐矣

端午樵奉令出洋。考查憲政。遇吳樾拋炸裂彈於前門。雖五大臣皆得幸。免而心中恒惴惴不定。迨恩銘爲徐烈士錫麟所斃。滿大臣更風聲鶴唳。咸懷戒心。端督兩江。適藩司瑞澂擢蘇撫。陳子礪學使暫理藩篆。一日晉

見值。天氣酷熱。學使就靴內取扇。端誤以爲取手槍圖已也。驚悸不知所爲。遽躍起。退數武。詰之曰。子礪將何爲者。陳一面取扇出。從容答曰。覓扇取涼耳。端始知誤會。緩緩歸座。而喘息尙未定。有知其事者。嘲學使爲陳驚座。謂其家風宛在云。

端公已見前光緒季年督兩江。陳名伯陶廣東東莞人。

瑞澂識字無多。其任蘇撫時。某提學使以學校畢業公文面呈請示。瑞故詡其能。當大庭廣衆。持此公文。高聲朗誦。至肄業之肄字。乃讀作肆音。合座軒渠。一日接見水師統領某。臨行叮囑曰。太湖一帶。土匪出沒之處。宜遊戈遊弋。蓋遊弋之弋字。竟作戈字讀。吁怪矣。

瑞字莘儒
滿洲人

惑溺第三十五

歌妓陳圓圓。聲色甲天下。吳三桂慕其名。齎千金往聘之。已先爲田畹所得。時圓圓以不得事吳。怏怏也。而吳更甚。未幾。李闖將迫畿輔。清師亦集於遼瀋。明帝命吳守山海關。長安富貴家胥皇皇。田憂甚。圓圓勸其締交於吳將軍。田然之。遂躬迓吳觀家樂。屢易席。至邃室。出羣姬。調絲竹。一淡妝者。率諸美而先衆音。情豔意嬌。吳不覺神移而心蕩也。顧謂田曰。此非所謂圓圓耶。洵足傾人城矣。公寧勿畏而擁此耶。田不知所答。圓圓行酒至吳許。吳語曰。卿樂甚。圓圓小語曰。紅拂尙不樂越公。矧不逮越公者耶。吳頷之。酣飲間。警報迭至。田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圓圓見贈者。保公家先於保國。田勉許之。吳即命細馬馱之去。田爽然。帝促三桂出關。而留圓圓於府第。吳去而闖拔城矣。明帝死社稷。闖據宮掖。廣徵聲色。是時三桂父驤方降闖。闖聞圓圓美。即向驤索圓圓。且籍其家。而命其

作書以招子驤俱從命。進圓圓。闖甚嬖之。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詢之曰。吾家無恙耶。曰。爲闖籍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吾父無恙耶。曰。爲闖拘矣。曰。吾至當自釋也。陳夫人無恙耶。曰。爲闖得之矣。三桂拔劍斫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書絕父。隨效秦庭之泣。乞清師入關以勦寇。先敗之於一片石。闖怒。戮吳驤。併其家人三十餘口。欲殺圓圓。圓圓曰。聞吳將軍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興兵。殺妾何足惜。恐其爲王死敵。不利也。欲挈圓圓去。圓圓曰。妾既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軍以妾故。窮追不已。爲大王計。宜留妾緩敵。當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遇也。闖於是棄圓圓。載輜重。狼狽西行。是時也。闖膽已落。一鼓可擒。三桂復京師。急覓圓圓。既得。相與抱持。喜泣交集。不待圓圓爲闖致說。自以爲法戒窮追。旋受王封。建蘇臺。營郿塢於滇南。而時

命圓圓歌。圓圓每歌大風之章以媚之。吳酒酣恒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即捧觴爲壽。以爲神武不可一世也。吳益溺之。故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不知者以三桂能學申胥。復君父之大仇。曷知其乞師之故。在此不在彼。吳梅村作圓圓曲以刺三桂。曰衝冠一怒爲紅顏。蓋寶錄也。

凍圓圓玉峯歌妓也。吳梅村圓圓曲云。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紅顏流落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蕪。電掃黃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初經田實家。侯門歌舞出。如花許將戚里篋。伎等取將軍。油壁車家本姑蘇。浣花里。圓圓小字嬌羅綺。夢向夫差苑裏游。娥引君王起。前身合是採蓮人。門前一。片橫塘水。橫塘雙槳去如飛。何處豪家強載歸。此際豈知非薄命。此時只有淚沾衣。熏天意氣連宮掖。明眸皓齒無人惜。尊歸永巷閉良家。教就新聲傾坐客。坐客飛觴紅日暮。一曲哀絃向誰訴。白誓通侯最少年。揀取花枝屢回顧。早攜嬌鳥出樊籠。待得銀河幾時渡。恨可殺軍書底死。催苦留後約將人。誤相約恩深相見難。一朝蟻賊滿長安。可憐思婦樓頭柳。認作天邊粉絮看。偏索綠珠圍內第。強呼絳樹出雕闌。若非壯士全師勝。爭得蛾眉匹馬還。蛾眉上傳呼雲鬢。不整驚魂定若非。炬迎來在戰場。啼妝滿面殘紅印。專征蕭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車千乘。斜谷雲深起畫樓。散關月落開妝鏡。傳來消息滿江鄉。烏柏紅經十度。

霜教曲伎師憐尚在浣紗女伴憶同行舊巢共是銜泥燕飛上枝頭變
 鳳凰長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當時祇受聲名累貴戚名豪
 競延致一斛珠連萬斛愁關山漂泊腰支細錯怨狂風颯落花無邊春
 色來天地嘗聞傾國與傾城翻山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
 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君不見館娃初起鴛
 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徑塵生鳥自啼屨廊人去苔空綠換羽移宮
 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日夜流

李香君風調皎爽能歌玉茗堂四傳奇。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侯朝宗
 來金陵。即甚愛之。時阮大鍼託王將軍通意於侯。欲解陳定生吳次尾之
 指斥。香君私語侯曰。妾少從假母識陳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
 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
 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也耶。侯乃大呼稱善。益敬寵之。未幾。侯下第。香
 君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
 不補行。今琵琶詞所傳固妄。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

意。此去相就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

香君母曰貞麗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定生善香君爲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亟稱之

顧眉生莊妍靚雅。風度超羣。鬢髮如雲。桃花滿面。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真。而姿態勝之。家有眉樓。綺窗繡簾。几案堆書籍。左右設琴笙。香烟繚繞。簷馬丁當。余澹心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妝與烏巾紫裘相間。座無眉娘不樂。尤豔顧家厨。食品精美。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龔芝麓一見傾心。以重金聘之歸。字曰橫波夫人。擅專房之寵十餘年。

顧名媚江南人後歸合肥以病卒

馬湘蘭年五十時。有烏陽少年惑之。少年春秋未半也。欲娶之甚堅。姬笑

曰。外間以我私卿。猶賣珠兒。寧有半百青樓人。纔執箕帚作新婦耶。真堪絕倒。

馬名守真以善畫蘭故有湘蘭之名能作詩有云自君之出矣不共舉
瓊卮酒是消愁物能消幾個時楚楚有致宜其名冠一時湘蘭足稍長
江邵陸無從戲以詩曰杏花屋角響春鳩沈水香
殘懶下樓剪得石榴新樣子不教人見玉雙鉤

董小宛天姿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顧影自憐。鍼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閒靜。遇幽林曲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舍去。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茅舍。經其戶者。時聞詠詩聲。或鼓琴聲。冒辟疆極寵之。娶爲副室。形影交儷。情好甚篤。後以勞瘵死。或云被北兵掠去。輾轉入宮。大被寵眷。用滿洲姓稱董鄂氏。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蓋暗指董妃逝世。清世祖傷感甚。即遁五臺爲僧。觀辟疆所作影梅菴憶語。追述小宛言動。凡一飲食之細。一器物之微。皆極意

縷述。獨至小宛病時作何狀。永訣作何語。絕不一及。死後若何營葬。亦不詳書。辟疆蓋有難言之隱也。然冒鶴亭孟心史辨之甚力。姑誌之以存疑云爾。

董名白一
字青蓮

寇家多佳麗。白門其一也。娟娟靜美。跌宕風流。能度曲。善畫蘭。能吟詩。十八九時。保國公甚嬖之。貯以金屋。

寇名涓。甲申保國生。降家口。沒入官。白門以千金予保國。贖身。匹馬短衣。從一婢而歸。歸為女俠。築園亭。結賓客。日與文人騷客相往還。酒酣耳熱。或歌或笑。亦自歎美人之遲暮。嗟紅豆之飄零也。

卞玉京知書工小楷。善畫蘭鼓琴。喜作風枝嫋娜。一落筆畫十餘紙。年十八。遊吳門。居虎邱。湘簾棐几。地無纖塵。侍兒柔柔。承奉硯席。亦靜好女子也。歸於東中。一諸侯侯惑之。然玉京不甚滿意。進柔柔當夕。乞身下髮焉。

下名賽一曰賽賽後爲
女道士自稱玉京道人

王于一晚歲客湖上狎一妓頗麤陋。或嘲之。王笑曰。近代美人尙肥。

王公已
見前

朱竹垞浪游天下。於歌筵舞席時一涉足。寓代州時。有妓名白狗者。朱甚愛之。晨往曲中相訪。不見。戲投以詞。調寄步蟾宮云。疏簾日影纔鋪地。卻早被金鈴喚起。朝雲一片出巫山。盼不到黃牛峽裏。山源乍入重門閉。任閒殺桃花春水。劉郎去了阮郎歸。算只有相如伴你。

朱公爵
里見前

趙秋谷游天津。友人爲招致名妓曰蕊枝者。寒夕濃陰。紅燈深屋。翩然而來。明豔奪目。吳天章方在座。一轉盼間。頓失常度。乃相與爲詩品題。雜以嘲謔。屬和者至盈帙。時蕊枝適有所避。於秋谷有知己之感。情殊厚。會秋

谷東歸。未幾再至。則己爲有力者所主。不可復見矣。居久之。有爲秋谷傳言者。乃相期於他所。叙舊傷離。數語而別。猶持秋谷前時所書便面。容色憔悴。非復曩態。先是有問秋谷者曰。蕊姬何如。秋谷曰。新荷出水。飛鳥依人。聞者莫不慙恍自失。及是秋谷又若自失矣。爲二絕句以示客曰。烏鵲秋前報好音。人間不信月終沈。如何兩度臨滄海。不見輕泥蘸客襟。照水閒芝偏有豔。先霜病葉已難支。三年好在遊春夢。悔作重尋杜牧之。

趙公爵里見前

湯西崖爲孝廉時。客江陰。令陸雲士幕。羣客交妬。雲士曰。公等無多言也。天下有幾西崖乎。時西崖甫冠。美如玉。詞文秀美。所至傾坐。邑有妓紅娘子者。已在杜秋之年矣。西崖悅其妍媚。比於啖蔗之甘。客裝所蓄。罄之而去。逾年西崖入翰苑。致書雲士。雲士大喜。以爲西崖念舊交。不以雲泥有

間也。發其緘札。寒暄外。無一語致感謝者。惟惓惓問紅娘子無恙否。且言紅有假子。頗能文。已令採芹入泮。否。雲士大怒。

湯公爵
里見前

馬如蘭少未有名。袁簡齋過吳門。乃爲之命名。簡齋詩所謂如蘭二字付卿卿者是也。瀕行。與之約。返吳。當作兩月留。至梁溪。盛稱之於嵇公子集。虛謂向來品題羣花。必如其分。獨於馬。莫得形容語。嵇曰。豈即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歟。袁擊節歎賞。

袁公爵
里見前

黃仲則綺懷詩十六首。蓋爲其意中人而作也。意中人所適者。爲四川屏山縣知縣之子。故詩句云。何須更說蓬山遠。一角屏山便不逢。又云。錦江疑在青天上。望斷流頭尺鯉魚。又云。忍見青娥絕塞行。是其証也。其人僅

中人姿。故詩中絕不言其美。

黃公爵
里見前

濮小姑態度豐豔。柔情綽約。雖不嫻文翰。而吐屬溫和。吳頡雲校試潮嘉。適乘其舟。嚴諭從人禁妓入謁。小姑竊窺而心慕之。然以學使尊嚴。不敢自薦。一日薄暮。密雨如注。小姑與其母定計設筵。醉僕從於他舟。潛令篙師當吳寢所。穴篷數處。頃之衾枕淋漓。吳急起狂呼。莫有應者。小姑佯自夢中驚覺。挑燈出視。謂吳曰。湫隘何可憩息。後有小榻尚潔。敢請移寢。何如。吳悅之。媢焉一笑。媚致橫流。不覺心動。遂與燕婉。試罷返省。題便面以贈小姑曰。輕衫薄鬢雅相宜。檀板低敲唱竹枝。好似曲江春宴後。月明初唱鄭都知。折柳河干共黯然。分襟恰值暮秋天。碧山一自送人去。十日篷窗便百年。

吳名鴻浙江仁和人贈詩後小姑捧詩而拜欲脫籍隨行吳不可殷勤慰諭而止於是潮人呼小姑爲殿撰夫人矣小姑益自矜貴不肯復理收業遂出私囊千金於湘子橋邊築精舍焚香祀佛後聞吳逝設位哭奠不食而卒

曾春姑丰姿穠粹如碧桃初放滿座生春顧性孤峻不喜見客金聽濤爲諸生時嘗客潮州聞其名訪之春姑睡因朗吟梁簡文低鬟壓落花之句驚回幽夢倦眼斜注覺金之神彩不似庸流整巾徐起叙談良久情意頓洽遂成燕婉未幾金鄉試旋里祖餞江邊攬衣揮涕金取小端硯勒其事於背贈之曰我苟富貴携此而來當不相負春姑珍之如趙璧後十餘年金以內閣學士校試潮嘉適乘曾舟春姑聞學使姓名里居甚悉伏篷底窺之態度宛然遂設筵舟中延其幕客沈靜常邀金宴飲春姑作別時裝束俟酒酣用盤承硯獻之金就燭取視驚曰爾豈昔年韓江曾春姑耶春姑嗚咽不成一語金作詩二章贈白金五百兩慰遣之詩曰含顰憶昔倚

樽前麗服明妝似水仙。今日相逢卿老矣。不堪回首問當年。不抱琵琶過別船。芳心與石一般堅。相思有證分明在。淚漬糝糊滿硯田。

金名未詳江蘇吳江人官至尙書

彭雪琴微時有鄰女字梅仙者具殊色慕其才學願委身焉將有成議格於他故不果梅仙旋怏怏卒彭慟之誓寫梅花十萬幅以報其題采石磯太白樓詩曰三生石上因緣在結得梅花當蹇修又曰頽然一醉狂無賴亂寫梅花十萬枝又曰一枝留得江南信頻寄相思秋復春又曰無補時艱深愧我一腔心事託梅花殆皆因梅仙而發者歟

彭公僑里見前或云梅仙他嫁彭既顯貴梅仙猶在而彭常至其家出金周之或酒或奕如伉儷惟不及於亂耳

楊小匡能文精拳勇幼隨父宦游蘇州鄰有海鹽查姓者眷屬相往來查女幼而才與楊固兩小無猜也兩人唱酬無虛日時女已字吳縣潘祖同

祖同父侍郎曾瑩在籍時。楊曾受業門下。及長。聘彭氏。彭官京師。楊往就婚。館於潘。時女已于歸。祖同亦入翰林。咸豐己未。楊中順天副榜。已與女通。至甲子。又中鄉舉。其年祖同因事革職遣戍。兄祖蔭又由侍郎降編修。驟失勢。楊遂無所忌。然其師曾瑩固在也。以侍郎退休。就養京邸。一日。見楊與女唱和詩。語多狎褻。遂楊出。次年。楊會試不第。乃夜踰牆入潘宅。負女遁。潘乃徧告同鄉故舊。會場若得楊卷。即抑之。不使淫凶得志。然楊猶中戊辰進士。得主事。分工部。自知不容於清議。遂歸築精室於淮河下。與女日夕唱和。享閨房之樂者二十年。女死。楊挽以聯云。前世孽緣今世了。他生未卜此生休。有曾見女者。謂女不美。而且麻。惟多才耳。

揚名鼎來江
蘇山陽人

清穆宗御極時。春秋鼎盛。好微服冶游。然微行時從者僅一二內臣。苦無

便給之士。爲其狎邪侶。未能曲盡游興。京師著名之飯莊。曰宣德樓。一日王景琦太史。偕某部郎小酌樓中。王擅二簧。某部郎長崑曲。乃以紅牙檀板。各獻所長。一曲既終。隔座一客。欣然至前。詢太史等姓名官階。曰所奏曲良佳。盍爲我再奏一曲。視其人氣度高華。口吻名貴。太史心知其異。乃如命爲之再歌。歌未竟。忽有二華服少年。立簾外探望。見客則肅然拱立。俄而車馬喧闐。人傳恭王至。行馬數十。擁一朱輪車。停樓下。恭王從容下車。入與客耳語。久之。客始微頷。怏怏從之去。客登車。恭王爲之跨轅。游龍流水。頃刻已渺。太史與某部郎。皆心驚不已。知遇帝也。不數日。上諭下。二人皆不次遷秩。某部郎以枉道爲恥。辭不拜。太史則數遷至侍郎。宏德殿行走。所以盡惑上者。無所不至。帝竟以此得痼疾不起。所謂出痘者。醫官飾詞也。

王字及邑里未詳。帝崩後有人撰聯諷其事者云：宏德殿宣德樓，德業無疆且喜詞人工詞曲進春方獻春策春光有限可憐天子出天花後。爲陳六舟彈劾革職，永不叙用。陳疏如神。禹之鼎而措詞又含蓄得體，惜不記憶云。

傅彩雲者，蘇州名妓也。年十三，依母居滬。洪文卿以殿撰典試江西，銜恤歸，一見悅之，斥重金置爲側室，待年於外。祥琴始調，金屋斯啓，攜至都下，寵以專房。文卿持節使歐洲，萬里鯨天，鴛鴦並載。既至德，六珈象服，儼然敵體。德皇后嘗偕其並坐照像，文卿旋攜之往俄。彩雲在某公園，與德國陸軍中尉瓦德西相識，文卿代歸。從居京邸，俄而文園消渴，文卿竟天天年。彩雲遂再墮煙花，往來津滬。光緒庚子入都，築香巢於陝西巷，改名曰賽金花。不數月，八國聯軍入京，統帥適爲瓦德西，彩雲乃重續墜歡，侍瓦居儀鸞殿。爾時聯軍駐京，惟德軍最酷，留守王大臣皆瞠目結舌，賴彩雲言於瓦，稍止淫掠，謂琉璃廠爲文物薈萃之所，未遭焚燬，尋議賠款，勸瓦

減少其數。此其惠及國家者不眇也。儀鸞殿災。瓦抱之穿窗而出。瓦酋歸國。德皇詢察其事。卒被褫譴。而彩雲則執燕京歌樓之牛耳。裝束新奇。神光四射。一時親貴趨之如蟻。蓄駿馬數十。出則乘之。前導後擁。見者稱之爲賽二爺。旋虐一雛妓死。事發到刑部。問官皆其相識。從輕遞回原籍。樊樊山作前後二彩雲曲。都五千餘言。傳誦一時。至比於梅村之圓圓歌。樊又謂禍水何足溺人。人自溺之。出入青樓者。可以爲鑒。其論近於汪。十餘年來。又不知偃蹇幾夫。近乃歸參議員魏阜甌。雖半老佳人。仍不減當年風韻。並屏除一切嗜好。殆欲以晚節蓋前愆歟。

洪名鈞江蘇吳縣人。魏名斯。江西南金谿人。傳彩雲一名曹夢蘭。安徽人。近人有孽海花一書。於其事迹最詳。樊之前彩雲曲叙其嫁洪游歐再落平康各節。無關重要。後彩雲曲則著意於庚子之變。沈子培至以爲的是。香山斷非梅村。茲錄之於下。云：納蘭昔御儀鸞殿。曾以宰官三召見。畫棟珠簾。謁御香金牀。玉几開宮扇。明年西幸。萬人哀。桂觀蜚廉委却。灰虜騎亂穿驛道。走漢宮。重見柏梁災。白頭宮監逢人說。庚

子戾年秋七月六龍一去萬肆淫掠靈舊師稱魁紅巾蟻附據郡王
 擅殺德使董福祥憤兵入城肆掠董逃不獲池魚殃瓦甍入據儀鸞
 座鳳城十家九家破文武狀元紫誥會相假殿秋殊施并寫真柏靈當日
 麗人能操德語工德文狀元紫誥會相假殿秋殊施并寫真柏靈當日
 人爭看依稀記得芙蓉面彩越蓬山十二年瓊華島畔邀相見隔水疑
 通雲漢棧催妝還用天箭彩雲此際泥秋衾雲雨坐山何處尋忽報
 將軍親折簡自來花下問青禽徐娘雖老猶風致巧換西裝稱人
 將軍鬢滿簪花全匹絞綃長拂地鴉娘催下七香車豹尾銀槍兩行侍
 環螺髻滿簪花全匹絞綃長拂地鴉娘催下七香車豹尾銀槍兩行侍
 細馬遙遙手瑤階下未上迷樓意已迷亂賊還啞毛惜惜入宮自詔李
 理將軍攜手瑤階下未上迷樓意已迷亂賊還啞毛惜惜入宮自詔李
 師言和言設紛紜久亂殺平人及紅顏彩雲一點善提心操縱夷獫
 在纖手肱篋休探赤仄錢操刀莫逼紅顏彩雲一點善提心操縱夷獫
 士儀秦口後將來虐婢如虬虺白四十秋言賽鵝鵠較量功罪相折除
 他年免繯首將軍七虬虺白四十秋言賽鵝鵠較量功罪相折除
 席行師老狐集無力闕女閭中有女登徒笑捋虎鬚親虎額不隨繫瓠
 那得馴狐集無力闕女閭中有女登徒笑捋虎鬚親虎額不隨繫瓠
 樓金蛇談韻燔雞樹此時錦帳雙鴛皓軀驚籠起無襦袴路一家女記入
 抱時夜度娘尋鑿處撞破煙樓閃電窗釜魚籠鳥求生路一家女記入
 楚炬空依然別館離宮住朝雲暮雨秋復春海將軍頗有連波一君紅
 海班師詔可別館離宮住朝雲暮雨秋復春海將軍頗有連波一君紅
 神武不欺才終為舊院蛾眉在累蛾眉終落教坊司已符是琵琶彈破時
 息聯邦虎將才終為舊院蛾眉在累蛾眉終落教坊司已符是琵琶彈破時

白門淪落歸鄉里。綠草依稀具獄詞。世人有限人間將相家。牆茨不掃傷
涉玉堂鷓鴣。愆羽儀。碧海鯨魚喪鱗甲。何限人將相家。牆茨不掃傷
門閣樂府。休歌楊柳。星家最忌桃花。煞今者株林一老婦。青裙來往
春中浦。北門學士。最關渠。西幸叢談亦及汝。古人詩貴達事情。事有闕
遺須拾補。不然落溷。退
紅花白髮。摩登何足數。

民國以來。都中女伶頗盛。最有名者。爲鮮靈芝。劉喜奎。富竹友。劉菊仙。諸
伶。一時名流多溺之。爭爲詩歌相鼓吹。如易哭菴之鮮靈芝歌。所云生男
一蟹輸一蟹。生女一雌勝一雌。牡丹嫩蕊開春暮。螺碧新茶摘雨前。甚爲
膾炙人口。劉少少册封喜奎爲劉王。尙爲文人游戲之筆。至作同姓不爲
婚辨。幾欲唐突西施。則近於猷矣。樊樊山之於竹友。李直繩之於菊仙。或
認爲寄女。或納爲筵室。流風所煽。馴致儂薄少年。寒酸學子。大聲呼好。獻
醜廣場。七字歪詩。貢諛小報。踰閑蕩檢。舉國若狂。推原作俑。易劉樊李諸
公。不能辭其咎矣。

易樊二君見前 劉名和 肅湖南長沙人
李名準 四川人 前清廣東水師提督

仇隙第三十六

李太虛者。吳梅村之座師也。崇禎中爲列卿。國變不死。降李自成。清定鼎後。乃脫歸。有舉人徐巨源者。其年家子也。嘗非笑之。一日視太虛疾。太虛自言病將不起。巨源曰。公壽正長。必不死。詰之。則曰。甲申乙酉不死。則更無死期。以是知公之壽正未艾也。太虛怒。然無如何。巨源又撰一劇。演太虛及龔芝麓降賊後。聞清朝兵入。急逃而南。至杭州。爲追兵所躡。匿於岳墳。鐵鑄秦檜夫人跨下。值夫人方舛變。追兵過而出。兩人頭皆血污。此劇已演於民間。稍稍聞於太虛。適芝麓以上林苑監謫官廣東。過南昌。亦聞此事。乃與太虛密召歌伶。夜半演而觀之。至兩人出跨下時。血淋漓滿頭面。兩人相顧大哭。謂名節掃地至此。夫復何言。然爲孺子辱至此。必殺之。

以雪此仇。乃使人俟巨源於逆旅刺殺之。

李名未詳江西南昌人徐已見前

趙秋谷天才駿厲。俯睨一切。時有黃六鴻者。由知縣行取給事中入京。以土物及詩稿徧送諸名士。至趙贊善。趙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集璧謝。黃遂銜之刻骨。未幾而趙有國喪觀劇之事。黃遂據以彈劾。趙因以落職。偃蹇終身。

黃邑里未詳趙公爵里見前

吳漁山自號墨井道人。畫與王石谷齊名。同居常熟。總角卽相友善。嘗借石谷所摹大癡畫卷。屢索不還。漸成怨隙。石谷遂與絕交。

吳王二公已見前

陳滄洲官江甯知府。值聖祖南巡。總督阿山借供張名。召屬官議增賦。衆

無言而注目。公力爭。且曰。官可罷。賦不可加也。阿自是滋不悅公。乃以他事讒害之。繫江寧獄。欲絕其食。獄卒憐之。私哺以餅。爲守者李丞偵知。怒杖卒四十。曰。通一勺水入獄者如之。公自分命絕矣。忽外有貴人鬪唱聲甚高。曰。獄官來。我浙江巡撫趙申喬也。入覲時。皇上命我語江南督撫。還我活陳鵬年。不知汝等可知否。言畢去。不與公交一語。未十年。公總督南河。李爲邳睢同知。大懼來謁公。公無言。李心稍安。疑公忘之矣。居無何。黃河南岸崩。芻茭翔貴。治者竹槌石菑。需金巨萬。公張飲。召河官十餘人入。酒行。歎曰。鵬年餓江寧獄幾死。不意有今日。自賀一觥。且飲。且目李。目閃閃如電。鬚髯翕張。李色變。客亦瞠目。不知所以。公笑曰。諸君不賀我乎。盍進一觥。合席諾聲如雷。不能者強畢之。俄奴捧饗。饗罇出。盞而餉金者也。狀獍惡。公起滿斟之。持行至李所。曰。某年月日。爲一餅故。杖獄卒。欲餓

我死者。非他人。卽足下也。今河岸崩。百萬生靈所關。不比老陳性命。不值一錢也。罰汝飲。卽往治之。放一勺水入民田者。請敕書斬汝。亦使羣公知。嗚年非報私仇者。李長跪。色若死灰。持罇。罇墮地碎。兩手自搏。叩頭數百。滿座咄嗟回首。無一人忍睇其面者。李出。傾家治河。河平。來驗工官。纓帽小車。所杖江寧獄卒也。旣李竟慚恨死。

陳公爵
里見前

徐冠卿少聰慧。從孝廉周雲陔游。冠卿得鄉舉。與其師同入京。應禮部試。師約束太嚴。遂成仇恨。冠卿以百部食之。卒於逆旅。其年冠卿捷南宮。入詞館。京師人有知其事者。呼冠卿爲藥師佛。冠卿恃才狂放。怨者頗多。雍正初。怨家某以其詩集中有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之句。遂以出首。當刑部審訊時。有與冠卿有瓜葛者。欲寬其罪。預告之曰。實出無

心及訊。冠卿仰見堂上司員胡宗琳侍立案前。與其師面貌無異。乃大驚愕。供有心誹謗者。胡亦力爭。遂畫稿定罪。將正法時。所親猶怪之。冠卿曰。吾命也。無他言。

徐名駿江蘇崑山人
健菴司寇之幼子也

岳容齋之入朝也。紀成斌權大將軍篆命副參領查廩。領卒萬人牧駝馬。廩性懦蕙。畏邊地寒。以偏裨五十人放牧。已率衆避寒山谷間。日置酒高會爲樂。準夷入寇。偏裨報廩。廩笑曰。鼠盜不久即散。按兵不往。及馬駝被擄。廩聞信棄官去。過總兵曹勸壘。呼曹救之。曹卞急率兵往。爲賊所敗。單騎奔。賴提督蔣建率本標卒追之。轉戰七晝夜。敵始却。廩見紀。皆委罪於曹。紀笑曰。滿洲人之勇固如是耶。收縛將斬之。岳歸。紀告以故。岳驚曰。君今族矣。滿族爲國舊人。吾儕豈可與抗。以干其怒耶。解廩縛。以善言諭之。

委罪於曹。斬之以徇。而以捷聞。廩轉仇岳刺骨。會查郎阿巡邊。其戚也。因控岳諸不法事。及紀掩敗爲功狀。查郎阿據以入告。世宗大怒。斬紀於營。置岳詔獄。而廩竟得免。

岳公爵里見前

杭董浦與全謝山。以才學相投契。爲最親密。客京師及維揚。無一日不相見。談笑辨論。相服相稱。歎數十年無間言也。旣而謝山膺粵東制府之聘。往主端谿書院。董浦同時爲粵秀書院山長。謝山自束修外。一介不取。雖弟子饋時物。亦峻拒之。而董浦則細載湖州筆數萬。乞粵中大吏。函致其僚屬。用重價強賣與之。謝山遺書規戒。謂此非爲人師所宜。不聽。謝山歸。以告揚州馬氏兄弟。他日董浦至馬氏。秋玉昆季甚詰董浦。董浦不敢辨。而怨謝山切骨。謝山不知也。謝山旣卒。其弟子蔣樗菴董小鈍諸君。念其

師執友莫董浦若。乞之銘墓。董浦使來索遺集。與之。久無報章。屢索還遺集。終不報。而董浦道古堂文集雕本出矣。諸君視其目有結埼亭集序。忻然檢讀。則若譽若嘲。不解所謂。細譯之。又似謝山有敗行者。皆大驚怪。又徧觀其他文。則竄謝山文爲已作者六七篇。於是知董浦賣死友。而不知其賣之之故。既而有自維揚來者。道其詳於樗菴。始恍然大悟。其後樗菴弟子有鈔結埼亭集。而以杭序冠首者。樗菴見之大怒。乃手紀董浦負謝山始末於序後。此書後歸烟嶼樓徐先生。故先生詳述之如此。

全杭二公爵里見前按樗菴固不妄語徐先生亦不輕詆前輩者且董浦粵游集每有以湖筆饋某官詩其文集中攷据辨論之作頗與結埼相出入然則才如董浦竟有文無行賣良友於死後亦可唏矣

乾嘉時。朝貴盛行奕藝。以此四方善奕士。咸集京師。而以范西屏爲巨擘。有先范得名者黃某。久游公卿間。稱國手。年亦倍長於范。及范入都。黃與

角藝。卒死范手。於是慕范者未嘗不惜黃。而不知其中自有天焉。先是富春韓生。館某部郎家。韓本善奕。而人莫知。一日部郎邀黃奕。韓作壁上觀。局竟。謂部郎曰。黃某奕雖名盛一時。而自我觀之。其於攻守之法。猶未盡然。誰謂無可敵者。部郎乃復邀黃與韓對奕。黃見韓年少。意甚輕之。及布局。覺有異。即極力防拒。而輒爲所窘。黃或乘間出奇。韓則信手以應。不費思索。竟三局。黃三北焉。遂推枰起曰。余今適發隱疾。越日當與君決勝負耳。嗣是黃名稍遜。而韓技亦有知者。某王亦精此藝。聞韓名。召與奕。自辰至日中。連和三枰。末局韓負半子。蓋應召時。使者以王好勝爲囑。韓欲博王歡。而又不墮己名。故於進退間。分毫不失如此。然其心力之劬。恰過常局數倍矣。時黃恨韓成仇。偵知其故。韓出。即要於途曰。今日願與君畢其所長。韓苦辭不可。乃勉與奕。及爭一角。韓反復凝思。卒不能應。黃以冷語

迫之。韓神色頓異。遽噴血數升而絕。越後二十餘年。而黃爲范乘若相報復焉。

范已見前相傳。范入都時。黃猶在。諸鉅公設彩邀二人。一爭勝局。未分亦以一角決上下。范見黃握子不落。曰：先生殆不欲戰乎？黃忽色變曰：擊也。天奪我矣。又何爭爲？方推枰起。遽倒地而死。

陳國瑞寓居揚州。與提督李世忠過從游讌。先是國瑞在清淮時。嘗截留李世忠營中餉鹽。值銀鉅萬。又殺世忠部將之攻下蔡墟者。取其軍械。而誣其勾通苗沛霖。世忠皆不敢與校。及是欲雪宿仇。而陽與爲驩。國瑞不悟。日與狎飲。時時以戲言謔之。世忠積不能平。一日清晨。率親兵數十突入國瑞之舍。擒國瑞以出。聲言解往金陵。聽總督曾侯相處置。挾以登舟。揚帆南下。國瑞兄子陳澤培。率衆追之。是時湖北運銅船數百號。停泊河干。其水手皆楚人。國瑞同鄉也。澤培號於衆曰：有能追奪吾叔者。賞以萬

金。於是應募者數千人。追及世忠於瓜洲之四里鋪。圍其大舟。世忠乘夜挾國瑞登舢板船。潛行出口。溯江西上。黎明。澤培登其大舟。取世忠妾婢三人以歸揚州。扶以游街。官吏馳往彈壓。送歸世忠本宅。而船中尙有二女。於紛呶之際。懷金寶赴水以死。曾既接世忠稟牘。嚴批責令先釋國瑞。來轅聽候訊辦。世忠泊舟蘆葦叢中。先來謁曾。曾拒不見。遣武弁以一令箭。偕世忠同至舢板船。釋放國瑞。始於船底掖出之。饑憊幾無人形。時同治十年閏四月十八日也。李陳二人。同交營務處。委員訊具供詞。曾乃衡情剖斷。世忠以擅執大員被褫職。國瑞累次滋事。又濫殺世忠部將。因事在赦前。劾以都司降補。均交地方官嚴行管束。澤培革去監生。時議允之。

陳湖北人李安徽人兩人齊名悍亦相似然以人格論則世忠不及國瑞多矣國瑞不失爲粗豪之丈夫世忠祇成反覆之小人耳其尋仇互鬪也世皆直陳而曲李亦足見公論之在人也

新世說
仇隙



蔡跋

右新世說八卷。吾友易君蔚儒所作也。昔漢魏之際。漸尙清談。逮晉宋而極盛。臨川王義慶。乃仿劉子政世說之例。而作新書。務以標領新異已耳。得博聞強記之孝標爲之作注。而其書始有裨于掌故焉。有清之初。王丹麓承明代詩社之餘習。作今世說。頗多雋語。而讀者頗以稱許。溢量標榜。聲氣爲言。易君後王氏二百年而有是作。自采錄王書數十則外。皆以見聞所及。精擇而雅言之。幾乎無一字無來歷。昔人評唐語林曰。是書雖倣世說。而所紀典章故實。嘉言懿行。多與正史相發明。視劉義慶之專尙清談者不同。吾於是書亦云。七年九月十二日蔡元培跋。

著作者特別啟事

鄙人於本年三月登報徵集材料。開始編緝新世說。幸海內賢士大夫。不棄譴陋。郵寄事略及詩文者甚多。集腋編珠。遂成斯帙。繩愆糾謬。企望高明。刻下尙擬編續新世說一書。仍祈當代名流。將先世男女名人。或本身暨夫人之嘉言懿行。奇烈偉功。以及詩文技藝。趣事瑣聞。乃至閨秀之著作。方外之梵言。他人之諧談笑柄。不涉陰私者。陸續郵寄敝廬。以便採錄。惟來函恕不作答。採錄與否。所有行述或稿本。概不奉還。特此披露。

校勘記

德行第十頁第十行入聖門庭入誤人

德行第十九頁第六行嘉其孝行其誤具

言語第三十四頁第五行主禮部試主誤舉

言語第三十七頁第十一行劉公爵里別見誤作爵里見前

言語第四十七頁第九行文字鼓吹革新事業字誤字革誤草

政事第十八頁第三行至第三日日誤曰

政事第十九頁第十行就几讀几誤几

文學第三十頁第六行耳聞目見自誤日

文學第三三頁第七行今世說六卷卷誤巷

方正第三頁第三四行太必兔兔均誤免

方正第六頁第五行下帷帷誤惟

雅量第三十二頁第六行川陝總督川誤征

賞譽第六十四頁第十一行道光戊戌戊誤告

賞譽第六十五頁第五行被圍於鄂圍誤園

賞譽第六十五頁第十行蒙人中蒙誤滿

品藻第七十八頁第三行戊戌政變致誤致

規箴第一頁第七行遣成成誤戌

捷悟第二十二頁第八行公召之入入誤人

捷悟第二十四頁第七行釋己見前釋誤釋

夙慧第三十七頁第三行虎玉玉誤王

企羨第七頁第三行博學博誤搏

企羨第九頁第七行戊戌誤戌

傷逝第十九頁第四行徘徊誤俳

棲逸第三十九頁第十一行毋失毋誤母

賢媛第四十五頁第十一行挾一齒挾誤扶

賢媛第五十三頁第四行扑扶扶誤扶

巧藝第五十六頁第十行堂上上誤卜

巧藝第十八頁第九行以重金求求誤來

巧藝第二十七頁第三行歐底歐誤毆

寵禮第三十頁第九行瑞清瑞誤端

寵禮第四十四頁第十一行訐謔訐誤訐

寵禮第四十五頁第九行四東東誤東

任誕第五十七頁第八行誠闇人誠誤誠

任誕第六十頁第二行笑傲傲誤傲

排調第四頁第一行黃屠堂屠誤唐

排調第五頁第八行客揚州客誤容

輕詆第十七頁第八行著作誤作著

儉嗇第四十九頁第四行鹽鼓鼓誤鼓

汰侈第六十一頁第八行及於輿檣於誤以

汰侈第七十三頁第九行墨揚揚誤榻

忿狷第七十五頁第二行塊誤瑰

尤悔第四頁第八行賈豎賈誤買

糝漏第二十九頁第四行洞察機先先誤光

糝漏第三十四頁第十行縷述述誤迷

民國七年十一月出版

定價大洋貳圓

〔郵費照加〕

著作者 湘潭 易宗夔

發行所 北京兵馬司中街易宅

門牌十二號
電話南二二三二號

印刷者 北京印刷局

前門外取燈胡同
電話南七五二號

分售處 各埠大書坊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A 52-

12234